古代神话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此心无垠》幻觉（1）
- 《此心无垠》幻觉（2）
- 《此心无垠》阮家主母（1）
- 《此心无垠》阮家主母（2）
- 《此心无垠》天京第一美（1）
- 《此心无垠》天京第一美（2）
- 《此心无垠》文武公子（1）
- 《此心无垠》文武公子（2）
- 《此心无垠》瑜璃初见（1）
- 《此心无垠》瑜璃初见（2）
- 《此心无垠》哥哥（1）
- 《此心无垠》哥哥（2）
- 《此心无垠》波心亭
- 《此心无垠》火患
- 《此心无垠》静日生波
- 《此心无垠》救美（1）
- 《此心无垠》救美（2）
- 《此心无垠》臆测
- 《此心无垠》梦忆（1）
- 《此心无垠》梦忆（2）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一）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二）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三）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四）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五）（1）
-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五）（2）
- 《此心无垠》姐姐
- 《此心无垠》天机
- 《此心无垠》恩怨
- 《此心无垠》无生（1）

- 《此心无垠》无生（2）
- 《此心无?》凌宵宫主（1）
- 《此心无垠》凌宵宫主（2）
- 《此心无垠》遗赠（1）
- 《此心无垠》遗赠（2）
- 《此心无垠》情意暗生（1）
- 《此心无垠》情意暗生（2）
- 《此心无垠》惊梦
- 《此心无垠》旧案
- 《此心无垠》情动（1）
- 《此心无垠》情动（2）
- 《此心无垠》出嫁
- 《此心无垠》宠爱（1）
- 《此心无垠》宠爱（2）
- 《此心无垠》非烟
- 《此心无垠》皇后之仪
- 《此心无垠》遇刺
- 《此心无垠》文昕（上）
- 《此心无垠》文昕（下）
- 《此心无垠》围擒
- 《此心无垠》囚辩（1）
- 《此心无垠》囚辩（2）
- 《此心无垠》意难平（1）
- 《此心无垠》意难平（2）
- 《此心无垠》夜雨（1）
- 《此心无垠》夜雨（2）
- 《此心无垠》设计（1）
- 《此心无垠》设计（2）
- 《此心无垠》悲喜难料
- 《此心无垠》真相（1）
- 《此心无垠》真相（2）
- 《此心无垠》赠别
- 《此心无垠》宫闱之地（1）
- 《此心无垠》宫闱之地（2）
- 《此心无垠》祸起边疆（1）
- 《此心无垠》祸起边疆（2）

- 《此心无垠》归省（1）
- 《此心无垠》归省（2）
- 《此心无垠》党争（1）
- 《此心无垠》党争（2）
- 《此心无垠》落胎（上）（1）
- 《此心无垠》落胎（上）（2）
- 《此心无垠》落胎（下）（1）
- 《此心无垠》落胎（下）（2）
- 《此心无垠》秋意浓
- 《此心无垠》痛定（1）
- 《此心无垠》痛定（2）
- 《此心无垠》我不是我
- 《此心无垠》不知君心（1）
- 《此心无垠》不知君心（2）
- 《此心无垠》夜宴（上）（1）
- 《此心无垠》夜宴（上）（2）
- 《此心无垠》夜宴（下）（1）
- 《此心无垠》夜宴（下）（2）
- 《此心无垠》冷战
- 《此心无垠》隐情（1）
- 《此心无垠》隐情（2）
- 《此心无垠》四晋侧妃（1）
- 《此心无垠》四晋侧妃（2）
- 《此心无垠》暧昧
- 《此心无垠》争宠（上）（1）
- 《此心无垠》争宠（上）（2）
- 《此心无垠》争宠（下）（1）
- 《此心无垠》争宠（下）（2）
-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一）
-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二）
-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三）
- 《此心无垠》问案（1）
- 《此心无垠》问案（2）
- 《此心无垠》无常（1）
- 《此心无垠》无常（2）
- 《此心无垠》诉情（1）

- 《此心无垠》诉情（2）
- 《此心无垠》探病（1）
- 《此心无垠》探病（2）
- 《此心无垠》乾方坤圆（1）
- 《此心无垠》乾方坤圆（2）
- 《此心无垠》绝世之作（1）
- 《此心无垠》绝世之作（2）
- 《此心无垠》邀宠（一）（1）
- 《此心无垠》邀宠（一）（2）
- 《此心无垠》邀宠（二）（1）
- 《此心无垠》邀宠（二）（2）
- 《此心无垠》邀宠（三）（1）
- 《此心无垠》邀宠（三）（2）

《此心无垠》幻觉（1）

夏日的教室里，沉闷得令人昏昏欲睡。

教授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道："其实这个宇宙空间为我们人类所知的只是极少的一部份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觉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外星人，异度空间，也并非是绝无可能。"

我控制不住自己满脑子小星星，实在犯困。唉，都怪我昨晚熬夜看小说，今儿可是一点精神也没有！

"哎哎，口水掉到地上了……"陈庆瑜捅捅我的腰，低声提醒我。我吓得一激灵，手中的书顿时"砰"地一声，摔到前排的男生头上。

"发生什么事了？"我紧张地四处张望，见前面那位仁兄正拎着我的书，面有怒容。一见是我，却立即忍了忍，小声说道："你的书不小心掉下来了。"

我脸微微一红，尴尬笑道："谢谢你！真是不好意思。"

他呆了呆，竟然忘了说话。陈庆瑜翻了翻白眼。我暗暗得意地朝她扮了个鬼脸，心想这年头长得漂亮就是有优越感，没办法呀。正在高兴，突然被周教授一根手指指住了鼻子，沉声道："你，请上来。"

我吓了一跳，却只得忍气吞声地走上台去。周教授笑眯眯地看着我道："这位同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讨好地陪笑说道："我叫严希真。教授。"

周教授笑道："哦，严希真同学，我今天讲的这个话题，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一愣，心中不由得一慌，禁不住四下乱瞄，脑子飞快地转着，脸上作出一副思考状，眼睛却也止不住地往黑板上瞟去，哦，原来这家伙在讲什么异时空猜想。慢着，我选修的是优秀电影赏析呀，怎么讲起这个来了，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蒙混过去。正在我犹豫不定的时候，一个男子的声音插了进来。

“教授，我倒有一点想法。”我抬头一看，正是刚刚被我用书扔中脑袋的那位仁兄，他面色温和，倒有几分帅气。他只是微笑着看看我，大声说道：“在优秀的影视作品里，对异时空的描述挺多的，我想这不仅仅是一种人类对未知事物的美好幻想，而是人类把在现在时空里无法达到或感受到的东西寄托在电影里面了。至于这个异时空是不是真的存在，我想既然没有人能证明，那就只能是猜测，既然是猜测，就不得而知其真实性了。”

哦，原来是在讲一些神鬼不知的东西。我当下一振，笑着说道：“这位同学当真是个唯物主义者，不能证实的东西便是不存在的，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人们也有很什么东西是解释不了，也证实不了的，但是他们仍然是存在的呀。所以嘛，我倒是觉得……”

周教授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道：“你觉得如何？”

我笑着说：“当然啦，我们现在的能力，尚不能证实异时空是否存在，但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证实。”我小心翼翼地打太极，不敢把话说得太死，这位周教授是出了名的死脑筋，我可不想被他揪住什么小辫子。

周教授想了想道：“哎，这位同学，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皱了皱眉，真想翻个白眼，却不得不恭恭敬敬地答道：“我叫严希真，教授。”此时听讲席隐约传来一些笑声。周教授握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太好了，严希真同学，一会儿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一愣，心中不禁有些奇怪，帮忙？我能帮什么忙？天哪，千万别叫我去帮他整理什么资料啊，我还想回寝室补眠呢！

铃声响了，周教授宣布下课，众人陆续离开教室。我不得不做个样子，主动上前去帮教授收他的瓶瓶罐罐。突然，一块黑黑的东西掉到了地上，我拾起来一看，原来是块大牌子，有书本大小，似玉非玉，似铁非铁，似木非木，看上去古古怪怪的。我好奇地拿在手中，那牌子好象被火烤过一样烫手，我吓了一跳，突然觉得眼前的东西仿佛都移了位，笼罩在一片热浪之中，课堂瞬间变成一座宫殿的模样。

我大惊失色，想动却动不了，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唤："心璃！心璃！你不要走！"那叫声越来越清晰，瞬间一股清楚的心痛感觉弥漫全身。

四周热浪袭人，快叫人喘不过气，我周身都使不上劲，拼命也发不出半点声音。我骇得半死，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幻觉，只得死死抓住手中的那块牌子，却见那块牌子不停地抖动，仿佛要脱离我的手。我大惊，直觉地抓着牌子不敢放手，手掌被震得发麻，过了半晌终于抓不住，牌子脱离我手，热浪顿时褪去，眼前景象突变，我大汗淋漓，几近虚脱，却见陈庆瑜抓着我的胳膊，周教授拿着牌子，二人皆惊异地看着我。

我差点儿找不回自己的声音，强撑着坐起来，惊慌问道："怎么回事"?

陈庆瑜吃惊地看着我问道："希真，你怎么了？刚才死命地抱着这块牌?，浑身发抖冒汗，怎么叫你你都不应，我们想把你手里牌子拿掉，你也不肯，吓死我了。你中邪了？"

"啊？！"我抚着胸口喘气，"怎么会这样？"复又看向周教授手中的牌子，惊道："那个牌子，有古怪！"

周教授手中握着牌子，仔细地看着，道："这块牌子有什么古怪?你刚才……"

我指着牌子微颤，心中还有余悸，喘息道："有古怪，我刚才拿着它，产生了……幻觉！好象这里是个宫殿，热得要命，气都喘不过来！"

周教授下意识地看了看，奇道："没有啊！"

陈庆瑜伸手去接牌子，我大叫一声："别碰它！"陈庆瑜愣了一下，却已然将那牌子拿在手中，她看了几下，但并无异样。我呆了呆，心中不禁有些懊恼，难道刚才真的是中邪了?

陈庆瑜笑道："希真，我看你是中暑了，才有幻觉吧！"

我不禁有些不服气，正要分辨，周教授却接过牌子道："不过这块牌子倒是真有些出处的，据说是古物，但又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我

也想好好研究研究。严希真同学，你以前见过这种东西吗？”

我有点畏惧地看了看那块牌子，上面光滑得很，似乎什么纹路都没有，也的确十分奇怪。小声道：“没有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真是奇怪，刚才我明明是产生了幻觉呀！”

《此心无垠》幻觉（2）

周教授将牌子递给我：“真的有幻觉？不如再试一试？”

我吓得伸手一推，连声叫道：“不要，不要，刚才简直是要命啊，还试？！”匆匆拎起自己的书，叫道：“教授，我不舒服，想先回去了，你找别人帮你忙吧，喏，庆瑜不错，找她好了。”说完一阵风似地跑了，也不管两人在后面怎么叫我。

回了宿舍，我把脑袋蒙在被子里，努力地想要睡一觉，可是不知怎么的，脑子里总觉得乱七八糟的，怎么也睡不着，白出了一身的汗。我气得从床上窜起来，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总觉得心中不安，似有什么事要发生。

心中烦闷，不自觉地跑到楼顶去吹吹风。夜已经深了，月色十分清朗。我莫明地想起了父亲，三岁时母亲去世了，我便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性子清淡，待我如掌上明珠，宠爱有加，二十多年来我们都过得平平安安，清清静静地，我从来不曾这般六神无主。可是我的的确确是出现了幻觉了，而且那幻觉真实得甚至可以感觉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心痛，清清楚楚地，让我的心里一直不得安宁。

正在烦闷，却见陈庆瑜抱着本书跑过来。

陈庆瑜是我的死党，平时我们俩是无话不说的，今天的事也委实奇怪，她见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不由笑道：“哟，我找了你半天，原来你跑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天大的事，竟然让我们伟大的校花也愁眉不展啊？”

我白了她一眼，气道：“去，烦都烦死了，还说风凉话！”

陈庆瑜笑道：“哎，希真，我觉得今天的事，不是那么简单。你就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我真的很好奇哎！喂，你想不想解开这个秘密？”

我心中一动，与其一直在这儿心神不宁，不如给它弄个清楚明白，省得连觉都睡不着，于是问道：“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开这

个秘密啊？”

陈庆瑜从书中抽出那块牌子，递到我眼前：“再试一次！”

我吓了一跳，直觉地跳开来，好象那块牌子就是我的葬身墓碑。我连连摆手道：“快拿走，你怎么把它带过来啦？”

陈庆瑜急忙拉住我：“你怕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求了周教授把它借给你试试，你别怕呀！说不定真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存在，你就真不想试试？”

我连忙甩开她的手道：“不行，不行，我可不想再试，刚才那感觉……”

陈庆瑜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探询地问道：“感觉怎么了？”

我喃喃道：“感觉，感觉心很难受，好象，好象要死了似的。”

陈庆瑜皱起了眉头，突然叫道：“希真，希真，你快看，这牌子上有字！”

我忙睁开眼睛，看了看地上的牌子，在月光的照映下，它突然发出一种淡淡的绿色的荧光，牌子上隐隐约约闪现出一些纹路，的确有几分象是文字，陈庆瑜皱着眉头看了了半天，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看不清。”

我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睁大眼睛仔细地看，那淡绿色的荧光中，依稀地闪烁着几点浅白的光，组成样子的确象是文字。我吃力地辨认着，不知不觉地越靠越近，慢慢地，似有一个“心”字出现了，我心中一喜，竟下意识地捡起牌子，仔细辨认上面的字。

陈庆瑜见我突然将牌子拿在手中，吃了一惊，我口中喃喃念道：“心……璃……”话音刚落，那股熟悉的热浪瞬间袭来，四周围的景象突然又发生了变化，这次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华丽的宫殿，居然是一座巨大的坟墓，我惊骇至极，四肢无力，口不能言，心中只能暗暗盼望庆瑜能将我手中的牌子快点拿走，我低头一看，手中居然不见了那块牌子，大惊之下，心中巨痛，只听见一个叫声越来越近，“心璃，心璃，你不要走……”我拼尽全身的力气，想使劲地掐自己一下，

希望身体的疼痛能让自己清醒过来。可眼前那巨大的坟墓突然开始变大，仿佛近在眼前，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呼吸，快要死去了，墓门突然洞开，黑暗将我吞没，我两眼一黑，终于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有了一丝模糊的知觉，周围似乎很静。我努力地想要挪动一下身体，但是周身都不听使唤，胸口还隐隐有火烧火燎的痛楚，仿佛全身都散了架一样。

我拼命地睁开了眼，这时，突然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好象是烛火，眼前还是很模糊，看不清东西，除了胸口的痛，那股灼人的热浪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影在我眼前晃了晃，发出一声尖叫："三小姐醒了，快来人啦，三小姐醒了！快来人啦！"

《此心无垠》阮家主母（1）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房间里顿时涌进来三、四个人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盏灯，将屋子里照得透亮。我才看清刚才尖叫是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穿着绿色的长衫，月白的罗裙，头发挽了一个简单的发髻，扎着两条小辫，眉清目秀，分明就是一副古人的打扮。我吓了一跳，挣扎着要坐起来，小丫头连忙将我扶起来，口中不停地问道："小姐，你可醒了，你要再不醒，府里都快要翻天了。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屋门砰地一声打开，冲进一个人来，他一把将我抱进怀里，口里不停地叫着："璃儿，璃儿，你醒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我被他抱得死紧，胸口更痛了，喘不过气，憋得脸都红了，忽听得先前那小丫头急道："大少爷，你快放开三小姐，她快喘不过气了。"那人连忙松了手，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他生得浓眉大眼，五官英挺，此刻正用一种焦急的眼神看着我，神情憔悴。

他见我只是看着他发呆，不由得急急地问道："璃儿，你感觉怎么样？哪儿不舒服？你说话啊？"

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只觉得喉咙火烙一般的疼痛。我心中一慌，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能说话了？

他见我发不出声音，急得满头大汗，转头对着一屋子的人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帮奴才，都是些废物，还不快去请大夫来！心璃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们统统陪葬！"

"你要谁陪葬啊？"屋外传来一声清脆的斥问声，声音不大，却充满了威严，满屋子的人都不由得神色一顿，全都默不做声，退到一旁。

屋外一阵脚步声，来了至少有四、五个人。我努力的撑起身体，他犹豫了一下，往旁边靠了靠，依然让我靠在他的身上，却不似刚才紧紧地抱着我了。

灯光一闪，屋里走进来四个人，前面也是一个丫头掌着灯，打头进来的是一位中年美妇，气质高雅，雍容华贵。她身着杏色的长衫，底下是浅黄的罗裙，样式虽然简单，一看却是上乘的布料，做工也不俗，看她发式散开，想必是已经睡下，被刚才的那些人一闹腾，刚刚才从被窝里起来。她脸上紧绷着，虽然没有什么表情，却威严自在，眼睛扫过屋里的人，没有人敢发出半点声音。

紧跟着她的是一位年纪略轻的妇人，一见之下，我顿时一惊。这个女人看上去应该有三十多岁，却生得美艳动人，风姿妖娆。她衣着朴素，仅着一件月白衫子，发式也极为简单，没有任何的饰物，一双如秋水般的眼睛，此刻却肿得象蜜桃一般，红得吓人，脸色极为憔悴。看上去仿佛已经几夜没睡。尽管如此，却丝毫也掩盖不住她身上的绝美风华，这女子，年轻时真不知是怎样的天姿绝色啊！她的身边也跟了一个提着灯的丫头，却是一副已婚妇人的打扮，有二十多岁，眼睛看到我时，满含着喜悦。

四个人直直地走到我床前，那绝世美妇一把拉住我的手，眼泪开始辟哩啪啦地往下掉，她一边哭，一边摸着我的脸，哭道："璃儿，你终于醒了，不然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娘！我吃惊地瞪着她！这美女居然是我娘！

那威严的中年美妇看了看我的脸色，转脸对着我身边的男子说："知秋，你三妹既然已经醒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了，你也累了几天，赶紧回去歇着吧。"

那男子看了看我道："母亲，三妹身体尚弱，刚才我看她好象说不出话来了，还是赶紧请个郎中来瞧瞧才是。"

中年美妇道："好了，青荷已经去请大夫了，你守在这里也没什么用。况且夜已深了，你一个大男人，呆在三妹房里象什么样子，赶紧回房去休息。别让你父亲看到，又要训你了！"

那男子听到父亲二字，身体顿时僵了僵，犹豫了一下，说道："那，好吧。"转眼又看了看我，似有不舍，见中年美妇一直盯着

他，只得将我缓缓放到床上，低声说：“心璃，你好好养着，大哥明天再来看你。”

我没做声，从醒来到现在，我的脑子还一直在糊里糊涂地打转，到现在总算有点清醒了，照现在的情形看，应该是那个古怪的牌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到了古代的什么地方来了，这家子应该是个大家庭，我大概是丫头口中的“三小姐”，那绝世美人是我娘，这个男子是我大哥，那这个中年美妇……听大哥叫她母亲，那她应该是大哥的娘，这样说起来，我娘和这个中年美妇应是同侍一夫了。

正在想着，只见那中年美妇平静地看着我，叹了口气道：“唉，好歹总算是醒了，璃儿，你这一次真是大难不死啊！谁也没想到整个离音阁都烧成了灰，你还能活过来，可真是老天保佑！”

我愣住了，烧成了灰？难道我是遭了火灾？想开口问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一张嘴，只觉得嗓子眼疼得厉害，却发不出声音，急得只是?命地喘气。绝世美女见状，眼泪又下来了，关切的拉着我的手，着急地问：“璃儿，你怎么了？说不出话吗？你别着急，大夫一会儿就来了。”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能不急吗？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门口脚步声响，一个身着青色衣裳的丫头领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这丫头生得明眸皓齿，一双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见到我由衷地一笑，我顿时呆了。她快步地走到我跟前，对着中年美妇和那绝世美女福了福身，清脆地说道：“奴婢青荷见过夫人，桂姨娘，三小姐。大夫请来了。”

中年美妇将那大夫请到床前，说：“大夫，你快瞧瞧，璃儿可有大碍？刚才我看她想说话，但是发不出声音。”

大夫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色，又替我把了一下脉，低声道：“哦，三小姐这次受了惊吓，脉象虚弱，看来身体还需要些时日才能恢复。不过已经醒了，神志已清，并无生命危险，夫人可以放心。至于她不

能说话，可能是被烟熏坏了嗓子，待我开些清毒调理的药给小姐，好好休养，过些日子就会慢慢好的。”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中年美妇唤过一名小厮：“风及，你立刻去北苑书房告诉老爷，说三小姐已经醒了，并无大碍。让老爷放心。”那小厮应声而去。她转过脸来对着我娘说：“盈月，璃儿也醒了，大夫也说没什么大碍，你几天没休息了，让惜人陪你回去歇着，心璃这儿我来看着。”

我娘看着我，摇了摇头：“姐姐，我怎么睡得着。我想陪着璃儿，你去歇着吧。那静气园被一场大火毁了个乱七八糟，明日姐姐还有好多事要做。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

中年美妇叹了口气，正要劝慰，门口却传来女子的声音：“夫人，紫莲姐姐来了。”中年美妇愣了一下，唤道：“让她进来吧，唉，心瑜这孩子，病了还想着她妹子呢。”

门帘一挑，进来一个穿紫衫的丫头。紫莲长着一张瓜子脸，肌肤白里透红，五官清秀，端庄大方，我好奇地望着她，有些猜不透她的身份。只见她轻轻地走到跟前，对着中年美妇和我娘福了福身，柔柔道：“奴婢紫莲见过夫人，桂姨娘，三小姐可好些了？”

中年美妇道：“这么晚了，你不伺候小姐安寝，还过来做什么？”

紫莲轻声道：“二小姐不放心三小姐的伤，方才听到这边有动静，便打发我过来瞧瞧。奴婢见三小姐果真是醒了，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此心无垠》阮家主母（2）

中年美妇道：“璃儿没什么大碍，只是嗓子给烟熏了，大夫说休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你回去好好伺候二小姐，她这几天身子就没利索过，你们要当心些，你去吧。”

紫莲福了福身答道：“是。那奴婢就先告退了。”

中年美妇走到门前，又去吩咐了几个人办事，我躺在床上望着房顶发呆，我娘双眼死死地看着我，仿佛怕我会突然消失一样。我不禁皱了皱眉头，她望着我哭道：“儿啦，你好不容易醒了，怎么好象不认识娘似的？你到底怎么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脑子里一片混乱，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接受自己是真的到了一个异时空的现实。那中年美妇叹了口气，转过身道：“如意，我们走吧。惜人好好照顾你的主子，其他的人，都在这儿候着，一切事情都听桂姨娘的安排。”众人应声而诺，中年美妇款款而去。屋子里又复安静下来。我终于顶不住头昏脑胀，渐渐地昏睡了过去。

我睡得稀里糊涂的，中途好象有人来给我喂药，我也一古脑地喝了下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见屋子里突然多了一个男人的声音，那男人和我娘说了几句话，我也没听清。就这样昏昏然地一觉睡醒，天已经大亮，屋子里除了我娘和那个叫青荷的丫头，又多了两个女人，看上去也是一主一仆，主子坐在软椅上喝着茶，左右打量着屋子里的东西。

娘见我醒了，连忙唤过青荷把我扶起来，坐在床上，连声问道：“璃儿，你醒了，可觉得有什么不适？”

青荷笑道：“桂姨娘，小姐现今说不了话了呢！姨娘不必担心，小姐昨儿夜里吃了药，这一觉睡到晌午，看上去脸色好多了，肯定没什么大碍的。”

我心想这丫头倒是伶俐得很，不由得笑着瞧了瞧她，她立即轻声道：“小姐，你饿了吧？碧叶到厨房去了，今儿她亲自下厨给小姐做了你最爱吃的荷叶粥，一会儿就送来。”我转眼望着我娘，她双眼泛青，脸色疲惫，想来昨夜一定是守在我床前，不曾离开。心中不禁有些感动，我自幼丧母，从来没有感受过母亲的关爱，想到她这样为女儿不眠不休，暗叹这有妈的孩子可真是个宝啊。

方才喝茶的那个女子此刻也站了起来，却并不上前，只是笑道：“哟，璃儿醒了，看来我还真是来对了时候呢！”

青荷道：“银姨娘坐着说话吧，小姐如今开不了口，怕是怠慢了姨娘。”

她笑着落了座，我心里一惊，她也是姨娘？我那个所谓的爹，到底有几个老婆？想着脸上不由得露出不屑的神色，看来这古代的男人三妻四妾还真不是盖的。正自烦闷，门外声音响起：“夫人来了。”

众人都站了起来，昨夜的中年美妇走了进来，今天她穿着一件秋香色的锦衣外袍，绣着浅白的牡丹，梳着富贵髻，头上簪着翡翠兰花，衣饰华丽，步态持重，顿显身份尊贵。中年美妇见到银姨娘，神色一顿，说道：“银巧也在这儿啊。”

银巧一见她，有些紧张，立即满脸含笑地迎上去，讨好地说：“姐姐你来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才听说璃儿已经醒了，所以赶紧过来瞧瞧。昨儿夜里我睡得早，都怪落英那死丫头，璃儿醒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害我白白又担心了一个晚上。”

夫人没理会她，径直走到我床前，见我脸色如常，微微点了点头，问道：“璃儿可好些了？”

我看了娘一眼，她疲倦地笑着，对着夫人轻声说：“已经好多了，劳姐姐挂心。”

夫人拍了拍她的手，笑道：“你辛苦了。用过饭就去歇着吧。早上老爷可是来过了？”

我娘顿了顿，眼睛只看着我，有些不安地说：“是，一大早老爷就来看过璃儿，只坐了一会儿便走了。”

夫人微微一笑，没再说什么。

《此心无垠》天京第一美（1）

在床上躺了三天，总算恢复了些元气。听我娘说我是福大命大，离音阁烧起来的时候，一块塌掉的大房梁砸坏了门板，门板搭在书桌上，我则躲在书桌底下，呛了些烟。没被烧着。所以子默找到我的时候，我除了胸口上被灼伤了一块半指长的伤口以外，并没有其它的外伤。难怪我一直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疼。调养了几日，嗓子已经发得出声音了，只是说话还有些困难。但那胸口上，估计会留下疤痕。

这三天来我几乎没出门，不过来来往往的人可不少，我也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了个清楚。原来这家姓阮，“我”这个爹一共娶了一妻二妾，正妻便是那些人口中的“夫人”，阮家的当家主母，桂盈月和银巧为妾室。膝下有一子二女，“我”排行第三。老大阮知秋便是头一天醒来抱着我的那个男子，估计应该有十八九岁，脾气很是急躁，只是对着我的时候才会有难得的温柔。三天来他几乎每天晚饭时都会来看我，陪我吃过饭才离开。老二阮心瑜身体不好，一直病着，我没见着她。

我屋里最常见到的就是我娘，还有青荷、碧叶两个丫头。青荷持重伶俐，懂得察颜观色，碧叶天真烂漫，是个直肠子。还有些来来往往的小厮和小丫头我就叫不出名字来了。

这阮府里的主子，除了我的爹和二姐，其他的人我算都认识了。至于那个大哥阮知秋，数他最紧张我，但不知为何，他看我的眼神过于炽烈，让我有些不舒服。

我的身体渐渐地好了，行动已经没什么问题。我便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回我的那个时代去。努力地回想当时晕过去前的情形，觉得所有一切问题的症结就在那块牌子上，但是为何我到了这里，那块牌子却不见了呢？没有那块牌子，我可怎么回得去呢？

青荷见我整日地发呆，心中暗暗地有些着急。一有空她便不停地跟我说话，怕我闷着。一会儿说城里又有些什么趣事，哪位大人的公

子千金又做了些什么出阁的事，哪里哪里又犯些大案子，我真是觉得奇怪，她一个小小的丫头，哪知道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

我心一动，示意青荷拿纸笔来。

青荷眼睛一亮，笑道："对啊，只想着小姐不能讲话，忘了小姐可以写字了。"她迅速地将笔墨铺在桌上，殷切地看着我："小姐，你想说什么就下来，奴婢好帮你。"

我拿起毛笔，心中暗叹，幸好小时候父亲老是让我练书法，要不然现在可要出丑了。遂在纸上写出："我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不太记得以前的事。现在是什么朝代啊？"

青荷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急声道："小姐，你是不是摔到脑子了？如今是天垠朝啊！"

天垠？这是什么东东？听都没听过。我心中一沉，难道是什么所谓不知名的异时空吗？心念一动，接着写道："那我爹是做什么的？"

青荷抚着额头哀号了一声，叫道："天啦，小姐你居然连这个都不记得了，老爷是当朝宰相，内阁首辅啊！"

我吃了一惊，哇，官不小哇！看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难怪三妻四妾，府里派头十足。

我连忙写道："我失忆的事，不可让其他的人知道。"

青荷点了点头说："是啊，要是夫人知道了，我们可是免不了又要受罚。小姐你不用担心，你可能是受了惊，脑子有些糊涂了，说不定过些日子你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你要有什么记不清了，尽管问奴婢好了。"

我笑了笑，这丫头还真是忠心呢！

青荷见我笑了，不由得呆了呆，赞道："小姐，你笑起来可真好看！奴婢现在可总算明白什么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了。"

听到这么高的赞美，我不由得笑得更开心了。虽然本人有"校花"名号，但是被人如此直白地赞美倒还是头一回。

青荷拿过一面镜子，手持梳子走过来，笑道：“小姐，我帮你梳梳头吧，你虽然这几天不能出门，但可不能糟蹋了这天京第一美人的名号。”

天京第一美人？谁？我吗？不会吧。

铜镜摆在面前，我看着镜子里的人，顿时大吃一惊！这几天一直躺在床上，竟然还不知道自己居然长得这么美。光滑白皙肌肤吹弹得破，两弯柳叶眉如烟似画，一双含情目明亮如星，一点朱唇如樱桃般甜美，瀑布般的黑发衬着标准的鹅蛋脸，美得足以令百花失色。只在那一刹那，我终于有点明白了什么叫做绝色倾城。

青荷见我对着镜子发呆，不由得笑道：“小姐你怎么了？不会连自己的样子也不记得了吧？”

我勉强地笑了笑，心中却如一团乱麻。这镜子里的人和我本人虽有七八分相像，但是年纪却差了许多，看上去最多不过十四、五岁。我好歹是个大学生，怎么在这儿成了未?年人了？古代女子也差不多这个时候便要嫁人，嫁谁还由不了自己做主，我这一时半会儿的回不去，呆在这儿岂不是任由别人做主？想到这儿，心中不禁烦闷不已。

青荷见我默然不语，道：“小姐想什么呢？其实小姐真是仙人呢，那么大的火，居然都没有损到小姐的容貌分毫，大家都说，这是小姐有仙人护佑呢！”

我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丫头怎么说话语无伦次了，一会说我是仙人，一会又说我有仙人护佑，当真是紧张得过了头了。

青荷见我笑了，松了一口气，道：“唉，也真是的，好端端的二小姐也病了，不然有二小姐陪着小姐，就不会这么闷了。默公子因小姐受了伤，保护不周，被老爷罚去思过，昕公子也是几天不见人影，就我们几个笨丫头陪着小姐，难怪小姐会闷了。”

我好奇地看着她，不知她说的这默公子和昕公子是什么人，难不成平时都在我身边吗？若是公子，就应该是男人，这大家闺秀难道还时时有男人陪伴？可真是奇怪了。

《此心无垠》天京第一美（2）

青荷见我一脸茫然，一拍脑袋，叫道：“哎呀，小姐如果忘了以前的事，想必也不记得默公子和昕公子了。不过应该不会呀，小姐打小就和他们俩形影不离的，怎么会连他们也不记得了。”

哦，原来还算是青梅竹马，我立即在纸上写道：“那默公子和昕公子是哪家的公子呀？”

青荷张大了嘴看着我，连连念叨：“天啦，小姐你真的不记得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

“什么完了，几天不见，青荷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连碧叶也不如了。”不知何时，门口突然多出一个人来，我心中一惊，他何时进来，竟然全无声息。只见他全身素白，手持折扇，散发披肩，全然是一副翩翩公子的打扮。只见他眉目清秀，丰神俊朗，身形虽纤秀却是风华正茂，一双眼睛正含笑看着我。

哇，真是一个帅哥，只是美得很中性。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笑着问道：“小姐可好些了？这几天文昕出了府去办事，只是小姐一直昏迷，所以也没能及早通报，小姐不会生气吧？”

我连忙脱开他的手，心中不禁诧异，这人也太大胆了吧，当着丫头的面就这样跟我亲近。就算长得帅也不能有特权吧，当自己是情圣啊？

他见我对他一脸戒备，不由得一愣。复又笑道：“小姐生文昕的气吗？怪我没有守在你身边？小姐要生气也是应该的，等小姐身子好了，要怎么罚我都行。只是你刚刚才好些，别再气着自己的身子。”

我看了看他，转身没理他。

他似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道：“我走的时候，见小姐呼吸尚可，身上也并无大的伤口，想必子默救小姐出来时，必定是护了小姐周全。觉得小姐应该无大碍。况且府中有这么多人照料，小姐定能醒

来。只是我当时发现了些线索，不得不立即追查，所以才会舍你而去。小姐……若要怪文昕，文昕愿意受罚。”说到此处，他竟有些卑微了。

我心中一动，他说话如此谨慎小心，全然没有半点大家公子的模样，难道是对“我”有情？但见他眼神坦荡，关怀之切，似有几分情爱之意，我当真有些吃不准他究竟是什么人了。

只听得青荷急道：“昕公子，小姐不是怪你，只不过是……”

他就是昕公子？那个青梅竹马之一？

他转脸看着青荷，眼神中似有冷意，追问道：“只不过是什么？”

青荷看了看我，欲言又止。我对她摆了摆手，转身朝床边走去，一副送客的样子。青荷忙低声道：“昕公子，小姐身子不好，要歇着了，你先回去吧。明日再来。”

文昕看了我一眼，眼神顿时有些冷漠，他起身走到门口，回头道：“小姐既然不适，文昕就先告辞了，只是我与子默自幼便跟着小姐，现如今子默还在静心斋里，若是小姐还念着半分情义，就请小姐早点将子默放出来。”

我一愣，子默在静心斋里？那是个什么地方？听起来倒象是个监牢什么的。只是这子默又是什么人？听起来，好象是他救了我，既然是救了我，应该是有功了，怎么还会受罚？我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回过神来，文昕已经不在了。碧叶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笑着问道：“又是谁惹着我们的昕公子了？我看他的脸色真是臭得要命。”

青荷拍了她一下，道：“死丫头，别多嘴。药好了，快给小姐服用。”

碧叶吐了吐舌头，将药端给我，我看着青荷，心想可能还得靠这丫头才能解开我心中之谜了。

《此心无垠》文武公子（1）

（上）

自从那天文昕走了之后，我心里一直搞不明白状况。虽然文昕日日都来问候，但却对我冷淡了许多。我因为嗓子说话还不利索，也无法好好地问清楚，只得见无人的时候，问问青荷。只是我这屋里总是人来人往的，难得会有个清静的时候。夫人倒不常来，我娘几乎天天都在我屋里。我还一心惦记着怎么才能回到我那个时空去，只是如今哪儿也去不了，到哪里去找得到那个奇怪的牌子。

我娘每天过来，也只是做做针线，跟我说说话。听她的解释，说是过不久，明南王就要进京，皇上让父亲负责安排此事，所以父亲总不得空来看我，但每天都会询问我的状况，他心里对我还是十分关心的。让我不要怪父亲。我连他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哪有闲心去怪他。我平时里和心瑜要好，只是心瑜也一直病着，夫人怕我们见了反而对身子不好，所以也不让她过来。

我听得无聊，心想我娘既然在府里算是个主子，想必对子默的事也是知道的。于是心中一动，拉过她的手来，在她的手心里写了个默字。

她关心地看了看我，道："傻孩子，你担心子默啊？这次他虽然是救了你，但害你身陷火场，昏迷了几天，本也是他失职，所以你父亲才会罚他。"

失职？什么意思？我皱了皱眉。

我娘见状叹气道："璃儿，娘知道你心肠软，见不得自己的人受苦。文昕也托了司杞在老爷那儿说了几次，只是老爷这会子忙，也确实没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毕竟子默是你的人，要如何处置，你自己想清楚。"

我的人？我的什么人？下人吗？不管怎么样，他总算是救了我，看来我还是应该为他尽尽心才对。

我当即做出一副身困心乏的样子，懒在床边，想要休息。我娘见了便将屋里的人都遣走了，我单独留了青荷伺候，见人都走光了，让青荷将房门关了，取出纸笔来细细地问青荷。

青荷道："难怪，原来是小姐真记不得了，我也觉得奇怪，自从小姐醒了以后，就没问过默公子和昕公子，他们一向跟小姐形影不离，虽不说是好得不得了，却也跟了小姐十年了，况且默公子救小姐出来的时候，好象也是受了伤的，按理小姐决不会不闻不问。"

我一惊，连忙写道："子默也受了伤？伤了哪里？"

青荷道："这个奴婢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言公子说好象是受了伤。现在他在静心斋也快十天了，奴婢还真有些担心呢。"

言公子？怎么又冒了个人出来。我觉得头脑发涨，继续写道："文昕、子默究竟是我的什么人？言公子又是什么人？"

青荷缓缓道："小姐，这阮府里，每一个主子都有文武公子护佑，文昕是你的文公子，子默是你的武公子。他们从小就跟着你，在这府里，论文韬武略，人才武功，谁也比不上他们。我听说啊，小姐五岁时第一眼看到他们便要了他们，可如今……"

我摆了摆手，继续指了指言公子。

青荷道："言公子是二小姐的武公子啊，当时静气园着火，子言、子虚、子渊三位公子都在，为了救你，连老爷的武公子元丰都来了。"

原来如此，这家人还真是奇怪，每个主子都有文武二公子护佑，这样看来，文公子相当于军师，武公子相当于保镖了。有权有钱的人有个保镖不稀奇，只是人人都有军师就奇怪了。如果是个男子，有个文公子当军师却也说得过去，为了仕途前程，有个智囊总是好的。我一个女孩儿，要个军师有什么用？

心下正在疑惑，只听得青荷又道："前几日昕公子去求了司杞公子几次，希望司杞公子，哦，小姐，这司杞公子是老爷的文公子，他一向都喜欢昕公子的。昕公子求司杞公子给默公子说说情，可杞公子说老爷这几天忙，他也没办法。唉。"

这一堆公子听下来，我已经两眼发直了。看来我想把这一大家子的人认完，恐怕都得花些时日，不由得怀念起上课打瞌睡的好日子来。但一想到那个子默还在什么静心斋里，只得又强打起精神问道："这么说要把子默放出来，只有去求我爹了？"

青荷道："这个，也不尽然，默公子是小姐的人，在这府里也只听命于小姐，但是这次默公子护卫小姐不力，害得小姐昏迷了好几天，老爷要罚他，别人也是没办法的。"

我心一动，问道："你是说在这府里只我能命令他？"

青荷道："对。文武公子在府里可以算得上是半个主子，只有自己的主子才能命令他们。就算是大少爷和夫人，也不能罚默公子的。"

大少爷不能罚，但是老爷却能。看来所有的权力还是在那个老爷的手上。

青荷见我沉默不语，小心道："小姐，老?平日里最疼小姐了，这次也是见小姐受了伤，才会大发雷霆，把默公子关进了静心斋，小姐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念在默公子拼了命也救了小姐出来的份上，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不知道那个默公子以前对我如何，但想到那么大的火，他居然都能把我救出来，也算是个忠心的人，看来我是应该帮他一把的。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离开这儿，不如就做做好事，先把他放出来再说。

我转念一想，写道："你说在这府里只有我能命令子默，那如果我下令放他出来，可不可行？"

青荷惊喜道："小姐愿意放默公子出来？那太好了，我还以为小姐在怪默公子，所以不愿意放他呢！"

我惊诧万分，听这丫头的口气，好象我还真有这个权力可以放他出来。可是人是老爷关的，我一句话真能顶用？

青荷见我脸色惊疑不定，笑道："小姐不用担心。只要小姐愿意放默公子出来，只需要跟老爷说一声就行了。文武公子只听命于自己的

主子，这是阮府的规矩。就算是老爷不愿意，只要小姐坚持，老爷也不能阻拦的。”

我心一惊，这个规矩可真是闻所未闻，难怪当日见到文昕，他对我不似其他奴才那般唯唯喏喏，来我屋里，也没有人阻拦通报，想来这府里的奴才是管不到他们的。我见了他，觉得他对我的态度奇怪，没什么好脸色，也不提起子默，他才会以为我心里不愿放子默出来，从而这般冷淡。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想不到我不过是这个府里的一个小姐，竟然也有这样的权力，那可真是不用白不用了。于是写道：“那你去传话，把子默放出来。”

青荷笑道：“小姐不用急，默公子毕竟是老爷关的，我先去叫昕公子来，让他去跟司杞公子说一声，免得老爷问起来，不好回话。”

我笑了笑，这丫头倒是想得周全，当下点了点头，青荷领命而去。

《此心无垠》文武公子（2）

文武公子（下）

青荷传了文昕来见，我让他去放子默出来，他的脸上闪过惊喜之色，双眼明亮地看着我，急促道：“小姐不怪子默了？”

我笑了笑，看了看青荷，青荷轻声道：“昕公子，这次你可错怪小姐了，小姐这次大难不死，脑子却是……有些记不太清以前的事了，所以才会忘记了默公子的事。小姐从来就没怪过默公子，要是小姐早些知道默公子被关进了静心斋，哪里会等到现在才放他出来。”

文昕直直地看着我，面似有愧意，轻声道：“文昕也知道小姐绝不是薄情之人，只是自小姐醒后，就没有提起过子默，所以文昕才会……文昕得罪之处，望小姐原谅。”

我笑着拉着他的手，缓缓地摇了摇头。青荷喜道：“昕公子，小姐没怪你呢，你赶紧去把默公子放出来吧。”

见我笑着点了点头，文昕满面喜色，点头而去。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只听到院里的碧叶才叫了一声：“默公子回来了！”

我心中一动，忙走到门口，想看看这个救了我的人到底长什么模样。只见文昕满面忧色走在前面，他身后跟着身着短衣长裤之人，头发在脑后束成一束，衣衫有些脏乱，低首缓行。

文昕见我走了出来，口中叫道：“小姐身子还未全好，不要出来了。”

他身后的人听到小姐二字，浑身一震，抬起头来望着我。我见他脸上还留有黑烟的痕迹，尚有几分脏污，看不太清楚容貌，只是一双眼睛异常沉静，见到我时闪过一丝光芒，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倒是先跪了下去，低声道：“子默来向小姐请罪了。”

我一愣，他的声音虽低沉，却十分清亮，听上去不似男子的声音。我走过去，一把扶住他，他却下意识地闪避开来。我见他袖袍已

然被火烧去了一半，手臂上隐约可见烧伤的痕迹，伤口虽然没有血渍，却也红得吓人。我吃了一惊，失声道："你被烧伤了？"

他用衣襟掩住手臂，退开两步，沉声道："不碍事，小姐不必挂心。"

众人皆吃惊地望着我，碧叶则大叫了一声："小姐！你能说话了！"

我一愣，青荷欣喜地扶住我道："小姐，你能说话了，太好了。"

文昕满面喜色地望着我，子默只是抬眼看了我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不发一语。我怔了怔，笑道："呵，还好，我还以为自己以后都要当哑巴了呢！"

文昕笑道："小姐又乱说话了，你不过是嗓子受了烟，休养过后自然会好的。不过如今才见你全然恢复，我也算是放了心了。"

我见他两眼含笑，倒是真心为我高兴，心中不由得一暖。复又看向子默，见他依然立在一旁，不发一语，我走上前去，轻声道："怎么了，子默不高兴吗？"

子默却依然后退两步，始终与我保持一段距离，沉声道："子默当然为小姐高兴，只要小姐无恙，子默别无所求。"

我面上一沉，他说话语气平板，毫无感情。话也少之又少，虽然恭敬，却淡漠之极。难不成也和文昕先前一样，怪我没有早些放他出来？

文昕见状忙道："小姐，子默刚刚出来，让他先去梳洗一下，再来给小姐赔罪。"

我只得说道："也好，你先去吧！"

子默低首而去，我看着她的背影，仿佛有些不稳，看来他的伤应该不轻，忙唤过文昕："文昕，子默的伤重不重？"

文昕道："小姐放心，有凌宵宫秘制伤药，这点小伤应该不算什么。只不过在那静心斋里关了十日，子默怕是心气不足而已。"

我不由得望着他，心中十分疑惑，道：“静心斋？那是个什么地方，很可怕吗？”

文昕诧异地看着我，仔细地打量我，不由得扶住我的胳膊，关切地问道：“小姐可是在火场里被什么东西伤到了脑子？好象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心中一慌，不由得假笑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的确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青荷忙道：“昕公子，小姐把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不要说你们……就连老爷，恐怕也是……”

文昕斥道：“闭嘴！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青荷道：“只有我、碧叶，还有你知道。”

我好奇地望着他们面面相觑，沉默无言。不由得问道：“怎么了？我失忆了，这件事很严重吗？”

文昕淡笑了一下，道：“没什么，小姐不必担心，失忆可能只是暂时的，过些日子，小姐就会想起来。只是……小姐失忆的事，最好不要告诉别人。此后文昕寸步不离小姐身边，子默也出来了，我们定?护卫小姐周全。”

我暗自心想，见他们的脸色如此难看，多半我失忆了对他们会有极大的坏处。心中不禁叹一口气，还是当主子好啊。

忽听得碧叶道：“昕公子，不如你回凌宵宫一趟，说不定宫主有办法治好小姐的病。”

文昕摇了摇头：“如果让宫主知道，你以为我和子默会有好日子过吗？宫主只知小姐受伤不重，并不知道小姐已经全然失忆，不然，子默恐怕就不是关进静心斋这么简单了。”

我好奇道：“凌宵宫是什么地方啊？那个宫主很厉害吗？”

文昕严肃地打量着我，低声道：“如今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尽快让小姐恢复记忆，不然……”他好象是下定了决心似的，拉着我走进屋里，并让碧叶守在门，见人来便大声通报。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只得任他将我安置在软椅上，只见他面色沉重，正色道：“小姐，我把府里的情况好好地跟你说一下，你最好通通地记住。以后没有青荷碧叶或是我、子默陪伴，你最好不要走出这个屋子，明白吗？”

我心中一喜，正中下怀。不由得点了点头道：“好啊。你说。”

文昕开始仔仔细细地说起来。原来文武公子根本就不是阮府的人，而是凌宵宫的人。凌宵宫与阮家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一百多年前，天垠王朝开始夺取天下的时候，阮家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大人物，辅佐开国皇帝打下了大好江山，建立了天垠王朝。此后，文官入朝，历代都出任要职，而武将却退隐江湖，成立了凌宵宫一派。为保护文官一脉，但凡阮家有了新主子，凌宵宫便会派出文武公子护卫主子。这期间似乎也发生了家族内乱之事，十分复杂，于是凌宵宫订下规矩，文武公子除了凌宵宫主之外，只听命于自己的主子，终身护卫主子，如果主子身亡，文武公子便回凌宵宫终老。难怪除了我，别人都管不着文昕子默。

大多文武公子都比主子年长，主子四、五岁始，文武公子就会到主子身边，文公子陪伴主子读书识字，学习琴棋书画，文韬谋略，而武公子则勤练武功，保护主子安全。在这阮府里，我爹和他的二子二女才有文武公子，就连夫人也是命令不了的。

我爹，也就是这阮府的主人，虽然官居相位，贵为内阁首辅，但上面不仅只有皇帝一人，还有东、南、西、北四王。这四位王爷轮流进京辅政，手中握有一方兵权，权势通天。但凡内阁所做决定，都要先经辅政王爷审核，才能上报皇帝。说起来，这位辅政的王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心中一惊，想起前几天我娘对我说什么明南王进京，看来就是这四王之一了。

转眼文昕已经将这府中城中国中的各种事情都交待了一番，我暗自纳罕，这个王朝的制度还真是我前所未闻的。忽听得碧叶在门外说

道：“默公子来了。”

我一抬头，见子**默**走了进来。他已经换了一身浅灰色衣袍，长发随意地束在脑后，脸上的脏污已然洗净，左边额头一块铜钱般大小的伤疤清晰可见。只见他眉目如画，分明是个美貌女子的模样，只是眼中沉静如水，面无表情。

我不由得惊道：“你……究竟是男是女！”

他闻言一愣，看向文昕，文昕不由笑道：“你不用看我，小姐上次多半在火场伤了脑子，以前的事统统都不记得了。”

他默不做声，只是沉思，文昕接着道：“此事只有你、我，青碧知道。暂时还不能跟别人说。老爷那里，能瞒一时是一时。只盼小姐能尽快好起来。”

他见我在他和子默身上来回地打量，不由笑道：“小姐也不必疑心，文武公子素来是与主子性别相同的，他自然是女的。”

我大吃一惊，指着文昕道：“那……那……你也是女的？”

文昕失笑道：“我当然也是女的。小姐不知？”

想起初次见她的情形，我还当他对我有男女情意，不由得脸红到脖子根，呀的一声倒在了床上。

《此心无垠》瑜璃初见（1）

我的身体已经大好，夫人和我娘都十分高兴。知乾每天有空便来找我玩，我也越发地喜欢他。倒是知秋见我身体已好，反倒沉默下来，似有心事。我有了文昕与子默在身边，顿时觉得无所顾忌。文昕性格温柔沉静，亲切和煦，如沐春风，子默寡言少语，但对我恭敬有加。这二人虽然性格差异颇大，做事却极有默契，想必是多年来形成了习惯。

我能说话了，文昕便要恢复我每日学习的功课，无非是学习诗词歌赋，棋琴书画。我对古代文学尤其头痛，便以记忆还未恢复为由，不想学习。文昕笑道："小姐是想偷懒吧！若是平时，文昕也不会多劝小姐，只是这百花盛宴在即，若再不努些力，只怕到时候小姐会力不从心。"

我不由一愣："百花盛宴？做什么的？"

文昕正色道："百花盛宴，三年一度。是当今天子与王公贵族们的选妃盛事。"

我惊道："选妃？"正想问个仔细，忽听到门外碧叶道："紫莲姐姐今日怎么有空过来了？巧了，青荷姐姐这会儿正好不在。"

紫莲笑道："我过来定是找青荷吗，我就不能来看看你这丫头有没有好好侍候二小姐，有没有偷懒！"

碧叶道："我才没有呢！紫莲姐姐就知道拿我开心！"

正说着话，碧叶领着紫莲进了门，碧叶见我便笑道："小姐，二小姐屋里的紫莲姐姐来了。"

紫莲对我福了福身，柔声道："奴婢给三小姐请安，三小姐身子可大好了？"

我笑了笑，这个丫头在我头一天醒来那天晚上是见过的，虽然是个丫头，却生得美貌灵秀，对她印象很深。于是笑道："好了，你坐着说话吧。"

紫莲道："谢三小姐，奴婢不坐了。我家小姐打发我来瞧瞧，说若是三小姐身子已经大好，请三小姐下午去静漪园里坐坐。"

我一愣，转眼去看文昕，见她微笑不语，神色安定，朗声道："哦，好啊，紫莲丫头去回话，就说三小姐下午一定过去。"

紫莲道："那真是太好了，哦，对了，方才我来之前，阑公子托我问昕公子呢，说是那十三部书何时还她。"

文昕笑道："文阑怎么这么小气，不过借她的书用几日，就急着要。行了，下午我过去，就给她带过去。"

紫莲笑道："那敢情好，免得奴婢回去不好交差，阑公子臭着一张脸，朱络又要怨我。奴婢先告退了，三小姐好生休息。"

我笑道："好，碧叶，送送紫莲。"

碧叶送了紫莲出门，文昕想了想道："小姐也该去看看二小姐。小姐伤了几日，二小姐就病了几日。不过这次她叫小姐过去，恐怕也是为了这百花盛宴之事。"

我连忙问道："对了，刚才我正想问你呢，这百花盛宴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昕道："百花盛宴原本只是历代皇后或太后举办的宴会，先前只是皇族的女子们在一起玩乐的宴会。后来一些高官的女儿们也加入其中，联诗弹琴，十分热闹。太祖皇帝一次无意间闯入百花盛宴，看中了一位高官之女，后来封为皇后，自此宫中索性将这百花盛宴定为选妃之宴。从前朝起，不但皇上可选妃，妃位未满的王公贵族们也可以在宴会上选妃。"

我犹疑道："妃位未满？"

文昕道："我朝对皇帝和王公贵族的后妃实行的是定额制。皇帝设一后四妃八嫔十六仪，王爷设一正妃，四侧妃，八侍妾。若妃嫔已满，便不得再纳妃。当今皇上登基三年，早先的太子妃未登后位便已薨逝，如今皇上后宫之中只有一妃一嫔二仪，是历代皇帝中后妃最少

的。众人皆猜测，此番百花盛宴，皇帝定会在众多美人中选中一位皇后。”

我心中不禁喟叹，这古代男子总是妃嫔妻妾一大堆，也不嫌烦。突然想起先前文昕对我说的话，蓦然一惊，道：“难道我也要去参加百花盛宴？”

文昕笑道：“小姐还真是会忘事，堂堂内阁首辅的千金，怎么可能不去参加百花盛宴？”

我一拍脑门，哀叹一声，暗自咒道：“真是该死啊！过了几天千金小姐的日子，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哪天一不小心变成后宫怨了，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文昕见我一脸烦恼，道：“小姐怎么了？能入主中宫，不知道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事。阮家历代身居高官要职，却独独没有出过一位皇后。这次百花盛宴，正是小姐一展风姿，名动天下之时啊！”

我将手中的扇子一扔，气道：“我才不稀罕！”

文昕怔住了，涩然道：“小姐何出此言？文昕子默十三岁便跟着小姐，以小姐的才华美貌，入主中宫，是迟早的事。”

我挥了挥手，道：“哎呀，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当皇后的。算了，这个以后再说。对了，下午我要去见二姐，可是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怎么办？”

文昕道：“没关系的，二小姐与小姐感情一向很好，你只管去，陪二小姐说说话，没准能想起点什么。”

想得起什么才怪。我明明是严希真，不是什么阮家三小姐，我要是真记得起什么，那可只能是见了鬼了。

下午文昕子默陪着我去了静漪园，原来我住的地方叫凝香园，是夫人姨娘们住的园子，阮府里的少爷小姐都各住各的园子，并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原本有自己的住处，就是被烧毁了的静气园。阮心瑜住的静漪园，与静气园隔着一个人工湖。围着这个湖分别还有阮知秋

的静风园和阮知乾的静清园。走到静漪园门口，对面的静气园已是一片废墟，可以想象当时的火有多大。

我正望着那废墟出神，却见一个穿粉色衣衫的丫头走了过来，娇声笑道："呀，三小姐到了，奴婢出来得正是时候呢？"那声音湿润柔软，十分地可亲，我不禁向她望去，见她五官精致，温柔似水，正笑意吟吟地望着我。

文昕在我身边轻声道："这是二小姐的丫头朱络。"

哦，我应了一声，朗声道："朱络，你家小姐身子可好些了？"

朱络轻声道："唉，服了这几日的药，始终不见起色。奴婢知道是小姐有心事呢！盼着三小姐早些过来，好好开解才是。"

一边说着，一边进了门，紫莲见我们进了屋，连忙为我们倒茶，我坐下打量，却不见了子默，正想问文昕，却听到里屋一个声音叫道："妹妹来了吗？快进来说话。"

《此心无垠》瑜璃初见（2）

文昕示意我进去，紫莲掀起帘子，我缓步走了进去。见软塌上躺着一个女子，头发梳着一个简单的如意髻，插着一支白玉簪，身上只穿着一件月白的衣衫，脸色苍白，似有病容。她虽不及“我”明艳动人，却是与生俱来的一身贵气，说不出的高雅端庄，一双明眸更是漆黑如墨，别有光彩。

她见我便坐起身来，我一见，只觉得说不出的亲切，忙上前扶住她，口中说道：“姐姐身子不好，还是躺着吧。”

她嫣然一笑，道：“我这病，别人不知道，妹妹还不知道吗？不过是个老毛病罢了。”说着坐了起来，紫莲忙上前为她披上外衣。

她握着我的手，仔细地打量我，轻声道：“前日里那场大火，可把我的魂都吓没了，幸好你没事，不然……姐姐可要后悔死了。”

我不由得问道：“姐姐怎么这么说？”

阮心瑜抚了抚我的脸，道：“如果当时我没有跟你吵架，一气之下把你一个人丢在离音阁里，又怎么会……让你吃那么多的苦。这些天，我天天盼着你来，想去看你，母亲又不让。真是急死我了。”

紫莲倒了茶送给我，低声道：“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三小姐如今安然无恙，小姐你也不必茶不思，饭不想的过日子了。”

我顿时了然，不由得笑道：“姐姐你这是何苦？舌头和牙齿还有打架的时候，何况我们两姐妹吵个嘴算什么。我如今不是好好的吗，姐姐可要养好身子，莫让妹妹担心。”

阮心瑜叹了口气，道：“从小到大，我们都好得很，一颗心，恨不得分你一半。姐姐哪里舍得骂你半句。只是那天，你实在是太固执，不然……”

见她说到这里，不由落下泪来，心中不禁一慌，我也的确不知那日和她吵了些什么，但见她如此伤心，待我又如此贴心，忙说道：“姐

姐千万别这样，是妹妹的错，不该和姐姐吵嘴。姐姐还病着呢，千万可别伤心了。”

阮心瑜这才笑了，拭了拭泪，说道：“是啊，见了面应该高高兴兴才是，怎么哭起来了。”

我拉着她的手，笑道：“就是，一哭就不好看啦。姐姐这样的美人啊，是人都愿意和姐姐好，姐姐要常常笑才是！”

阮心瑜点了点我额头，嗔怪道：“死丫头，才好一点就开始贫嘴了。”我自顾自地笑，却不料她却敛了笑容，淡声道：“妹妹，再过半月就是百花盛宴了，恐怕我们姐妹二人这般亲近的日子，没有几天了罢！”

《此心无垠》哥哥（1）

我听得她说起百花盛宴，心中不禁有些郁闷，默不做声。只听得阮心瑜幽幽地说道："我和你虽不是一母所生，却自小便要好。在这府里，除了妹妹，再无第二个知心知底的人。"说着她走到窗边，望着外边出神。我看着她的背影，不禁想到，这样美丽大方的女子，在这个社会，万事都由不得自己，真是个不幸啊！

阮心瑜道："我的心事，妹妹向来是知道的。什么荣华富贵，高位权势，对于我来说，不过都是一场云烟。只是身为阮家的女儿，凡事都由不得自己，反倒不如那些平民女子，一生淡然，却过得轻轻松松，自由自在。"

我心中一动，原来她也不太愿意去做什么皇帝的妃子。这个女子，还算是个有些主见的。

阮心瑜回过头来望着我，眼睛里竟没有一丝波澜，深不见底。我暗自惊异，却不动声色，只听她说道："妹妹，这世上的路别人可以选，我们却没得选。若是我们姐妹都进了宫，姐姐只想求妹妹一件事。"

我应声道："什么事？"

阮心瑜道："妹妹切不可为了任何人，失去自己的心性原则。"

我没有做声，只是在想，她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怕以后我们俩个会争宠？还是想联合我，与其他人争宠？不对呀，她刚才明明说不喜欢什么富贵权势，怎么又说出这些话来？对了，她是想告诉我，若是我们都进了宫，她是绝不会和我争宠的。

她见我沉默不语，柔声道："好妹妹，姐姐的一番心思，你以后自会明白。总之你放心，姐姐决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我含笑不语，只任她拉着手，静静地坐着。两个人又说了些话，紫莲进来伺候心瑜服药，我便告辞出来，见文昕在院子里和一个人说

话，态度颇为随意。见到我出来，那人点头道：“三小姐好，看来三小姐身子已经大好了。”

我见她态度恭敬，却不卑微，手中拿着几本书，眼神沉静，气质与文昕竟有几分相似。心下了然，想必是阮心瑜的文公子文阑。当下微微一笑，说道：“我已经没事了，有劳阑公子挂心。”

文昕道：“小姐要回去了吗？”

我应声道：“是。姐姐吃了药，要好好休息。我们回去吧。子默呢？”

文昕道：“子默在外面。”

文阑送我们走到门口，沉默半晌，欲言又止。文昕道：“阑，不必担心。二小姐是心病，并无大碍。”

文阑叹一口气，不再说话。我与文昕告辞，绕湖而行，我心里想着阮心瑜的话，不知其意。想得出神，差点撞到一个人的身上。我吓了一跳，连声道：“对不住。”

那人笑道：“三妹在想什么呢？这般入神。”

我抬头一看，竟是阮知秋。不由得笑道：“原来是大哥，小妹刚刚从姐姐那儿过来，看姐姐身子不好，心中正烦呢。”

阮知秋眼神黯然，叹道：“二妹从小身体就弱，父亲又不愿她习武，所以才总是三天两头地生病。”见我满面愁容，复又笑道：“别发愁，璃儿要开开心心的，万事有大哥呢。走，到大哥屋里去，我有样好东西送你。”

我愣了愣，有些犹豫。他一把拉着我，往静风园走去。此时我才看到他身后还跟了一人，只听他急道：“大少爷，子虚在无波亭等着呢！”

阮知秋道：“哦，差点忘了。文良你过去唤他回来，今日暂且不练了，歇一日吧。”

文良欲言又止，望了文昕一眼，转身而去。我不得不随阮知秋进了静风园。谁知这静风园与静漪园全然不同，里面七拐八弯，转得我

晕头转向，只觉得走过了一个颇为幽静的小径，突然见到一座精致的小木屋。

阮知秋拉着我进了木屋，开心道：“好了，进了秋风阁，就只有我们俩了。”

我这才发现，文昕不知何时已经不在身后，心中不由一慌，急道：“文昕……”

阮知秋将我安置在软椅上，定定地看着我，柔声道：“璃儿，秋风阁文昕不能进来，你忘了么？这里只有你跟我，我们好好地说会儿话。自打你醒了，我就没能好好地跟你说话。”他将我的手握在手中，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害怕的炽热。

我活了二十二年，很清楚那种眼神代表着什么。那是一个男人看自己喜欢的女人的眼神。我心下大乱，这人不是“我”的大哥吗？何以用那种眼神看着我？难道他们之间还有一段畸形的恋情？我的天啦，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阮知有些恨恨道：“璃儿，我已经求过父亲，不让你去百花盛宴。可是父亲……却要相信那个该死的江湖术士，硬说我们阮家这一代定会出一个皇后。这……要怎么办才好？大哥怎么能让你进宫？去那个地方?一辈子？”

我心里一惊，问道：“谁说我们家定会出一个皇后？”

阮知秋急切道：“璃儿，你放心，不管谁说的，我决不会让你进宫的。我思前想后，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只是，要委屈你……”说着他突然将我抱住，头埋进我的颈窝。我大惊，急忙推他，叫道：“你要干什么？”

《此心无垠》哥哥（2）

他死命地抱着我，不让我挣脱，口中只是不住地说："璃儿，你不要怕，乖乖的，大哥保证不会弄伤你。你是我的，是我的，我决不会把你让给别人……"

我心中大骇，他该不会是想强暴我吧？转念之间，他已经将我抱到床边，我拼命挣扎，无奈他高出我一个头，孔武有力，我哪里挣得过他，只得软语求道："好哥哥，你别这样，你疯了吗？我是你妹妹啊！"

阮知秋捧着我的脸，咬牙道："你不是我妹妹，璃儿，从你十岁开始，你就很清楚，你不是我妹妹，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这一生，如果我不能得到你，别人也休想得到！"

我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已来不及想，他将我扑倒在床，一只手把我的外衣脱了下来。我见状只得死命抵住他的双手，双脚不停地乱蹬，想将他踢下床去。谁料他被我踢了几下，却纹丝未动，嘴唇往我的脸上覆了上来。我惊吓之极，情急之下，只得拼命大叫："救命啊，放开我！救命啊！"

他急忙将我的嘴巴掩住，我顿时发不出声音。他急得一头是汗，只顾脱我的衣衫，好在古代女子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一时半会他也脱不下来。我拼命挣扎，却撼不动他半分，不由得心生绝望，我不会这么命苦吧，难不成就这样被他强暴了？

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到后面似有窗户轻微一响，我眼前一花，仿佛窜进一个人来，眨眼间，阮知秋忽然不动了，我顿时觉得身上一松，那人将阮知秋一推，把我一拉，我立刻坐了起来，不住地喘气，抬眼一看，来人竟是子默。

我正想问他怎么进来的，门外却突然如闪电般冲进来一人，也不说话，直往子默面门打去。我惊叫出声。子默与那人在屋中缠斗起来，二人身法奇快，我只觉得眼花缭乱，转眼之间竟然分不清二人的

身形，不由看得目瞪口呆。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武功吗？还是高手过招啊！

我看得出神，早已经忘记自己刚才还身处险境。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子默动手，想不到他居然是个武林高手。只是那个人又是谁，看起来他们的武功好象不相伯仲，心中不禁有些担心。正在想如何才能顺利脱身，突然，只见一条黑色的人影突然插入二人之间，砰地一声，二人迅速分开，中间赫然站了一人，厉声道："住手，你们疯了吗？还是忘了凌宵宫的宫规？"

子默与那人浑身一震，当即低下头去，不再言语。

《此心无垠》波心亭

那冲进来的黑衣人见子默二人不说话，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只当你们是疯了，若是被宫主看到，你们还有命吗？”

我见状不由大声道：“你别骂子默，她是为了救我。”

黑衣人一见我和阮知秋，不由面上一惊。方才与子默打斗的人忙走过来，在阮知秋的身上点了几下，阮知秋啊的一声，软了身子。子默见状连忙将我拉到她身后。阮知秋望着我，神情竟然万分悲切。

只听得黑衣人道：“子虚，怎么回事？”

原来与子默打斗之人是阮知秋的武公子子虚，难怪他与子默武功相当。

子虚沉声道：“方才我是听到大少爷屋里有人呼救，所以才会担心大少爷的安危，进来又见大少爷被点了穴，一时情急，才会……出手。”

黑衣人道：“你怎么这么湖涂，就算一时情急，过了几招，也会知道是自己人，宫规规定，凌宵宫的人决不能与自己人动手，否则……”

子默突然道：“元丰公子不必说了，我与子虚护主心切，才会一时糊涂，子默愿意受罚。”

我心中大急，正要说话，门外突然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竟是文昕。前头一人，已有四十多岁，脚步急快，神色凌然，进门便喝道：“知秋呢？”

阮知秋浑身一震，面露惧色。跪在地上，低声道：“父亲，孩儿在这儿。”

我听得“父亲”二字，不由得往那人望去，只见他满面怒容，眉头拧成一团，大声喝斥：“真是逆子！你给我在这跪着，没有我的同意，不准起来。司杞！你在外面看着，不准他出去！真是反了！”

他身后走出一人来，应了一声。既是司杞，应是父亲的文公子，那黑衣人叫元丰，就是父亲的武公子了。我不由得好奇地四下打量，

父亲眼睛转到我身上，我一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想不到居然是这样的情景下。想到此，不由失笑。

众人见我笑了，不由惊异地望着我。文昕走上前来，将外袍披在我身上，惊声道：“小姐没事吧？”

我忙收敛了笑容，正色道：“我没事。刚才只是和哥哥闹着玩呢，没什么的。”阮知秋抬起头望着我，神色复杂。父亲沉声道：“璃儿，你随我到波心亭来。”

文昕与子默闻言皆是一怔。文昕望着我，眼中似有几分担忧。父亲走了出去，我正要出门，只听得耳边突然有一个极为细微的声音说道：“和老爷不可多说话。”那声音竟似贴在耳边。我惊异地一回头，只见子默敛下眼去，其他的人仿佛没听见任何声音似的。

我跟着父亲走了约摸一刻钟，身后不见任何人跟来，心中疑惑却不敢轻易开口。渐渐似听到有水声，走过一条路口，眼前突然开阔，只见面前出现一道瀑布，旁边架着一座小木桥。穿过木桥，背后竟有一方八角亭，顶上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波心亭”。

走入亭中，水声竟似小了许多。亭中别无他无物，只有两个石椅。我心想这个地方倒是机密，不知父亲要跟我说什么。

他在一张石椅上坐了，对我点点头道：“你坐吧。”我依言坐下，仍不敢说话。只听他叹了一口气道：“你身子无大碍，爹就放心了。知秋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性子太拗，我本想等你去了百花盛宴以后，好好地为他寻一门亲事，他便可安心了。谁知他竟然这般倔强。”

我低头不语，他又道：“好孩子，委屈你了。这些年来，要你守住这个秘密，爹也是为了你好。若文昕子默知道你本不是阮家人，恐怕对你就不会这么尽心了。”

我大吃一惊，我不是阮家人？什么意思？刚才阮知秋也说我不是他妹妹，难道……

父亲起身，站立一旁，沉声道：“我和你娘本想这一辈子都不会让你知道你自个儿的身世，谁知道五年前会被知秋无意中听到我和你娘

的对话，他一直心系于你，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爹知道你一直只是把他当作亲生大哥一般对待，并无男女之情。况且你的身份绝不能公布于众，那对阮家将会是灭顶之灾。所以爹才会坚持让你去百花盛宴。谁知道……那孩子竟然那样死心眼，不惜以揭穿你的身份相威胁，定要我阻止你去百花盛宴。”

我心中暗想，方才阮知秋所说的是，父亲是信了什么江湖术士之言，说我们阮家会出一位皇后，所以才要我去百花盛宴。而父亲的意思，仿佛只是为了阮知秋和我，才会这样做。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啊？

当下默不做声。父亲背对着我，也未见我脸上阴晴不定，只是接着说道：“回真大师说我们阮家这一代定会出一位皇后，你和你娘一样，素来知书达礼，温柔贤淑，一定懂得父亲的苦心。”

果真是什么江湖术士！我不由冷笑道：“父亲也□是国之栋梁，饱学之士，怎么会相信江湖术士之言！”

他猛然转过身来，直盯着我，那眼神颇为惊讶，我不由一呆。他眯了眯眼，道：“璃儿怎么这么说？你自小就喜欢在宝光寺里听回真大师讲经，回真大师是我国第一法师，他一生之中所说之预言，从无虚言。这皇后之位原本就是你向他问来的。他本不愿说，只因觉得与你有缘，才私下告知于你。如今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顿时呆住，心中有些慌乱，糟糕呀！这下说漏了嘴了。急忙说道：“孩儿……也是刚刚被哥哥给气糊涂了，有些语无伦次……”勉强圆了过去，脑门上已是惊出冷汗。

他看了看我，只是叹了口气。

我脑中转过千百个念头，文昕不在身边，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应付。转念又一想，不由得心生怀疑，这个消息既是回真大师私下告知于我，那他又怎么知道的？

他见我没再做声，接着又道：“那天你得了这个消息，高兴得紧，跑来告诉了我这个预言。我知道你是真心替瑜儿高兴，却为何不愿接受父亲的安排？”

我听得一脑袋浆糊，心想可不能再开口说话，这一说就是一个洞。到时候补都补不回来。于是紧闭了嘴，不再开口。

他见我一直不说话，突然又道："那静气园的火燃得十分蹊跷，好好的，怎么会从离音阁里烧起来？"

我立即道："这个，孩儿也不知道，文昕已经去查了。"

他肃然道："当时只有你一个人在离音阁，子默应当在你身边才是，为何火烧起来的时候她居然会不在？你当真不记得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我小心道："孩儿受了伤，脑子已经有些糊涂了，当时的事全然不记得了。"

他直直地看着我，似要将我看穿。这个人的眼神如此犀利，深藏不露，精光内敛，我直觉地感到他对"我"，恐怕不是简单的当作女儿看待。当下慌忙低下头去，做出一副极度温顺的样子，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才又开口道："你不记得就算了。不过，你应该会记得上一次我在这儿跟你说的话。"

我一愣，天啦，我怎么知道你说了什么呀！真想对天长叹三声救命啊！

听得他继续说道："爹要你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盛宴上，帮助瑜儿夺得后位！"

我闻言不禁心生怒气，既然你们阮家注定要出一位皇后，而且依他所言，我好象也不是阮家人，那只需要心瑜去了百花盛宴，她定是皇后无疑，何必还需要我去，这么麻烦？当我是什么人？当下忘了自己不能多说话，开口道："父亲只需要让姐姐去不就行了，何苦还要我去？"

他居然笑道："璃儿这是怎么了？难道璃儿不想去看看明南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这次百花盛宴不仅皇上和二位亲王要去，最重要的是，明南王也要去。这才是爹要你去百花盛宴的真正目的。璃儿，你，一定要成为明南王妃。"

《此心无垠》火患

从波心亭出来，我烦恼得要命，为何父亲一定要我嫁给明南王呢？真是该死！什么王啊妃的，关我屁事啊！我明明就是严希真，见了鬼了才会来这个时空，上了这个身，偏偏这个“身”的身世还那么复杂，爹不是爹，大哥不是大哥，真是烦死人！

也许当务之急是应该赶紧找回那块牌子，只有它才能让我回到我的世界里去。到时候那些什么皇帝王妃的，统统见鬼去吧！

打定了主意，方才抬头四望，心中不禁暗叫一声糟糕，刚才跟着父亲走过来的时候，心里忐忑不安的，根本就没有记路，这下怎么回得去啊？犹豫之间只得停下脚步，叹了一口气。却听得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小姐现在要回凝香园吗？”

我吓了一大跳，回头一望，子默竟然在我身后。不由惊喜道：“子默！你怎么在这儿？”

子默道：“小姐进了波心亭，子默必在此守候。”

我心中一怔，不觉道：“你一直在这儿，那……我方才与老爷说的话，你也听到了？”

子默望了我一眼，脸有异色，复又平静道：“小姐，这波心亭外有流水声，别说是子默，就算是宫主亲临，恐怕也听不见亭子里的人说话。”

我心中释然，原来如此。这波心亭是这样机密之地，想来只有机密之事才会在这里说。难怪刚才文昕子默见我要来这里，会如此担心。我不由笑道：“是这样啊。那我们回去吧。子默，我不知道怎么走了。”

子默垂首道：“小姐只管一直往前走，子默会告诉小姐。”

我一愣，道：“何必那么麻烦，你在前面带路不就行了。”

子默抬头望了望我，复又说道：“子默要保护小姐安全，不能走在小姐前面。”说完退后一步，双唇紧闭，不愿再多说话。我只得轻叹一

声，任她跟在身后，缓步前行。

回了凝香园，天色已晚，文昕已在屋里等我。见我回来，面色一松，道："小姐可回来了。"青荷碧叶奉了茶来，又到厨房去传饭了。我心中烦闷，也不想说话。

文昕担忧道："小姐没事吧？上次也是老爷找了小姐去波心亭问话，晚上回来离音阁便失了火，不知道老爷到底和小姐说了些什么。"

我一愣，上次？对了，刚才父亲也说上次是和我说过什么话。应该是要我帮心瑜夺得后位了。但这跟离音阁失火又有什么关系？

心下正疑惑，只听得文昕又道："虽说老爷和小姐说什么，我们无权过问。只是那离音阁失火十分蹊跷，我曾经到火场中去查看，火应是从里面烧起来的。当时除了小姐，并无第二个人在离音阁……"

我心中一动，问道："你和子默在哪儿？"

文昕沉然道："当时二小姐和小姐吵了几句，很是生气。奇怪的是，小姐居然让我和子默送二小姐回静漪园。二小姐和文阑子言在一起，小姐为何还要我们相送？"

我呆了呆，那时情形我自然是不记得了，但听文昕的语气，仿佛是我将他们支开的。可是为什么呢？文昕又道："我原想，这静气园与静漪园相隔不远，就算小姐有什么事，只需大叫一声，以子默的身手，要回身护卫小姐根本不是难事。所以我们便送二小姐回去了。谁知……我们刚到静漪园，才说了两三句话，静气园就着火了。"

我"哦"了一声，原来如此。可是就算是着火，子默要回来救我，应该也不是很难啊！

文昕沉声道："子默大惊之下，急忙回身去救你，谁知半途居然会杀出一个黑衣人。那人内力平常，但招式诡异，前所未见，子默急着要去救你，自是慌乱，一时之间，竟然久攻不下。"

我"啊"地一声叫出声来，居然有人暗算！

文昕接着道："子默与他打了不下一百招，我见他只是一味缠斗，突然明白他是想拖延时间，心中大惊。此时二小姐、大少爷和四少爷

也知道静气园着了火，全府上下都跑去救火。连司杞元丰都来了，子言、子渊见火势太大，忙着护卫自己的主子，却独独不见子虚。子默也知道那黑衣人只想是拖住她，拼着受了一掌，不顾一切，直往火场冲，她心急如焚，一心想救你出来，料定那黑衣人必不敢也冲进火里去。”

我啊惊叫一声，火那么大，子默居然还敢往里冲，太厉害了。

文昕又道：“子默冲进离音阁，那时火势已经大到冲天，众人皆以为你与子默必葬身火海，谁知……子默竟然背着你冲了了出来。我见你尚有呼吸，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痕，心中才算是松了口气。倒是子默，气息紊乱，多处烧伤……”

我气血翻涌，心中微恸，竟不知子默为了救我，吃了这么多的苦。不禁喃喃道：“我的天啦……”

文昕接着道：“大家都忙着救你，我却突然看到了子虚。他脸色平静，似没事一般。我心中疑惑，见他一直盯着火场中出来的子默，隐隐觉得不安。”

我惊讶道：“你怀疑他？他与你们不是同门吗？”

文昕道：“我们虽是同门，但入阮府之前，从未曾见过面。我进凌宵宫时，他已经随大少爷进了阮府。宫主说子默虽是女子，却是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所有武公子中，子默天赋最高，只需假以时日，定是武公子之冠。子虚在凌宵宫‘子’字辈武公子中，资历最老，当然是不服气的。”

我恨恨道：“不服气就要设计害人哪？这也太过分了。”

文昕黯然道：“这也难说。凌宵宫宫主之位，历来都在文武公子中选拔，子虚心高气傲，怕是早有觊觎之心。”

我愤懑不已，想不到这个子虚竟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怒道：“他也太恶毒了吧！不如将这件事告诉你们那个宫主，早些把他换回去，免得在这儿生事！”

文昕失笑道：“这怎么可能。文武公子都是主子们自己选的，宫主可没这个权利换。再说……这件事我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切的证据。那日火灾之后，子虚便出了府，我跟了他几日，也没发现有任何异常。心中也的确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沉思道：“哦？！这么说还不能确定是子虚所为。”

文昕道：“火的确是从离音阁里面烧起来的，子虚没有小姐的允许，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去离音阁的。所以……他若要放火，可能性也不大。”

我没有说话，既然不是他放的火，又会是谁呢？难道是那个黑衣人？

文昕道：“我也怀疑过可能是那个黑衣人，子默说那黑衣人只以古怪的招式与他缠斗，并不催动内力，可能是怕泄露自己的武功来历。但离音阁外有玄音阵相护，除了凌宵宫的人，没有人可能靠近离音阁。”

我暗自叹道：“这可就奇了，那黑衣人难不成也是凌宵宫的人？咦，什么叫玄音阵？”

文昕道：“玄音阵是凌宵宫自创的八大阵法之一，只传武公子。主子们园子里的主阁都会摆下一阵，除了武公子，谁也进不去。”

我心念一动，难怪阮知秋带我进了秋风阁，文昕便不见了，原来是进不去。可子默却能及时冲进来救我。想必那秋风阁也是摆了阵的。

文昕又道：“方才大少爷带小姐进了秋风阁，我心中着急，但不懂解玄风阵，所以只得一边让子默进去看看，一边去请老爷过来。幸好子默愿意以身犯险。”

我不禁奇怪道：“我与大哥进了秋风阁，你着什么急？难道你知道大哥会对我不利？”

文昕怔了怔，犹豫道：“这……大少爷一向对小姐……甚好。只是为了百花盛宴之事，屡次与老爷小姐起冲突，我是怕，小姐又与大少

爷吵起来。”

我叹道：“算了，这件事恐怕一时半会也弄不清楚。今天也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四下张望，突然想起随我回来的子默不知去了哪里。她时常神出鬼没的，让我好生奇怪。

文昕道：“上次之后，子默会加倍小心保护小姐。小姐歇着吧，这里是凝香园，那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到这里来生事的。”

文昕走后，我一个人坐着发呆，心想这家人的事也太复杂了，一点也不好玩。早先那点千金小姐的新鲜劲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是这天下之大，不知如何才能找回那块牌子，一天找不到，我便只能呆在这个屋子里，不被烦死，说不定哪天也会被害死，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哪！

《此心无垠》静日生波

从那天以后，阮知秋被父亲禁了足，一月不许出静风园。想必是父亲怕他再做什么事来，不让我去百花盛宴。我心中暗叹，这阮知秋对“我”如此痴心，只怕是一江春水要付诸东流了。

原以为日子会过得清静些，却不料我的屋子里却再无宁日。先是阮知乾哭着跑来问我，为何大哥会被关了起来，没有大哥陪他练剑，他觉得很乏味。接着夫人便大驾光临，问我那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得含糊地说和哥哥吵了几句，夫人显然不信，若只是吵嘴，为何要禁足这么严重？！就算是犯了错，怎么只关知秋却不关我？

我无言以对。知秋、心瑜是大夫人所生，夫人关心之切，是情理之中。然而银巧、苏纨也跑来问长问短，我就不胜其烦。她们多半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巴不得我和我娘得罪了夫人，好从中渔利。

我娘也十分担心，她虽嘴上不说，心里却已经猜出了七八分。只是望着我叹气。阮心瑜过来看了我几次，她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只是奇怪阮知秋为何会被禁足。百花盛宴在即，她显得忧心忡忡。

我整日里在屋里呆着，无所事事，文昕给我选的书，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烦得只是唉声叹气。文昕无奈，只得叹道：“小姐这般心烦，只怕有害无益啊。不如……我陪小姐去翠微山走走吧！”

我眼睛一亮，翠微山？听起来好象是个风景名胜之地呵。不由得笑道：“好，好，好。我们出去吧，在这里不被他们闷死，也会被他们烦死！”转念又一想，我一个千金小姐，能随便出门吗？

碧叶嚷道：“啊，小姐又要跟昕公子出去玩了，每次都不带碧叶去！”

每次？看来这小姐倒是常常和文昕出去？当下喜道：“行，这次带你去！”

碧叶大喜道：“真的？小姐要带碧叶去？”

文昕一愣，道：“小姐要带碧叶出去，恐怕要先请示夫人。”

我叹道：“啊？这么麻烦？夫人好象在生我的气呢，不知道行不行。”

碧叶道：“行的，行的。小姐好好跟夫人说，夫人会同意的。就说……多一个人好照应！”

文昕笑道：“是多你一个人，多一些麻烦吧！”

碧叶嚷道：“谁说的，我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的。”

我笑道：“既然这样，我去跟夫人说说，不过先说好了，如果夫人不同意，我可没办法。”

碧叶道：“不会的，夫人最疼小姐了，不会不同意的。”

我于是带了碧叶去请示夫人，夫人没有多说，只说要注意天色，不要太晚回来，嘱咐碧叶好生伺候，便忙着与管家商量修复静气园去了。看起来，“我”可能是时常出门的，不然夫人怎么这么好说话。

我们一行三人高高兴兴地出了门，方才想起子默没有跟来，问道：“子默呢？叫她一起去。”自从上次子默在秋风阁救了我，我便觉得她可靠又可信，不再计较她话少得要命。凡事都想让她跟着。

文昕道：“我已让青荷通知她了，我们先走，她自然会赶来。”

于是放下心来，坐了马车一路疾走。碧叶是个贪玩的丫头，一路上大呼小叫的，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也是第一次出门观光，看到街上店铺林立，热闹非凡，想着这天子脚下的京城还真是繁华啊！

不一会儿马车便出了城，来到一座幽静的山下。文昕让车夫在山下等着，我们三人慢慢地往山上走去。这翠微山原本叫仙湖山，离天京只有二里地。山不算高，风景秀丽，奇的是山顶上有一个如明珠般的天然湖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苍翠无比。太祖皇帝最喜欢来此山游玩，并留下了“翠幽清灵，微香四溢”的字句，因此改名为翠微山。

我与文昕碧叶一路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倒也不觉得疲累，连日来的烦闷清除了不少。上山的路开凿得很宽敞好走，想必是因为皇帝时常来玩的缘故。只约摸过了一个钟头，我们便走到了山顶。只见山顶仿佛是被人平削去了尖顶的宝塔一般，竟十分平整，中间是一个

约足球场大小的湖泊，湖水翠绿如玉，四周长满了花草树木，微风袭来，花香阵阵，果真是个人间仙境。

我不禁大叫一声："爽啊！"

碧叶好奇道："小姐，爽是什么意思？"

我笑道："爽，就是舒服啊！哇，如果能在这个地方住几天，真是神仙也羡慕哦！"

忽听一人道："那还不容易，本公子就陪小姐在这里住几天，保证小姐再也不想回家。"

我定神一看，对面走来一个身着锦衣华服的男子，身后跟了约有十多个人，都是家丁打扮。他笑得不好怀好意，一双桃花眼在我身上放肆地打量，?神挑逗，举止轻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禁沉下脸来，冷声道："你是谁？"

他哈哈大笑，道："阮小姐还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么快就忘了你我在天香苑之约吗？不过本公子可是记得很清楚，我说过的，这笔帐我一定会讨回来的。"

我一愣，这个人认得我，难道以前和他结过怨？算了，好汉，不，好女子不吃眼前亏，他们人多，子默这会儿不知道在哪里，还是不要和他起什么冲突才好。于是假意笑道："这位公子一看就是海量之人，小女子以前若是多有冒犯，还请公子见谅。"

他走到跟前，欲伸手来拉我，却被文昕挡住。他一双眼睛色眯眯地在我身上打转，讪笑道："小姐若是愿意，不如我们两个坐下来，把酒谈心，好好地做个朋友？"

文昕沉声道："汪公子，你还嫌我家小姐上次那一脚没把你踹够吗？"

汪公子勃然变色，恨恨道："闭嘴，你算什么东西，我和小姐说话你插什么嘴？我告诉你，今天我还真就想好好回报小姐上次那一脚……"说完他迅速伸拉住了我的手臂，碧叶惊叫一声："快放开我家小姐！"，对着汪公子就扑了过去。汪公子闪避不及，只得松开了我。

文昕右手已搭上我的腰，我身子一晃，眨眼间我们居然已经在十米开外。汪公子气急败坏，大叫道："快，快抓住他们！"那十余人迅速围了上来，我情急之下大叫："碧叶！"

文昕恍若未闻，只是拉着我，东转西转，那十余人竟拦我们不住，眨眼我们已下到半山，我心中惊疑不定，感觉象在坐过山车，头都晕了。连忙叫道："停，停，停下。"文昕见我气息不稳，只得停了下来，关切道："小姐没事吧？"

我不停地喘气，有些气道："你，你怎么把碧叶一个人……留在山上？快去……救她！"

文昕笑道："原来小姐是担心碧叶，你放心，那些人抓不住她的。子默应该就在附近，她听到打斗之声，必然会去相助。"

我急道："不行，你赶紧去看看。要是碧叶有什么不测，我……反正我在这儿他们也抓不到我。你跑得快。快去救碧叶，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文昕想了一想，四下张望一番，只得无奈道："那好吧。小姐不可四处乱走，此处是官道，应该不会有大碍。"

我喘着气不住地点头，推她快去。她叹了口气，展动身形，眨眼已在十米之外。我看得发呆，刚才见她拉着我一路狂奔，连气都没喘一下，可见也是懂得武功的。我原以为文公子只学琴棋书画呢，竟不料她也是个武林高手。

刚松了一口气，忽听到身后一人笑道："凌波微步，好高明的轻功啊。原来姑娘是凌宵宫的人。"

《此心无垠》救美（1）

我猛一回头，前面站了三个人。中间一人着月白锦袍，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他剑眉星目，面如冠玉，轮廓分明，竟是个美男子。左右分立一人，肃穆恭敬，腰有佩剑，应该是他的护卫。

他见我回头望他，不由一怔，眼中分明有惊艳之意。精光一闪，复又笑道："姑娘好身手啊。"

我见他们三人皆不是等闲之辈，怕又是"我"惹来的什么仇家，当下暗暗移动身形，防他们会有所动作，嘴上轻声道："这位公子你搞错了，我不是凌宵宫的人。"

他脸色未变，道："哦？姑娘这么说，难道是在下看错了？刚才那位公子使的不是凌波微步？"

我见他口口声声称我"姑娘"，应该是不认识我的，他衣饰虽然简单，却不平凡，身边又有护卫，想来非富即贵。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有什么不轨之举。不由得略微放了点心。当下正色道："公子说笑了，我们不过是平凡人家，哪里会什么波什么步。只不过刚才在山上遇到一伙强盗，我的护卫心急才会拉着我快跑，但凡人逃命之时，必然是会跑得飞快。"

他沉声道："哦？姑娘说的强盗，可是你身后之人？"

我大惊失色，回头一看，那汪公子果然近在咫尺。我想抽身往回跑，已经来不及了，他一把将我拖住，扯进怀里，一张脸涎笑着凑了过来。我气得挥手就打，他却直将我的手抓住，死死地将我圈住，哈哈笑道："美人儿，我看你今天还往哪儿跑！"

我拼命挣扎，四下张望，大声叫道："文昕，子默！"

汪公子笑道："你不用叫了，这会儿他们都在山上和几十个人打架，忙得很呢！今天少爷我为了你，可真是下了不少本钱，找了几十个高手来请你，这下你可满意了吧？"

我不禁气极，又奈何他不得，只得努力吸气，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心想这会儿跟他硬来可不是办法，得拖住他，让他放松警惕，再想机会逃跑。不自觉看向先前那三人，他们竟然纹丝未动。不由气道："喂，你们这些人，怎么见死不救啊？"

美男子微微一笑，道："姑娘是在问我吗？可是在下与姑娘非亲非故，为何要救姑娘？"

我大声叫道："那你也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你眼见一个流氓欺负一个弱小女子也不出手，算什么男人！"

美男子笑容未变，他身后的二人闻言却脸色惊异，手握佩剑，似已按捺不住，无奈那男子不曾开口，他们不敢妄动。我一见有门，立刻接着大声叫道："喂，我看你也是个有身份的人吧，如果被别人知道，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流氓强盗欺负一个弱女子却不闻不问，看你以后还怎么在这世上混！"

汪公子怒道："你给我闭嘴！喂，这小妞儿是我看上的，你们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跟我汪世仁抢？识相的走远一点，不要妨碍本公子办事！"

那美男子似乎有了点兴趣，低笑道："汪世仁？原来是当朝一品汪朝阳大人的公子，难怪如此嚣张！"

我急道："喂，他老爹是大官又怎么样？我老爹也是大官，谁怕谁啊！你不如帮我一把，我保证有你的好处！"

那美男子闻言，抬眼直看向我，双眼明亮，似有笑意，道："那姑娘准备给在下什么好处呢？"

我一时愣住，什么好处？对了，无非是重金酬谢。钱嘛，谁不爱呀。于是大声叫道："你若是救了本姑娘，我爹一定好好谢你！你要多少钱都行！"

汪世仁见我们一问一答，全然没将他放在眼里，恼羞成怒，大叫道："闭嘴！你这个贱人，上次本少爷是不小心才会着了你的道，这次可没这么容易再让你跑了！只要你成了本少爷的人，看你还怎么牙尖

嘴利！”他一边说着一边拖着我想往山下走。我情急之下，一脚往他的胯下踹去，谁知竟被他躲过，他大声笑道：“哈哈，死丫头，还想用这一招，不管用了。”

我趁机死命地踩他的右脚，他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我心中一喜，撒腿就跑，却忘了他早已将我的双手绑在他的腰上，我这一跑，反倒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气极败坏，将我拖了过去，一只手环住我的脖子，大声吼道：“死丫头，竟敢踩本少爷，你还敢跑！还跑！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摔了一下，又被他制住，几乎喘不过气。此时突然听见一声喝斥：“放开她！”我定睛一看。妈呀天呀上帝呀，子默终于来了，忙惊喜道：“子默，快救我。”

汪公子一见她，似有畏惧，突然抽出一把匕首，比在我的颈边，大声叫道：“又是你！你走开！不然我就……杀了她！”

我被他勒得有些喘不过气，脑子却没有一刻停下，如今我的左边是那美男子，右边是子默，子默见汪世仁拿?刀来，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不禁有些忌惮，又不知对面那三人是何身份，她不敢妄动。除非有人引开汪世仁的注意力，不然恐怕子默未必敢轻易出手。

于是我又笑道，虽然笑得难看：“喂，那个谁，你就不想名利双收吗？你救了我，博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名声，还可以……咳咳，可以得到重金酬谢，咳咳……还不动手？”我大声地和他说话，只盼着那汪世仁能将注意力转到他的身上，好让子默有机会动手。

那男美子脸色一动，笑道：“姑娘真是不一般哪，这般情形之下居然还笑得出来。既然如此，那我就帮姑娘一帮。”话音未落，我只觉得眼前一花，转眼之间我居然到了他的怀里，那匕首握在他手中把玩，汪世仁倒在地上，哭天抢地。

他一张俊脸近在眼前，我不由得呆住。天呐，这人还真是好看得没有天理啊，那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几乎快要窒息了。以前我还以为自己真有定力，遇到帅哥决不会变花痴，想不到真遇到了却全

然不听使唤了。于是使劲摇了摇头，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声音说道：“多谢公子相救。”

他只笑了一下，并未答话。只听碧叶惊叫声起：“小姐！”那声音不亚于发生了五级地震。

我急忙挣脱他的怀抱，尴尬地站到一旁，见文昕子默、碧叶都面有异色。我连忙跑过去叫道：“你们没事吧？太好了。”

文昕将我拉到身后，对那美男子拱手道：“多谢这位公子救了我家小姐，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那美男子道：“不用谢我，只是……举手之劳。”

《此心无垠》救美（2）

我连忙道："要谢，要谢，好歹你也救了我的命，怎么能不谢呢？"

那美男子眼光闪动，微微一笑，道："姑娘若一定要谢，不如……以身相许，如何？"

我一愣，开什么玩笑，救了我，我就得以身相许啊？文昕沉然道："公子请见谅，非是我家小姐不愿报恩，只是小姐早已许配人家，恐怕与公子无缘了。"

那美男子脸色未变，只"哦"了一声，道："若是如此，在下就不强求了。"

我不由得张大嘴看着文昕，她的这个理由还真是滴水不漏啊。只听得文昕道："多谢公子，请问公子尊姓大名，改日我们定登门道谢。"

那美男子道："不必了，既然我要的东西没有，其它的要来也无用。我们走吧。"说完转身往山上走去。

他们走得远了，碧叶才叹道："哇，这位公子好俊哪！"

文昕沉声道："身手更俊。"

子默望了文昕一眼，二人没有说话，只是脸色有些沉重。碧叶指着汪世仁道："这个家伙怎么办？"

文昕道："不用理他了。"

我踢了他两脚，他叫了两声，求饶道："别踢了，痛死我了。"我眼睛一转，计上心来。笑道："这样岂不太便宜他了。不如……将他吊在这山上，让他吹一夜冷风，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本小姐！"

碧叶叫道："好啊！小姐你不知道，刚才那些家丁们都是练家子，绝对是他花钱请来的打手！简直太过分了！居然这样算计我们。如果不是默公子，奴婢一个人要跟三十多个人打架，就是铁人也招架不了。"

我惊道：“啊？！他这么坏？不行，那得把他吊高一点才行！”

文昕忍不住笑了，我便指挥她们将汪世仁吊了起来，方才唱着歌离开。

《此心无垠》臆测

一路上，文昕沉默不语，我知道她定是怀疑那美男子的身份。想起方才她拉着我疾跑，不由问道："文昕也会武功么？"

文昕怔了怔，道："我是文公子，怎么会武功？"

我疑惑道："那你刚才那个轻功，是不是叫凌波微步？"

文昕双眼一亮，道："小姐知道凌波微步？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我叹道："不是，是刚才救我那人说，你使的是很高明的轻功，叫凌波微步，还问我是不是凌宵宫的人。"

文昕一惊，道："他当真这么问？我的确会凌波微步，这是凌宵宫的上乘轻功，所有的文公子都会学习。只不过……我也只会这一招而已，此乃逃命之技，只在危急时刻才会使。"

我释然道："哦，是这样。刚才救我那人看上去好象是个武林高手哇，子默，你觉得你跟他，谁更厉害？"

子默道："二百招之内，难分胜负。"

文昕道："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黑衣人？"

子默道："他只出了一招，就制服了汪世仁，我虽看得清他如何出手，却看不出他的武功来历。只是，象他这样的高手，在京城没几个。"

文昕想了想道："没错，能跟你打到一百招以上的，除了武公子，京城之内不出三人。他会谁呢？"

我不由得崇拜地看着子默，道："哇，他动作那么快，你也看得清，子默真是厉害。对了，京城有哪三人能打得过你啊？"

文昕道："一个是亲卫军统领云在天，此人师承玄武派，是黄乙真人的大弟子，内功深厚，京城内恐怕无人能及。另一个是天威将军府的褚复，这个人，来历不明，一身武功却是出神入化，深不可测。凌宵宫只查到他与十年前消失的铁血门有些渊源。"

子默皱了皱眉，道：“但这二人武功均是走的刚猛一派，以纯厚内力见长。看刚才那人出手，翩然如风，动静之间全无痕迹，似乎并不太象是他们其中一个。”

文昕道：“静气园失火后，我曾经暗地查过他们，当日云在天在玄天宫内值班，而褚复陪着天威将军往九方城巡查，并不在京城。他们二人都不大可能是那晚的黑衣人。今天见的那人，出手如此快，恐怕武功还在他二人之上。”

我想了想道：“这样的话，我倒觉得他不会是那黑衣人。”

文昕道：“为何？”

我正色道：“不管那黑衣人究竟是想害我，还是子默，必然是知道我们身份的人，那他刚才肯定不会出手救我！”

文昕道：“小姐这么说倒有些道理。只是这么长的时间都查不出那黑衣人是谁，文昕有些急躁了。”

我笑道：“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哎，对了，刚才你不是说京城之内有三个人能打得过子默，刚才说了两个，还有一个是谁？”

文昕笑道：“那个人，更不可能是黑衣人。”

我问道：“为什么？你就这么肯定？”

文昕道：“因为那第三个人，是当今天子，皇帝陛下。”

我“啊”地惊叫出声，脑中似乎灵光一闪，脱口问道：“刚才那个，你们说，会不是会皇帝？”

众人脸上皆是一惊，文昕叹道：“不错，看他的容貌气度，的确非富即贵。如今皇族之中，除了皇叔昆王习武以外，就只有当今天子。方才那人的年纪最多不过二十多岁，绝不会是昆王，那十之八九会是皇帝。”

我一拍额头，哀叹道：“哎呀，惨了惨了，不会真的是他吧。对了，文昕，你猜他会不会知道我们是谁？”

文昕道：“凌宵宫与阮家的关系，天下皆知。他既然已看出我是凌宵宫的人，恐怕不难猜出我们的身份。”

我气道：“当皇帝就好好当皇帝呗，没事练什么武功呀！”

碧叶扑哧一笑：“小姐，你这样说皇上，到了百花盛宴，你要再看到他可怎么办哦！”

我拧着脸道：“怎么办？凉办！就当不认识好了！”

碧叶笑道：“不会吧，不知道刚才是谁看人家看得发呆了呢！”

我扑过去拍她，口中狠狠地叫道：“死丫头，就知道贫嘴，看我怎么收拾你！”碧叶一边笑着，一边躲闪，马车里空间有限，但她左拧右扭的，我竟抓她不住。

文昕忙拦住我道：“好了，好了，碧叶你也别闹了。小姐还是歇歇吧。”

子默忽然跳出马车，扔下一句：“我去看看。”转眼就消失了。我惊道：“子默你去哪儿？”文昕道：“小姐不用担心，子默只是?确定一下刚才那人的身份。我们先回去。”

我只得道：“她也真是，说走就走。对了，一会儿我们回去，可不能跟老爷夫人说起今天的事。”

文昕道：“汪朝阳大人也是内阁一品大人，汪世仁一夜不归，这件事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瞒得过去。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好了。”

我想着方才那美男子出手救我，当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由得烦躁起来。刚才看他的样子，救了我便要我以身相许，也不知是真是假。如若他真是皇帝，再过几日百花盛宴我必定会再与他碰面，到时候真不知怎么办才好。父亲再三说要我帮助心瑜夺得后位，我原本打算到时候找个地方躲着少说话，什么也不做就算OK，可皇帝是那样厉害一个人，不知道会不会事与愿违?

我还以为古代帝王，不过都些书生，大不了也就会些政治谋略，用人手段，哪有人学武功的？照这样看，百花盛宴就算我挖个洞藏起来，恐怕也会被他看见。心中正在烦恼，不觉已到了阮府。回了凝香园，子默居然早已经在屋里等着我们了。

文昕见他神色凝重，不禁也有些不安道：“查到什么了？”

子默道：“他进了重华门。”

文昕“啊”地叫了一声，眉头紧锁，没再说话。我实在好奇，问道：“重华门？是什么地方啊？”

文昕道：“皇宫北门。”

我惊道：“皇宫？也就是说他进了皇宫？那他……真是皇帝？”

《此心无垠》梦忆（1）

汪朝阳大人的公子被人暗算，吊在翠微山上吹了一夜冷风的事，二天之内就传遍了京城。汪大人大怒，誓要追查是何人所为。却被皇上一阵训斥，说他教子无方，纵容其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实在是罪无可恕。汪朝阳吓得战战兢兢，此事便不了了之。我暗想如此说来，那日在翠微山救我之人，必是皇帝无疑。不由得心中万分郁闷。

汪朝阳与我爹阮修之虽同为内阁一品官员，但没什么交情，那汪世仁原本对我还没有死心，想让汪朝阳来阮府提亲。汪朝阳被皇上训斥之后，哪里还敢来阮府，只得将汪世仁禁足在家，严加管教。但汪阮两家，却从此结下了梁子。

这事之后，阮修之不再让我出门，只说百花盛宴在即，需要在家里好好准备，不得再四处去晃荡。我只得每日呆在凝香园里，看书打发度日。

只有一件事奇怪，从翠微山回来之后，我每天总是觉得身困心乏，老是想睡觉，而每次睡着，老是会做梦。梦见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漂亮的园子里读书识字，练琴画画。那梦中所学之书，所练之琴，所画之画，竟如真的一般，就算是醒了，也记得清清楚楚。

我以前也爱做白日梦，可谁会把自己做的梦记得那么清楚？就仿佛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文昕每天陪我看书弹琴，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也觉得有趣。小的时候看见电视里的人穿着古装弹古琴，风姿柔美，琴音悠扬，羡慕得要死，可惜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学。如今一不小心真成了千金小姐了，还不抓紧时间玩几下？

文昕找来了琴谱，让我多加练习，我兴奋得不得了，接过一看，这是啥呀，简直就是天书嘛！不由得气馁道：“我看不懂，怎么办？”

文昕叹气道：“小姐当真是把什么东西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可怎生是好？还有七日便是百花盛宴，到时候……真不知小姐要拿什么去献艺！”

我笑道：“没得献就不用献罗！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想当皇后。”

文昕无奈道：“就算小姐无意争这后位，只怕有人却不这么想！”

我愣了愣，道：“谁呀？”

文昕叹道：“算了。小姐还是看看琴谱吧。这本琴谱是小姐和文昕花了一年时间才整理出来的，普天之下只有小姐和我知道。”

我惊道：“什么？还是原创？太夸张了吧！”

文昕不解道：“原创是什么？我只知道这本琴谱费尽了小姐的心血，一切都为了这百花盛宴啊！那静气园着火，小姐平时所用之物皆付之一炬，只有这琴谱，一直是文昕随身收藏，才不至于被毁。”

我心中一喜，既是如此，她必然是会弹的罗。于是乐道：“那文昕是会弹的吧，不如你先弹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能想起什么来呢？”

文昕笑了笑，道：“好罢。我先弹一段，小姐听听。”

文昕将琴放在案上，凝神静气，十指轻弹，琴音如流水一般倾泻而出。那旋律清澈，如空谷回音，婉转起伏，犹如天籁，听得我心旷神怡。弹到后面，却有了一点说不出的熟悉感。猛然想起自己昨夜仿佛在梦里练过这个曲子，不由得一怔。

我不觉走过去，坐在案几旁边，看着琴发呆。文昕见状，停下问道：“小姐，要练吗？”

我也不说话，双手往琴上抚去。指法灵动，甚至犹胜文昕。文昕见状大喜：“小姐，你想起来了吗？”

一语惊醒，我心中大惊。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何时会弹琴了？对了，这几日，天天都在梦里弹琴，一听见琴音，便不知不觉想起那梦里的情形。难道那梦有古怪？当下心中惊疑不定，不知如何是好。

文昕大喜道："太好了！小姐的记忆在慢慢恢复了。我去找以前小姐读过的诗词书画，给小姐看看，说不定还能想起点什么！"

我犹自发愣，文昕已将书画摆满了一桌子。我翻翻看看，竟有许多是在梦中见过。不由得更加疑惑。文昕殷切地看着我，急切地问道："小姐可想起了什么？"

我呆呆道："文昕，我以前最喜欢的书可是这本《无香集》？"

文昕双眼一亮："正是！《无香集》是前朝才女郭无香所作，小姐平日最爱她的诗了。"

我又指着一幅图道："那'秋霜图'可是二姐与我一起画的？"

文昕喜道："是啊，这画本来在二小姐那里，前些日子我去要了来，想给小姐看看，希望小姐能想起点什么来。"

我一屁股坐了下来，一脸苦闷，天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我在梦中恢复着这阮心璃的记忆？

文昕见我呆坐不语，小心道："小姐这是怎么了？小姐?起了以前的事，应该高兴才是啊！文昕还怕到了百花盛宴，小姐什么也不知，什么也不会，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我不耐道："有什么好高兴的！我才不想去什么百花盛宴！"忽然心中一动，道："文昕，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不用去百花盛宴？"

文昕道："百花盛宴是帝王选妃，小姐之名早已入册，不去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小姐不愿被选中，还是有办法的。小姐虽为天京第一美人，但美貌毕竟不是选妃的唯一条件。美人需德才兼备，方才能入选。"

我沉思道："你的意思是我到时候当块木头，什么也不做就行了？可是，皇上见过我，我怕……"

正在烦恼，忽听得碧叶道："二小姐来了，快里面请！"我抬头一望，果然见阮心瑜带着朱络走了进来，见我这屋里到处都是书画，不由得笑道："哟，我说妹妹这几天也不到我静漪园来，原来是躲起来用功呢！"

我忙让青荷奉茶，笑道：“姐姐是取笑我吧。我以前学的那些东西，早忘光了。有什么好用功的。”

阮心瑜道：“妹妹就算什么也不做，也胜过那些美人十倍。朱络，你和碧叶去吧，这里不用你伺候了。”朱络应了一声，和碧叶下去了。

我见她面带愁容，不由得心生烦闷。为何女子的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只听她又淡笑道：“算了，说那些做什么。今天我来，是想跟妹妹商量个事。”

我立即问道：“姐姐有什么事尽管说。”

阮心瑜道：“朱络与碧叶本就是亲姐妹，如果我一旦进了宫，我怕……她们也再无机会相见。所以想跟妹妹商量，让紫莲过来服侍你，碧叶随我去。”

文昕道：“紫莲跟了你十二年，是你身边最贴心的人，二小姐当真舍得？”

阮心瑜道：“我也知道那丫头好，但朱络……我终是不忍心让她们姐妹分离。”

我愣了愣，心中暗想，既然碧叶与朱络是亲姐妹，为何不一同伺候她，却将她们分开？如今她为何又要将碧叶要去，反倒愿意舍下最亲近的紫莲？

《此心无垠》梦忆（2）

阮心瑜叹了一口气，正要说话，忽见走进一个人来。她直直地跪在地上，口中道："二位小姐不必烦恼了，别人我管不着，紫莲这一辈子只跟着二小姐，若是二小姐嫌弃紫莲，那紫莲就剪了头发，吃斋念佛去！"

阮心瑜一惊："你这丫头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和文阑去风波亭了吗？"紫莲跪在地上，没有答话，阮心瑜又道："紫莲丫头是在和我赌气不成？你和朱络一向要好，如今只不过是为了成全她们姐妹之情，你怎么如此地不讲情理？"

紫莲闻言哭出声来，朱络忙道："小姐可别错怪紫莲姐姐了！紫莲姐姐三岁就跟着小姐，早已将小姐当作亲人一般，若要她和小姐分开，她……如何受得了。这都怪朱络，是朱络太有私心，才会……"说到最后，也忍不住哽咽出声。

我忍不住叫道："好了，好了，这是在做什么呀！好好的，怎么都哭了。你们统统都起来！姐姐，咱们姐妹是不是真要进宫，还不一定呢！现在就把她们换来换去，好象也没那个必要！这样吧，这件事我做主了，若是我们姐妹二人真要进了宫，那到时候再商量要不要换！"

阮心瑜长叹一口气，闭了闭眼，似有不忍。低声道："我真是造孽！好，好，好，你们都起来吧！这件事以后再说。今天我乏了，回去吧。"

紫莲、朱络扶着阮心瑜去了，我见青荷、碧叶低头不语，不由得笑道："好了！两个丫头，没事了，还苦着一张脸干嘛？生气啦？来，别气了，笑一个嘛！"

碧叶嘟嘴道："奴婢哪敢生小姐的气！"

我故作惊诧道："哎呀，还说没生气，你看你那张嘴，都能挂油瓶了！好碧叶，别气了，你可是会武功的，我好怕怕万一哪天又不高兴，我可打不过你！"

碧叶急道："小姐说哪儿去了！奴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跟小姐动手。再说奴婢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对付一般人还行，我还怕默公子把我五马分尸呢！"

我心中一动，她们果然是会武的。不由得好奇道："咦，你们四个，谁的武功最好啊？"

青荷笑道："当然是紫莲姐姐，碧叶的武功哪，是最差的。"

碧叶不服气地嚷道："谁说的？！昨天默公子还说我的武功又进步了，你还说我最差！不行，我们来比试比试。"说着便冲上前去拉青荷。

青荷笑着闪躲："不是你最差是谁？我才不跟你打呢。免得呆会儿你又输了又要耍赖！"

碧叶边嚷边追着她打，二人闹作一团。我不由笑了，到底还是些十几岁的小丫头呢，刚才还哭哭啼啼，这会儿又闹开了。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一）

连着三日做梦恢复记忆，我不知不觉将阮心璃平日所学之技艺想起了七八成，心中惊疑不已。难道我上了她的身，就会慢慢变成她了？倒是文昕子默、青荷碧叶见我记起了以前不少的事情，大喜过望。我却无比烦恼，如果照这样下去，我已然恢复了阮心璃的全部记忆，是不是就不会再变回严希真，而从此成为真正的阮心璃？

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心惊肉跳。我才不要做什么千金小姐呢！这个阮心璃的身世这么复杂，还有皇帝王爷一大堆，哪有做严希真来得自在逍遥。但是一睡觉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做梦回忆，可又不能不睡觉呀！要知道我平生就两大嗜好，吃和睡，这下一睡着就做梦，吓得我半夜了也要拉着碧叶说话，困得要死也不敢睡。

奇怪的是，三天以后，我竟不再做梦了。这才略略放下心来，与文昕商量怎么样才能在百花盛不被选中。

文昕道："我已经打听过了，此次百花盛宴，皇上、渭王、汝王、明南王都会前去。渭王与汝王是皇上亲弟，府中妃妾未满却也不少，此番选妃也只是凑个热闹。明南王是接替宁西王进京辅政的，除了皇上之外，就数他最需要防备。"

我心中一动，明南王，是了，父亲曾说我一定要嫁给明南王，于是皱眉问道："明南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文昕沉吟道："说起这明南王倒是个人物。他是前明南王的第八子，母亲是南方边境的蓝族第一美人，虽是庶出，但自小聪明过人，文韬武略，无所不通。十八岁便继承王位，在位已有八年。在东南西北四位异姓王爷中，他是年纪最轻的。此次是他第一次进京辅政，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啊！"

我问道："异姓王爷？他不是皇族？"

文昕道："东南西北四王的祖先，曾随太祖皇帝征战天下，战功赫赫，天垠朝自建立以来，便封四王，分守四方，爵位世袭罔替，握有

一方兵权。四王轮流进京辅政，五年一换。四王联合，有弹劾君王之权。”

我皱眉道：“啊？他们的权力有这么大？那明南王没有妃子吗？也来选妃？”

文昕道：“民间传言明南王不好女色，府中只有一位侍妾，乃是他奶娘之女，从小一起长大，感情甚笃。太王妃屡次劝他早立正妃，但他却不为所动。”

我心想这明南王还算是个长情之人，不由叹道：“既是如此，又何必来百花盛宴。”

文昕道：“以我之见，他非是不娶，只不过是还未曾找到合适之人。此人心机深沉，谋略过人，对于正妃之位不会那么轻易予人。此次进京辅政，有机会进入皇权中心，不排除他以婚姻为饵，借机拉拢朝中之人，建立自己的党派势力。”

我怔了怔，又想起阮修之对我所说的话，阮修之要我嫁去明南王府，难不成阮修之是想拉拢明南王，成为他那一派的人？遂问道：“明南王与父亲可有交情？”

文昕道：“明南王首次进京，哪会与老爷有什么交情？不过据说十五年前，老爷曾为了辽东王之事，与前明南王有过过节，事实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有过节？那就是有怨了？那为何阮修之还要我嫁明南王？我想了半天不得其解。只得问道：“算了，那些事不管了，你只说，我要怎样才能不被选中？”

文昕道：“小姐可想清楚了？如果在百花盛宴不被皇上或是任何一位王爷选中，小姐以后若想要寻得一位好人家，可就难了。”

我嘻笑道：“那有什么关系。我才无所谓。找不到我喜欢的，不嫁也无所谓。”

文昕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只得道：“如此……好吧。这次百花盛宴共有美人十八名，先要进行联诗会友，即皇上出一句诗，依座次联

句，考的是各位美人的文采。”

我笑道：“哦，联诗啊，这个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文采，到时候我只需要随便说几句普通的就行。还有呢？”

文昕道：“用过午膳后，要休息一个时辰，方才进行献艺。十八名美人要一一献出自己的绝技。”

我沉吟道：“献艺？我献什么艺？”

文昕道：“先前我与小姐整理的曲子，便是小姐要献之艺。”

我恍然道：“弹琴啊？不行，那个太好了。弄个普通的来。”

文昕道：“这……要普通，琴棋书画，小姐历来以琴艺最佳，书法稍弱，那就……写一幅字，如何？”

我心中暗想，书法，不行啊，老爸天天逼我练书法，在省里都拿过几次奖，不行。于是道：“还是不行，再想个普通点的。比如大家都不屑于做的那种。”

文昕苦笑道：“这个……美人献艺，无非就是琴棋书画，歌舞曲乐，小姐十几年来每天勤?苦练，可是样样在行啊。”

我不禁有些泄气，什么人哪，敢情我从小就被家长们逼着学这学那，恨不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哪里还有半点人生乐趣！不由气道：“那可怎么办？”心念一动，不禁乐道：“有了！到时候我只需再做一首普通的诗不就行了。”

文昕愣住，道：“小姐这是……”

我得意道：“你想啊，上午才联过诗，下午又做诗，偏偏作的诗又不怎么的，那他们岂不是失望透顶？哇，我真是个天才，就这么定了。好了，文昕，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做一首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诗就可以了。”

文昕哭笑不得，只得答应。忽又道：“小姐，你所学之武功，现今可还有想得起来的？”

啊？我不由惊道：“我会武功？什么武功？”

文昕道："阮府之人皆要习武，小姐自然也是会的。只不过不象子默那般精通罢了。只有二小姐自小身体不好，才没有学。小姐所学惊鸿十八式，是凌宵宫最佳防身之技，无需深厚内力催动，只需施展身形步法便可于万人之中自保。这些日子以来我见小姐从未曾用过武功，想来是记不得了。这样更好，内宫美人不得有习武之人，我原本还有些担心，怕小姐会露出破绽，如今你既然已经忘了，反而无所顾忌了。"我沉默不语，心中惊讶万分。想不到我自己居然也会武功，问题是我做了那么多的梦，怎么没有一个梦是和武功有关的呢?

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也一直无梦，哪里还记得什么武功不武功。百花盛宴这天一大早，老爷夫人早早地将我们叫起，仔细叮咛，惟恐出错。用过早饭后，我与阮心瑜、紫青朱碧、文武公子一起到了重华门。门前车马攒动，人流如织，却也井然有序。文阑、文昕去宫门递了名帖，将我与阮心瑜的美人名牌领了回来。我见那名牌有巴掌大小，乃白玉所造，上饰有花草图案，我的名字镂刻其中，甚为精致。不由得仔细把玩，心想如果将这玩意儿拿回二十一世纪去，不知会不会是无价之宝呵！

阮心瑜见我拿着牌子傻笑，不由笑道："妹妹笑什么呢！这牌子就是你的身份，千万要小心保存。进了春熙宫，就记得别在腰间，不要弄丢了。否则说不清自个儿的身份，可就麻烦了。知道吗？"

我们一行人坐着马车进了重华门，便不能再坐，须步行前往春熙宫。时值春暖花开之季，这宫墙之内万木逢春，百花竞放，香气扑鼻，令人神清气爽。领路的宫女恭敬前行，阮心瑜携了我的手慢慢跟着，不时也会看到前来选妃的美人。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觉得这皇宫之内虽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阴冷，却也空洞寂寞，但见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将自己的一生命运交付给这高墙之内的弹丸之地，不知是可叹还是可悲。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二）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排朱漆木门，门口站了不少的侍卫。进进出出的宫女不计其数。来来往往的人虽多，却并不忙乱，这么多人做事，竟然悄然无声，我不禁咂舌，这宫中的管理想来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随领路宫女到了门口，那宫女方才叫道："千秀姑姑，有两位美人到了。"

门口走出一人来，穿着白底宝蓝色绣花的宫裙，发式装容一丝不苟。见我们一行人走来，福了福身，朗声道："奴婢千秀给两位美人请安。"

阮心瑜笑道："姑姑不必多礼，我们姐妹要给你添麻烦了。"

千秀道："不敢。请两位美人将名牌给奴婢看看。"

阮心瑜当下将我们俩的名牌递了过去，千秀仔细看过，方又笑道："原来是阮家小姐。两位美人安置在芙蓉苑和梅香苑，我这就叫人送两位过去。"随即唤来两名宫女，领我们前去休息之处。阮心瑜住在梅香苑，我住芙蓉苑，两苑并不相邻，中间隔了幽兰苑和蔷薇苑。我与青碧、文昕子默进了芙蓉苑，里面有一厅两房，房内墙壁上皆有芙蓉花彩绘，栩栩如生。左边房内是我休息的地方，右边是随侍人员休息之地。

我好奇地四下张望，这里不愧是皇宫，所用之物皆精致漂亮，雍容华贵。文昕道："小姐，一会联诗会友，每位美人只能带一个丫头进去。我换了女装，随你去吧。"

我不由得喜道："好啊。我还没见过文昕穿女装呢！你赶紧去换，你穿上女装，定是个大美人！一会儿说不定哪个王爷看上你了，也好寻一门好亲。"

文昕哭笑不得，道："小姐，唉，你真是……"

我推着她赶紧去换装，青荷碧叶在一旁偷笑。子默四下打望，沉声道："春熙宫守卫森严，这芙蓉苑四周无物，又离牡丹园最近，是最安全之地。"

我笑道："子默这下可以高枕无忧了。哎，为啥离牡丹园最近就最安全呀？"

只听得文昕道："牡丹园是太后与皇上休息之地，自然有重兵把守。"我寻着声音望去，文昕身着一身淡绿衣裙，头发也挽成髻，别着一朵珠花，顿时显得妩媚动人。我不禁叹道："哇，真漂亮啊，文昕你以后就穿女装好了。"

文昕脸上显出一抹微红，道："小姐别拿我开心了。"

我又瞧着子默道："哎，子默，你不如也换了女装，肯定倾城倾国，迷倒一大批人！"

子默皱着眉，嘴动了动，微有怒气却没说话，径直走了出去。我不由笑道："呵呵，生气啦！干嘛一天到晚绷着个脸，你不换装啊？"

文昕道："小姐别闹她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一会联诗会的事。"

我懒懒地歪在床边，叹道："有啥好商量的，到时候尽量不要惹人注意就行了。"

青荷道："小姐可是天京第一美人，想不引人注意，恐怕很难哦！再说……皇上还救过小姐。"

我一激灵，赶紧坐了起来，这进了宫，只顾着好玩了，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时旁边苑门有声音传来，是蔷薇苑里来人了。不一会儿，子默进来，文昕问道："蔷薇苑里住的何人？"

子默道："天威将军之女，赫连闻英。"

我正想问这赫连闻英是什么样的女子，却见一宫女进来，福身道："请阮美人到百花园候驾。"

文昕讶异道："这么快？请问那梅香苑的阮美人可是过去了？"

宫女道："这……奴婢不知。是皇上身边的倪公公来传话，请芙蓉苑的阮美人去百花园。"

我心中一惊，皇上身边的人来传，是何意？只听得文昕道：“请这位姐姐稍候，我家小姐整整妆容。”

那宫女应声，立在门外等候，文昕将我拉进里屋，轻声道：“小姐，按理说，联诗会应该还有半个时辰才会开始。这会儿皇上居然传你去百花园，不知是何用意。小姐要小心应对。”

我笑道：“我知道啦，伴君如伴虎嘛。我会小心。”

文昕担忧道：“如果那日在翠微山救你之人果真是皇上，小姐切记不可提起那日之事。”

我疑惑道：“为何？”

文昕道：“那日我骗他说你已许配人家，实在是迫不得已，如果他要追究，可是欺君之罪，对阮家有害无益。”

我笑道：“文昕多虑了，我虽然没有明白地许给哪家做媳妇，但既然是定了要来这百花盛宴，也算是候选妃子，严格地说算上不欺君吧。”

文昕道：“希望如此吧。”

我携了文昕随那宫女七拐八弯的，不一会便到?百花园门口，宫女道：“请阮美人稍后，奴婢去倪公公处回话。”却见一宫装男子走了过来，喜道：“是阮美人到了么？”

宫女道：“回倪公公，芙蓉苑阮美人到了。”

我见那男子三十岁左右，脸色严肃，虽面带笑容，却并无笑意。不由问道：“倪公公有礼了。不知皇上传召民女，有何要事？”

那倪公公不料我有此一问，怔了怔道：“这……奴才不知。阮美人随我来便是。”我只得随他前行，文昕被挡在园门外，我望了望她，见她脸色平静，略安了些心。

倪公公带我进了一暖阁内候驾，便下去了。今日阳光正好，暖阁内明媚无比，我心中有些不安，无心欣赏。四下打量，屋内摆设简单，四处都是明黄色，衬着那阳光，当真刺得人眼晕。不禁叹了口气。却听得一个声音道：“阮美人何故叹气？”

我一惊，来人身着明黄锦袍，袍上的龙纹刺绣栩栩如生，长发高髻，戴紫金玉冠，不是当今天子是谁。慌忙跪下道：“民女阮心璃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走上前来，扶起我，轻声道：“璃儿怎么和朕如此生疏了？”

我一怔，不禁抬头看他，见他天庭饱满，双眼有神，不怒自威。此刻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眼中掩不住一丝喜色。不由呆住，他……他不是那日翠微山救我之人！

当下心中乱了几拍，见他坐到软塌上，在身旁轻拍两下，笑道：“过来坐在朕的身边。”

我只得依言坐下，脑里已转过千百个念头，却不敢轻易开口。

皇帝道：“是不是三年未见，璃儿已经将朕给忘了？”

我心中暗惊，难道这阮心璃早已与皇帝相识？不可能呀，如果阮心璃与皇帝见过面，文昕怎么会不知？是了，想必文昕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皇帝可不能随便惹，搞不好要杀头的。于是笑道：“怎么会？只是……突然见到皇上威仪，心中有些……不太习惯。”

皇帝哈哈笑道：“朕的璃儿会不习惯吗？以后你进了宫，还有更多的事要慢慢习惯呢！不过璃儿不用担心，朕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多带几个贴心的人过来，很快就会习惯的。”说着他轻轻握住了我的手，一双明眸含笑地看着我，笑道：“璃儿真是越发地娇媚了。朕说过的话，决不会食言。”

我又是一惊，他说过啥呀？我的天啦，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这阮心璃与皇帝似有旧情，可如何是好？三年，三年前“我”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怎么会跟他谈情说爱？心中顿时如一团乱麻，只得笑道：“皇上……那个……嗯，联诗会要开始了，我……得去准备准备。”

皇帝道：“也好，你先去吧，一会让朕好好看看璃儿都有些什么绝技。”

我连忙告退，急急地出了门，文昕见到我出来，一脸苦相，心知不妙，忙问道：“怎么了？小姐？”

我低声道：“那皇上，不是翠微山救我之人！”

文昕一愣，立即道：“此处不宜多话，我看我们还是先回芙蓉苑再说。”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三）

回到芙蓉苑，青荷碧叶一见我们便道："小姐可回来了，刚才那个赫连闻英过来了，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好不讨厌！"

我忙问道："你们没说皇上传我去吧？"

青荷道："都是碧叶这丫头，嘴快得要命，跟人家赌气似的，恨不得全园子里的人都知道皇上传小姐过去了。"

我抚额哀叹："天啦，你们怎么老是添乱！"

文昕轻声道："先不要说这个，小姐可是见着皇上了？"

我叹了口气道："见到了。不过不是那日翠微山救我之人。但是很奇怪，他……他好象以前就见过我似的。"

文昕一惊："见过小姐？什么时候？"

我气馁地趴在桌上，叫道："三年前，三年前啊，我哪记得呀！"

文昕疑道："三年前？三年前皇上还是太子，难道……"

我叹气道："怎么办？本来一开始我看他并不是翠微山那个人，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结果更糟，他好象以前就认识我，搞不好已经打定主意要我进宫为妃！"

文昕道："小姐……当真不愿进宫？"

我气道："不愿！不愿！不愿！"

文昕道："如此，只有一个办法。"

我喜道："什么办法？"

文昕道："百花盛宴中的美人，若被帝王选中，必将其名牌索去，以示名花有主。若是皇上向小姐索要名牌，小姐可……不必交付。"

青荷惊道："啊？那不是当众让皇上下不来台？那怎么行？"

文昕道："我也知道此乃下下之策，对阮家会大大不利。只是……照此情形来看，皇上似早已对小姐有意，小姐若不想进宫，只有这个办法。"

碧叶叫道：“奴婢有个办法！不如小姐将名牌先给了哪个王爷，那……”

我气得拍了她两下，瞪着她道：“死丫头，净出馊主意！那我不是要嫁给那个王爷？！”

碧叶委屈地叫道：“小姐只是不想进宫嘛，这样不就可以不用进宫了？”

我闻言哀叹一声，抱头叫道：“天啦，这可怎么办哪！”青荷说得没错，今天我就是来给那些皇帝王爷选妃来了，好比是砧板上的肉，就算是拒绝了皇帝，还有王爷在那儿等呢！哪有机会能全身而退？进而一想，不行，我不能就这样任人鱼肉！

正在绞尽脑汁，忽听到千秀的声音响起：“太后有旨，请各位美人到百花园候驾。”

我暗自道：“算了，死就死吧，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带着文昕出了门，见蔷薇苑里出来二人，穿紫色衣衫的女子身材窈窕，明眸如星，眼光里骄傲得很，想必就是那赫连闻英了。另一位着浅粉衣裙的少女娇小玲珑，温柔可人，却不知是谁。赫连闻英见了我，眼中似有一丝惊讶，却掩不住随之而来的嫉妒，娇声道：“哟，这不是鼎鼎有名的天京第一美人吗？看来也不过如此。”

那粉衣少女道：“英姐姐眼光太高了吧，那位姐姐当真是美得很呢！”

赫连闻英道：“是颐妹妹要求太低，哼！她这样的也算美人？才进了这春熙宫，就巴巴地想见皇上，哼！以为自己是谁？！”

文昕在我耳边轻声道：“那便是赫连闻英，旁边那个是当朝一品简松楠大人的女儿简颐。”我“哦”了一声，正想搭话，却听得一个声音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天威将军之女，果然是严苛于人。怕是也担不了这美人之名。”

我定睛一看，竟是心瑜。当下喜道：“姐姐，你来了。”

阮心瑜目不斜视，径直走到我跟前，轻声道：“妹妹，不用理那些闲人，我们一起走吧。”二人慢慢往百花园去，气得那赫连闻英哼哼不断。

一行人进了百花园，园内南面开凿了一面百平米左右的人工湖，湖边的广场四周花木林立，香气氤氲，北面主席上摆了一个主位，四个副位，底下两边各有九位，才是美人之位。当下依次坐了。阮修之是内阁首辅，官位最高，心瑜得以坐了左首席，我随她次位而坐。文昕文阑侍立于后。右首席便是赫连闻英，她旁边是护国将军之女燕流云。众人坐定之后，宫女方才上前奉茶，静候帝王。

众人坐了约有十分钟，才听得倪公公唱道：“皇上驾到！太后驾到！”

众人忙起身，跪立两旁。皇帝扶了太后，身后跟着三人，缓缓而来。帝王依次坐定，太后方道：“都起来吧。”

众人谢过，各自回座。我偷偷抬眼看去，那太后娘娘最多也不过四十来岁，面慈目祥，雍容华贵，眉眼含笑，仿佛很是可亲。只听得?后道：“你们一早赶来也辛苦了，哀家先敬人各位美人一杯。”

众人忙谢恩饮酒。太后笑道：“皇上今日见着这么多美人，可有合意之人？”

皇帝道：“母后怎么如此心急，这百花盛宴才刚刚开始，母后便要儿臣择定人选不成？不如让皇弟和明南王先来？”

只听得一人道：“臣怎敢争先？皇上折煞臣弟了！”

阮心瑜轻声道：“妹妹，可知上面之人谁是谁吗？皇上右面依次是渭王、汝王，皆是太后所出，太后左边是明南王。”

我哦了一声，无心去看，心中还在思索一会要如何应付才是。

只听得一个声音道：“皇上，臣听闻百花盛宴是以诗会友？”我不由一惊，这是谁？怎么声音有点耳熟？心中疑惑，却不敢抬头去望。

只听皇帝道：“正是。在座各位美人皆是名仕之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如先来联诗会友吧！”

众皆称诺。于是皇帝笑道：“这样好了，以朕为首，从左至右，依次联句，如何？不过，朕有个要求，每位美人的诗句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名字！”

太后笑道：“这样倒好，一轮联诗下来，皇上对她们各人也就认得清楚了。”

皇帝继续道：“若是联得好，朕有赏，若是联出不句，朕可是要罚的哦！”

我这几日将那《无香集》翻了几遍，若要联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要诗句中要有名字，可是麻烦了。正在烦恼，只听见文昕在身后轻声道：“小姐不用担心，有文昕呢！”当下心中一松。

只听皇帝道：“今日春光明媚，百花争艳，有了，‘浮香满园春’。”

太后笑道：“皇上出这么个诗句，是在照顾我老太婆吧。”

皇帝道：“儿臣岂敢，只不过是应景而作。”

太后道：“嗯，这春字最好联不过。有了，‘春来万木荣，一点红妆俏。’”

众皆称好，只听一人道：“俏堪怜心予，几番思意生。”

我一愣，是他，这个声音……只听得阮心瑜道：“明南王好诗，妾身要献丑了。”

我大惊失色，不由自主抬头望去，他剑眉星眸，似笑非笑，不正是那翠微山救我之人？！当下心乱如麻，阮心瑜所作之诗竟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正低头胡思乱想，只听见文昕急道：“小姐，小姐，到你了。”

我如梦初醒，手心已惊出冷汗，我连阮心瑜说的什么都没听清，怎么答呀？

只听得明南王道：“怎么？这位美人情急之中对不上了吗？刚才心瑜美人那一句‘凡心无瑕瑜’可当真是绝妙得紧，也难怪。”

我见他如此说，似在为我解围，心中一定，朗声道：“瑜华气登仙，心明若琉璃。”

皇帝叹道：“好！你们一位心瑜，一位心璃，句不离心，心心有意。不错不错！”

我不禁暗自懊恼，糟糕了，本想不能引人注意，这下可好，一帝三王之中，竟有两人都是旧识，说出去都没人相信。这下怎么办？难道天注定我严希真逃不掉这王宫内苑？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四）

十八位美人联诗过来，众人对各人的名字似乎都已有了印象。我低着头，不敢去往那主席上瞧，文昕立在身后，也不敢多话。只怕她也已经看见了明南王是谁。

太后道："皇上，众位美人都作得一手好诗，恐怕皇上想罚，也不知道该罚谁吧？"

赫连闻英突然道："皇上，众位姐妹文采出众，不分伯仲。只不过……方才心璃妹妹可是停了许久才联上了诗，可算是该受罚？"

我心一沉，嘿，我没惹你，你倒是跳得挺高，就想往我这儿泼脏水！不由得皱了皱眉。只听得皇帝沉吟道："这个……"

阮心瑜忙道："皇上，民女倒觉得但凡好的佳句，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细细推敲才能得到。心璃妹妹刚才那句诗，连皇上都赞好，想必是心璃妹妹花了许多心思时间才想到的绝妙佳句，怎么能受罚？我倒觉得应该奖赏才是。"

我不由轻笑，还是姐姐好啊，啥时候都要护着我，有个姐姐可真是幸福！心中突然想到阮修之要我助她夺得后位之事，以阮心瑜的聪明才智，也算是皇后的不二人选。照现在的情形来看，皇上对姐姐的印象应该不错，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

只听得皇帝喜道："心瑜这一番话，倒让朕觉得甚为有理。如此，就赏你们姐妹二人珍珠一串。"阮心瑜忙领着我谢恩。

太后兴起，让众人即兴作了诗来看。我只盼这联诗会赶紧结束，便拣了平日所作最为普通的一首交了上去。这次仍是阮心瑜拔得头筹，皇帝、太后大喜，皆有赏赐，一时之间，众皆道贺，风光无限。我心中略安，若她能中选皇后，我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不敢再看明南王，不知他将翠微山之事向别人说起过没有，想起那时他要我以身相许，今日又出言提醒，不由得脸上微热。宴席之上，皇帝的眼光总是有意无意地停留在我身上，我不禁心生烦恼。

联诗会结束后，众人各自回去休息，下午还有献艺，那才是决战之时。于是众美人都是养精蓄锐，全心备战。我心里烦得要死，撇下文昕子默、青荷碧叶，独自在芙蓉苑后园里晃荡。想起上午阮心瑜护我之心，前途茫茫，不由得大声叹起气来。只听见一个声音笑道："得了赏的阮美人还这般不快么？"

是他！我呆住。心中暗恼，为何每次面对他都傻呆呆的？还让碧叶看过笑话。当下沉下脸来，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明南王笑道："这里是春熙宫，为何我不能在这儿？倒是你，见了本王，为何还不请安？"

我深吸一口气，福了福身道："阮心璃见过明南王。"

他低声道："阮心璃……原来你许配的人家是这百花盛宴啊！"

我心中着恼，气道："不行吗？既然我要来百花盛宴，自然……自然是不能嫁你了！"

他笑容未变，只道："只怕来了百花盛宴，说不定也只能嫁我！"

我一惊，急道："谁说的？我……这百花盛宴又不只你一个王爷来选妃！"

他眼色一深，道："哦？难不成阮美人意属皇后之位？"

我叫道："我哪有！我才不愿意当什么皇后！只不过……只不过……也不一定嫁你！"

他只是微笑，却未回话。慢慢地走到我身旁，双眼明亮，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我心中一窒，完了，完了，又来了。他那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我完全缺乏抵抗力。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不知他意欲何为。

只听得他轻笑一声，伸手揽住了我，抬起我的脸来，仔细地看着我，轻声道："生得这么美，难叫男人不动心。"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有些头脑不清起来。口中只是喃喃道："你，你，你说什么？"

他笑道："怎么？在翠微山上我早已经抱过你，你还怕么？"

听他提起翠微山，我脑中轰地一响，脸顿时红了，立即使劲推开他，气极败坏道：“你！该死！走开！别碰我！”

他竟已轻笑出声：“你就是这样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

想到他竟然如此戏弄我，顿时气得说不出话，只是推他。只见他神色一变，突然躲在一座假山之后。我还没回过神来，那园中竟打开一扇门来，一道明黄色闪进，竟是皇帝。

我吓了一跳，忙跪下请安。皇帝一把拉起我，坐在亭子边，笑着问道：“璃儿可还好？”

我忐忑不安道：“很好，谢皇上挂心。”

皇帝道：“下午不知璃儿要献什么艺？”

我犹豫道：“这……璃儿还未决定。”

皇帝道：“哦？不过也无?，琴棋书画，璃儿无不精通，想必定能让朕大开眼界。只是……朕有一事，想与璃儿商量。”

我惶恐道：“民女不敢。皇上有事尽管吩咐。”

皇帝眼光一闪，沉声道：“方才我与母后商议，此番选妃，定要正皇后之位。我三年前便对你许下诺言，要你成为朕的皇后……”

我大惊道：“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皇帝脸色一沉，道：“为何？朕曾亲口允诺于你，岂可反悔？”

我心中震惊，起伏不定，脑子转得飞快，急声道：“皇上，民女无德无才，恐担当不了这母仪天下之责。”

皇帝复又笑道：“璃儿何必妄自菲薄？以你的才情美貌，后宫之中，无人能及。皇后之位非你莫属。朕是来跟你商量选哪几位美人进宫，不是来跟你争论皇后之位的。嗯，你姐姐文采出众，智慧过人，与你又是骨肉至亲，选她是必然的。”

我暗叹口气，不由得心中微冷。这皇帝就算是再喜欢我，也免不了三宫六院，妃嫔一堆，真是没意思。看来如今只有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于是郑重跪下，正色道：“皇上，民女有一事相求，无论如何，请皇上一定答应！”

皇帝道：“璃儿这是怎么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跪着说？你先起来。”

我坚持道：“皇上，你若不答应璃儿，璃儿就不起来。”

皇帝无奈道：“好，朕答应你便是。你起来说话。”

我并未起身，只是斩钉截铁地说道：“求皇上立姐姐为后！”

皇帝一惊，道：“这是为何？朕知道你们姐妹情深，就算立你为后，你姐姐也会贵为四妃之一，朕决不会亏待于她。”

我只得哀声道：“姐姐是这个世上待我最好的人，我进来之前就发过誓，定要助姐姐为后，请皇上成全！”

皇帝沉思半晌，叹口气道：“你这又是何苦？朕答应你，你们姐妹二人，以后在宫中用度，一视同仁，如何？”

我见他脸色不定，心意难决，心想必须得下一剂猛药，得罪他就得罪他，要不然我可逃不掉这进宫的命运了。几番思索之下，轻声道：“求皇上答应璃儿这一个请求。只因璃儿……璃儿已有心上之人，不能进宫服侍皇上。”

皇帝闻言，脸色大变，腾地一声站了起来，直盯着我，那眼光似有怒气，又不可置信。我知道我这一番话已是大不敬，还不知他会如何处置我，当下大气也不敢出，低头不敢看他。

过了半晌，才听见他压抑道：“你，你说的……可是真话，他……他是什么人？”

我心中纷乱，只得搪塞道：“他……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但是璃儿与他是真心相爱，此生不渝，求皇上……求皇上成全！”

他身形一晃，似已气极，只是不置信地看着我。我不禁有些心软，但一想到心瑜，不由得狠下心来，说道：“求皇上立姐姐为后，姐姐性情极好，才智过人，定会是个好皇后。璃儿……璃儿已发下重誓，与他不离不弃，今生如违誓言，定不得好死！求皇上成全璃儿吧！”

皇帝手握成拳，眉头紧锁，闭了闭眼道：“既如此，你为何还要来这百花盛宴？！”

我小心道：“这……均是家父之意，民女不敢违背。但民女知道，皇上是一代明君，定不会强逼民女为妃的。所以民女才敢斗胆进言，望皇上体恤民女苦心，成全民女！”说罢泣不成声，不住叩头。

皇帝喘了一口气，道：“好，好，好，很好。你！当真令朕失望！”说完拂袖而去。我惧意未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颗心跳个不停。突然记起那明南王藏在假山后面，连忙跑去查看，那假山后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人在?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五）（1）

下午再进百花园，方才那左右两排的座椅，以主席为中心，呈半圆形围绕着广场，正对着人工湖。大家依次坐了，我偷眼看那主席之上，皇帝面无表情，心不在焉，看来还在生我的气。不由得深叹一口气。复又见明南王淡笑着望了我一眼，似乎在说，你可真行啊！心中一慌，收敛眼神，不敢再看他。

太后道："百花盛宴向来不必过于拘礼，众位美人有绝技，尽管献来。就拈签为序，以示公正。"

宫女拿了签来，我拈了个"九"，阮心瑜竟然拈到"十八"，是末尾之数。文阑道："既是末尾，反而更好，先看看她们都献何技，小姐再做商榷。"

第一个出场的是护国将军之女燕流云，她身姿柔软，眉目含情，一曲飞天舞下来，灵动妩媚，优雅无比，赢得满堂喝彩。太后说她开了个好头，让整个百花园都亮了，于是赏了珍珠翡翠。接下来的美人们见她赢得头彩，皆使尽了浑身解数，歌舞曲乐，无不费尽心思，但在我眼里看来，虽然精彩有余，却无甚新意，突然间想起古代的妓院里选花魁，也不过如此吧？！想来有趣，竟止不住扑哧一笑。明南王的眼光不经意瞥来，我吓了一跳，赶紧正襟危坐，不敢再有半分懈怠。

转眼已经是第八位美人登场，只听她朗声道："民女易珮，才疏学浅，实在没有什么出色之技，仅献一首诗，望皇上、太后和各位王爷多多包涵。"

众人闻言，有低微的抽声起。我心一动，咦，不知道是谁，竟然想得和我一样？不由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浅蓝色衣服的女子，打扮得极其素雅，与他人花枝招展截然不同。她五官清秀，眉宇间似有轻愁。只听得她朗声道："东风日暖百花香，春意几度思华年，岁岁年年花相似，丝琴琼瑶满庭芳。"

太后道："难为你了，坐下吧。"

易珮应声坐下。她这诗普通之极，只是应景，毫无意境，众女脸上似有不屑之色。我正自思索，她这一献诗，我不能再献诗了吧，这可如何是好？只听得千秀道："下面该是第九位，阮心璃美人献艺了。"

众人眼光看向我，我只得站了起来，见皇帝眼光直看向我，沉晦难明，心中一动，不如将心意比得更明白些，省得他还对我抱有幻想。当下沉吟道："易珮姐姐作了一首好诗，不如妹妹来献一首词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乃宋朝柳永的"蝶恋花"，我生平最怕古代文学，唯此一首词，只因心中喜欢，才会记得清楚。如今关键时刻总算是派上用场。果然，皇帝脸色灰黯，双眼闭了闭，没有说话。只听得太后道："阮美人这词意境倒好，只是伤感了些。"

我连忙福身道："谢太后。"心中却是一喜。这下好了，看来太后意不属我。心里略宽，我后面正好是赫连闻英，她别出心裁地跳了一段剑舞，英姿飒爽，刚柔并济，博得太后赞道："好！果然不愧为将门之后！"赐了赏，赫连闻英不禁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我不动声色。再来是简颐的曲乐，只见她十指轻弹，吟唱婉转，颇为清雅。我见她眼光不时扫向主席上明南王所坐之位，不禁心中一动，难道这小丫头喜欢明南王？抓紧时机暗送秋波？我向明南王看去，他静神凝气，面带微笑，似有欣赏之意。不由得暗自冷笑，自古男子多薄幸，看来不假，左拥右抱，得意很呢！不知为何，心中烦闷起来。

过了大半个时辰，众美人都献完绝技，终于轮到阮心瑜最后上场。十七个人，琴棋书画，歌舞曲乐，无不精彩，却不知阮心瑜要表演什么。只见阮心瑜袅袅上前，淡笑道："这会子众位姐妹和皇上太后都乏了，心瑜若论才学技艺，恐不及各位姐妹，只有表演个小玩意，

供大家轻松轻松。”说着她居然拿出一方丝巾，拢在手中，众人不知她意欲何为，皆好奇地看着她。只见她将丝巾在手摆弄几下，双手一挥，丝巾化作一阵轻烟，居然凭空消失了。众皆惊呼，皇帝不由问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下午，皇帝还是第一次说话，大家都不觉一愣。阮心瑜笑道：“众位姐妹好好找找，说不定那丝巾就在你们桌子底下呢！此乃祥瑞之巾，得到之人，乃是福泽深厚之人啊！定得神灵庇佑！”

一时之间大家都在桌子底下摸索。阮心瑜又道：“太后娘娘，您也瞧瞧，我们这儿就数您是最有福的人，说不定那绢子在您那儿！”

太后身后的宫女连忙伸手去摸，果然在。取出一看，上绣有八个大字：“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太后惊道：“这……阮美人莫非是神人不成？”

阮心瑜道：“太后娘娘见笑了，这是民间的小技艺，名曰‘幻术’。那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原来是魔术呵，想不到阮心瑜居然还会这一招。

太后道：“想不到阮美人还懂得这民间的小技艺！”

阮心瑜道：“回太后，民女生在民间，懂得民间技艺不难，只是民女觉得，关心民间百态，懂得民心所向，才是我朝这太平盛世得以代代相传的根本！”

太后赞道：“嗯，果真与众不同。好。阮美人有此惜民爱民之心，难能可贵。皇上以为如何？”

皇帝沉吟道：“阮美人的确秀外慧中，善心可嘉。”说罢不经意望了我一眼，我心中暗叹，姐姐果然是出奇制胜。这百花盛宴，最不缺的就是美貌才情，关键是如何才能博得皇帝心意。她意不在那魔术新奇，旨在于体现她一番平易之心。

太后道：“好了，大家都献了绝艺，哀家见你们个个兰心慧质，很是欣慰。你们去桃花林候旨吧。阮美人，你随哀家来，哀家想好好问问你，这丝巾是如何变出来的。”

众人跪送皇帝太后，阮心瑜望了我一眼，眼神中竟有一丝无奈。千秀领着众人往桃花林候旨，文昕随我到了门口，便不得而入，只得叮咛我要事事小心。

这桃花林大得看不到边际，种满了艳丽的桃花，开得正繁华。众美人因帝后不在，放松了许多。我见易珮独自一人站在一旁发呆，不由走上前去，笑道："易姐姐，可有心事呢？"

易珮一惊，低声道："原来是阮妹妹，让妹妹见笑了，我哪有什么心事。"

我见她不似其他美人，说说笑笑，总是心不在焉似的，不由笑道："姐姐方才为何作了那样简单的一首诗？"

易珮勉强笑道："妹妹见谅，易珮才学有限。怕是入不了各位的眼。"

我正想问个明白，却见她惊然一瞥，匆匆道："妹妹好好游玩，易珮失陪了。"我顺眼望去，原来是渭王、汝王、明南王三人进了园来。众人忙上前请安。我抬眼四望，竟不见了易珮。只见简颐一双眼睛一直偷偷在明南王身上流连，我不禁有些失笑。

我无聊地在桃花林里转悠，只盼着赶紧完事走人。以刚才的情形，皇帝应该不会再想让我进宫为妃，若他执意为之，大不了我如文昕所说，到时候不将名牌给他便是。只是如此一来，皇帝大怒，阮修之必受牵连。不过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出了这皇宫，我就想方设法去将那个古怪的牌子找到，赶紧闪人。

打定主意，不由心中一宽，自语道："希望一切顺利才好。"

却听得身后一人道："阮美人好大的胆子啊！"

我回头一看，不是明南王是谁？！吸一口气道："民女阮心璃见过明南王。"

他笑道："何必多礼？若你成了皇后娘娘，那臣就得向娘娘行礼了！"

我见他又要取笑于我，转过身去不再理他。只听他又道：“只是……阮美人那一番推脱之辞编得如此完美，圣明如皇上，竟然也被你蒙骗过去了！”

《此心无垠》百花盛宴（五）（2）

我霍然一惊："你说什么！什么推脱之辞？请明南王不要胡乱说，这可是欺君之罪！"

他敛去笑意，神色未变："哦？那阮美人当真肯为心上人，抛弃一切？那不如本王做一件好事，这就去禀明皇上，将那人召来，完成阮美人的心愿，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成就一段佳话，如何？"说完他竟转身就走。

我吓了一跳，只得拉住他的衣袖，假意笑道："多谢明南王好意，只是民女无福消受。他……只是一介平民，岂能面君？"

他顿住身形，复又笑道："哦？那又有何难？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本王帮人帮到底，不如认他做个义弟，不就名正言顺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却又不得不挤出笑容道："这……这恐怕不妥。要王爷如此费心，民女怎么过意得去。"

他哈哈一笑道："无妨，只要阮美人得偿心愿，本王愿意效劳。"

我气得只是喘气，却不知如何应对。只得死死地拽住他的衣袖，不肯松手。他却欺身上前，轻声道："阮美人这样拽住本王不放，别人还只当你是在对本王投怀送抱。"

我吓得立刻放开他，四下张望，似有几人朝这边看来，不由得满面通红。他自笑道："那本王就去了，请阮美人静候佳音。"

我气得大叫："你回来！"心中一惊，不由得又小声道："你，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若是获罪，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只是微笑道："要本王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也不难。"

我只得道："你想怎样？"

他笑意更深了，道："本王只需要姑娘报答救命之恩。"

我呆了一呆，见他称我姑娘而不是阮美人，必是在向我讨要那日翠微山相救之情。不由笑道："应该，应该，我回去定叫父亲备好厚

礼，登门道谢。再告知天下，说你是个……见义勇为、武艺高强、有正义感的大好男儿！”

他轻笑出声：“你当真愿意报答我？好，我只要一样东西。”说完只见他袖袍微动，手中便多了一物，我定睛一看，竟是我腰间的名牌，不由一惊。来不及多想，伸手就抢，只见他微一侧身，我扑了个空。他立即朗声道：“承蒙阮美人厚爱，馈赠名牌，本王不胜欣喜，定当竭尽所能，定不辜负阮美人一番情意。”

他声音洪亮，清朗入云，似有内力灌注其中，桃花林中无人不听得清清楚楚。我吓得不轻，赶紧上前捂住他的嘴，口中叫道：“你干什么？疯了吗？”

他只将我手握住，随手拈起一朵桃花，别在我的发上，轻声道：“真是人比花更艳。从这一刻起，你便是明南王妃了。”

《此心无垠》姐姐

我心跳得厉害，还来不及消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见众人齐齐拥上前来，跪了一地，当中直立一人，龙袍在身，不是皇帝是谁?

皇帝一脸阴霾，震惊万分，却似有不甘。一双利眼直直地要将我看穿，仿佛有说不清的痛苦之意。我心中一紧，忙低下头去，跪拜道："民女阮心璃给皇上请安。"

他只声道："你……你说的他……"

明南王伏身道："臣与阮心璃两情相悦，请皇上做主，将阮心璃许给臣为王妃。"说罢，一双眼笑着看我，眼中颇有深意。

我吓得心中一慌，心想不管如何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于是连忙答道："皇上恕罪，民女……与明南王……确是……两相情愿，请皇上成全。"

皇帝平复半晌，没有做声。忽听得阮心瑜道："启禀皇上，我这个妹妹平时虽然任性，但对感情之事却尤为认真。此番虽然私赠名牌，虽于礼不合，实则情有可原。既然他们两情相悦，皇上何不做个顺水人情，成就一段佳话？"

众人皆称是。皇帝只得叹气道："好吧！既然如此，就传朕旨意，阮氏心璃，德才兼备，温婉聪慧，赐……明南王为正妃。"

明南王与我叩头谢恩。转眼瞥见简颐，她神色不安，眼神落寞，心中无奈不已。

皇帝赐了桃花给十人，众人献上名牌，一时大局已定。阮心瑜封皇后，赫连闻英封英妃，简颐封静妃，燕流云封云妃，底下尚有四嫔二仪。渭王、汝王各点中一侧妃二侍妾，十八名美人，除了易珮，各自名花有主。

皇帝看了名册，沉思道："二位皇弟妃位已满，不宜再纳妃。明南王只得一正妃，似乎不够啊。不如将易珮点去，做个侍妾，如何？"我一惊，不禁抬头看去，他眼中实有精光一闪，不由得能疑虑丛生。

明南王沉思未答，却见易珮闪身出列，跪下道："民女无德无能，实不敢有误明南王，请皇上收回成命！"

皇帝惊道："你不愿意？却是为何？明南王少年才俊，乃国之栋梁，易美人何故不肯？"

易珮正色道："请皇上明鉴，正因明南王乃惊世之才，当有绝世佳人相配。易珮姿容平凡，才德平庸，若只是做个丫头奴婢，端茶送水，勉强能当，若要服侍王爷，则实不敢当。"

明南王笑道："易美人既如此，本王也不强人所难。皇上，臣得一正妃，心愿已足。就请皇上收回成命吧。"

皇帝沉吟半晌，只得道："既如此，那好吧。易珮既未被点中，遣送回家，改日再寻一门好亲。"

易珮谢恩归座，我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这些王公贵族，有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朝三暮四？只怕今日宠你一日是新鲜，明日宠她一日是高兴，可有一人想过交付真心？倒还不如嫁个平凡人家，得一真心人，恩恩爱爱，白头到老。不禁又抬起头看了看明南王，只见他面容带笑，双眼正似有似无地扫过我。我微微一怔，只叹了口气，低下头去。心中暗想，今日才算是懂了什么叫"说了一次谎言，便要说十个谎言来圆这个谎"。只为了不想进宫，反倒阴差阳错地成了明南王王妃。这里的十八个女子，想来只有那易珮是个幸运之人哪。

到这里，百花盛宴才算得以结束。众美人各自回苑，整装归家，等待婚礼之期。我回了芙蓉苑，青荷碧叶已等得心急了，听闻阮心瑜封了皇后，我做了明南王妃，自是欢喜。各自整装，与阮心瑜一同出宫回家。

出了重华门，我与阮心瑜同一乘一车，不由笑道："姐姐力挫群芳，得以封后，我们阮家终于扬眉吐气啦！"

阮心瑜淡淡一笑，却并未说话。我心一动，若是寻常女子，得以封为皇后，不知会兴奋成什么样子？而阮心瑜年纪轻轻，却从容镇

静，波澜不惊，异于常人。不由得问道：“姐姐这是怎么了？如今是皇后了，还不高兴吗？”

阮心瑜面色凝重，也并不正眼看我，只道：“联诗会之前，妹妹可是私见了皇上？”

我一愣，笑道：“是啊，不过，也没什么。皇上只是随便问问，头一次进宫，可还习惯。”

阮心瑜道：“哦？那皇上为何独独召见妹妹？”

我心中暗忖，阮心瑜为何问我这个，她如今已经封后，难不成还疑心什么？只得道：“姐姐，也许我住的芙蓉苑离牡丹园近，所以皇上只是随便那么一问，怎么了？”

阮心瑜仔细地看我，眼睛漆黑如墨，不动声色。轻声道：“那，妹妹又为何将名牌私赠于明南王？”

我听了，不禁无奈叹气道：“因为……我喜欢他啊！”

阮心瑜道：“妹妹……喜欢他？那明南王进京不过半月，是个什么样的人，恐怕连皇?都未必清楚，妹妹如何会喜欢他？”

我只得嗫嚅道：“这个……我们……一见钟情嘛！”

阮心瑜顿了半晌，叹了口气，道：“妹妹，只打你那次受伤醒了之后，就和姐姐生份了。有了心事也不愿跟姐姐说。莫不是还在怪我？你以前不止一次说，定要进宫，母仪天下！可是今天……你在百花盛宴，处处留心，有意掩盖锋芒，似根本就不愿进宫。虽然姐姐知道，这样对你也许是件好事，但是……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

我呆住，原来这阮心璃以前竟然有想当皇后之心！难怪那皇帝见了我，就说什么曾允诺于我，定封我为后！

阮心瑜见我没有做声，只得又道：“那日我在离音阁，曾劝你不要进宫，你并不以为然，还与我争吵。那后宫之中多是勾心斗角之事，一不小心恐有性命之忧。况且自古帝王最是无情，进了宫，终此一生怕是难再过上开开心心的日子。我们虽然身为阮家女儿，需要担负家

族之望，但这些事姐姐一个人来做就行了，你……只要高高兴兴地做阮家小姐，将来寻一个真心相爱之人，白头偕老，才是幸福之道。”

我见她言辞恳切，倒是真心为我着想，心中不由有些感动。她只不过年长我一岁多，却是如此懂得世态炎凉，真情无价，实在难得。忙拉着她的手笑道：“我知道姐姐是真心为我好呢！璃儿有你这样的好姐姐，才是前辈子修来的福气！”

阮心瑜笑了笑，道：“傻丫头！”复又正色道：“你好好跟姐姐说，你……当真喜欢那明南王？”

我心中一叹，只得道：“是啊。要不……我干嘛给他名牌？”

阮心瑜道：“那明南王容貌俊美，气度不凡，的确是个人中之龙。只是……此人精光内敛，心机深沉，恐怕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他府中妃妾甚少，如今你嫁过去应该不难应付，我只是怕将来……”

我叫道：“哎呀，没事啦！姐姐你也想太多了。我要是真嫁了过去，他也别想三妻四妾！”

阮心瑜笑道：“你呀！净说傻话！明南王要纳妃，你还能阻止不成？他若是对你有情，自然会好好待你，如若不然……”

我怪叫道：“不然怎么样？我肯嫁他，是他的福气！还敢三妻四妾！我若是成了他的老婆，他当然要对我一心一意，要不然我才不要他呢！”

阮瑜道：“哟，看不出我们璃儿还是个悍妇呢！”

我佯怒道：“好啊，姐姐居然骂璃儿是悍妇！看我不饶你！”说完上前挠她，二人笑作一团。

《此心无垠》天机

快到家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下了马车，只见阮府门口黑压压地站了一群人，阮夫人领着三位姨娘站在门口等候。见我们到了，阮夫人方才笑道："终于回来了，可叫我们好等！"

阮心瑜笑道："这天也晚了，风又凉，母亲怎么还站在门口受风？叫女儿怎么过意得去。"

阮夫人只是拉着她的手笑，银巧道："妾身要给皇后娘娘道喜了呢！我们阮家总算是扬眉吐气啦！"

阮心瑜道："三娘不要笑瑜儿了，封后大典还早呢，什么皇后不皇后的，瑜儿听了还真不习惯。"

阮夫人道："唉，你这孩子，皇上已经下旨封了后，你便是皇后了，还叫什么习惯不习惯？如今你已经是一国之母，切不可再孩子气了。"

阮心瑜含笑未语。苏纨笑道："还要恭喜璃儿成了明南王妃呢！"阮夫人方道："是啊，瞧我这糊涂！璃儿，你也是王妃了，以后切不可再任性！"我只得笑着点头，抬眼望见娘，只见她面带笑容，眼中却有忧色，不由一愣。

阮夫道："好了，我们还是快进去吧，你爹还等着呢！"

一行人往院内走去，娘将我拉在身边，欲言又止，似满腹心事。我心中疑惑，见父亲在厅中已摆下宴席，坐了不少人，我扫了一眼，见阮知秋也在座，不得不将嘴边的话压入腹中。

一家人围坐一起，阮修之举杯道："来，我们一家人好久没这么高兴过了，如今瑜儿封后，璃儿也成了王妃，总算是得偿所愿，为我们阮家大大地争了口气，大家好好地喝一杯。"

众人饮过酒，阮修之道："知秋，你两个妹妹都已名花有主，你还不敬她们一杯？"阮知秋缓缓地站起身来，眼睛看向我，但却空洞无

物，苦涩道：“大哥……敬二位妹妹，祝你们觅得佳婿……”说完一饮而尽。

我心中无奈，又不便多言，只得饮过坐下。一桌美味竟然吃得索然无味。

二日后，宫中传下话来，皇帝与阮心瑜大婚之日定在四月初八，而我与明南王的婚礼则定在五月十六。仔细算下来，心瑜再过一个多月便要进宫，而我还有二个月的时间。奇的是从百花盛宴那日开始，我竟然又开始做那些恢复阮心璃记忆的梦，吓得我睡不安稳。思索再三，当务之急还是要赶紧去找到那个古怪的牌子，才能回去，只是不知从何下手，不由得每日烦闷不已。

阮心瑜进宫已成定局，但紫青朱碧四个丫头却宁死也要跟着自己的主子，当初说换婢之事只得作罢。这样也好，反正我已经习惯了有青荷碧叶伺候，换了人还真有些不适应。阮心瑜让我搬去静漪园住，说我们姐妹相聚的时日无多，不如与她同住，反正我那静气园一时半会儿也建不好，她进宫之后，我也可在静漪园待嫁。夫人同意了，我也乐得与她为伴，也好让朱络碧叶得以多聚些日子。

我娘自那日家宴之后，很少再来我屋里，我见她对于我中选明南王妃之事似乎并不乐见，却不知为何。这日在静漪园里与阮心瑜闲坐，却见娘带了惜人过来。心瑜忙让紫莲奉茶，我见她脸色憔悴，心事重重，不由得关切道：“娘有心事吗？”

她勉强一笑，道：“璃儿，明日陪娘去一趟宝光寺如何？你去百花盛宴之前，为娘曾经去许过愿，若你能中选，定去谢佛主保佑。”

我“哦”了一声，心中不禁欣喜。这自从百花盛宴回来，父亲便几乎不让我们出门，只说都已经封了后妃，不可再出去到处招摇，以免生事。我在家里闷得发慌，有个机会能出去玩，还不开心得要死！于是开口笑道：“好啊，不如姐姐一起去吧。”

阮心瑜道：“还是妹妹和三娘去吧，明日宫中的姑姑要过来，教我大婚礼仪，我可是去不了的。”

我只得道："那好，我就陪娘去，哪天你有空了，我再陪你去。"

第二天一早，娘带着惜人，我带了碧叶、文昕子默，一行五人到了宝光寺。这宝光寺位于巍山之顶，乃是皇家寺院，太祖皇帝登基之时，曾在此祭天，由此香火鼎盛，经久不衰。再加上寺中的主持回真大师，据说是法力无边，所说之预言皆会成真，连皇帝也对他尊敬有加。我不禁好奇，那个说我们阮家定会出一位皇后的回真大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大雄宝殿金碧辉煌，修得甚是宏伟，不过可惜我对佛学一无所知，只是看个热闹。我见娘见佛便拜，十分虔诚，寺院中人流如织，却庄严肃穆，不见嘈杂，心中不禁肃然。乖乖照她的样子，仔细地拜拜。

拜过之后，娘便轻声道："璃儿，你随我去见见回真大师吧。你这么久没来，是该好好去拜会他老人家的。"

我满口答应，任她带着我往后院走去。心中还在思索，不知见了那回真大师该如何应对。转念一想，他既是得道高?，说不定可以为我指点迷津。正在低头走神，却听见一位僧人说道："施主一向可好？师父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我抬头一看，只见身在一禅房门口，一位小师父打开房门，恭敬道："施主请。"我一愣，却见娘与众人站在院内，微笑着看着我道："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你。"

我心中疑惑，只得进了门去，小师父回身关门，我不得不只身走入内室，里面淡香幽雅，只见一位白眉老僧坐在蒲团之上，双目紧闭，似在养神。不由躬身行礼，道："回真大师，小女子阮心璃有礼。"

他缓缓睁开眼，似有笑意，低声道："你来了。"

我好奇地看着他，见他面色沉静，不动如山，却自有光华，气度非凡。不由得问道："大师一向可好？"

他缓声道："好。施主呢？来这里可还习惯？"

我不由一愣，来这里？是何意？当下只得回话道：“大师是指宝光寺么？挺好的呀！”

他微微笑道：“施主原本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然则，既来之，则安之。时机未到，别无选择。”

我心中一惊，不由问道：“大师你……知道我是谁？”

他只是淡声道：“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何会来这里？”

我皱眉道：“我也不知道。”

他又道：“天地之间，凡事皆有因果。你既然来了这里，自是有缘。”

我急忙问道：“那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他敛下眼去，道：“施主只需平心静气，等待时机。”复又张开眼道：“到时候施主能否改写命运，只在一念之间。”

我愣了愣，不解其意，只得道：“一念之间？可是，大师，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是两个人！以前的我……到哪里去了？”

他淡声道：“来他来的地方来，去他去的地方去。万物皆有归处。”

我听得满头雾水，不知其然。只得长叹一声道：“如今我不是我，可如何是好？”

他沉声道：“你便是你，你只是你呀。施主为何不愿随缘往生？”

我一惊，道：“大师，我只想做回原来的自己，为什么不行？”

他却微笑道：“过去现在，还不都是施主自己么？不必过于执着。”

我深思半晌，只得道：“那将来，会如何？”

他淡声道：“将来自有定数。将来如何，天机不可泄露。凡事而为，只在施主自己而已。恩怨情缠，得失之间，皆是平衡之理。你去吧。”

说罢便闭目沉思，不再说话。

《此心无垠》恩怨

我走出禅房，兀自沉思，不解其意。文昕关切道："小姐，回真大师说了什么？"我摇了摇头，不知如何说起。娘道："璃儿，你以前最爱在寺里听经，我不如在这里打扰一日，明日再回府吧。"

我一愣，不由问道："为什么？住在寺里，能行吗？"

娘笑道："有什么不行，以前你也经常在这里住两、三天才回去的。让昕公子回去说一声，我们明天再回去好了。娘想在这儿多念些经，为你祈福。"

我只得道："那……好吧。"心想也好，也许在这寺庙里就不会再做那些奇奇怪怪的梦了，然后再找机会仔细地问问那回真大师，说不定能知道回去的方法。于是遣了文昕回阮府传话，留了碧叶、子默伺候。

宝光寺建在巍山之顶，因前来进香之人甚多，寺院东南特意还建有别苑，专供香客们住宿休息。我与娘亲捐了功德，在别苑中住了下来。用过晚膳后，娘独自来我房中，脸色有些凝重。我只得让碧叶先去歇着，细细地问她究竟有何心事?

她只是默默地看我，眼中似已有泪，我不禁着急。连声问道："娘这是怎么了？女儿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娘不高兴了？为何如此？"

她拭泪道："璃儿，再过几日，就是你的生日了。十六年了，十六年来，娘天天盼着你早些长大，能够寻一个好人家嫁了，如今……"

我不由笑道："娘，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她似有恼意道："好什么好！我问你，你为何会被明南王选中？"

我心一宽，原来娘是在担心这个，不由轻笑道："这有什么关系？女儿又不是被选进宫，以后再也见不着娘了。明南王府的大门随时都为娘敞开着，以后就算女儿嫁进了王府，娘也随时可以来看女儿！"

她看着我正色道："璃儿，那明南王明明是我们的仇人，你为何还这般开心？"

我一惊，仇人？这话从何说起？

她见我脸色惊疑不定，叹了口气道："你这孩子从小就倔强，你可不要告诉娘，你嫁给他是为了报仇！娘不许你这样毁了自己一辈子！"

我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她又道："当年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何人去向皇上告密，说你父王心存不轨，但却是那明南王亲自带来人来府中，拿人，抄家！说不定那告密诽谤之人就是他！如果不是你爹事先得知消息，只先一步将我接出府去，我哪里还有命在？当时我还怀着你，只身一人能往哪里去？本想一死了之，只是想到你还未出生便……娘怎么狠得下心？"

我不禁暗自思索，当年？也就是十六年前了，那时的明南王也不过是小孩儿，说起来应该是他爹了。莫非阮修之与他就是因为此事而结怨？

娘抹了抹眼泪，继续道："好在老爷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收留在临江别苑之中，直到把你平安生下来。老爷大恩大德，我们母女这辈子也难以报答。"

我沉了沉脸，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这阮修之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敢收留罪臣之妻女？不仅如此，还将我养大成人，甚至送去百花盛宴！如此不说，居然要我嫁给明南王！他到底是何居心？

娘见我默不作声，以为我心中有愧，复又平声道："如今，你被选为明南王妃，已经既成事实，无法更改。你叫娘……情何以堪？"

我一惊，忙道："娘！你别这么说！我……我在百花盛宴，也是身不由已。"

娘满面愁容地望着我，道："这可如何是好？不如让你爹想个法子，退掉这门亲事？"

我沉声道："恐怕不行。皇上亲口御封，岂是儿戏？再说……"

娘哭道："那怎么办？怎么办哪？不行，我去求你爹，你虽不是他亲生，他却一向最疼你，我去求他，他一定能想到办法！"

我不由打断她道：“没用的，娘。如果我告诉你，就是爹要我嫁给明南王的，如何？”

她吃惊地张大了嘴，颤声道：“怎么会？不会的。你爹不会让你嫁给仇人的！你爹……与你父王有八拜之交，你在府里，吃的用的，比知秋还要好，他待你比心瑜还要亲，他怎么会……把你往火炕里推？”

我不由得冷笑道：“果真如此？可是他曾亲口跟我说过，定要我嫁去明南王府。”

娘颓然坐在椅子上，喃喃道：“怎么会？怎么会？”

我淡然道：“说不定，爹早就打定主意，要我去报仇呢？”

娘猛然道：“不会的！你父王临终之前曾经亲口告诉我，要我将你好好抚养成人，决不可去寻人报仇！你爹也知道，他不会让你去报仇的！？

我不禁沉思道：“那又是为何？”

娘直直地看着我，道：“傻孩子，虽是明南王来拿人抄家，下旨的却是皇上啊！你想找谁报仇？你父王贵为辽东王，与其他三王却素无往来。谁想到竟会遭人暗算？”

我一惊，沉声道：“那如今的辽东王……是何人？”

娘叹声道：“是你二叔严维岭。你父王过世后，皇上便下旨让你二叔承袭爵位，他……恐怕还不知道有你呢！”

我脑中灵光一闪，急声道：“娘！我父王的名讳是什么？”

娘讶异道：“你父王姓严，名维正啊！你怎么不记得了？”

我胸口一窒，顿时惊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严维正，不正是我严希真老爸的名字吗？怎么会这么巧？不可能的！

娘没发觉我的异样，只是说道：“幸好我们母女二人的名字不曾在族谱之中，否则这十六年来哪里可能活得下来！”

我震惊之余，哪里还听得进她说了些什么。娘见我呆呆地不语，只得唤了碧叶来服侍我休息。我躺在床上，竟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总是在想我来到这里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却不知那天机是什么！

到了后半夜，天突然下起雨来，远处隆隆作响，似有雷声。我不觉生乏，竟然昏昏睡去。一夜无梦。我细心算了算，去了百花盛宴已有三日，为何每次都是三日之后便再无梦，心中甚为奇怪。

清晨醒来，碧叶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说是昨夜一场大雨，竟将上山的路给毁去了一段，如今所有的人都给困在这山上了。下面的人上不来，上面的人也下不去。宝光寺的师父们说只能让大家在山上再住几日，官府已经派人去修路了，估计也用不了几天就能下山。我们无奈，只得安心住下。大家说都这一场雨来得奇怪，往年在这个季节极少有这么大的雨，而且上山之路乃青石铺成，坚固耐用，竟然会被一场大雨给毁坏，实在是前所未有。

山上被一场大雨洗礼，愈加苍翠清新，我四处闲晃，倒也乐得自在。子默怕山中蛇虫鼠蚁众多，不让我走得太远。开玩笑，我严希真是出了名大胆妹，会怕那些东西？于是趁他们没留意，偷偷地跑到后山去玩。一来我也是想四处观光，二来昨晚娘跟我说的话我实在还难以消化，想一个人好好地想想。

那后山的路就没有前山那么好走了，虽然还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路，却要陡峭许多。我只得手脚并用，竟然也走了许久。好不容易见到一处地势稍微平坦之处，便找了个块石头，坐下来休息。

我只顾想着心事，根本没留四周的情况。突然不经意一瞥，只见一条手臂般粗壮的大蛇已悄悄地爬了过来，离我不过一米。我吓得半死，却不敢大叫，只得凝神不动，心中念着希望它当我是透明人，可是脚却是抖得厉害。我只见它离我越来越近，终于忍不住想跑，不料脚下一软，跌在地上。那大蛇一扭身体，居然朝我扑了上来！

《此心无垠》无生（1）

我一见那蛇居然朝我扑了过来，吓得一声尖叫，蒙住了眼睛，准备着有个软体动物趴到身上来咬。等了半天，却不见有东西咬我，忙睁开眼一看，那蛇居然如一堆烂泥一般，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眼前站了一个灰衣僧人，合什道："阿弥陀佛，施主你没事吧？"

我惊魂未定，连忙爬了起来，对那灰衣僧人施礼道："多谢师父相救，请问师父如何称呼？"

他低声道："施主不必多礼，贫僧乃宝光寺弟子，法号无生。"我见他面目祥和，谨慎有礼，不由得感激道："幸好遇到大师，不然我可就要成了那蛇的一顿大餐了。"

无生只是微微笑了笑，走上前去将那蛇拎了起来，口中道："阿弥陀佛，你去吧！"说罢将往林中一抛，那大蛇晃了几晃，竟乖乖地走了。我看得发呆，不由得叹道："哇，无生大师，你可真是厉害！可是你这样放走了它，那它万一又去咬别人怎么办？"

无生道："万物皆有灵性，贫僧是出家人，不可杀生。"

我讪笑着点了点头，心想这和尚还真是个心慈之人，连蛇都舍不得杀。却不料林中传来一声冷哼："哼！大师是不是人杀腻了，如今反倒装起慈悲来了！"说着林中走出一个蓝衣女子。只见她身段苗条，步履轻盈，走路竟然没有声音。那脸上覆着一层轻纱，让人看不清楚她的容貌。

无生合什道："阿弥陀佛！女施主折煞贫僧了。女施主一路跟着贫僧，不知有什么事？"

蓝衣女子恨恨道："哼！满嘴仁义道德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千手观音，你以为你做了和尚，我就不认识你了？你可知道我是谁？"

无生叹了口气道："贫僧不知道施主是谁。贫僧法号无生，施主所说的千手观音，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蓝衣女子猛地掀开面纱，露出一张脸来。我猛然一见，不由得啊地一声叫出声来。那左脸之上竟然没有一点好的皮肤，全然是一片血红的疤痕，十分吓人。只听得那蓝衣女子怒道："看看我是谁？你方才打蛇的手法，明明就是拈花手，还敢说你不是千手观音？"

无生脸色一惊，黯然道："善哉善哉！施主之难，都是贫僧的过错。"

那蓝衣女子喝道："废话少说！纳命来！"话音刚落，十指如勾，飞身往无生扑去。我大惊失色，不由叫道："小心啊！"

只见无生身形一晃，躲了过去，二人瞬间交上了手。我又不懂武功，不知二人谁更厉害，心中不由得焦急万分。那无生刚才出手救我，我自是感激，而这蓝衣女子却来历不明，还跟踪人家，恐怕也未见得是什么好人。正在忧虑之中，忽然一人抓住我的胳膊，低声道："小姐，站远些。"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子默，心中一喜，当下叫道："子默，快帮忙！"

子默二话没说，闪身冲了上去，我正自高兴，却见子默与蓝衣女子合攻无生，不由一愣，急叫道："子默，你干什么？我是叫你帮那和尚！"

子默一愣，跳了出来，沉声道："小姐，请恕子默难以从命！"

我气道："为什么？"

子默道："凌宵宫有宫规，不能与自己人动手。"

我惊叹道："啊？什么意思？那女的……是凌宵宫的人？"

子默道："正是，她是左护法姬蓝风。"

我不觉叹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为何要杀无生大师？子默，刚才无生大师救了我一命，你快帮帮她。"

子默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没有做声。我心急如焚，大声斥道："你是怎么回事？！那人救了你主子！如果不然，我早死了，你也活不成！"

子默浑身一震，却没有动。忽然听见砰地一声，无生似已中招，瞬时摔在地上，口角流出鲜血。那姬蓝风翩然落下，大笑道："哈哈哈！想不到你大名鼎鼎的千手观音，我凌宵宫的头号仇人，今日竟然落在我的手上。"

无生挣扎着坐起，惨然笑道："十年未见，姬护法的武功精进不少。贫僧……自愧不如。"

姬蓝风脸色抽动，愤然道："十年，十年，人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你……你可知道，我恨你入骨！"

无生脸色惨淡，悠然道："当年确是我负了你！只不过……咳咳……"话未说完，咳出一口鲜血，我见状大惊，忙上前扶住他，急声道："无生大师！无生大师！你受伤了？！"

无生喘了一口气，轻声道："多谢女施主关心，贫僧无碍。"

姬蓝风喝道："你也知道是你负了我！苗一岚！我只问你一句，当初你为何要偷走《百草经》？！为何要弃我于不顾？！"

无生苦笑道："我一生炼毒成痴，怎会放过凌宵宫的绝世药书！谁知……咳咳……竟然害了那么多人！"他闭了闭眼，似有不忍，又道："你……我只是利用你，你恨我……咳咳……也是应该的。"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不料他与那姬蓝风竟然有这样一段过往，当下心中犹疑不定。无生见我沉默不语，微笑道："女施主，我是人人欲除之而后快的千手观音苗一岚，你……你不必同情贫僧……"

我立即道："我不管你以前是谁，我只知道你是刚刚才救了我一命的无生大师。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她杀你的。"

姬蓝风怒道："你是什么人？凭什么对他保证？！"

我不由笑道："就凭他是我的恩人！他如果刚才不出手救我，你能看见他显露武功吗？你能那么肯定他就是千手观音？他明明知道你跟在他身后，可还是毫不犹豫地救了我，那就说明他是个好人！"

姬蓝风哈哈大笑，笑声凄厉冲天，怒道："他是个好人？！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你看看我这张脸，那就是拜他所赐！我凌宵宫悬壶殿

几十口人命，都是被他所杀！你居然还说他是个好人！”

我悚然一惊，复又转回头去看无生。只见他微闭双目，脸现悲凄之色，叹道：“唉！贫僧十年前所造之孽，实难偿还！你……你动手罢！”

《此心无垠》无生（2）

姬蓝风道：“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子默忽然道：“左护法，千手观音乃我凌宵宫的大仇人，依属下看，还是将他带回凌宵宫，交由宫主处置吧！”

姬蓝风道：“闭嘴！我自有主张！轮不到你说话！”

我情急之下不由叫道：“你不能杀他！他是宝光寺的人，你杀了他，宝光寺恐怕就会和凌宵宫结怨了！”

姬蓝风道：“区区一个宝光寺就能威胁我凌宵宫？就算是皇帝亲临，也要对我们礼让三分！况且这千手观音，本就作恶多端，我们不追究他们窝藏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他们了！”

无生黯然道：“我在寺中多年，承蒙师父不弃，收为关门弟子，每日抄念佛经，以赎前罪。如今……怎么能再去连累他老人家？姬蓝风，你要杀便杀，不必多说！”

姬蓝风不怒反笑道：“好！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罢，举掌袭来，我大惊之下，顾不得多想，反身扑到无生上，欲挡住无生。眼见那姬蓝风掌风袭到，我吓得埋下头去，却见眼前人影一晃，砰地一声，那一掌硬生生地打在了子默身上，子默身子一晃，倒在地上。

我失声叫道：“子默！”不由怒视姬蓝风道：“你！你好狠毒！竟然连同门也打！”

姬蓝风怒道：“子默！你疯了吗？”

子默沉默不语，只是翻身坐起，闭目运功。姬蓝风见我瞪着她不放，寒声道：“我凌宵宫虽为你阮家训练护卫，可不是要听你号令！你走开！不要挡着我办事！不然我可不管你是不是阮家人，一样照打不误！”

我直声道：“你想得美！有本事就先杀了我！”

姬蓝风怒极，左手微动，闪电般地挥了过来，却见白袍一闪，一个僧人挡在我们面前，合什道：“姬施主手下留情！主持方丈有请！”

姬蓝风不由得收招忍气，怒道：“你又是什么人？！”

那白袍道人道：“贫僧无智，乃回真大师座下大弟子。无生，是我师弟。”

《此心无?》凌宵宫主（1）

那白袍道人微笑道：“世间之事，皆有因果。施主不如前往宝光寺一叙，师父已在普航禅院恭候施主。”

姬蓝风道：“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白袍道人只微微一笑，并未答话，只见他抓起无生，转眼已跳出十米多远。姬蓝风急忙展动身形追了上去。我眼见这变故只在瞬息之间，心想也追不上他们，心中担心默的伤，便守在子默身旁。不一会儿子默调匀气息，张开了眼。我忙问道：“子默！你没事吧？”

子默低声道：“我没事。”

我不由急声道：“你刚才为什么挡过来？你知道那样很危险！以后千万不能这样！”

子默道：“保护小姐安全是我的职责！”

我柔声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不过也不能这样不要命！听见没！我要你答应我，以后不准再这样！”

子默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只是不做声。我无奈道：“你呀，别以为自己武功好就逞强，你知不知道如果刚才你被她打伤了，我……我可怎么办呀？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子默惊异地看了我一眼，生硬道：“子默是小姐的武公子，为小姐死，是应该的。”

我气道：“胡说什么！我不要你死！我不管，总之你要答应我，以后不准再这样，不然……我可不要你了！”

子默沉默半晌，只得闷声道：“好。”

我才放缓脸色，道：“他们好像去什么普航禅院了，我担心无生大师，不如去看看吧。”

我见天色已晚，便让子默背着我一路疾行，很快便到了普航禅院。我示意她躲起来，不要暴露了自己。自己找了个门缝偷偷望去，那院中蒲团坐的正是回真大师，无智站在右边，他脚下躺着的居然是

无生！我心里一惊，只听见姬蓝风道："回真大师，我敬你是一代宗师，才和你讲道理！这人分明就是祸害武林的千手观音苗一岚！他抢我凌宵宫秘笈，杀我门人，我定要将他带回凌宵宫处置！"

回真大师道："善哉善哉！施主说他是千手观音，老衲却说他是无生。前尘如烟，他既已入我佛门，虔心向善，施主又何必苦苦相逼？"

姬蓝风道："老和尚！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我凌宵宫的要人，今天我就要带他走！你要如何？"

我正自着急，却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当是子默，不由得挥了两下手，道："等一下！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说！"

那人却笑道："姑娘为何在此故作神秘？"

我一惊，回头一看，哪里是子默？分明是个白衣男子。只见他白衣胜雪，黑发如墨，双眼如漆，风雅翩翩，站在月光里恍若仙人，不由得看呆了。他复又笑道："姑娘怎么了？在下脸上有字吗？"

我不禁脸红，暗想道：严希真啊，严希真，你的定力真是越来越差了，见了帅哥就发傻！当下清了清喉咙道："你是谁？"

他淡然道："在下宫雪衣，姑娘如何称呼？"

我不禁笑道："宫雪衣，名字很好听。我叫阮心璃。"

他脸色微变，喜道："你是璃儿？已经这么大了？"

我不由得奇怪，他认识我？糟糕，我的记忆中全然没有这样一个人哪！正在犯疑，却见子默自房顶飘了下来，见他便躬身行礼，口中道："属下参见宫主。"

我一愣，宫主？难道是凌宵宫宫主？不会吧！他微微一笑，道："子默的武功又精进了。嗯，璃儿的眼光不错。"

子默道："宫主怎么会来这里？"

宫雪衣道："我四处追查千手观音苗一岚的下落，方才得知他藏匿于宝光寺中，所以过来看看。"

子默道："属下刚才见到姬护法与无生，就是苗一岚在后山动手，随后无智大师便将姬护法请到这普航禅院来了。"

宫雪衣只嗯了一声，复又看向我，眼中温柔万分，我不由得看呆了。他是那样温润如玉，清透无害，全然不似明南王的深沉内敛。只听得他笑道："璃儿这些年可好？上次听说离音阁着火，你无大碍吧？"

我笑了笑，道："我没事，多谢宫主关心。"

他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温和柔软，那么自然而然，我不由一愣，只见他推开门道："随我进去看看。"我只得任他牵着我走了进去。

姬蓝风一见宫雪衣，忙躬身行礼。回真大师合十道："凌宵宫主，老衲有礼了。"

宫雪衣拱手道："大师有礼。我等打扰大师清修，实在有愧，望大师见谅！"

回真大师清声道："宫主远道?来，来者是客。老衲自当尽尽地主之谊。无智，你去准备一桌斋饭，我与宫主共进晚膳。"

无智应声而去。姬蓝风气道："我们不是来吃你什么斋饭的！快将苗一岚交出来！不然，可别怪我踏平你这宝光寺！"

宫雪衣斥道："蓝风！你怎么对大师如此无礼？"他虽然是在喝斥她，语气却无比地轻柔温和，似春风拂面一般，哪里有半点不适？却见姬蓝风脸色一变，当下低头默不做声。我不禁暗暗称奇，这可是我见过的最没威严的喝斥了，但那姬蓝风却畏惧得很，神色之间不敢有半分不敬，当真是奇怪啊！

宫雪衣走到无生身边，仔细地查看，朗声道："他……果真是苗一岚？"

回真大师道："阿弥陀佛！千手观音，早已于十年前，消失人间了。此人，乃是我关门弟子，无生。"

我怕他会对无生不利，急忙道："宫主，他是无生，不是什么千手观音了。你不要杀他好不好？刚才在山上，他还救过璃儿呢！"

宫雪衣道："哦？他救了你？"

我连声道："是啊，刚才有条大蛇袭击我，幸好被无生大师看到，他出手救我，所以……才会被姬护法看出来他的武功。"

宫雪衣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地查看无生，我吃不准他的心意，只得紧紧地盯着他。忽见他抬起头来对回真大师道："大师！我若放过此人，那《百草经》和悬壶殿三十三条人命，恐怕也不会宽恕雪衣！"

回真大师道："善哉善哉！因果循环皆有定数。那《百草经》已然被毁，三十三条人命已经不在。我们为何纠缠于已不在的生灵，却不肯放过一个已经悔过的灵魂？无生为他所造之罪孽日夜诵经，十年来从无间断，已是赎罪了。"

忽然听见无生喘声说道："师父，弟子一生所造之罪孽，无可饶恕，就让弟子去吧，这样弟子也可以得以解脱了。"

宫雪衣沉思半晌，淡声道："大师，他已身受重伤，没有我凌霄宫独门伤药，难以存活。不如大师将他交给我，我带他回凌霄宫治伤。"

我惊喜道："宫主肯放过无生大师？"

宫雪衣看着回真大师，正色道："不过在下有个条件，伤好之后，他需在悬壶殿赎罪，终身不得踏出凌霄宫半步！"

《此心无垠》凌霄宫主（2）

听到宫雪衣开出的条件，我不禁骇然，那不等于终身监禁？不由得皱了皱眉，转念一想，只要保得命在，还是好的。

回真大师思索半晌，叹声道：“好吧。不过施主可向老衲保证，不伤他性命？”

宫雪衣淡声道：“好，在下保证。”

回真大师道：“凌霄宫主一言九鼎，胸襟广阔，所说之话从无虚言，在江湖上无人不敬仰宫主的为人。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宫主既然保他性命，老衲也就放心了。”

姬蓝风脸抽动了几下，终是没有出声。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心想这宫雪衣还算是个宽宏之人，不由对他又生了一分敬佩之心。

只见他轻声道：“大师言重了。”当下取出一粒药丸来，塞入无生口中，我不禁愣了愣。只听他道：“九宵灵玉丸可护他心脉，三天之内，不会有性命之忧。待我们回到宫中，再取伤药医治。”

回真大师唤了人来，将无生抬去休息了，我心中忐忑不安，宫雪衣见我神色不定，温和笑道：“璃儿怎么了？还在担心他吗？宫主哥哥向你保证，他不会有事的。”

我见他眼神沉静，有一种安定人的力量，不由心神一松，轻声道：“我知道，有宫主在，他不会有事。”

回真大师道：“请宫主、护法先去别苑休息，待斋饭好了，老衲再差人来请。”

宫雪衣微微一笑道：“好，有劳大师。”说罢，复又牵起我的手，慢慢地向别苑走去。我见他对我如此亲近，却是自然无比，仿佛认识了很久，心中只觉得很是温暖。

宫雪衣笑道：“璃儿小时候最喜欢缠着我讲故事了，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宫主哥哥，宫主哥哥地叫，现在见了我，怎么有些生份了？”

我一愣，听他提起往事，不由得望了子默一眼。见子默神色之间似有一丝紧张，当下不敢做声，唯恐又说错了什么。

宫雪衣又道："那时候你身子太弱，总是生病。修之怕你长不大，不得已才把你送来凌宵宫。你才三岁，已经玉雪可爱，小嘴又甜，整个宫里的人都喜欢你得很呢！"

我不由得笑了，这阮心璃倒是人见人爱哪！

宫雪衣笑道："你五岁时离宫回家，哭得是稀里哗啦，把我的衣袖都擦湿了，你可还记得？那时我不住地哄你，你却说要我等你长大，定要嫁我为妻呢！"

我张大了嘴，脸红了红，不由得低声道："宫主哥哥怎么尽提些璃儿的丑事？"

宫雪衣笑道："小璃儿不好意思了呢！好了，我不提你的丑事了。我听说这次百花盛宴你被选为明南王妃了？"

我只得"哦"了一声，不知该说些什么。

宫雪衣淡声道："我们凌宵宫与明南王府没有打过什么交道，但从通晓殿的消息来看，这一代明南王是少年得志，十八岁就继承了王位。此人励精图志，大胆激进，将南藩之地治理得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的确有经天纬地之才。"

我心中一动，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宫雪衣道："我已经让通晓殿去搜集更多与明南王有关的消息，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璃儿将来嫁了过去，也不至于太糊涂。"

我不由得心生感动。他这般为我打算，简直就如亲人一般，不由得握紧了他的手，轻声道："宫主哥哥，谢谢你，你对璃儿……真好。"

宫雪衣微微一笑，柔声道："我当然要对你好了，因为你是我的小璃儿啊！将来谁敢欺负我们璃儿，宫主哥哥决不会放过他！"

我笑着点了点头。拉着他的手，不觉已走到别苑门口，娘正在门口张望，想必是见我许久不归，有些急了。见到我才松了一口气。但见我拉着一个男人的手，不由得吃了一惊。

我只得笑道："娘，这位是凌霄宫宫主。"

娘忙福了福身道："原来是宫主，盈月有礼了！"

宫雪衣道："桂姨娘不必多礼。天色已晚，风又凉，你们赶紧进屋歇着吧。"

我随娘回了屋，娘去张罗晚膳，我唤了子默过来，想问问他有关宫雪衣的事。免得明日见到他又露出破绽。

子默道："小姐想知道什么？"

我想了想道："宫主当真会救无生大师？"

子默道："宫主说的话从来不会有假。他既已许诺留他性命，就绝不会杀他。"

我沉思道："小时候我曾在凌霄宫中住过？"

子默道："是。"

我叹了口气，道："宫主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不知所措了?"

子默道："小姐不必多虑。宫主向来疼爱小姐，对小姐就如自己的亲妹妹一般。"

我沉思半晌，复又问道："那通晓殿是做什么的？"

子默道："凌霄宫除了中宫之外，底下所属有三殿，文武殿、悬壶殿和通晓殿。文武殿专门训练文武公子，所有武功秘笈都在文武殿。悬壶殿是研究药理毒草的，凌霄宫所有毒药和伤药都出自悬壶殿。至于通晓殿，是专门搜集天下情报消息的组织。"

我讶然，想不到一个凌霄宫，居然这么庞大复杂。分门别类，样样俱全。不由得叹道："这么大的一个凌霄宫，分门别类又如此复杂，想来这个宫主恐怕不那么好当。"

子默道："这是自然。宫主虽然有一军师、二护法相助，分管三殿，却仍然需要以德服众。宫主十六岁便做了凌霄宫主，早先宫中不

服之人大有人在。”

我惊叹道：“十六岁！太厉害了。他也是文武公子吗？”

子默道：“是。宫主原是‘元’字辈武公子中年纪最轻的一个，只因他性情温和，天赋极高，因此最得前任宫主喜爱。”

我不由叹道：“是啊，刚才见他训斥姬蓝风都那般温和，象他那样一个人，恐怕永远也不会生气吧？”

子默道：“这……我不知道。”

我扑哧笑道：“子默你还真是老实，我问你什么你便答什么。我不过是说着玩笑的。”

子默正色道：“属下从来没见过宫主生气。”

我不禁喟然，这宫雪衣方才见到凌宵宫的大仇人苗一岚都不曾动怒，可见他的涵养有多好了。不知道这样一个玉雪一样的人儿，生起气来会是什么样子？不由得眉毛一扬，笑道：“你们宫主，可有娶妻？”

子默一愣，答道：“未曾娶妻。”

我复又笑道：“难怪啦！以后有了老婆，说不定就会时常生气了。”

子默道：“为何？”

我乐道：“你不知道吗？通常谈恋爱的人呢，情绪就很容易受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影响，说不定就会时常为了一些小事生气。”

子默默不作声，我暗自觉得好笑。不禁想知道那宫雪衣以后的妻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女人！如果是个悍妇，那可就好玩了。看那个姬蓝风就是一副火爆脾气，如果他们俩凑一块，倒是有趣。

一想起姬蓝风，忽然想起她脸上的伤疤，不由得问道：“子默，无生大师为何会害死凌宵宫那么多人？”

《此心无垠》遗赠（1）

子默见我问起无生，不由得沉默了许久，我见她不说话，似有内情，不由得追问道：“他明明是个男子，为何号‘千手观音’？”

子默叹一口气道：“苗一岚武功高强，但最精通的乃是用毒和易容之术。他在江湖上行走，竟无人得知他的真实面目。常人见他忽男忽女，不知其究，所以才称他‘千手观音’。”

我愣了愣，易容？这个东西倒是在武侠小说里经常看到，某些易容高手可以将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想不到还真有其术。

子默又道：“他酷爱研究药理，天下药书，只要他找得到，便要去翻来研究。不知他如何得知我凌宵宫悬壶殿有一本《百草经》，便打上了主意。”

我不由沉思道：“凌宵宫高手如云，他怎么偷得到？”

子默道：“他也知道凌宵宫不是个来去自如的地方，当时姬护法分管悬壶殿，于是他便乔装成大夫，设计亲近姬护法，让她带他进了凌宵宫。”

我想起先前姬蓝风对他的恨意，方才明白那苗一岚竟是以感情为饵，进入凌宵宫，盗经杀人，难怪姬蓝风对他恨之入骨。

子默又道：“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医者，除了姬护法，谁会对他多加留意？他千方百计骗得姬护法将《百草经》给他看，并默记于心。谁料竟会被军师尧汨发现了。尧汨心思缜密，不动声色，只让人去细细盘查他的身份，才得知他原来是千手观音。当即布下天罗地网，欲在悬壶殿擒他。”

我啊了一声，虽知无生最后还是逃脱，但免不了捏一把冷汗。

子默接着道：“他发现行藏败露，不惜毁了《百草经》，放出烟花冥。那烟花冥是如轻烟一般的毒雾，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形，悬壶殿三十三口人，尽皆死于非命。宫主震惊，忙命文武殿所有武公子全力

追杀，怎料姬护法情系于他，反倒不顾同门之谊，助他逃脱。谁知苗一岚为逃命，竟置姬护法的性命于不顾，弃她而去。”

我黯然无语，不知当时是怎样的惊心动魄啊！

子默痛心道：“宫主心痛难当，三天三夜不眠不语。饶是如此，宫主见姬护法也中了毒，九死一生，一张左脸尽毁，心中不忍，只收了她悬壶殿管事之权，但凡宫中之事，一律不许她过问，只令她一心一意追查苗一岚的下落。”

原来如此，整整十年了，想必这十年中，姬蓝风、无生、宫雪衣的日子都不好过吧。

子默又道：“凌宵宫对苗一岚下了江湖追杀令，想必他已无处容身，才会进了这宝光寺。”

我叹息道：“他做了回真大师的弟子，应该是真心悔过，这些年过得恐怕也是难捱。”

两人相对无言，各怀心事。忽听见宝光寺中有钟声响起，甚为急促，子默一惊，道：“不好！宝光寺出事了！”我们连忙出门张望，只见宫雪衣身影一闪，转眼不见，只有声音徐徐传来：“子默护好璃儿，不得擅离！”

我急道：“发生什么事了？宫主要去哪儿？”

子默道：“小姐不必担心，宫主已经过去察看了。”

我坐立不安，总觉得有大事发生，于是唤道：“子默！我不放心，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子默无奈，只得陪我前去宝光寺，我抓着一个和尚便问发生了何事，那和尚慌慌张张，只说好象是无生大师出事了，我心里一惊，直朝寺后禅院奔去。进了后院，只听见姬蓝风凄然大笑道：“我报了仇了！我终于报了仇了！”

院中僧人站了一排，无智大师也在。宫雪衣立于院中，眼中似有不忍，沉声道：“蓝风！你这是何苦？”

姬蓝风恨恨道：“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手刃这无耻之徒！如今属下心愿已了，宫主你要杀要剐，蓝风绝无怨言！”

宫雪衣眼色黯淡，闭目不语。我心知不妙，连忙跑进房中，见无生倒在塌上，双目紧闭，似已断气。当下惊喘一声，扑过去将他扶起。

我手忙脚乱，不住地唤他，希望他能醒转过来，盼宫雪衣还能将他医治好。我又摇又推，心中已是急得半死。忽见他睁开双眼，淡然笑道：“施主，想不到贫僧将死之人，还能遇到施主这样的好人！贫僧死而无憾了。”

我不由急道：“无生大师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死的，我一定会让宫主哥哥治好你的。”

无生喘一口气道：“施主不必安慰贫僧，能死在她的手上，贫僧并无怨言。”说完复又看了我，道：“施主面带祥瑞之光，定是心善之人，你我有缘……咳咳……”

我忙抚他背，轻声道：“无生大师，你别说了，好好休息。”

无生定神道：“贫僧一生，杀人如麻，罪孽深?，死不足惜。只是可惜……”

我正想问他有什么可惜，却见他凝神看我，心意不定，似乎在思索什么了不得大事，不由得疑惑不安。

他叹了一口气道：“贫僧有一物，乃是贫僧毕生心血所铸，从未离身。若贫僧死了，此物长埋于地下，不能造福于人，也甚为可惜。不如……”

我疑惑道：“大师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忽然猛烈地喘气，双手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一个布包来，慢慢打开，竟是一个半尺见方的小盒子。我仔细看来，那盒子似纯银制造，表面镶有一块翠绿的碧玉，十分精致。

只听得他气息越发微弱，断断续续道：“此物……若落在恶毒之人手上，必……后患无穷。我见……施主是个……有缘人，不如……收

下此物……我……也心安了。”

说完他将银盒递到我手中，我犹疑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只听他拼尽力气道：“你……你记好了……要打开它……乾方坤圆……记住……”

《此心无垠》遗赠（2）

话音一落，他手一松，颓然倒下，已然断气。我心中哀恸，不禁哭出声来。子默进来，惊见我伏在无生身上哭泣，忙将我扶起，我抽泣道："无生大师……死了！"

无生一死，宝光寺中丧钟响起，在山中回荡，说不出的凄婉哀凉。

第二日，回真大师闭门清修，不再见外客。我心中黯然，只得将那银盒收好，心想人虽然不在了，但有个纪念物总是好的。宫雪衣本想命姬蓝风回凌宵宫领罪，但见她双眼涣散，神志不明，竟然已有疯癫之态。宝光寺也无奈，在宫雪衣一再赔礼之后，不再追究她杀人之罪。宫雪衣召来弟子，将姬蓝风送回凌宵宫去。

我不禁觉得奇怪，那上山的路已经被毁，他们都是怎么上得山来的？宫雪衣只是笑道："璃儿，前山的路不通，还有后山啊。只不过，平常之人是上不来的，习武之人要上来，却不是难事。"

我不由释然，忽见文昕远远地走了过来，不由惊喜交加，叫道："文昕，你怎么来了？"

文昕上前拜过宫雪衣，方才答道："听说上山的路坏了，府里都很不放心，遣我来瞧瞧，我刚才上山时见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虽不平整，还能过人，就上来看看小姐。"

宫雪衣道："既然路已经修得差不多了，我也该下山了。我离宫多日，还真有些不放心。"

我不由叫道："宫主哥哥你要走了？那我们一起走吧。"

宫雪衣笑着抚了抚我的头发，柔声道："好吧。我也送璃儿一程。"

我心中还有些不太释然，轻轻问道："宫主哥哥，你心里……还恨无生大师吗？"

宫雪衣轻叹一声，微弱如水，只声道：“恨？人生苦短，恨有何用？当年他伤我凌宵宫数十条人命，如今罪孽已赎，不过是化作一般尘土。何必再有恨？随风去吧！”

《此心无垠》情意暗生（1）

山中虽然已经不再下雨，但山路还有些湿滑，我让碧叶、惜人小心扶着娘，自己闷闷地走在前面。宫雪衣一路少言，只大略问了问文昕百花盛宴之事。文昕不敢隐瞒，事无巨细，一一禀报，我不禁有些暗恼。

宫雪衣听闻我主动将名牌赠于明南王，不由得沉思半晌，轻声唤道："璃儿！"

我不由气恼道："宫主哥哥不用再问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唉，自作自受！"遂咬了咬嘴唇，不想再说话。

宫雪衣淡笑道："璃儿害羞了？我们的璃儿长大了，有心事了。"我只是不语，他叹了一口气，将一样东西塞进我的手中，我细细一看，竟是块玉珮。那玉珮呈淡紫色，通透无比，清凉圆润，刻有一个"衣"字。

我一愣，不知何意。宫雪衣笑道："此乃我贴身之物，江湖上的人见了它就如同见了我。以后璃儿若有什么事，可以把它拿出来，料想他们还会给我这个凌宵宫主几分薄面。"

我心中一惊，这么贵重之物，为何私赠于我？不由得犹豫道："宫主哥哥，这太贵重了，璃儿……恐怕受不起。"

宫雪衣道微微一笑，牵着我的手缓缓前行，轻声道："我的小璃儿长大了，不知道还象不象小时候那样爱闯祸？以后做了明南王妃，必然不可再任性了。宫主哥哥不能时时在你身边，见到此玉，就如同见了我，不好吗？"

我心中一暖，只得道："既如此，多谢宫主哥哥。我一定好好珍藏。"复又仔细去看那玉，阳光里那玉的颜色似乎起了变化，不觉惊讶出声："啊？它……它变色了！"只顾看玉，脚下却没留神，不小心一滑，眼看就要摔到地上。宫雪衣袖袍轻拂，将我揽进怀里，关切道："璃儿小心！"

宫雪衣的怀抱柔软而温暖，和明南王完全不同，我面色红了红，歉声道：“谢谢，璃儿没事。”却觉得窝在他怀里无比舒服，正暗自窃笑，却发现大家都停了下来，不由得抬头望去，眼前不知何时多出三人来，赫然是明南王和他的两个护卫！

明南王见我倚在宫雪衣的怀里，眼色一暗，却没说话。我不由得一呆，下意识地脱开宫雪衣怀抱，低下头去。文昕在我耳边轻声道：“此番路塌，皇上责令天京府衙三日内必须修好，那明南王想必是来查看的。”

我“哦”了一声，只听得宫雪衣朗声道：“原来是明南王，在下宫雪衣，见过王爷。”

明南王脸色微变，笑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凌宵宫主，久仰久仰。”

宫雪衣道：“王爷过奖了，在下不过是江湖闲人，徒有虚名而已。”

明南王道：“你凌宵宫文武公子都是当代俊才，悬壶殿的伤药连大内皇宫也比之不及，通晓殿的弟子更是遍布天下，没有凌宵宫打听不出来的事。本王虚有王爷之名，哪比得上宫主你惊世之才！”

宫雪衣道：“王爷真是折煞雪衣了，实愧不敢当。在下得知王爷已点中璃儿为王妃，特来探望。璃儿年幼贪玩，以后嫁进王府，若有不是之处，还望王爷多多包涵。”

明南王眼光一闪：“哦？”向我看来，我只得浮出一个微笑，却不知说些什么。他却笑道：“既然如此，就由本王来送未来的王妃回府吧！”

宫雪衣道：“也好，在下还有要事在身，就先走一步了。”遂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道：“璃儿好好爱惜自己，我要先走了。”

我有些不舍，却只得点了点头。他与众人作别，吩咐文昕子默好好照顾我，便转身离去，我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与他相处不过一日，却仿佛认识了十几年一般，心中好生感慨。

明南王的护卫走上前来，恭敬道：“属下已在前面备了马车，走过这一段路，便可上车前行。”我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只得跟着他们慢慢前行。眼前这一段山路颇为狭窄，凹凸不平，仿佛是刚刚才铺好的，想必就是大雨中被毁去的一段。我担心我娘，便让子默背了她先走，只让文昕扶了我缓慢地走着，我不停喘气，似有些力不从心。那路面湿滑泥泞，走了不过十分钟，已经累得难受，脚底一滑，被碎石一绊，竟崴了脚。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我不由得“啊”地叫出声来。文昕急道：“小姐，我背你吧！”

我咬了咬牙道：“不用，你照顾好自己就行。我自己……慢慢来。”话刚说完，突然觉得腰间一紧，脚下一空，竟然被明南王腾空抱了起来，我一惊，不得不拢住他的双肩，急道：“你干嘛？放我下来，我能走！”

他也不答话，只是抱着我一路快走，几下已将文昕她们甩在身后。我不由得有些不快道：“你快放我下来呀！为什么你每次都让别人看我笑话！”

《此心无垠》情意暗生（2）

他沉声道：“什么笑话？你的脚扭伤了，还能走吗？痛就不要逞强，不然苦的是自己。反正我已经抱过你几次了，更何况，如今你已是钦定的明南王妃，还怕什么？”

我只得瘪瘪嘴，任他抱着我走得飞快，不一会儿已经走出那段毁坏之路，前路宽阔平坦，我又叫道：“好了，好了，已经好了，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走。”

他并未如我所愿，只是看着我轻声道：“我不想放，如何是好？”

我愣了愣，呆呆地看他。那宫雪衣也是无比俊俏之人，与他相比，一个温柔和煦，一个却俊美无俦。只见他五官精致，刚柔并济，眉宇之间更有坚毅之意。我靠在他怀中，闻到他身上隐隐有十分干净的味道，很是舒服。心中不由得暗叹，若是真嫁了他，只是每天看看，也是赏心悦目的吧！

他也不说话，只是一瞬不瞬地盯着我看，眼光平静无波，似有柔情暗生。我不禁红了脸，低声道：“你……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他只是浅浅一笑，道：“心璃……我叫你心璃可好？”

我一愣，脱口道：“好啊。可是，我都还不知道你的名字，这不公平。”

他轻笑出声，道：“天下居然有你这样的女子，连自己夫君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不由懊恼道：“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人人都叫你明南王，又不是叫你的名字，我不知道也不奇怪呀！”

他了然道：“既如此，就让为夫亲口告诉爱妃。我复姓东方，单名一个汐字。潮汐的汐。你可记住了？此人将会成为你的夫君，终生与你相守……”

我喃喃道：“东方汐？”复又抬眼去看他，听得他说终生相守，不由心中一阵狂跳，他……他是什么意思？不由得又念道：“东方

汐……”

他笑道：“嗯，爱妃唤我有何事？”

我嘻嘻笑道：“王爷不累吗？还是放我下来走吧。你可别把我宠坏了，以后就赖着你！”

他只是看我，似乎不愿将眼光移向别处。轻声说道：“心璃，叫我的名字……”

他的脸越来越近，离我的脸不足一寸，几乎可以闻到他的呼吸。我不禁呼吸急促，心跳如鼓。我不停地劝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手上却愈发地没力。我仿佛中了魔，只得喃喃叫道：“东方汐……”

他满意地笑道：“你要记着，以后但凡没有外人的时候，便要叫我的名字，知道吗？”

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他一路抱着我走到山下，放在马车上，一只手竟去掀我的罗裙，我吓了一跳，按住裙子紧张地问道：“你要干嘛？”

他笑容未变，只是轻轻地握住我的脚，缓慢地揉搓，那力道恰好，疼痛竟然缓解了不少。他轻声问道：“还疼不疼？”我羞得满脸通红，生怕被文昕她们见到，连忙将脚缩了回来，急声道：“不疼了，不疼了。谢谢你。”

他轻笑出声，不觉轻抚我的脸道：“阮心璃，这天下之大，你，只属于我东方汐一个人。”

《此心无垠》惊梦

自那日东方汐将我一路抱回了静漪园后，整个天京的人都知道了明南王对未来的王妃是如何地关心宠爱。不久便传开了“第一美人情定明南王，二人佳偶天成，乃绝世良缘”之类的故事。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大多是说第一美人对明南王在百花盛宴一见钟情，竟然连皇后都不愿做，将名牌私自赠于明南王，而明南王亦对美人情有独钟云云。

我暗自觉得好笑，大约这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吧。但一想到那日他对我出乎意料地温柔体贴，不由得思绪万千，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府中的人也知道了这位未来的姑爷待我不错，众人皆是称羡，阮心瑜也笑意绵绵，似已打消了顾虑。只有我娘，脸色愈发落寞。她似乎已经去找过阮修之，但知道我要嫁入明南王府，已不可更改，心情更为沉重。每日只是看着我叹气，不再言语。众人只当她是不忍心我嫁人后离她而去，从而闷闷不乐，也不以为意。

最让我痛苦的事，自那日之后，我便又开始不停地做梦。有时候白天不小心打个盹，也会梦见阮心璃的往事。梦中所见，一会儿是小女孩，一会儿又是少女的样子，扰得我不胜其烦。只是此事颇为奇怪，我又不敢轻易对人讲，不由得终日心神恍惚，神不守舍。

阮心瑜见我如此精神不济，不由得笑道：“妹妹这是怎么了，整天都没精打彩的？是不是……在想明南王了？”

我嘟着嘴道：“谁有空想他啊？！”

阮心瑜道：“还不承认？那天他送你回来的时候，我看你满脸喜色，尽是小女儿的娇羞之态，还不承认你对他早已情根深种？”

我张大了嘴，惊讶道：“我哪有？姐姐就知道取笑我！是他……非要抱我回来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一路招摇过市！”

阮心瑜笑道：“呵呵，姐姐看得出来，明南王是真心喜欢妹妹呢！你若是对他无意，哪会让他抱你回来？还敢说对他毫无情意？”

我气道："我不跟你说了！"转身就走。

阮心瑜忙拉住我道："好了，好了，好妹妹，姐姐不过是跟你说笑呢，你倒认真了。"

我看了看了她，没有说话。她只得陪笑道："好妹妹，别生气了。姐姐陪你去无瑕阁里坐坐，那里可有你喜欢的宝贝哦。"

我心一动，宝贝啊？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于是唤来子言、子默，一起往无瑕阁去。那无瑕阁是静漪园的主阁，我还一次都没有去过。上次听文昕说每个园子的主阁都会摆下一个阵法，不知那无瑕阁又是摆的什么阵？

静漪园里花草甚多，园中有一湾流水，贯穿其中，仿佛别有深意。那无瑕阁在园子深处，若没有人带路，几乎就找不到它的所在。我不由得暗暗问子默："无瑕阁摆了什么阵？"

子默低声道："玄水阵。"

我皱了皱眉，问道："有什么奥妙？"

子默道："虚实不定，以柔克刚。"

我听得不明所以，心想也问不明白，不由得兴味索然。只随她们几弯几拐，进了无瑕阁。子言子默在门外守候，我随阮心瑜上了楼，不由一惊，这阁里的东西摆设竟在梦中见过。不由问道："姐姐，宝贝在哪儿啊？"

阮心瑜道："你自己去拿啊！"

我下意识地走到一个书柜旁边，掀开几本书，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暗格，格内放着一本书，还有一小石头珠子和沙包。竟是些小孩儿玩的玩意儿。

阮心瑜笑道："你小时候可会玩这些了，不过有一次被爹看到，训了你一顿，吓得你半死，就把东西藏我这儿了，你可记得？"

我内心惊惶不安，眼前仿佛又看到一个小女孩被一个成年男子训斥，在那里嘤嘤哭泣。当下手中一松，东西统统掉到了地上。

我神思恍惚，头脑发晕，轻声道：“姐姐，我……我有点不舒服。想……歇一会儿。”

阮心瑜见我脸色有些苍白，不由关切道：“你怎么了？要不要我去唤子默上来，让她陪你回去歇着？”

我摆了摆手道：“不用，我……躺一会儿就好。”

阮心瑜只得扶了我躺在软塌上，不住道：“你这是怎么了，这几天好象精神也不好。可不是生病了！干脆叫个大夫来瞧瞧！”

我低声道：“不用。一会儿就好。”说着，竟自睡去。

恍惚中我似乎和阮修之站在波心亭里，我神色畏惧，好象十分的不安。阮修之脸色严厉，似有不快。只听得阮修之道：“璃儿！你要听话，爹不是偏心，爹这么做，虽是委曲求全，但也是为了你好！”

我颤声道：“爹例为何不愿让璃儿进宫？那明南王是我的仇人，我才不要嫁给他！”

阮修之叹了口气道：“非是爹爹有私心，实在是……唉！你也知道我们阮家会出一位皇后，瑜儿去了百花盛宴，必是皇后无疑，你又何必……”

我低声道：“璃儿从来没想过要和姐姐争。璃儿只要能进宫，就算是做个普通妃子，也是甘愿的。”

阮修之厉声道：“不行！你以为爹爹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以为只要你进了宫，得到皇上宠爱，便可以查出你父王被害的真相？你太天真了！那后宫是什么地方？岂能容你一个女子干预朝政？我不许你去！”

我吓了一跳，眼中似有泪，道：“不会的，皇上……会待璃儿好的，他……一定会帮我的。他答应过我……”

阮修之断然喝道：“够了，傻璃儿！皇上不过是随便哄哄你，你倒是当真了！”

我吓得不敢再说话，阮修之放柔了声音：“好孩子，爹也舍不得把你往狼窝里放。可是你也知道那明南王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如果你不

嫁给他，如何能进得他府中，去好好地查个清楚？只有做了他最亲近的人，他才不会防备你，这样你才好行事！”

我低低地哭起来，抽泣道：“可是……可是璃儿……真的不想嫁给仇人！”

阮修之脸色不耐：“你怎么如此地不明事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在哪里跌倒，就要是哪里爬起来。明南王害死你全家，你这般不能忍辱负重，如何能成大事？你还想报仇？就这个样子，何时才能为你的父王讨回公道？”

我垂泪不已，心中似乎十分害怕。

阮修之挥了挥手道：“好了，你回去吧。总之百花盛宴你一定要成为明南王妃，为了你父王，为了你自己，你都不能改变这个计划！你要是有一点出息，就好好地筹谋打算，不要再浪费时间去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我只得黯然地走了出来，忽然景物一变，我似乎身在一个精致的楼阁里，阮心瑜正气呼呼地看着我。我大声叫道：“文昕、子默！你们送二小姐回静漪园去！”文昕与子默对望一眼，神色不解。阮心瑜转身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眼泪却流了下来，口中只是说着：“爹不准我进宫，连姐姐也不让我进宫，为什么？为什么？皇上，难道璃儿这一生真的无缘服侍你吗？”手中抚着一朵桃花，脸有悲凄之色。

想了半响，我不由得伏在桌上嘤嘤哭起来，忽又突然站起身来，拼命地摔东西，书本、笔墨掉了一地。烛火被我扫翻在地，蜡油流出，火迅速点燃了书本和布帘，四处流窜。我只是呆了一呆，禁不住哭笑起来：“好！好！烧！烧！都烧掉！全部都烧掉！全部烧成灰！什么明南王，见鬼去吧！”

火势越来越大，书柜爆出一块烧着的木屑，砸中了我的胸口，我“啊”叫了一声，不禁倒在了书桌底下。此时我才开始有些害怕，只得躲在书桌底下，四周热浪袭人，我喘不过气来，几乎快要死过去……

此时我双眼一睁，啊地一声坐了起来，凝神一看，窗外天色已黑，我竟然又做了一梦。

《此心无垠》旧案

醒来时我已经在静漪园自己的屋里，心中为那梦中之事惊惶不定，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回了屋里。定下神来细细地想，那离音阁里的火竟然是阮心璃自己放的，不禁犹疑难定。照梦中的情形来看，那阮心璃似乎对皇帝有情，而阮修之又不许她进宫，反而要她嫁给仇人，因而心生绝望，纵火自焚。为何她如此惧怕阮修之？阮修之又如何能肯定阮心璃去了百花盛宴就会成为明南王妃？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青荷点了灯进来，见我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不由一愣，轻声道："小姐醒了？为何不让奴婢进来服侍？"

我回过神来，见青荷神色不定，只觉有几分迷糊，遂叹气道："哦，我刚刚才醒，正想叫你呢！哎，对了，我明明是在无瑕阁，何时回来的？"

青荷笑道："还说呢，二小姐说小姐睡得死沉，怎么叫都叫不醒，只好让默公子背你回来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连忙叫道："叫碧叶去请文昕来，我有事问她。"

过了一会儿，文昕进来，见我正在吃饭，不由得愣了一愣，问："小姐这么急叫文昕来，有什么要事？"

我让青荷碧叶出去，拉着文昕坐到里间，低声说："凌宵宫通晓殿是不是什么事都打听得出来？"

文昕道："这个……我不敢说凡事都知道，但是只要是发生过的事，都会有一些线索。小姐……想打听什么？"

我想了想道："你去帮我查查十六年前辽东王叛乱之事，越快越好。"

文昕沉思道："十六年前？小姐查这件事做什么？"

我笑道："文昕先别问这么多，只管去查，这事我只有主张。"文昕只得领命而去。

我又是接连梦了三天，便不再做梦。我隐约知晓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心中反倒越发不安起来。心中总是觉得阮修之要我嫁去明南王府，不是那么简单。

过了两天，文昕便得了消息，手中捏着几张纸，说道："小姐，凌宵宫来消息了。我正在看。不仅仅是前辽东王之案，还有有关现明南王的，宫主一并传了过来。"说罢将手中的那叠纸递了过来。

我一愣，心想当时宫雪衣说去查查明南王的为人，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消息，他对我倒是关心得紧，当下心中一暖，拿着稿子仔细地看了起来。

辽东王严维正二十八岁继王位，三十岁进京辅政。性直豪爽，交游广阔，才干过人。朝中文武大臣无不与之交好，并与内阁一品学士阮修之结为异姓兄弟。时值西南有月异国人不断侵犯我边境，仗着兵强马壮，屡屡强行闯进我边界城市烧杀抢掠，犯下滔天罪行。宁西王凤宇赞及明南王东方昱皆以边城在两藩交界之地，不便出兵为由，向灵苍帝请旨。帝不能决，命严维正与内阁八名一品学士商议对策，正拟朝中出一主帅，领军十万，西、南二王各出兵五万，共同退敌。然内阁八名一品学士中，简松楠、易铭志等七人均不赞同出兵征讨，只责令西、南二王加强防备，勿使百姓再受其扰。帝许之，三月后，月异国与其西面的耀新国联合来犯，大军三十万兵临城下，边关告急。正见朝中无人请命，遂上书愿亲自领兵，杀敌报国。帝不得已许之，拔兵马十万。正从辽东藩地调来五万兵马助阵，遂有告密者称，严维正自备龙袍玉玺，拥兵自重，意图谋反，帝惊而抄之，令明南王带兵进京，在辅政王府搜得龙袍玉玺，继尔将其满门抄斩。阮修之及其不在天京之家属，未获其罪。帝感念严氏一门多为有功之臣，令其弟严维岭继承辽东王爵位。

我一口气看完，呆坐在椅子上，心中思虑万千。这其中倒是把事情交待得十分清楚，只是并未提及告密者是何许人？此人能亲自去向皇帝告密，多半也是朝中官员，只是满朝文武那么多人，会是谁呢？当下沉声道：“文昕，凌宵宫可否查到那告密之人？”

文昕道：“这……事隔多年，恐怕很难。况且既是告密，那知道这个人的除了他本人，就只有先帝爷。先帝三年前已殡天，这个秘密要查出来，怕是……”

我打断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力去查。先帝虽然去了，但他身边的人应该还在。他在下旨抄家之前，必定是见过什么人的，你速速去查！”

文昕应了一声“是”。我复又小声道：“此事不可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老爷，明白吗？”文昕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见她出了门，我又不断翻看手中纸页，后面几页都是与东方汐有关的。

东方汐，东方昱第八子，母亲璠玦，蓝族第一美人，昱之侧妃。汐三岁识字，五岁赋诗，博览天下群书，文韬武略，智慧过人。武承蓝族空灵门门下，乃第十三代门主蓝其山之关门弟子。内力绵延，身法灵秀，深不可测。昱先立长子沂为世子，沂十岁夭折，复立次?汜。汜不学无术，酒后伤人命，遂废之。再无正妃之子可立。昱对汐喜爱之胜，几欲立之而不得。后为平息世子之争，设下三道关卡，过者可立。余四子中唯汐过三关，昱大喜，遂立之，时年十六岁。其后，昱将藩国之事多交于汐决断，汐果断英明，赏罚分明，深得民心。二年后，昱病逝，汐继明南王位。

汐继位以来，励精图治，手腕严谨，国中之人无不敬重。兄弟中虽有不服，却无机可乘。汐无妃，只继位时得一侍妾，乃其奶娘之女，温柔贤淑，端庄大方，体弱，无子嗣，却深得汐心。后于今年百花盛宴，点中阮修之之次女阮心璃为正妃。

看到后面几句，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上次也听文昕提起过，他府中有一侍妾，已经是众多王爷中妃妾最少的了。可是心中却仍然似有什么东西堵住似的，怏怏不安。也许这也就是我不想嫁他的原因之一了吧。我，严希真，现代文明社会的独立女子，怎么能容忍自己的老公三妻四妾?

可是在这个蒙昧的古代社会，你不让男人三妻四妾，那才是怪事。想到此，我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心一动，忙将纸页烧了，出了内室。

《此心无垠》情动（1）

过了几日，文昕带了消息回来，只说先帝殡天之时，身边的人尽皆殉葬，几乎查不到任何线索。那告密之人究竟是谁，已经成了一个谜。以严维正的为人，刚正性直，料他不会做谋反之事，但在他府中竟搜出龙袍玉玺，的确令人怀疑，除非有人嫁祸于他。于是又吩咐文昕道："如此，就麻烦了。你去查查严维正是否与人结怨？尤其是朝中官员。"

文昕沉思道："小姐，此番要翻查旧案，着实费力，当时之人大多不在了。那严维正是性情中人，最为耿直，要说结怨，似乎并没有什么仇家。"

我只得问道："那当时的朝中官员，可有与他政见不和的？"

文昕道："要说政见不合，那倒是挺多的。朝中党派势力向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老爷为首的，内阁中的易铭志、方华生和护国将军燕北翎都属这派；另一派便是以天威将军赫连越为首，内阁中的简松楠和其他四人均属这派。严维正之乱时，只有老爷、简松楠、方华生、易铭志四人在内阁之中，那时的天威将军和护国将军都还只是军中的副将。只是在平定月异国之乱时，建立战功，才得以封了将军。"

我沉思道："这样说来，父亲与严维正有八拜之交，那辽东王也应属父亲这一派了？"

文昕道："不然。那严维正向来刚正不阿，从不因私废公，虽私下与老爷交好，却并不属于哪一派。小姐，我们如此追查，太过于费力。如果能知道先帝下旨之前召见过谁，就好办多了。"

我当下叹道："没错，如果能查出这一点，可能告密者是谁，就呼之欲出了。文昕，你再去盘查宫中之人，我就不信先帝身边的人全都死光了，你细细地查，定要找出一个半个来。"

文昕应了声"是"，却未动身。

我不由问道："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

文昕犹疑道："有一件事，文昕实有不解。"

我淡声道："你有什么就说，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文昕道："小姐为何对这件十六年前的旧案如此感兴趣？倘若是查明南王之事，还尚可理解，可这辽东王……"

我笑道："文昕不必多虑。我查这件旧案，其实与明南王也有关联。你不用多想，只管去查，速速来报便是。"

文昕只得应声而去。青荷进门笑道："昕公子这几天在忙什么呢？每天都不见人影。小姐都要出阁了，她也不帮忙。"

我笑道："帮，她在帮我一个大忙呢！不过嘛，不能告诉你！"

青荷佯怒道："小姐不说就算了，我还不稀罕听呢！"我正欲笑她小气，却见碧叶气喘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叫道："小姐！小姐！"

我轻斥道："你这丫头怎么老是冒冒失失的，什么事啊？"

碧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小姐，明南王的聘礼送到了，你赶紧去看吧！"我来到院子里，只见静漪园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每一口箱子都精致无比，扎着红艳的绸缎，显得喜气洋洋。夫人和我娘正在一一查看，并吩咐众人将箱子抬进西院房中。

夫人见到我出来，忙笑道："璃儿，这些都是明南王差人送来的聘礼，可是不少呢！"我只得走了过去，细细一看，那箱子居然有几十个，数不胜数，心想这明南王还真是个有钱人！出手都是大手笔。这要是在二十一世纪，恐怕也算是个百万富翁吧！

正看得新奇，只听夫人道："明南王对我们璃儿还真是好啊！他方才听说明天是璃儿的生日，还主动提出要亲自为你过生日呢！"

我一惊，不由问道："方才？他来过了？"

夫人道："那是自然，他亲自来下的聘，老爷这会儿还在北苑书房和他谈话。"

我心里不觉一喜，却是没说话。我娘淡声道："璃儿在想什么？"

我正欲找话回答，却听得有人传话道："夫人，老爷让三小姐到书房去。"

夫人道：“好了，知道了。”回过头来看了看我，道：“璃儿你去吧，你父亲让你过去，想必是有事要商量的。赶紧过去，不要让客人久等。”

我只得应了一声，唤了碧叶一同过去。走到书房门口，便听见屋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岳父大人过谦了，小王岂敢与岳父大人相比。”

于是咳了一声，碧叶大声道：“老爷，三小姐到了。”推门进去，见阮修之坐在书桌旁，旁边坐着东方汐，今日他穿着一件浅紫色滚银边的衣袍，愈发显得尊贵俊朗，不由得心头一跳，不敢去看他。只是轻声道：“爹爹唤女儿来有何事？”

阮修之见东方汐自我进了门，眼光便一直含笑地望着我，?由笑道：“璃儿，明天是你的生日，明南王想带你出去玩玩，也算是为你过个生，你可愿意？”

我一愣，就为这事？复又向东方汐看去，他只是面带微笑，眼神沉静，似乎十分的自信。我赶紧将眼光收了回来，看向阮修之，他似乎并不在意，只是低头饮茶。于是低声道：“这……孩儿……孩儿听父亲的。”

阮修之哈哈一笑，道：“这孩子害羞了。明南王，老夫也不是那些迂腐陈旧之人，璃儿与你两情相悦，你待璃儿又这般尽心，老夫真是十分高兴。明日就让她随你去吧，把她交给你，我们也放心。”

东方汐站起来，拱手道：“多谢岳父大人成全。那明日一早，小婿就来接心璃。告辞了。”

我心一跳，连忙让到一旁。阮修之送他出了门，我还在发愣。没多久阮修之便返了回来，对我说道：“璃儿，看来明南王待你确实不错。你开了个好头啊，只要你能将他的心拴住，就不愁办不了大事。你去准备准备，明天好好地玩。”

我只得应声出来，心里却高兴不起来。本来有机会可以出去玩是挺开心的，但一想到阮修之别有用心的样子，就浑身不舒服。

第二天，东方汐果然早早地便到了府中等候。娘让我吃点了寿面，神色复杂地送了我出门。东方汐这次没有驾车，也没有坐轿，我觉得好生奇怪，不由得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他只是笑笑，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说着轻轻的牵起我的手，似不经意地说道：“心璃，以后你的手，只有我能牵，知道吗？”

我一愣，由他牵了我走过街口，前面传来一声马嘶声，只见他的护卫牵着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一旁等候。那马儿通身雪白，额前有一络黑毛，双目炯炯，灵气逼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马，不由惊叹道：“哇，好俊的马啊！”疾步跑过去，想伸手去摸。

《此心无垠》情动（2）

东方汐连忙拉住我的手，笑道："小心！御风不会让陌生人摸它的。"

我笑道："它叫御风？哇，真是一匹好马，好棒啊！"

东方汐皱眉道："好棒？"我嘻嘻笑了："这是土话，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东方汐，我们今天要和它一起去玩吗？"

东方汐见我乐不可支的样子，忍不住笑道："是，你要和它熟悉一下，以后除了你，他不会再载任何别的人。武吉，我们走了，你先回去吧。"

那护卫应声而去，东方汐先将我抱上马去，接着翻身上马，说了一声"抱紧我"，双腿一蹬，御风即刻疾驰起来。只见眼前的景物不断飞驰，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那感觉说不出的刺激。我紧紧地靠在东方汐的怀中，不住地惊叹。这样疾跑了约有半个小时，我们已经远远地出了天京城。

渐渐地眼前宽阔起来，竟到了一片花草平原。御风放慢了奔跑，缓缓地停了。东方汐将我抱下马，放了御风自去吃草。我兴奋得在草地上乱跑，哇哇大叫："哇！天啦，太美啦！"自从来到这个时空，我就一直被阮家乱七八糟的关系弄得头昏脑胀，今天好不容易见到这么轻松漂亮的风景，还不兴奋得发狂！如果不是穿着长裙，我真想在这儿翻两个跟头，好好地撒回野！

东方汐见我如此开心，也不管我，只是微笑站在一旁。我采了野花硬要插在他的头上，弄得他是哭笑不得。只得抓住我的手道："心璃，别闹了。"

我大声道："不行，不行，今天我过生日哎，我最大，你得听我的。来嘛，听话嘛，就插一下，插一下就行了。我看看效果。"

他不由轻斥道："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堂堂内阁首辅的千金，原来是这般模样！"

我故作凶恶道：“什么模样？！”

他笑道：“如此疯狂，哪里有半点淑女风范，简直就象个野丫头！”

我不由得凑到他眼前，媚笑道：“那你是不是很后悔，自己上了贼船啦？原来指望选个名门淑女当王妃，结果一不小心，上了我这野丫头的当？！”

他只是不语，轻轻地摇头。

我不由嘟嘴道：“哼！你心里肯定后悔了吧！未来的明南王妃，竟然如此不识礼仪，不知道让多少人看了笑话！不过还来得及，你只要跟皇上说……”

他突然将我扯进怀里，双唇温柔地覆在我的唇上，将我未说完的话尽数吞没。我惊得一呆，竟忘了反应，只得瞪大眼睛望着他。他轻笑出声，轻轻地扶着我的腰，掌住我的后脑，蛊惑道：“闭上眼睛。”我下意识地闭了眼，只觉得他的唇温软无比，在我的唇上辗转吮吻，缓缓地加深力道，撬开我的双唇，舌头滑进我的嘴里。我浑身一震，连忙想推开他，怎奈他双手用力地控制着我，我推了半天，也推不动他半分。直到我的脸憋得通红，几乎快喘不过气来，他才轻轻地放开了我。

我心跳如鼓，浑身发烫，只得软软地靠在他的身上，结结巴巴道：“你……你……你要做什么……”

他眼色深沉，平复半晌，方才低沉道：“我只想要你这个野丫头，如何？”

我象是找回了自个儿的声音，嗔怒道：“以后……不许这样偷袭我！”

他只是笑道：“这也叫偷袭？为何？”

我气恼道：“我！我喘不过气！”

他哈哈大笑，抱着我转圈子，我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拉他，结果他手一松，两个人顿时倒了草地上。他翻身将我压在身下，我顿时动

弹不得。当下急得大叫："快让我起来，你！你又欺负我！"

他笑意更深："哦，爱妃何出此言？本王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欺负你？"

我心一动，故作娇媚地勾住他的脖子，笑道："是吗？不知王爷要如何疼爱妾身呢？"

他不觉一愣，我借机用手肘撑开他，往下一滚，脱开他的掌控，站了起来，对着他做了个鬼脸，嘻笑道："哈哈，上当了吧！本姑娘走了！！"

他轻笑道："鬼灵精！"只见他身形一晃，只在转瞬间，便将我紧紧地圈进了怀里，得意道："你以为你跑得掉？"我不由一呆，忽然之间不想再挣扎，只由他抱在怀里，静静地。

天地在这一刻都安静。

《此心无垠》出嫁

四月初八，阮心瑜大婚。天还没亮，府里已经忙得翻了天。静漪园里人来人往，乱作一团。夫人拉着阮心瑜的手，眼泪似已经止不住。阮心瑜双眼微红，似已有泪，只是不住道："母亲快别这样，女儿怎么承受得起。"

我见她们个个都有泪意，不由得笑道："你们这是怎么了，姐姐是进宫做皇后，又不是上刑场，干嘛哭得这么伤心，应该高兴才是。"

娘轻拍了我一下，轻声道："璃儿别说傻话。你姐姐这一去，想要再见一见，怕是难了。"

夫人拭泪道："璃儿说得没错，应该高兴才是。瑜儿，进了宫，不比得在家里，凡事要多多思量，不可任性鲁莽，知道吗？"

阮心瑜只是点头。我心中也不禁伤感起来。忽听得门外有人道："吉时已到！请皇后娘娘摆驾！"一行人将阮心瑜送到门口，只是凝眸含笑，也不再多话。阮心瑜跪拜道："女儿去了！望父亲、母亲保重身体，切勿以儿为念。儿定当谨守妇德，尽心侍奉皇上。"说罢，拜了三拜，夫人忙将她扶起，她方上了车，远远地去了。

阮心瑜，我那聪慧无比，兰心慧质的姐姐，为了阮家整个家族的希望，终于走进了深沉似海的后宫。

皇帝大婚后，我便独自一人住在静漪园中。自生日之后，东方汐来过阮府两次，皆是与阮修之讨论政事，我并不曾与之相见。奇怪的是，生日那天后，我又连续做梦三天，仔细地回想，似乎每次都是见过东方汐之后便会做梦，不由得心生疑窦，却又不知为何。

我让文昕去盘查宫中曾侍奉过先皇的故人，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只带来一个新消息，说此次阮心瑜得以封后，阮派势力仿佛已经有了优势。朝中党争日渐激烈，皇帝似已有不满。明南王虽与阮家结亲，却并未表明态度，成为阮派势力中的一个。

我心想有文阑子言，紫莲朱络在身边，阮心瑜的后位必定无碍，这才反应过来，为何阮府主子，不论男女都有文武公子。想必即使是阮家小姐，也是要担得大任的。

我终日在静漪园里闲坐，也甚是无聊，文昕找了不少的书给我看。无波无澜地过了一个月，转眼就到了五月十六。

天气已经微热了，天才没亮，我便被娘从被窝里拉了出来，青荷碧叶细心地为我妆扮，喜服穿了里三层外三层不说，头上更是插满了珠钗，我一个早上没进食，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一站起来就觉得头重脚轻，恨不得立刻倒下去。但一看到镜中的人儿果然美得不象真人，也就叹口气忍了。

娘只是看着我，眼眶红红的，不发一语。这次夫人倒是冷静多了，不知是不是有了阮心瑜的经验，她似乎显得从容不迫。

我真想趁空偷点吃的揣在身上，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得逞。不由得拉了碧叶过来，悄声道："你去弄点吃的给我，不然我可能还没进洞房就先挂了。"

碧叶愣道："挂了？"

我不耐道："哎呀，就是死了，赶紧去呀！"

碧叶大叫道："小姐！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什么死呀死的……"突然吓得捂紧了嘴，夫人立刻斥道："碧叶！"

碧叶吓得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低头道："夫人恕罪，奴婢……奴婢一时失了口。"

我翻了翻白眼，心想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定，正在烦恼，忽然看见子默的身影一晃，又不见了。夫人轻斥道："起来！今儿是什么日子？这么没有分寸！几个丫头当中，就数你最是莽撞！你若是随小姐进了王府，可教我怎么放得下心！"

碧叶只是磕头，泪流不止，我心一软，不得不说道："大娘别怪她了，是我不好。算了，赶紧帮我把头发弄好，别误了时辰。"碧叶这才含泪起身，帮着我把衣饰弄好。

明南王的花轿一路吹吹打打地过来，大红的喜色染红了整个天京城。我在府门口拜别父母，上了轿。轿子很稳，可惜我饿得发晕，哀声连连。却突然见文昕悄悄地塞了几个桂花糕在我手中，不由又惊又喜，连声称谢。

文昕笑道："小姐不必谢我，这是子默专门给你留的。"

我一愣，不由得笑得更甜，这子默啊，平常当她是块木头，想不到竟是如此细心的一个人呐！

锣鼓喧天地走了有一个多钟头，轿子总算是停了下来，我头上盖着喜帕，什么都看不见，心中一急，不由得叫道："青荷！"却见伸出两只手来，将我抱出轿子。我心中一跳，知道是他，也不再说话，由他抱我进了喜堂。

《此心无垠》宠爱（1）

喜堂之上似乎宾客众多，东方汐扶着我站好，我只看得见他脚下大红的喜袍，耳边听得他轻语道："爱妃，先叩见皇上、皇后娘娘。"

我心中一惊，怎么连皇上、皇后都来了，看来这明南王的面子果然够大。于是随他跪下，口中说道："臣妾阮心璃见过皇上，皇后娘娘！"只听得皇帝道："平身吧。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不必如此多礼。"

我听那声调平静无波，却仿佛有暗涛汹涌，不由得一阵紧张。东方汐只稳稳地扶住了我，似有一丝安慰。在热闹声中拜过了天地，我便被送入了洞房之中。

我一个人坐在诺大的喜床之上，盖着喜帕好生无聊，不由得叹道："青荷！"

青荷忙进到我跟前，细语道："小姐千万要忍耐些，一会王爷过来，与小姐喝过交杯酒，你们才算是礼成了。"

我不禁大大地叹了口气，叫道："忍忍忍！我忍不下去了！真是烦死人了，又累又饿，不行！你先去弄点吃的来！"

青荷惊道："这……小姐，王爷还没来呢，你不能单独进食的。"

我不由得一把扯下头上的喜帕，气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想饿死我啊？"

青荷吓得赶紧把喜帕往我头上盖去，一边说道："小姐！你这是做什么？！新娘子不能自己掀喜帕的，不吉利！快点盖上！"

我扯过随手一扔，那喜帕便飞到了墙角，愤愤道："这是些什么破规矩！新郎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新娘子就得在这里呆坐挨饿！简直没有人性嘛！"

青荷吓得不轻，赶紧去捡那喜帕，却见文昕走了进来，笑道："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大喜的日子，发起脾气来可就不好看了。"一边说着

一边挡住青荷塞给我一个纸包。我心头暗喜，叫："青荷，你到外面去候着，我这儿不要你伺候！"

青荷跺了跺脚，只得出去了。文昕道："小姐只在这屋里坐坐，切不可出这喜房的门。文昕也出去守着，若是王爷来了，便通报一声。"

我嗯了一声，忙打开那纸包，竟是两只鸡腿，不由得大喜过望。啃得正是高兴，忽然听到青荷道："奴婢恭贺王爷大喜！"心中一惊，连忙将没吃完的鸡腿塞到床底下，胡乱地擦了两下嘴，把喜帕一盖，屏住了呼吸。

门开了，好象进来了不少人，男男女女，我正疑惑，却听见东方汐道："皇上请上座。"心头一跳，连忙要站起来。却有一人拉住了我，轻声道："妹妹快别多礼了，坐着吧。"竟是阮心瑜，听她仍称我妹妹，不由心中一暖。

东方汐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忽听一人道："听闻新娘子可是天京第一美人，王爷何不让我们开开眼？"

东方汐笑道："张公子谬赞了。"正说着，却见他手持一柄秤杆，将我的喜帕掀了下来，我不禁抬头一望，见众人皆有惊叹之色。我也知道自己此刻定是美若天仙，不由得微微一笑。又听一人道："新娘子果然天姿国色。啧啧。"

转眼望去，见皇帝与皇后坐在右边首位上，屋子里站了不少男男女女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我不由得望了望身旁的东方汐，他穿着大红的喜袍，长发束成高髻，戴紫金冠，双目含情，丰神俊朗，不由得心中一跳，忙低下头去。

阮心瑜笑道："真是郎才女貌，一对璧人。"又听人道："皇后娘娘说得是啊，明南王与王妃真是天作之合啊！"

众人皆是笑语赞美，我只是不语，过了半晌，忽听得阮心瑜道："好了，诸位还是散了吧。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就不耽误两位新人了。皇上，我们也该摆驾回宫了。"

皇帝“嗯”了一声，站起身来，自他进了这喜房，我才听见他说头一句话：“摆驾回宫。”

众人忙躬身送别圣驾，我与东方汐送众人出了门口，方才松了一口气，我不由叹气道：“唉，这结婚可真是一件辛苦的事。”当下坐在椅子上，不愿再动。

东方汐取来酒杯，浅笑道：“爱妃，饮过交杯酒，我们可就是正式的夫妻了。”

我笑了笑，戏道：“王爷刚才在外面还没喝够么？”

他走到我面前坐下，双眼与我平视，只是看我，却不发一语。我不由有些不安起来，小声道：“你在外面吃吃喝喝，高兴得很呢！我可是饿了一天了！你说！多不公平！”

他轻笑道：“爱妃这么说，倒是我的不是了。”

我挥了挥手道：“算了，我也……没怪你！都怪那些该死的礼仪，总是害我们女人！”

他双眉轻挑，似有讶异，说道：“心璃……果然不是平常女子。”

我干笑了两声，叹道：“你这?说是在赞我还是贬我啊？哎呀，不要尽顾说话了，我现在很饿，可以吃下一头牛。”

他哈哈大笑，将酒杯递到我手中，我只得与他合颈交杯，一杯下肚，竟然不是酒。诧异道：“这不是酒！”

东方汐笑道：“当然不是酒，我可不想把你灌醉了。”说着不停地为我布菜，我只顾埋头苦吃，哪有功夫细想他言下之意。基本上我饿的时候脑子就呈白痴状态，除了吃的，什么也看不到。狼吞虎咽地吃了半天，也不见他进食，不由问道：“你怎么不吃？”

他笑了笑，轻声道：“我已经吃过了。”

是哦，刚才他可是在外海吃胡喝来着。当下也不管他，只管敞开吃了个饱。他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我吃得起劲，不时地为我添菜。好不容易吃好了，觉得神清气爽，舒服多了。东方汐唤了人来将酒席撤了，拉着我进了内室。

洞房花烛夜，我当然知道新婚夫妇要干什么，没来由地有些不安。我见他坐在床边也不说话，手心忽然冒出汗来。虽然生日那天与他也曾亲近，但和今日相比，却是两回事。我名义上算是个大学生，可对这种事却毫无经验，顿时四处乱瞄，却不敢正眼看他。只得吞吞口水道："我……我还是叫青荷进来帮我先把头发拆了吧。"

他抚上我的发，轻语道："我来。"说着，将我头上的珠钗一一取下，头发顿时散落下来。他扶住我的腰，将我压向他，我不由得叫道："还没吹灯呢！"只见他袖袍一拂，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

我心一慌，瞬时已被他压在床上，紧绷了皮肤，惶惑不安。他温软的双唇落在我的脸上，却轻柔无比，只听得他轻笑："心璃，放轻松，我不会吃了你！"

我不安地扭动身体，却猛然觉得身上一凉，喜服似已被他脱下。他的手在我的内衣里来回地游走，我全身发烫，颤抖不已。他温柔地抱住我，动作极为缓慢轻柔，直到我紧绷的身子慢慢地放松下来。

这一夜，东方汐极尽温柔，令我不知不觉沉溺其中。

天明时醒来，一夜竟无梦。他将我拥在怀中，睡得正熟。我张开眼仔细地看他，认识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地看他。我见他眼睫微动，似要醒了，吓得赶紧闭上眼睛装睡。却听见他轻笑："小丫头，还装睡？快睁开眼睛。"

我兀自没动，他忽将我压在身下，叫道："如若再不醒，本王可就要……"

我吓得赶紧张开眼叫道："醒了醒了！"

《此心无垠》宠爱（2）

他笑道："醒了更好，那就……"说着一只手已往身下摸去。我吓得不轻，赶紧抓住他的手叫道："不要！好痛哦。"

他收敛了笑容，轻声道："现在还痛？"见我点了点头，他只得将我拥进怀里，轻笑道："没事，只此一次，以后便不会再痛了。"我羞得脸通红。他在我唇上吻了一下，将我抱了起来，我未着寸缕，吓得抓着被子不放。他复又笑道："心璃还害羞？你身上哪一处我没见过，没摸过？"

昨夜的记忆立时涌上心头，我羞得只能将头埋进他的怀里，不敢看他。他将我抱进左侧一个大的屏风后面，里面竟然有一个十平米大的浴池。

两人下到池子里，水没到胸口，我便放松了许多。那水竟是温的，似有流动之声，不觉奇怪。东方汐眼光停留在我胸口，我知道那里有一处上次被火烧伤留下的疤痕，不自在地动了动。他在我耳边轻声道："此乃温泉池，只有爱妃与本王方可享用，心璃，可喜欢？"

我呆了一呆，这里居然有温泉？太奢侈了吧！想那阮府已经极尽奢华，尚还没有温泉可以享用，这辅政王府是如何引进温泉来的？不由得惊讶地抬头望他，他只是一笑，又道："你定是奇怪这里怎么会有温泉？据说是前辽东王在京辅政之时，发现后面山谷之中有泉眼，因此才在府中建了这个温泉池。"

我心一沉，前辽东王，莫不是严维正？正暗自琢磨，又听东方汐道："心璃只需在这池里泡上一会儿，身子就不会痛了。"

见他如此细心，我心一宽，当下玩笑道："想不到辅政王府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只不过以后我们离京，可就享受不到啦！"

东方汐眼色一沉，道："那又有何难？只要心璃喜欢，本王在明南王府再建一处便是。"

我愣了愣，低下头道：“不必了，我是开玩笑的。何必兴师动众？王爷这样宠我，就不怕别人说你贪念美色？”

他懒懒地将我揽进怀中，轻柔地抚摸，抬起我的脸来，柔声道：“我说过，没外人的时候，要叫我的名字。”

我只得叹息道：“东方汐……”

他满意地笑了笑，道：“本王要宠谁便宠谁，天下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又能奈我何？”

《此心无垠》非烟

我心一沉，不由得抬起头认真地望着他，低语道：“王爷……”忽见他神色一顿，不由立即改口道：“汐……只会宠我吗？”

他毫不在意地一笑：“当然。”说罢，温柔地吻我，我抵不住他的诱惑，竟在浴池中与他缠绵。这一泡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将我抱回床上，唤了青荷进来为我更衣。

刚刚梳洗妥当，却听见门外一个清脆的声音道：“奴婢昭然，给王爷和王妃请安！”

东方汐平声道：“进来吧！”只见一个身段苗条的婢女走了进来，盈盈拜道：“奴婢昭然见过王爷、王妃。”

东方汐道：“你不在快意园里，怎么来这里了？若织那丫头呢？”

她朗声道：“这儿有奴婢就行了，若织还在快意园里。”

东方汐只嗯了一声，不再说话。只牵起我的手笑道：“这昭然、若织是我身边的丫头，平时里做事还行，就是爱管闲事，她们若有什么不好，你只管教训。”

我低头笑了笑，没有说话。我是初来乍到，虽说是这王府的女主人，却是个新人。府里的情况我毕竟不熟，对于这些东方汐身边的大丫头却应该客气些。想到这里，不由得笑吟吟道：“你叫昭然？”

昭然对我福了福身，恭敬道：“是的，王妃。我们这些奴才们都日盼夜盼，盼着这王府里能早日有个女主人，如今您来了，奴才们都高兴得很呢！”

我见她虽言辞极为恭敬，却不卑不亢，神色平静，举手投足皆与一般奴才不同，心中不禁一动。于是又笑了笑道：“你倒是个伶俐的丫头，难怪王爷如此器重你。”

昭然闻言一怔，连忙道：“奴婢不敢。奴婢只不过做好份内的事，王妃若不嫌奴婢笨手笨脚，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婢就是。”

东方汐笑道：“你今儿可真是有些怪了，怎么如此听话？放心，你们的王妃是个善心之人，以后决不会为难你们。”

昭然道：“奴婢不敢。奴婢自当尽心伺候主子。”犹豫了一下，又道：“王爷！王妃！烟夫人一早便来了，说要给王妃请安呢！”

东方汐一愣，不露痕迹地放开了我的手，微有责怪之意：“非烟过来了？为何不早说？快请进来！”

非烟？我心中一愣，是何许人？听昭然称她夫人，难道是东方汐的侍妾？正想着，只见门口走进来一人，穿着浅粉的衣裳，黛眉似烟，明眸沉静，顾盼和柔，身如蒲柳，扶着一个小丫头，缓缓地走了进来。见了我，眼中略有惊异，却是一笑，盈盈下拜。东方汐上前虚扶一把，淡声道：“你身子不好，怎么过来了？”

她轻轻笑道：“王爷、王妃大喜，妾身怎么能不来恭贺？王爷不必担心，妾身无碍的。”说着，那小丫头在她身前铺了个软垫，她谦恭地跪了下去，对我叩了三叩，软语道：“妾身非烟，给王妃请安，愿王妃福寿安康！”

我惊了一下，不知她为何行此大礼，连忙上前将她扶了起来，急声道：“姐姐这是何故？妹妹受不起。快快起来。”

她轻笑了一下，道：“应该的，您是明南王正妃，妾身本就该行这跪拜之礼。”

我连忙将她扶在软椅上坐下，不住道：“快别这样，我这个人哪，生平是最不喜欢那些繁文缛节，以后你我以姐妹相称，可别再这般客气，要不，妹妹可是再也不敢见姐姐了。”

她只是笑，又道：“早听闻妹妹是天京第一美人，今日得见，果然生得如神仙一般，难怪我们王爷一直对妹妹挂心！”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却听得东方汐道：“非烟跟我从小一起长大，性情极好，虽然跟了我八年，却从不计较名份，以后你们定会相处得好。”

我心中莫名发酸，这个女人，是东方汐的第一个女人哪！他们在一起二十几年，想必早已心意相通，默契十足了吧。想不到我严希真原本那样骄傲好强的一个人，如今也要与人分享一个丈夫，不由得暗暗一叹。

非烟笑道："王爷又在取笑妾身了。妾身不过平淡之人，哪里能跟王妃相比？"

我连忙笑道："姐姐快别这么说，你在王爷身边的日子长，对于王爷了解最深，以后妹妹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东方汐轻咳了一声道："非烟，你这几日都还在服药，还是回去歇着，别老是伤神！"

非烟埋头轻笑，却站起身来，盈盈一拜，道："既如此，非烟就告辞了。明日再来拜会妹妹。若妹妹哪天得空，可到我如烟阁来坐坐，非烟定当好生款待！"

我连忙道："姐姐别这样说，你既然身子不好，就好好休养，我这里，你随时来我随时都欢迎。那些所谓的礼节，我最是头痛，就能免则免吧?碧叶，替我送送烟夫人。"碧叶应了一声，却见昭然道："王妃，不如就让奴婢送吧，反正奴婢这会儿也要回去快意园，就顺便送烟夫人回去。"

我看了她一眼，见她神色之间似有些闪烁，当下心中雪亮，这丫头，想必与非烟关系极好，如今我进了王府做了女主人，她是怕我欺负她呢，我说怎么不传自来，原来是特来为非烟壮胆的。

她也太小瞧我了，别说那非烟是个温柔知礼之人，我本就无意为难于她，就算她是居心叵测，嚣张跋扈的人，我也不可能当着东方汐的面给她难堪。于是淡笑道："既如此，你就去吧。以后不必每日过来，好好伺候王爷才是要紧。即便有事，也不必亲来亲为，可遣个小厮来回话便是。我若有事，自会传你。还有烟夫人那里，日后定要多留些心。"

昭然恭敬地应了一声“是”，心中对我已然没有戒备之意，转身送了非烟出门。

却听东方汐笑道：“你三言两语，便叫昭然收了戒备之心，当真是能干！”

原来他的婢女侍妾有何企图，他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却在这里跟我打哑迷。我没有答话，他上前来握住了我的手，轻笑道：“怎么了？莫非是打翻醋坛子？”

我不由得甩开他的手，懒懒地坐下，道：“没那闲工夫。本王妃现在饿得很，除了吃饭，别的事一概没有兴趣！”

当下青荷传了饭来，东方汐陪我用膳。我吃得高兴，也不想理他。他只得叹了口气道：“你也不必太在意。非烟……在王府多年，性情又好，待人宽和，府中之人都喜欢她。只因身份低微，故不得封妃。她身子一向不好，奶娘临死之前托我照顾她，我本意是封她为侧妃，以免委屈了她，可她却不愿。我知她不是爱计较的人，只因是跟了我，才这般委曲求全。”

我顿时失了胃口，放下筷子道：“她这样好，你为何还要委屈她？明儿你大可封她为侧妃，不就行了？”

东方汐笑道：“你呀，还说没吃醋？酸味已经这样重了。我已经说了，她不在意所在何位，又何必斤斤计较？”

我不由不快道：“她说是不计较，可是真心不愿计较？有哪个女人会愿意自己心上的男人宠爱别的女人？你既然那么在意她，又何必让她受这个委屈？”

东方汐脸色一沉，似有不快道：“你非要如此？非烟好歹跟了我这么多年，就算我多为她想一些又有何不妥？如今你贵为正妃，为何还要苦苦纠缠这个问题？”

我心中一苦，只得道：“的确如此。她这般委曲求全，我却还要纠缠不休，简直就是不识大体，不知好歹！”

东方汐立时站起身来，平声道：“你！算了，用过饭之后，管家会过来向你请安，为你介绍府中事宜。我要入朝与皇上商议国事，午膳你就不用等我了。”说罢，大步而去。

《此心无垠》皇后之仪

我也没了胃口，没想到嫁过来头一天就为了侍妾与他争吵，心中不由懊恼。早先入府之前也做了不少的心里准备，以为自己必定能沉得住气，谁知见了非烟，她竟是那样温柔知礼之人，而东方汐待她之心甚好，竟然乱了阵脚。唉，我何时也成了爱妒之人?

慢着，爱妒？难道我对他已有情意？否则为何要这般不快?

心中正自烦乱，却听得青荷道："王妃，管家来请安了。"只得打起精神，应了一声"快请。"让丫头撤了膳食，上了茶来。只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青衣男子大步走了进来，见了我便拜道："奴才周益安，给王妃请安。"

我淡笑了一下道："不必多礼了。坐吧。周管家在王府当差多久了？"

周益安答道："奴才不敢。还是站着回话的好。回王妃，奴才在府中已有二十年了。老王爷安在时，奴才便是王府的管家了。"

呵，在跟我摆资历呢！于是笑道："何必如此拘礼，既是如此，就是看着王爷长大的人，也算是长辈了。你可算是王府的老人了，还是坐下说话吧。要不然岂是不显得我这个当家的苛待长辈？"

周益安忙道："奴才不敢。小的不过是帮着主子打点些家务事，岂敢以长辈自居。王妃折煞奴才了。"

我喝了茶，仍是让座，周益安无奈，只得于左侧坐了，我装作不在意地说："我虽说是主子，可毕竟对这府中之事不熟悉，以后还要多仰仗管家指点。"

周益安忙起身道："不敢。王妃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才自当尽心尽力，不负王妃所托。"

我点了点头，道："如此，你先去吧，府中之事，一切照旧。如若不能定夺之事，直需来报。"

周益安一怔，似有不安道："王妃……不听奴才汇报府中之事？"

我微微笑道："今日不必了，我有些乏。以后有什么事，我自会传你。你去忙吧。"

周益安只得躬身行礼，刚走出门，却见一小厮匆忙走过来，轻声说了几句，我听不甚清。却见周益安折回，对我道："禀王妃，宫里来人了传诏，说是皇后娘娘宣您飞凤宫觐见。"

我心里一惊，今天是我新婚头一天，为何阮心瑜便召我进宫？虽然疑惑，却不得不更衣进宫。坐了车进了重华门，想起那日百花盛宴，与阮心瑜携手进宫的情形，心中不禁感慨。又想到东方汐早上不过与我说了几句不快之语，便不再理我，心中愈发郁闷。不知不觉已到了飞凤宫门外，宫女前去通报，要我在门外等候。

这飞凤宫秀丽华贵，比之春熙宫更加庞大威仪，我心事重重，却也无心欣赏。一会儿只见朱络走了出来笑道："明南王妃久等了，皇后娘娘传您进去呢。"

我随朱络进了宫门，一路繁花似锦，清香扑鼻，却不进正宫主殿，直往后院而去。进了一处暖阁之内，只见阮心瑜坐在软榻之上，正自凝神沉思。她身着明黄绣凤锦缎宫袍，头戴黄金镶玉飞凤，尊贵之气浑然天成，自有威仪。我忙跪拜道："臣妾明南王妃阮心璃叩见皇后娘娘，愿娘娘福体安康！"

阮心瑜连忙将我扶起，笑道："妹妹何必如此多礼，此虽在宫中，却并无外人，你我姐妹只需如在家时一般才好。"

我只得笑了笑，由她拉着我在软榻上坐了，紫莲奉了茶来，阮心瑜道："妹妹尝尝，这是今春才得的茉莉香茶，可是合口？"

我浅尝一口，果然清香扑鼻，饮之则满口生香，不由叹道："好茶！真是好茶啊！就连妹妹这不爱喝茶之人也是喜欢。"

阮心瑜道："既是喜欢，就带些回去。"当下吩咐朱络去包了一罐，我自是称谢。阮心瑜让屋里的人都退下了，方才正色道："妹妹如今已是明南王的正妃了，他……待你如何？"

我一愣，原来阮心瑜是担心这个，不由得心中一宽，道："他……还好。"

阮心瑜道："我听闻王府中有一侍妾……"

我忙道："那侍妾非烟原是温柔和善之人，姐姐大可放心。"

阮心瑜沉思道："既如此，我也就放心了。"犹豫半晌，又道："妹妹，姐姐还有一事，望妹妹能跟姐姐说清楚。"

我怔了怔，问道："何事？"

阮心瑜将茶盏放在几上，眼睛望着那茶水，依然不动声色，淡声道："皇上在百花盛会之前，曾私下里召见妹妹，却不知为何？"

我不由一愣，道："这……妹妹不是说过，皇上只不过是随便那么一问，并无其他。"

阮心瑜抬眼看向我，眼中平静无波，道："是吗？为何到了今日，妹妹还不肯跟姐姐说实话？这皇后之位，原本是属于你?，对不对？"

我大惊，吓得赶紧跪在地上，急声道："皇后娘娘这么说，可要折煞臣妾了！臣妾无德无能，怎么可能与皇后娘娘相比？"

阮心瑜没有动，只叹了口气，道："你我姐妹十几年亲如一人，有什么事不是知根知底？我又不是瞎子，皇上对你有情，只道我看不出来？他早已属意立你为后，你却为何……不愿进宫？生生将这皇后之位让于我？"

我心中慌乱，手心已有冷汗，这阮心瑜虽然待我不错，却是心思深密，难以捉摸，她反复盘查我与皇帝之间的事，却不知为何？当下默不作声，兀自沉思。

却听阮心瑜又道："你为何不说话？你将后位让于我，可是……父亲的意思？"

我猛地一惊，心中惊疑不定，抬头去望她，只见她脸色平静如初，并无任何责难之意，不由答道："这……不是的。只是臣妾……真的不想入宫。姐姐不是说过，帝王最是无情，一进宫门深似海，怕是要伤心的。"

阮心瑜不说话，只是望着我，眼中隐约有忧愁之意，我不禁一呆。只听她缓缓道：“你起来吧。姐姐明白你的心思。你我姐妹自幼要好，你是怕……进了宫，有朝一日，难免会……情谊不再。只是……皇上！”

阮心瑜一声惊叹，起身便拜，我暗叫不好，怎么偏偏这个时候，皇帝来了？既然来这飞凤宫，却为何不见通报？不知刚才我与阮心瑜之间的对话他听去了多少？想到此，不由出一身冷汗。只跪在地上，不敢妄动。皇帝扶了心瑜往软榻上坐下，方才说道：“底下所跪何人？”

我慌忙答道：“臣妾明南王妃阮心璃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道：“是明南王妃？怎么跪在地上？快起来吧。”

我不敢擅动，只得望着阮心瑜，她淡声道：“皇上让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我方才慢慢起身，不知是不是跪得太久，腿竟然有些发麻，站了半晌，才站起来，身子却是一晃。皇帝竟欲伸手来扶，却不及放下，复又问道：“明南王妃为何在此？”

我不由得又看向阮心瑜，她将一切收尽眼底，却声色未动，只说道：“哦，是臣妾召妹妹来叙叙话。她如今成了王妃了，我们姐妹倒不如以前那般自在亲密了。”

皇帝顿了顿，道：“这又有何难？朕赐王妃一道玉牌，以后，你自可随意出入后宫，什么时候你们姐妹愿意相聚都可以。”

我当即欲下拜谢恩，却被皇帝扶住，道：“明南王妃不必多礼，你是皇后的妹妹，也就是朕的妹妹，从今往后便是一家人，明白吗？”

《此心无垠》遇刺

手中捏着皇帝亲赐的玉牌，心中却是忐忑不安。不知他与阮心璃三年前是如何定情？如今看来，他待我如此关心，连阮心瑜都疑虑不安。这可如何是好？

心里想得正乱，转眼已出了重华门。远远地看到轿子旁边站了一个人，竟是东方汐。当下慢慢地走了过去，想着如何开口。他只是看着我，伸过手来牵我上了轿，一路竟无话。我心里实在闷不住，不得不问道："王爷怎么在这儿？"

他动也没动，只道："等你。"

我一愣，复又问道："等我？王爷怎知妾身进了宫？"

他转过头来看了看我，淡笑道："皇后娘娘召见你吗？怎么？有何要事？"

我低了头道："没什么，只是……问你待我好不好！"

他轻笑道："那……爱妃怎么说？"

我抬起头来望他，佯作气道："不怎么样！"

"当真？"他不觉将我揽入怀中，"难道本王昨夜表现得不够好？那今晚……"

我轻斥一声："去！"欲从他怀里坐起，无奈他抱得紧，挣了半天却拗不过他，只得任由他抱着，心里却并未释然。只听他叹一口气道："心璃可还在怪我？其实……"

我立刻道："你不用解释，我明白。"

他讶异道："你明白？"

我不由冷笑道："我当然明白。男子三妻四妾本就是寻常之事！不是吗？你不过才一妃一妾，比起那些亲王来算什么？实在是我小题大做！不过妾身刚刚从那重华门出来，想起了一个人。"

他不由一愣，问道："想起谁？"我缓缓地坐直，眼望着轿帘，轻声道："想起了易珮。她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他脸色一沉，略有不快，道：“易珮？你以为她拒绝了本王，就算聪明？”

我直望向他，淡笑道：“妾身有一事，一直很想问王爷。”

他道：“你问。”

我平声道：“王爷为何在百花盛宴抢了我的名牌？”

他微微一笑：“这个也需要问？本王自然是想让你做本王的王妃。”

我不由问道：“为何选我？我胆大妄为，连欺君之事也做得出来，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被我连累？若论才情，小女子自认不如阮心瑜与简颐，如果只是讲美貌，这容貌再美，也难免有人老色衰的一天……小女子实在是想不太明白，王爷为何独独挑上了我？”

他挑了挑眉，轻笑道：“本王说过了，本王要你……报答救命之恩！”

我一怔：“就这样？”

他神色未变，抬起我的脸道：“不然为何？如你所说，每一样似乎都在说明本王不该选你为妃，可是本王却偏偏选了你。本王看中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我呆了呆，这个男人，是何等的狂傲自负，以为身边一切，皆可在他的掌握之中，想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否则以他十八岁的年纪便登上王位，至今不仅地位稳如泰山，而且东南西北四王之中唯他的藩地最为强盛。

当下不再说话，心里暗暗觉得自己对身边这个人真是太不了解了。怎么稀里糊涂地就以为自己对他动了情？他虽然不似皇帝一般高高在上，可权势了得，呼风唤雨，却也并不比那皇帝容易对付。

他见我不说话，复又笑道：“心璃在想什么？还为非烟不快？”

我只得笑道：“妾身怎么敢？妾身不过是王爷看中的一样东西，哪敢有什么念想！”

他叹了一口气，复又将我揽进怀里，道："你呀！真是越发牙尖嘴利！倒叫本王疼也不是，气也不是！"

我正欲反唇相讥，却见他身子一扭，将我压向轿底，一支长箭"咻"地一声，竟生生地穿轿而过！

我大惊失色，来不及说话，只听东方汐低声道："你在这儿别动！"眼前一晃，他已飞身出了轿外。轿子停了下来，我伏身在轿底，大气也不敢喘。只听得东方汐叫道："子默！"

我猛地一惊，子默怎么了，再也顾不得危险，手脚并用，连忙爬出轿外，那样子说不出的狼狈。只见东方汐站在一旁，四个轿夫也没有动，脸上皆有惊慌之色。唯有子默不见了，不由急声问道："子默呢！"

东方汐道："她追那放箭之人去了。"当下吹了一声口哨，只过了一会儿，见御风飞奔而来，我顿时傻了，它怎么来的？难道就在附近？东方汐抱我上了马，吩咐道："轿子不能再坐，你们只抬空轿回王府，我与王妃乘马回去。"

众人应声去了，御风载着我们缓步前行。我还在为刚才的事惊疑?定，却听东方汐道："你有仇家？"

我思索道："没有啊。如果要有，就只有上次你见过的那个汪公子。"

东方汐道："汪世仁再骄横，也没有胆子来行刺明南王妃。你还得罪过什么人？"

我气道："我得罪什么？本小姐向来大好人一个，怎么会得罪人？喂，你怎么不说是你的仇家？"

他轻笑道："那人分明是冲你来的，如果想杀我，一支箭有什么用？"

我无话可说，的确，以他的武功，一支箭只能是说玩具。况且我坐轿回府，外人只当是明南王妃，没有人知道他也在轿中。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要杀我？上次离音阁失火，若如我梦中所见，当是我自己放

的火，也不会是有人想至我于死地。至于阻击子默的黑衣人，恐怕也意不在我。可是今天这个人，又是为何而来?

东方汐又道："想不到我还真的娶了个大麻烦！"

我翻了翻白眼道："那你大可将我休了，不就一了百了！"

他笑道："心璃又在耍小心眼了，想让我赶你走啊？恐怕没那么容易。不过，谁敢动我的人，那他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说到后一句，他的声音里已经没了笑意。

我不由一颤，似有一分感动，一分不安。当即靠着他，不再说话。

一路骑马回了辅政王府，碧叶已在门口等着。一见我便叫道："小姐！方才奴婢见到一个空轿子回来，可是吓了一跳！"

我笑了笑，轻声道："没事儿，只是出了个小意外。"

东方汐道："碧叶陪王妃回真意园去吧，本王一会就过来。"我看了他一眼，只得与碧叶回去了。原来这辅政王府也分前、后两院。前院主楼快意园，是东方汐平日住的园子。我住的是正妃之真意园，府中还有四侧妃的和意园、祥意园、厚意园、恩意园，规模较之真意园略小。只是东方汐尚未纳侧妃，这些园子如今都还空着。再有便是八香园，是八侍妾所住之地，分为八阁，如今只有非烟住了如烟阁，别的也都空着。我望着那些空荡荡的楼阁，心中没来由地不安，有朝一日这些园子里若都住满了人，到那时，我又该如何自处?

回到真意园里，文昕似有些焦急地在房中等我。我摒退了其他人，与她进了内室，她方才急道："小姐路上遇袭，无碍吧？"

我一愣，她如何得知？口中却道："无碍。你怎么知道的？"

文昕急道："我当然知道了。子默追那人没追上，想不到竟是个轻功了得之人。小姐，我们追查辽东王旧案之事，恐已有人知晓，我觉得，不宜再追查下去。"

我又是一愣，难道今日遇刺与辽东王旧案有关？不由得沉思不语。文昕似有急道："小姐！那辽东王旧案迁涉极广，我这几日集中在

宫中盘查，好不容易查得一丝线索，可查到之人居然尽皆被灭了口！我觉得实在可疑，想必此案幕后之人已经知晓我们的目的！”

《此心无垠》文昕（上）

我心中暗惊，想不到辽东王旧案竟然是这般难查，那当日告密之人恐怕权势之大、根节之深，已经超过我的想象。此人能在宫中杀人，还杀得不费力气，当真是令人心惊。

只听文昕又道："我虽不知小姐为何要执意追查此案，但既然已经威胁到小姐的安全，文昕就不得不停止追查了。"

我心中一动，只得道："今日行刺之人是谁，现在还不能定论。况且……我总觉得他不象是要我的命，倒象是……在警告我。不行！辽东王之案……一定要查！只不过，现在先不要轻举妄动。"

文昕脸色有异，只得道："小姐决意要追查此案？"

我点了点头："不错！此案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我一定要将它查个水落石出。你不需要想太多，只要暗中留意，但千万不可放松。"

文昕无奈，只得应诺而退。

晚膳时东方汐来真意园陪我用膳，一连几日他都宿在我真意园中，我也不复提起非烟之事，他似乎百般迁就于我，不再轻易不快。至于非烟，倒是隔三差五地带着丫头璧儿来我房里坐坐，无非也是聊聊闲话，做做针线。我见她神色平和，毫无骄奢之态，对于东方汐如此宠爱于我也不甚在意。自我进了王府，东方汐虽也时常去看她，却从不在她房中留宿，心中不由暗暗奇怪。

子默回报说并未查到那日射箭之人是何人，我心中疑虑丛生，此次追查辽东王旧案之事如何被人知晓？凌宵宫宫规严谨，就算文昕利用凌宵宫的势力来追查此案，宫中弟子也不会随意泄露消息。若那告密之人得知我在查案，但恐怕未必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又如何能来警告于我？除非……当下心中一动，唤来青荷道："你去请子默来。"

青荷应声而去，子默急急赶来，脸色微红，似有些气恼，我不由一愣，道："子默这是怎么了？生谁的气吗？"

子默平声道："没有。小姐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我带她进了内室，方才低声道："我要你留意文昕这几日的动向，不管她去哪里，见什么人，做什么事，通通来报，知道吗？"

子默一愣，却没说话。我只得道："你不要多心，最近我让她去做一件危险的事情，我担心她一时不查，出了什么岔子。"

她方才应声而去，我无意间往那后窗望去，似有暗影一闪，心中不禁一愣，疑虑渐生。

以后每日子默来报，文昕只是去通晓殿分部与弟子聊天，然后便回王府，甚少出门。只有前一日一人去吉庆楼饮酒，似有心事。我想既然大家都沉得住气，我也不急于一时。当下只嘱咐子默继续留意，也不再多话。

自那日遇刺之后，，每次出门，我总是前呼后拥，侍卫一堆，十分不便，不由得没了什么兴致，呆在家中十分烦闷。青荷见我终日无聊，只得叹道："小姐以前没事就喜欢四处游玩，如今这般烦闷，难怪小姐会日日不快了。不如让奴婢陪小姐出去走走？"

我心一动，却叹道："出去？出哪儿去？一大堆人跟着，想玩也玩不好。"

青荷道："王爷进宫面圣，恐怕不会这么早回来。我们不如悄悄地出去，玩够了，悄悄地回来，不用让他们知道，不就行了？"

我笑道："好主意！你这丫头倒是越来越贴心了。不过，我们不能穿成这样出去，太引人注目，需要扮成男子才好。"

于是与青荷换了男装，悄悄地出了府，青荷笑道："想不到小姐扮男子也这般好看呢！不如我们去'千荷丽景'吧，听说那边的荷花开了呢！前几日府里的人都说，天京城里去看荷花的人多得不得了，小姐，我们也去吧！"

我听得高兴，立即与青荷叫了马车直奔千荷丽景，只见那景园里荷塘竟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其间不乏亭台楼阁，荷香娇艳，美不胜收。我顿时觉得心旷神怡，让青荷租了小船来，我们慢慢地划到

池塘中间去。正玩得开心，忽听到青荷叫道：“咦，那是不是昕公子？”

我一愣，连忙看去，文昕站在池塘中间的一个小亭中，似在等什么人。心中一动，连忙让青荷压低身子，慢慢地划了过去。不久便见一人进了小亭，因为背对着我们，看不清他的容貌。

只听到一人道：“你找我来究竟何事？”

文昕道：“小姐不肯停手，我也没有办法。此事究竟怎么办才好？”

那人又道：“你不知她为何执意追查此事？”

文昕道：“小姐不肯说，只说与她有莫大的关系。我真是很担心，再这样下去我怕……”

那人道：“既然如此，我也没办法，只有……”

文昕惊道：“不可！上次你们未经?允许便私自行动，我都没有追究，以后再不能这样！”

那人沉声道：“是吗？你不信我？”话音刚落，只见他飞身扑来，直向我一掌拍下，我啊地惊叫出声，直往后退，无奈船身太小，四面皆是池塘水，根本无处可躲。不得不闭上眼睛，心中暗暗叫苦，我的天哪，这下可真是再劫难逃了。

却听得“砰”地一声，我睁眼一看，自己居然完好无损，文昕倒在我身边，口角出血，那一掌居然生生地拍在她的身上，我不由得呆了，只听得青荷一声惊叫，抢身向那人攻去。那人也是一呆，逼开青荷，连跃几下，已出了池塘之外，转眼不见了踪影。

我连忙扶起文昕，皱眉斥道：“你这是在做什么？不要命吗？”

她见我无恙，只道：“你没事……就好。为何子默……不在你身边？”

我心中一团纷乱，哪里还顾得上别的。只欲将她抱起，稍一动，她便痛楚难当，我心一惊，怕她是伤了肋骨，当下不敢再移动她，只

得让青荷将船划上岸，雇了人来抬她回王府。她受了内伤，早已元气损竭，晕了过去。

回了真意园，幸好东方汐尚未回府，我嘱咐了青荷不得对任何人说起今天之事，只说文昕不小心在外面摔坏了，请了大夫进府医治。园子里一阵忙乱，唯独子默不见人影。大夫说文昕断了左侧两根肋骨，所幸内脏只是略有损伤，却伤得不深，只是如此一来，她便只能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我心中又气又恨，却拿她无法。

青荷随大夫去取药，我让碧叶去门外候着，看文昕脸色苍白，断骨之痛，想必极为难忍。不由得叹道："你……这是何苦？！"

文昕苦涩道："文昕办事不力，反倒让小姐操心了！"

我沉声道："你的确办事不力！我问你，今天你见那人，究竟是何人？有何目的？"

她面色微变，却没说话，我不由得叹道："文昕！自我受伤醒来，一直最是信任你！你为何要瞒我这么多事？"

文昕颤声道："小姐！文昕十岁便跟着小姐，十年了，文昕的生命之中，除了小姐，再无第二个人。就算文昕对小姐隐瞒了一些事，也绝不会对小姐不利！"

我冷笑一声："是吗？这么说有些事你不让我知道反而是为我好了？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让你可以瞒着主子自作主张？！"

她急声道："文昕……不敢！只是小姐姐半年之内遭了两难，文昕却查不到是何人所为。实在是有负于小姐！此次小姐执意追查辽东王旧案，那案子背后之人恐怕非富即贵，文昕是怕……会对小姐不利！"

我哼了一声，道："既然你如此有主见，为了不让我继续追查此事，竟然不惜找人来吓唬我，你可真是能干呀！"

文昕急得欲撑起身体，却不支倒下，口中不住道："小姐明查！文昕绝无此意！他……他是右护法华祁深……他只是想将此事报告宫主知晓，只因我不同意，他才约我见面。刚才……他不认得小姐，当小姐是奸细，才会……贸然出手。"

我冷声道：“你瞒着我做这么多事，你让我如何相信你？！我看还是通知凌宵宫，让他们将你领回去治伤吧！我这里怕是留不得你了。”

《此心无垠》文昕（下）

文昕凄叹一声，眼中流下泪来，轻声道："小姐这是要文昕死吗？若是这样回了凌宵宫，文昕怕是……再无颜面活下去了。"

我气道："你这是什么话？！在威胁我吗？"

文昕凄然道："文昕怎么敢威胁小姐？"她不住地喘气，眼泪不止，颤声道："小姐若要遣文昕回去，文昕还不如就死在这里！"

我见她哀伤无比，气力不济，心中略有不忍，只得道："算了！你先好好养伤，别的以后再说！"说完出了房门，只吩咐碧叶好生照顾。回到我屋里，却见子默在房中，不由一愣。这一下午都不见她，她是去了哪儿？

子默见了我，神色不安，我带她了进了内室，她才说道："午后文昕就出了门，我一路跟着她，见她往翠微山方向去，只觉得奇怪。上了山，却不见了她，我寻了半日也未寻到，只得回了府，只听说她受了伤，是怎么回事？"

我一愣，她去翠微山？她明明是在千荷丽景，怎么会在翠微山？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又道："她今天也是为了我才受伤，伤得不轻，你还是去看看她吧。"

子默转身出了内室，我有意往那后窗望去，果然又见暗影一闪，心中不由冷笑。

傍晚时东方汐回府，得知文昕受了伤，眼色暗了暗，却没说什么。府中并无人知晓我与青荷悄悄出了门，暂时相安无事。我让碧叶带了个小丫头去文昕房里照顾，她如今行动不便，我只得把所有的事情放下。到后半夜，竟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我莫明醒来，心中似有不安。不敢惊动东方汐，只得在床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忽听得隔壁院中惊叫声起，竟是碧叶的声音，我翻身爬起，不祥之感随之而来。东方汐转身将我抱住，低沉道："怎么了？"

我慌忙道："不知道，好象是碧叶的声音，我得过去看看。"说着起身披起衣服就往外冲。到了文昕房中，只听见碧叶哭道："昕公子！昕公子！你可不要吓我，你快醒醒！"

房中已有丫头掌了灯，我扑上前去，见文昕双目紧闭，脸色发青，心头大惊，叫道："文昕！文昕！你这是怎么了？"随即厉声道："大夫呢？碧叶！到底怎么回事？"

碧叶哭道："小姐！奴婢……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睡前奴婢才服侍公子服了药，好好地睡了，刚才奴婢起来小解，顺便进来看看昕公子，就见她脸色发青……好象……好象快没气了！"她泣不成声，只是惶恐不安。

我急得不行，只见东方汐上前扣住文昕的脉门，沉声道："她中了毒！"当下在她身上点了几下，护住她的心脉。过了半晌，才听见文昕轻喘一声，似醒了过来，我才松了一口气。却听子默在身后道："她中的是符魂散。"

我猛一回头，不知她何时进了门，见到文昕如此模样，却面无表情，不由得有些生气，恼道："你既然知道她中了什么毒，为何还不帮她？"

子默垂了眼睛，黯然道："符魂散，无药可解。"

我惊道："无药可解？什么意思？你是说文昕救不回来了？"

东方汐冷笑道："符魂散乃你灵宵宫的独门毒药，她怎么会中毒？！"

我一愣，不由得看向子默，她眼中似有哀怨之色，低声道："符魂散确只有我灵宵宫才有，不过，此药，都是绝望之时，自尽之用。"

我呆住，自尽？！难道文昕不想活了？为什么？不由得又惊异地望向文昕，只见她气若游丝，满面哀凄之色，不由得叫道："文昕你这是做什么？当真是以死来威胁我吗？你不能死！你听到没有！子默，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救她！"

子默道："此毒无药可救，只……有一人能救！宫主能救她！"

我急忙道：“那你速速回灵宵宫，请宫主前来！”

子默道：“宫主行踪不定，不一定在宫中。况且，此去灵宵宫来去至少要三日，我怕文昕她……捱不了那么久。”

我呆住，顿时六神无主，这可怎么办？不禁有些后悔下午对她说了那么多狠心的话。只听得东方汐道：“灵宵宫通晓殿弟子也不知宫雪衣的行踪所在？”

子默道：“文武殿与通晓殿各有管事，平日素无往来，我有什么资格去要求通晓殿弟子告知宫主下落？”

我大叫道：“难道他们会见死不救吗？”

子默道：“宫中弟子若中符魂散，就算有灵药护体，不出一日也必将毙命。我说过符魂散是自尽之药，凡服此药者，皆是背叛主子或护主不利者才会服药，谁会相救？”

我不禁流下泪来，难道文昕当真救不回来了吗？可是现在到哪里才能找到凌宵宫主？一想到宫?衣，忽然记起上次分别之时他曾赠我一枚玉珮，说见了玉珮如同见了他。当下抹掉眼泪，奔回房中，翻出那块玉珮来，对子默道：“你拿这个去，我就不信他们不告诉你宫主在哪儿！”

子默见我拿出玉珮来，大惊道：“灵通紫玉！小姐……你怎么会有宫主的灵通紫玉？！”

我叫道：“你不要管，你只说，拿这个东西去，管不管用？”

子默道：“此乃宫主的信物，见了此物，如同见了宫主，当然管用。”

我立刻道：“好！你马上拿这个去通晓殿分部，让他们通知宫主立即赶来辅政王府，一刻都不能耽误！”

子默应声而去，我心中尤自不安，惟恐那宫雪衣离得远，晚来一步，文昕就会没命。当下只在屋里来回踱步，东方汐沉声道：“你不用急，文昕她死不了。”

我刚要答话，却听文昕微弱道：“小姐！小姐！”

我立刻扑到床前，叫道：“文昕！你醒了？你为何这么傻？我只让你回凌宵宫养伤，又没让你去死！”

文昕苦笑了一下，气弱道：“小姐，文昕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小姐说。”

我连忙道：“你说。我听着呢！”

文昕四下看了一下，我即明白她意思，吩咐下人都下去，又哀求地看了看东方汐。东方汐无奈，只得叹了口气，也出了门去。

我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忙握着文昕的手，道：“文昕你别怕，我有办法救你的。”

她微弱地笑了一下，道：“小姐不怪文昕了？”

我有些难过道：“我怪你做什么？是，我是怪你凡事不与我商量，自作主张，可是……我又没说你对我不好，唉，你……为何这么想不开。”

她只是笑了笑，道：“小姐，文昕如果死了，小姐大可让宫主遣文玑来。她……聪明胜过文昕十倍，定能好好辅佐小姐。”

我叫道：“你胡说什么！你不会死的。”

文昕道：“小姐不用安慰我，符魂散没有解药，就算有灵药护体，我也只不过能多活一日而已……咳咳……只不过文昕有些话，一直放在心里没有跟小姐说。如今再不说，恐怕以后没有机会了。”

我不由流下泪来，哽咽道：“你别说了……是我不好……不该跟你说那些话。”

文昕道：“我有一个秘密，在我心里已经藏了十年了。小姐听了，可不要怪文昕。”

我摇头道：“我不怪你，你说吧。”

文昕笑了笑道：“是的，我已经快死了，本来想让这个秘密跟着我长埋于地下，可是……我又不甘心……这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告诉你……从十年前我……决定跟着你的那一刻起，这世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得了我的心，只……除了你……”

我呆住，似乎已经成木头人。文昕又道：“这话听来似乎匪夷所思，是啊，有谁会相信，阮家三小姐的文公子竟对自己的主子有了情意。”

《此心无垠》围擒

我心如乱麻，想起我来到这个时空，初次见到文昕时，见她看我的眼神中似有情意，并不是错觉。只不过我心思大条，哪里会想得那么多。同性恋在现代社会都算是避讳之事，更何况这个落后的古代社会？此番她若不是觉得自己必死无疑，恐怕也不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吧？当下不由得长叹一口气，却不知能说些什么。

只听得她又道："我自知此事为人不耻，从来都是谨慎微行，不敢有半分妄念。只是这些年来，文昕日日与小姐相处，早已经觉得生命中除了小姐，再无其他了。文昕原只祈望这一生都在跟随在小姐身边，便已经足够了。可是……是文昕福薄……"

我流泪道："你……别再说了。我明白。你不会死的，我要你一辈子都跟着我。"

文昕叹道："小姐这样说，文昕就算是死了，也是开心的……"

我不由得握着她的手，坚定道："别说了！我说你不会死就不会死！你先好好歇着，你一定不会有事。"

文昕体力不支，渐渐地睡了过去。我只是握着她的手发呆，她如此待我，可说是忠心无二，无怨无悔，可我却还怀疑她与人合谋来算计我，唉，这究竟是怎么了，为何进了这辅政王府，身边的人仿佛都有些不一样了？

低头望了望她，见她手露在外面，不由自主地想去将她的手拉进被子里，却触到被子里的一片布料上似有字迹，不由一愣。当下仔细地扯出来看，却是大吃一惊，见碧叶未醒，四下无人，连忙将衣料揣进怀里，心中却犹自跳个不停。

天快亮时，东方汐过来将我接回院里，我心思反复，难以入睡，只觉得头大如斗，心神恍惚。东方汐只得轻抚我背，我才觉得身子渐暖，慢慢放松下来。一觉睡醒，竟然已是晌午，东方汐走到床前，抱

着我叹道：“别担心，刚才我才过去看了一下，她气息尚稳，暂时没有生命之忧。只不过……你为何会有灵通紫玉？”

我心不在焉道：“什么灵通紫玉？你是说宫雪衣的玉珮吗？是上次他送我的，怎么了？”

东方汐沉声道：“他送你的？心璃，你可知道灵通紫玉是什么东西？通紫玉不仅仅是灵宵宫主的信物，它更可以号令灵宵宫弟子和江湖三大帮派做任何事。简而言之，它其实就相当于江湖皇帝的玉玺，而那个江湖皇帝就是宫雪衣。试问有哪一个皇帝会将玉玺赠于他人？除非此人……”

我呆了呆，脱口问道：“除非此人如何？”

东方汐漫不经心道：“除非此人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

我惊异地望了东方汐一眼，心中瞬时转过了千百个念头，他只是平静无波地看我，虽然面带微笑，眼中却毫无笑意，我心中一冷，支吾道：“我可不知道这东西这么重要，既然如此，等他来了，我还他便是。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看文昕。”挣脱他的怀抱，往文昕房里走去。

入夜后天气渐凉，我没有胃口，只是着急。不由得对东方汐道：“怎么办？要是宫主赶不来怎么办？文昕她……”

东方汐只将我搂进怀里轻抚，轻声道：“你别急，凌宵宫主是什么人？他自然有办法救得了文昕。我已经吩咐益安，说凌宵宫主一到不必通报，立刻来这里。”

我咬住嘴唇，不想让自己哭出声来，却听见一人道：“璃儿……”

我抬头一望，那人一身白衣，站在院子里，神采翩翩，正是宫雪衣，当下大喜，叫道：“宫主哥哥，你终于来了！”当下也顾不得说话，将宫雪衣让进房里，嘴里直叫道：“宫主哥哥快救救文昕！她中了符魂散！”

宫雪衣神色未变，只扣住文昕的手腕，沉思半晌方道：“璃儿别急，还有救。有劳各位先到门外等候，我好为文昕解毒。”

我听到一声“还有救”，心神一松，大大地喘了口气，遂与众人回到院子里，关了房门。这才发现东方汐竟然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曾放松，不由得一愣，想把手抽回，却不料他抓得死紧，只得道：“你做什么？快放开！”

东方汐只浅笑了一下，装作不在意地说：“我是怕你见了某人，就不由自主地飞了。”

我呆了一呆，脸不禁红了红，道：“你说什么呢！快点放开。让人看到……”

他眼色一沉，道：“看到如何？难道本王爱惜自己的王妃还要看人脸色？！”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怕他又生了不快之意，当下不再言语，只由得他去。直至半夜，东方汐怕我受寒，坚持要我回自己屋里等，只说宫雪衣一出来就通知我过来。我无法，只得回屋躺下，却是怎么也睡不着。又过了一个小时，才迷迷糊糊地听到隔壁院内传来一阵响动，不由惊醒，连忙坐了起，唤道：“青荷！”

青荷掌灯进屋，我忙?道：“文昕怎么样了？”

青荷表情闪烁，支吾不语，我心中一急，疾步往外走去，青荷连忙跟在我身后，叫道：“小姐！王爷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现在都不能过去！”

我只当作没听见，走到院门口，竟然多出两个护卫拦住我的去路，我恼怒道：“这是干什么？快让开！”

那护卫低首道：“王妃请息怒，王爷有令，暂时不让王妃出这个院子，请王妃不要为难属下。”

我又急又气，不管不顾，只身往外闯去，叫道：“好啊！你们胆子越来越大了！今天我偏要出去，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能把我怎么样？青荷，拦住他们！”

那两个护卫虽然着急，却不敢真的对我动手，青荷将护卫挡在身前，我趁机跑出院门，走到文昕的院内，却是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院子里不知何时站满了护卫，宫雪衣站在院中，神色颇为疲惫，胸前的衣襟上，竟赫然有一丝血迹！

听得东方汐道："凌宵宫主，你还不束手就擒吗？"

我大惊，二人见了我，都是一愣，，却没说话。宫雪衣叹道："也早已做好打算。王爷其实不必如此大费周张。"

东方汐道："谁人不知凌宵宫主武功盖世，天下难逢对手。我若不如此，你怎么肯乖乖听话？此次是天赐良机，你为文昕解毒，必定会功力大损，正是抓你的大好时机！"

我惊得已是说不出话来，原来从头到尾，东方汐都在想如何才能抓住宫雪衣！可是究竟是为什么？我心中纷乱，几乎快没了主张，只听得宫雪衣道："人人都说明南王聪明绝顶，最擅长把握机会，看来不假。雪衣……自愧不如。"说着竟朝我看了一眼，那眼光说不出的温柔。

东方汐沉声道："你如今内力全失，要不要武功，又有什么区别？"

我大惊失色，向宫雪衣看去，见他神色坦然，却没有半分慌张，不由急得快要哭出声来，当下奋力朝他奔去，叫道："宫主哥哥，你快走吧！"只身拦在他身前，只盼他以我为盾，逃出王府。心里别无他念，直想着只要他出得了王府，凌宵宫弟子定能保他周全。

东方汐脸色骤变，身形一晃，已到我跟前，伸手便来抓我。宫雪衣连忙将我护在身后，淡笑道："璃儿年幼，并不懂得厉害。王爷何必动怒？雪衣并无他念，王爷要如何，雪衣照办就是。"

东方汐只是不理，手腕微动，已点住他身上几处穴道。我大惊之下，正要阻止，哪里还来得及？东方汐复又在我身上轻轻一点，我顿时四肢麻木，软倒在他怀中。

《此心无垠》囚辩（1）

东方汐抱着我回了屋内，我又惊又怒，却是无可奈何。只是不住地叫道："快放了我！你不能这样！东方汐！快放了我！你太过份了！"

他将我放在床榻内，漫不经心地抚弄我的长发，视我的怒气于不见！只是慢慢道："没想到心璃生起气来也好看得很！我没有追究你刚才如此鲁莽无状，你倒是跟我斗起气来了。"

我气道："你背着我设计陷害宫主，难道我还应该感谢你不成？"

东方汐竟笑道："我陷害他？我如何陷害他？"

我急声道："他已经内力全失！！你还说没有害他？！你说！你究竟为何要抓他？！"

东方汐双眼微眯，眉宇之间突现利光，却是笑道："哦？想不到我东方汐居然还有这种本事，武功高得足以令凌宵宫主内力全失！心璃，你这么关心他，却是为何？"

我心头一跳，连忙道："我……他一直当我是妹妹，我自然也当他是亲哥哥一般，关心他有什么奇怪？"

东方汐敛目道："是吗？那你可知道，他为何会内力全失？只因要解符魂散之毒，须以凌宵宫上乘内功催动气血中的毒素慢慢凝聚，将毒素从中毒之人身上过渡到自己的身上，再以内力将毒逼出。如此反复三次，毒素方可除尽。只不过，祛毒之后，解毒之人三日之内内力全失，就与平常人无异！"

我张大了嘴，顿时说不出话来。想不到宫雪衣为了救文昕，竟然不惜失去全身功力。当下心中又惊又悲，闭目道："所以你怎么肯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正好将他擒住？"

东方汐手在我身上轻轻一拂，我顿时觉得身子一松，穴道居然解开了。连忙坐起身来，他却将我揽进怀中，叹道："你平时看起来聪明

过人，怎么会连这个都想不明白？我与他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好端端的为何要抓他，我要抓他，自然是有人授意……”

我惊道：“有人授意？谁……”脑中灵光一闪，失声道：“难道是皇上……”

东方汐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平声道：“凌宵宫在江湖上地位尊崇，一呼百应，门下弟子多是俊杰之才，能人倍出。你若是皇上，会不会每日引为心头之患？”

我沉默不语，他走近我身边坐下，又道：“心璃，你是阮家人，自然知道凌宵宫的渊源。你说，皇上怎么会不深为忌惮？”

我摇头道：“不会的，宫主他……不会干涉朝廷之事。”

东方汐道：“你说的？你这么想，不代表天下人都这么想。”

我抓住他的手道：“汐，我要见他。不行，我一定要见他。”

东方汐浅笑道：“谁？宫雪衣？还是皇上？”

我愣了一下，果决道：“两个人都要见。不过我要先见宫雪衣。你相信我，我只是不想让他们真的变成仇人。”

东方汐道：“你到底在担心谁？心璃，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坚定道：“我知道，要化解此事不容易，可是……如果仇怨一旦积下，那才是国之灾难。我相信，绝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国民动荡，四处有谋反之声。我也相信，以宫雪衣的为人，也绝不愿将弟子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如此说来，此事并非找不到一个折衷解决的办法！”

东方汐看着我，眼神略有惊异，我已经顾不得太多，连忙起身，却被他拦住，只声道：“要见，也不急于一时，明日，皇上就会驾临。”

第二日午后，东方汐经不起我再三请求，只得带着我到了前院一处别院之内，院前站满了侍卫，看那衣饰打份，竟然是亲卫军。东方汐只嘱咐我不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能出声，带我进了房中，将书架上的一个花瓶转了三下，那书架竟然象一道门似的打开来，露出一

截地道。进了地道之中，我们走了约有十多分钟，方才停了下来，只听见一人道：“宫雪衣，朕用这个方法请你来，希望你不要见怪。”

我听出那是皇帝的声音，不由一惊，却听宫雪衣道：“草民不敢。只是皇上万金之体，竟然要屈尊到这里来见我一介草民，倒是委屈皇上了。”

皇帝哼了一声，道：“既如此，朕也不跟你废话了。你那凌宵宫，何时解散哪？”

宫雪衣道：“凌宵宫百年基业，岂能说散就散？如若在雪衣手上有任何损失，雪衣有何面目去见列位宫主？”

皇帝道：“如此说来，你是想让朕没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了？”

宫雪衣道：“草民不敢。皇上深知凌宵宫的渊源，为何还对它步步紧逼？”

皇帝道：“就是因为朕深知凌宵宫渊源，所以才不得不如此。你凌宵宫势力越来越大，江湖中人对你们马首是瞻，你若是?，你会怎么想？”

宫雪衣叹了口气，轻声道：“皇上大可不必如此。我们不过是些江湖草莽，做些小营生维持生计，纵然有些胆色，又怎及得上国之精锐？”

皇帝道：“你这么说，是指朕在杞人忧天？”

宫雪衣道：“草民不敢。草民只是想告诉皇上，就算我凌宵宫本事再大，也是这天垠朝的臣子，是皇上臣子，绝不会有二心！”

皇帝道：“但凡逆臣贼子，通常都不会承认自己包藏祸心，想那前辽东王严维正，不也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可是结果如何呢？不一样谋朝篡逆？天下之人，有几个真正经得起权势诱惑？你宫雪衣有朝一日羽翼已丰，就一定能保证不会重蹈覆辙？”

我听得他提起严维正，不禁浑身一颤。却听宫雪衣道：“皇上想要草民的保证吗？还是皇上根本就想让凌宵宫消失？若是前者，草民绝无迟疑，别说是草民可保在生之年绝无二心，也可保证凌宵宫世代都

无二心！若是后者，草民既不能有违君意，也不能有负于先人，唯有一死以谢列位宫主。”

《此心无垠》囚辩（2）

皇帝半晌没有说话，我急得想往里看，却被东方汐扯住。却听皇帝道："你果然有胆色。天下人皆说凌宵宫主一言九鼎，性情平和，从不肯害人利己。你已得人心，当真再无他想？"

宫雪衣道："皇上可知我凌宵宫宫规的第一条是什么？凡忤逆作乱者，死。凌宵宫历代选宫主，性直心善，都是首要条件。门下之人除了文武殿弟子及中宫管事者以外，皆不习武。自第一代宫主开创凌宵宫以来，历来是尊纪守法，以扶弱助人为己任，从不曾想过要干涉朝政之事，更不用说有作乱之心，皇上只需细细详查，就会明白草民所言非虚。"

皇帝道："如今没有，不代表将来不会有，天垠朝西南边境之患尚未解除，除外必先安内，朕不能留有任何后患！"

宫雪衣道："皇上明查！皇上要草民如何做？才能相信草民？"

我再也忍不住，走进房去，叫道："皇上恕罪！小女子有一计，望皇上能容小女子一言！"

里面二人皆是一惊，失声道："你怎么来了？"

我连忙伏身跪下，东方汐躬身道："皇上恕罪！我等担心皇上安危，所以未经允许便擅入，望皇上恕罪！"

皇帝脸色不定，看着我道："你刚才说有一计，是什么意思？"

我立刻抬头道："皇上，凌宵宫乃我朝有用之材，皇上为何要灭之，而不用之？"众人皆面带惊异地看着我，我忙道："皇上明鉴，西南边境之乱是我朝大患，而凌宵宫人才济济，又有济世扶弱之心，何不将凌宵宫编入特许战备机构，可专门负责医药、刺探、和先锋之职？"

皇帝沉默了一下，道："你接着说。"

我见他并未动怒，脸色竟有了一丝松懈，不由得振奋道："通晓殿弟子打探消息的手法是一绝，用来刺探军也并无不可，悬壶殿伤药奇

药居多，在打仗之时是必不可少的，说不定还能立下奇功。至于文武殿弟子，能文能武，正是军中需要的人才，只要宫主保证，国家有难之时，凌宵宫义不容辞助朝廷一臂之力，岂不是才尽其用，皇上也可得一有力助手？”

皇帝沉默不语，却听宫雪衣道：“若真是国家有难，我凌宵宫定不会推辞！”

我当下喜道：“好！就请宫主在皇上面前立下重誓，若违此誓，定满门不保！”

皇帝沉思道：“你当真愿意立下重誓？”

宫雪衣当下跪拜在地，朗声道：“我宫雪衣在此立下重誓，凌宵宫世代为天垠朝臣子，绝无二心，若国家有难，凌宵宫愿听皇上差遣，助军歼敌，义不容辞！若有违此誓，定当满门尽绝！”

皇帝脸色稍缓，扶起宫雪衣道：“你既如此忠心，朕倒是宽慰了。”又对东方汐道：“明南王妃与凌宵宫素来交好，你们就替朕好好款待凌宵宫主，宫主在此多住几日，再走吧。”

宫雪衣应了声“是”。众人一齐送了皇帝出了王府，我的一颗心才算是放了下来。

《此心无垠》意难平（1）

宫雪衣在王府中住了几日，内力已慢慢恢复。我好说歹说，执意将那灵通紫玉还给了他，他无奈，只得收了。他疑心文昕为何会受伤中毒，我只怕他会处罚文昕与子默，只说是个意外，没有实话实说。他见我不愿告知真相，也没再追问。他因还有事要办，便叮嘱我小心行事，不可太过鲁莽任性，吩咐子默好生保护，方才离去。

想起此次我冒死谏言，心中还犹有余悸，以皇帝之威，恐怕不是我三言两语就能打动的。只不过他也不便以任何罪名来处置宫雪衣，见宫雪衣一再表示忠心，又被我当场死抓着不放，才愿意放过他。

文昕一天天地好起来，我也放了心。想起那日发现的布料，心中隐隐不安，抽了空来到文昕房中。也许先前她那一番告白乱了我的心神，也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与文昕相对，竟然有了一丝尴尬。我们呆坐无语，竟同时道："你……我……"

我轻笑一声道："你先说吧。"

文昕想了想，方才下定决心道："小姐大可不必为文昕先前之言困扰。文昕对小姐之心，天地可鉴。但……文昕从不曾有过任何非份之想！我只希望，能一心一意为小姐办事，就心愿已足！"

我不由得感概道："你的心，我自然是懂的。虽然如此，可我还是想说，自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当你是绝对可信之人，如亲人一般，你可明白？"

文昕笑了笑，道："我明白。我明白小姐的心意。"

我握了她的手，笑了笑，为她如此深明大义而心折。她却忽然正色道："还有一事，我没有跟小姐说。"

我问道："什么事？很重要吗？"

文昕道："是。上次我不是说宫中凡知晓一点辽东王旧案的人，尽皆不在了吗？其实还有一人，是在的。"

我一惊，忙道："是谁？"

文昕沉声道：“是当今圣上。那时他虽年幼，但已是太子，先帝下旨之前，他就在朝阳殿侍奉。”

我惊道：“也就是说，他一定知道当年告密之人是谁？”

文昕道：“这个……也不一定，但就算他不知道，也可能知道一些线索。”

我心中猜疑不定，这皇帝就算知情，却如何才能从他口中得知当年的情况？我心事重重地回了屋里，想了半天，还是决定进宫一趟。于是唤来青荷为我更衣，携了子默、碧叶一同进宫。这次有了通行玉牌，一路畅行，很快便进了飞凤宫。却见朱络一人在院里，见我来了，连忙让座奉茶，笑道：“王妃可来得不巧了，皇后娘娘到太后宫中去了。”

我笑道：“无妨，我在这里等等便是。你与碧叶也好久不见了，去聊聊吧。”

朱络淡笑了一下，道：“多谢王妃为我们姐妹着想，只是……奴婢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我愣道：“你有什么话就说。”

朱络道：“小姐如今虽贵为皇后，却……并不是很得圣意。皇上对皇后娘娘敬而有礼，但并无……情意。如今宫中英妃最得宠爱。皇后娘娘心思清淡，从不刻意邀宠，在这后宫虽然万事得体，可是……若无皇上的宠爱，恐怕好景不长……”

我沉吟道：“这个……恐怕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事。朱络对皇后之心，我明白。只不过……”

突然听得门外有人唱道：“皇上驾到！”

我吃了一惊，怎么这个时候皇上会来飞凤宫？连忙与众人跪地迎接。皇帝快步走了进来，直觉得他的眼光似乎一直在我身上打转。他在主位上坐了，方道：“都起来吧！皇后呢？”

朱络忙上前答道：“回皇上，皇后娘娘到太后宫中去了。”

皇帝道：“哦，既如此，朕来得可不巧了。明南王妃今日怎么得空来了？”

我连忙上前答道：“回皇上，臣妾已经好久没来看皇后娘娘了，今日有空，所以就进宫来瞧瞧。”

皇帝道：“哦？也好，朕正好有事要问你。”

众人都被遣了下去，殿上静悄悄的，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皇帝在我跟前来回地踱步，问道：“明南王妃那日为何会出现在地牢之中？”

我小心答道：“王爷奉命捉住了凌宵宫主，却怕他甚为不服。因知道我与凌宵宫关系匪浅，因此……才让臣妾前去劝劝他。谁知皇上正在召见宫主，臣妾无状，望皇上恕罪！”

皇帝道：“真是如此？你对那凌宵宫主……倒是十分关心。你可是让朕下了一个极大的赌注！凌宵宫与你们阮家渊源极深，此次你又力保凌宵宫，就不怕有朝一日阮家受到牵连？”

我忙道：“臣妾觉得决不会有这么一?，凌宵宫与我阮家对皇上忠心无二，愿为皇上效犬马之劳！”

皇帝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只慢慢地走到我跟前，轻声道：“朕该拿你怎么办呢？你为何偏偏要纠缠到这些事情里来？”我不敢轻易开口，过了半晌方听他幽幽道：“三年前璃儿对朕说的话，想必已经全忘了。”

我心中暗暗叫苦，眉头已经皱到一块儿，却不敢轻易开口。心想这皇帝已经妃嫔成群，干嘛还对我念念不忘？难不成真应了那句话，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听他道：“你抬起头来，回答朕，三年前你所说过的话，是不是已经统统忘了？”

我只得抬头望他，愁绪满怀，轻声道：“璃儿如今已是明南王妃，皇上也已经封了姐姐为后，事已成定局，三年前是如何，璃儿早已……不能再放在心上。”

《此心无垠》意难平（2）

皇帝沉声道：“三年前你是如何对朕说的？你如此三心二意，以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可以将朕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吓得半死，连忙伏身在地，叫道：“臣妾不敢，臣妾决无此心！只因……明南王曾在翠微山救了臣妾，要臣妾以身相许，臣妾当时并不知他是谁，但已对他……动了心，所以在百花盛宴见到他，臣妾一时情急……拒绝了皇上的好意！臣妾是真心爱他，并无虚言！三年前臣妾尚年幼不懂事，即使说过什么也恐怕是一时之气，算不得数！”

皇帝喝道：“放肆！你大胆！”

我吓了一跳，伏在地上不敢妄动。听见他的喘息之声，确是已经动怒，只得把心一横，抬起头看他，只见他眉头紧皱，双目如刃，直盯着我，既恨且痛，不由得呆了一呆，他闭了闭眼，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沉声道：“你出去！”

我连忙退了出来，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长叹了一口气，伴君如伴虎，这句话还真是不假啊！转身欲走，突然看到阮心瑜站在宫门前，直看着我，却又是一愣，连忙笑道：“姐姐回来了？”

她神色未变，却没说话，执起我的手慢慢地走进院里，似不经意道：“真是难得，偏巧我又不在。听说皇上今天过来了，前几日皇上才去了明南王府，想不到今日又见到了妹妹，说来有趣，皇上见妹妹的时间比姐姐还多呢！”

我浑身一震，不由得停下脚步，望向她。阮心瑜双眼漆黑如墨，平静无波，让人看不出她的情绪。当下低了头，斟酌半晌，心中纷乱，不知如何开口。若说这阮心瑜对皇帝不在意，却又不是，是有情，却又看不出端倪，我着实有些吃不准她心中所想，只得闭口不语。

此时皇帝已经走出殿来，阮心瑜忙上前拜见，众人躬身行礼。皇帝面无表情，只闲扯了几句便离开了。我愿想找机会打听严维正之案

的线索，这下可好，一不小心把帝后都给得罪了，哪里还有机会，不由得暗暗懊恼。

见天色已晚，只得告辞出宫。经过上次遇刺之地，我不由得留心察看，心中慢慢有了计较。听文昕受伤后所言，我半年之内连逢两难，除了离音阁之火，便是上次遇刺了，那刺杀我之人应该与她无关。除了她之外，究竟还有谁这么清楚我在追查辽东王旧案？复又想起那后窗外的暗影，不由得多了几分烦恼。自我嫁进明南王府，除了些打杂的小丫头小厮，身边的人都是从阮府带过来的，我是堂堂王妃，又不是什么奸细，难道王府中还有人监视我不成？

转念一想，却也可能。如果当年告密之人确是明南王，那以阮修之与辽东王之间的关系，明南王对阮家必定会有所顾忌。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何明南王明知我是阮家人，还要娶我为妃？谁会愿意在家里安个定时炸弹啊？还是那东方汐过于自信，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此心无垠》夜雨（1）

反复思索，却没有什么头绪，一路无事回了王府，周益安说东方汐应护国将军之邀，去将军府饮宴去了。我回了真意园，青荷竟不在屋里。碧叶去了厨房，我一时不知道唤谁，只得叫道："来人！"

一个梳着小髻的小丫头跑到门口，怯生生道："王妃有什么吩咐？"

我心一动，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她躬身行礼道："奴婢珏儿，给王妃请安！"

我笑着招了招手，道："珏儿，你的名字很好听啊，进来！这儿没人在，你来帮我更衣。"

珏儿似有些惶恐，眉宇间却掩不住欣喜，连忙走过来替我脱下宫袍，又从衣柜里找出平时我爱穿的衣裳，细心地替我换好，我见她手脚颇为利索，倒是个能干的丫头，不由笑道："行了，你挺能干的，去帮我倒杯茶来吧。"珏儿见我说话如此客气，竟高兴得忘了形，转身就跑去倒茶，却不料正撞到进来的青荷，青荷一把掌打过去，将她一推，斥道："死丫头！走路不长眼！谁让你进来的？！"

青荷是练过武的，那珏儿一掌被她打蒙了，又冷不防被她一推，跌在地上，手肘顿时擦出血来，嘤嘤地哭了，我冷冷地喝道："我让她进来的！"

青荷一愣，见我脸色不悦，似有些不知所措，当下嗫嚅道："小姐！我……"

我也没看她，径直走过去将珏儿扶起来，见她半边脸已红肿，手肘处皮肉破了一片，血流不止，心中不禁有气。却只是柔声道："别哭了，你青荷姐姐一时性急，她也不是故意的。你出血了，先要处理好伤口，一会儿我让碧叶拿些伤药给你。"

珏儿怔怔地看着我，似已傻了。我叹了一口气，只得拉了她坐在台阶边上，吩咐青荷弄了些清水来，用软巾替她清洗伤口。青荷吓得

不轻，只是不住道：“小姐！奴婢错了，这些事，让奴婢来做吧！”说着就要来拿我手上的软巾。

我将她推到一旁，也不理她。珏儿似已吓呆了，说不出话来。青荷眼泪已经止不住，只是不停地认错。碧叶传了饭来，我只让她放在屋里，取了伤药来替珏儿治伤。她见我脸色阴沉，也不敢说话，只得站在一旁。

我细心为珏儿包好伤口，让她下去休息，方才回屋里坐着，喝了几口茶。青荷跪在院子里，只是抽泣，不敢妄动。碧叶似有不忍，小心道：“小姐，青荷姐姐……知道错了，你就饶了她这一回吧！”

我将茶盏重重一放，沉声道：“平时里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不能仗着自己是服侍我的，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你们跟她们有什么不同？一样是人，一样是娘生爹养的！她不过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你就下如此狠的手！”

碧叶见我动了气，只得噤了声。我继续道：“你是会武之人，原本就更应当收敛慎行，你倒好！别的没学会，越发会仗势欺人了！你那武功学来是做什么的？打人的吗？珏儿没事就好，若是骨头断了，你可是要服侍她一辈子？”

青荷泣不成声，说不出话来。我越想越气，继续斥道：“你平日里行事挺是聪明伶俐的一个人，究竟是什么蒙了心，竟糊涂至此？！”

我见她只是哭泣，也不分辩，想必心中确实已经后悔知错，不由得心软了软，叹道：“你起来吧。这几日不要吩咐珏儿那丫头干活，养好了伤口再说。她的活，你帮她干。”

碧叶连忙上前去将她扶起，替她整了整妆容，方才一起过来侍候我吃饭。我见青荷眉宇间忧愁满布，心思恍惚，却已没了胃口。懒懒地吃了几口，便让碧叶撤了。青荷奉了茶来，我心中不忍，让她坐了，轻声道：“我今天是骂了你，可也是为你好，你是我从阮家带过来的人，比谁都亲，就是因为这样，我更不能纵容你，让别人视你为眼

中钉。如果哪天有人这样欺负你，我也一样是不会放过他的。你可明白？”

青荷猛地抬起头来看我，眼中浮泪，低声道：“奴婢明白。小姐是什么样的人，奴婢清楚得很。今天是奴婢不对，奴婢愿意受罚。”

我叹了一口气，漫不经心道：“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脾气急躁，到底是怎么了？可是有什么心事？你若信得过我，就跟我说说。”

青荷一怔，忙道：“奴婢没什么心事，小姐不用为奴婢操心。奴婢以后定当慎言微行。”

我见她隐有忌惮，不愿多言，只得让她下去，歪在床上打盹。天色渐黑，我思前想后，理不出什么头绪，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恍惚之中我仿佛又看到阮心璃在受阮修之的训斥，大意也是说她贪玩，不好好用功，忘记了自己身负血海深仇之类的。“我”心中十分害怕，好象恨不得立刻逃出这个家，永远都不要回来。但是一想到娘，心头便万分悲苦。

醒来时已是后半夜，?外下起雨来。清冷的夜色透过窗户照在床前，竟有说不出的冷清与哀凉。不知东方汐是否回了府，我进王府已经二个多月了，天气开始转凉，平时他除了有急章要批，一般都是宿在我真意园中。有他在时我几乎不会做梦，但凡他不在身边，我却会无一例外地去梦中与那“阮心璃”相会。慢慢地我虽然已经不再怕做梦，但也习惯了有他陪伴，忽有一晚他不在，反倒觉得有些怅然。

看着一室的冷清，我不觉有些心惊，何时开始我对东方汐的依恋越来越深了？是文昕受伤时他对我百般体贴？还是为了我，不惜冒犯天颜进了地牢？细细地想来，他待我还是不错的。只是这“不错”究竟是出于真心之爱，还是一时之欢？

我心里终究还是想离开这个时空的。虽然我已经越来越适应阮心璃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地记起阮心璃的记忆。但我的骨子里依然还是严希真，是渴望着一心一意、两情相悦的爱情的严希真，而不是安心

做一个王爷的宠妃！况且这阮家与明南王、辽东王之间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恐怕也不可能一直做一个王爷的宠妃吧！

心中一动，缓缓地走到后窗，打开那窗子，风呼地一下就灌了进来，夹着丝丝雨滴，微微有些凉意，我没有披衣，不禁打了个冷颤，向那窗外望去，对面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隐约只见后面有一片池塘，种着几株荷花，在雨夜里格外地清冷。我倚在窗前，反复想着那几次看到的暗影，仔细观察，见这窗边并无任何稍高的树木，可见那暗影必是人而非树木风动。

细想之下，能进我真意园的人，除了青荷碧叶、文昕子默，便只有管家周益安、和下房的四个小丫头和四个小厮。但我这院子里，除了青荷碧叶、文昕子默以外，其他人没有召唤，是不能随意进来的。但两次感觉这后窗外有人偷听，也不象是幻觉，究竟是谁呢?

复又向那窗外望去，夜雨绵绵，什么也看不清。正在烦恼，身上一暖，一件锦袍披上了身，身子随即被拥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我回头一望，正是东方汐。

《此心无垠》夜雨（2）

我轻轻一笑，问道：“你回来了？赴宴可还尽兴？”

他看着我笑道：“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风大雨大，可别受了寒。”说罢将我拥得更紧。

我不由得缩了缩身子，道：“刚刚睡了一会，醒了就睡不着了，我一直都不知道我这后窗外居然还有个池塘。怪好玩的。”

他只是笑：“亏你还是明南王妃，连自己府里是什么样子都还没搞清楚。我真不知是该笑你糊涂呢，还是懒惰呢？”

我懒懒道：“随你便。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勤快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就认命吧。”

他叹道：“是啊，你这条贼船我还当真是上得心甘情愿啊！”

我细细地闻着他身上的味道，竟然十分干净，不由得疑道：“你不是去护国将军府赴宴了吗？身上怎么这么干净？这么快就把罪证毁尸灭迹了？”

他笑道：“爱妃可真是会说笑话。赴宴也会有罪证？”

我调笑道：“嘿嘿，男人喝了酒，还不得趁机乱性？那护国将军一定找了不少美女来陪你，左拥右抱，肯定快活得很呢！”

他轻笑出声，将我抱了起来，道：“心璃这可是又打翻醋坛子了？本王从不饮酒，难道心璃不知？你大可不必担心本王会‘酒后’乱性。”

我一愣，他从不饮酒？为何？想起新婚那日，他身上也没有半点酒味，当真是奇怪。抬眼去望他，眼中充满疑问，问道：“你从不饮酒，却是为何？”

他低沉道：“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现在……我只想做一件事。”说着将我轻轻放回床榻之上，抱在怀里轻吻。

《此心无垠》设计（1）

文昕的伤一天天地好起来，我心里渐渐安慰。只是缺了她帮手，又不能再随意进宫，只得将那辽东王旧案放了一放。想起那后窗外的暗影，心中仍然梗得慌。

这日用过午饭后也睡不着觉，便又打开那后窗来瞧。这次是白天，后窗外的情形倒是看得一清二楚。那池塘不大，最多也就一百来平米，离我的房间大概也有十米远。出了我这楼阁廊沿，还有约五米的草坪地，池塘后面的左边种了几棵柳树，仿佛还有几张石桌石凳。右边有一条小径，却不知通向哪里。

我心一动，独自绕过屋子，沿着那池塘细细地查看，那小径一旁栽有三排柳树，柳树再往外，便是我真意园的围墙了，另一旁倒是一片空地，有一些浅浅的花草。我慢慢地前行，顺着那小径绕过一座假山，走过一座小桥，竟然来到我院子的门口。原来这条路是贯穿我真意园的一条小路，顺着这条路，可以把整个真意园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说来，任何人只要熟悉地形，要走到我后窗去都不是难事。

当下复又走到那池塘边上，想起那天下雨的晚上，不由得心生一计。

日子平平静静地又过了一个多月，有凌宵宫的伤药，文昕恢复得很快，已经可以下床慢慢地行走。青荷自我那日骂过她之后，变得越发地沉默寡言。我还是一如既往，没事儿就出门乱逛，东方汐也拿我无法，只得任由我去。我吩咐青荷碧叶，不再限制那些小丫头进我的院子，只要有事，都可进去。珏儿自上次之后，对我越发地尽心，全当我是个仙女，让她做任何事，她都跑得飞快。

这天傍晚又下起雨来，东方汐还未回府，我独自在屋里用了晚饭，便让青荷请了文昕过来。摒退下人，进了内室，特意往那后窗边上略靠了靠。

文昕见我神色不定，问道：“小姐找我来有何事？”

我淡笑道：“没什么，我想问问你的伤究竟怎么样了？”

文昕道：“我没事，小姐大可放心。大夫说骨头基本上已经长上，只要不剧烈地运动，均无大碍。”

我不由得宽慰道：“那就好。只是你一直伤着，我也不能让你再出府去查案。那案子的事，就暂时搁一搁。我只是还有一事不明，想问问你。”

文昕道：“什么事？”

我掏出那块布料，故意压低声音道：“你怎么会有此物？”说着往那后窗瞟了一眼。文昕一惊，当即会意，轻声道：“这……难道不是小姐拿给文昕的？”

我故作失声道：“我拿给你的？怎么会？”

文昕道：“那日文昕受伤后，一直躺在床上不曾动，后来服了药，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好象有个人拿了此物来，塞到我手里。我以为是小姐，也没仔细辩认。后来看这上面的字迹，确是与小姐的相似，所以文昕才会以为……”

我冷笑一声道：“以为我是真的要遣你回凌宵宫，所以你绝望之下，才会服了符魂散？”

文昕低声道：“正是。”

我想了想道：“那天下午我跟你说了那么多绝情的话，你已经万分伤心，想必那人定是在门外听到，所以才会冒我之名，写下这遣退书，令你回凌宵宫去，使你一见之下，必定会心生绝望，自行了断。你既已死，就死无对证。只不过他运气不好，你不仅没死，连这遣退令也落到了我的手上。”

文昕沉吟道：“小姐这样说倒是有理。只是何人与我有仇，想置我于死地呢？”

我冷笑道：“他不是与你有仇，是与我有仇。他以为若你死了，我必然就再也找不到人帮我去查那辽东王旧案！如此说来，你受伤这事，恐怕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文昕惊道："啊？小姐这样一说，我倒是突然想起来，那日在千荷丽景，子默为何不在小姐身边保护？"

我想了想道："我总觉得那日在回府路上行刺我之人，并不是想杀我，而是在警告我，先前我以为是你不愿我再查此案，所以才安排了这样一件事，因此让子默去盯着你。那天子默说你去了翠微山……"

文昕讶异道："翠微山？我没有去啊！"

我接着道："子默只说她跟着你到了翠微山，结果不见了你的踪影，回来才知道你受伤了。如此说来，她是在说谎了？！"

文昕道："这……也不一定，万一是有人故意引她去翠微山，也不无可能。"

我笑道："你倒是会为她说话，却不知她心里是如何想你。"

文昕忙道："小姐，子默绝不是会乱说谎话之人，她虽然性子呆板，言语不多，其实心肠软得很。"

我眼睛往那后窗望去，见那暗影时隐时现，复又笑道："行了，我心里有数。你先去吧?你去让子默来，我有事吩咐她。"说完悄悄地塞给她一张纸签，她点头收在衣袖里，依言离去。我自言自语道："唉，这文昕子默，究竟谁说的才是真话？"

过了一会儿子默进了屋来，我便低声道："子默，我怀疑有人要害文昕，这段时间你多留些心，千万不要出岔子。"

子默一愣，道："有人要害文昕？为何？文昕得罪了什么人吗？"

我正色道："她没得罪人，是我得罪了人。先前我没有告诉你，我在查一件旧案，此案迁涉到朝中有权有势之人，想必他是得了消息，所以才欲清除我身边得力的人，不让我再查此案。他不敢动我，可能是对我的身份有所顾忌。上次遇刺之事，应该只是个警告。"

《此心无垠》设计（2）

我直直地看着她，沉声道：“还有你，也要小心。我可不想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再受到伤害！明白吗？”

子默道：“小姐到底在查什么？文昕不会武功，但是子默不怕。不如让子默去替小姐查。”

我犹豫了一下，道：“告诉你也无妨，我在查前辽东王严维正的旧案，目前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线索。但是文昕不方便出门，所以……”

子默浑身一震，脸色有异，却没说话。我观察她的脸色，忽又笑道：“子默怎么了？你莫非知道前辽东王之案？”

子默愣了愣道：“我……只听说过一些。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小姐为何要查此案？”

我想了想道：“此案与我有莫大的关系，不便与你明说。你只消去查便可。我查到当年辽东王府中在厨房里打下手的一个人，现就住在城西浣远巷五号院里，你去问问他，当年那辽东王府里的人当真死得一个都不剩了？”

子默眼神闪烁，似有所虑，低声道：“是，我这就去。”

我连忙拦住她，道：“不用急，今天晚了，明天再去吧。”

子默应声退下了，我唤了青荷碧叶来，梳洗换装，见珏儿在外张望，叫道：“珏儿，你来。”珏儿乐颠颠地跑来，我笑道：“你这丫头越来越漂亮了，以后可要寻个好人家嫁了。

珏儿羞道：“王妃又拿奴婢取笑了。”

青荷见了她似还有些不太自在，我不在意地道：“行了，青荷碧叶你们下去歇着吧。这儿没什么事了。唉，不知怎么的，脖子总觉得有点酸，这几天老犯懒，真是怪了。”

珏儿连忙道：“让奴婢替王妃捏捏吧。”

我笑道：“好啊。”于是闭了眼，青荷碧叶默默地退了下去，我方才睁开低声道：“你可看清楚了？”

珏儿轻声道：“奴婢看得清清楚楚，绝不会错。”

我冷笑一声道：“好！今晚只要他出这个院子，你就跟着他，不管做什么都不要理，只管来报！”

《此心无垠》悲喜难料

我让周益安告知东方汐，说身上不适，早早歇了，今晚他若是回来晚了，就不要再过来真意园。又在床上塞了一床被子，佯装成睡觉的样子，这才悄悄地换了衣裳，出了门。

雨已经停了，月亮忽然清亮起来。到了浣远巷五号院内，文昕已经等在门内。把我让进了屋，方才低声道："小姐为何要亲自来？这件事交给文昕便是。"

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小心道："我就是要来亲自看看到底是谁在这里头搞鬼。"

文昕道："可是……这样也太危险了。我不放心。"

我安抚道："你放心，他意不在我。倒是你自己要小心些。"说着将她推进屋里藏好，自己将头巾裹好，躺在床上。我心中忐忑，又不敢乱动，好生不安，眼看过了午夜，竟有些沉不住气了，慢慢地精神不济起来，正在迷糊之中，忽听到窗户轻响，连忙竖起耳朵，调匀呼吸，只觉得一个黑影慢慢地靠近床前，不由得捏紧双手，心差点就快跳出来。

只见他出手如电，已然扣住我的脖子，我吓得身子缩成一团，却叫不出声，他只将我一把从床上拽起，我心中骇然，没想到这人如此狠毒，连话也不说，就想要我的命。我死命地挣扎，头巾已然掉落在地，头发散落下来，月光正好映在我的脸上，想必我一张脸必然惨白，这披头散发的样子定然象个鬼一样。那人背对着光，我看不清他的样子，却只听得他"啊"地一声惊叫，顿时松了手，我咚地一声倒在地上。

我坐在地上不住地喘气，文昕听到响动，冲了起来，房中顿时多出五、六个人，灯火辉煌，将房内照得透亮。文昕直扑到我身前，叫道："小姐！你没事吧？"

我喘了几口气道：“你！你还问！警惕性太差了吧！我差点就死翘翘了。不过，这位仁兄，为何对在下如此手下留情？”说完朝那人看去。只见他一身黑衣，黑布蒙面，看不出样子，但身形中等，与一般人无异。

只是放开我之后，他似乎受了刺激，站在屋中一动也不动。文昕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要来此杀人？”

他慢慢地调转目光，看了看我，那眼色复杂难懂。只是一顿，身形一晃，便跃出了窗外。我急得大叫：“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众人连忙追出去，我也急得跑出门外，却见院子里站了一人，拦住了那黑衣人，他白衣胜雪，竟然是宫雪衣！当下又惊又喜，大声叫道：“宫主哥哥，可别让他跑了。”

那黑衣人全身一震，似已惊呆。只听得宫雪衣淡淡道：“子默，你究竟在干什么？”

我听得“子默”二字，不由得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只见那黑衣人慢慢地扯下脸上的黑巾，一张脸已是惨白，缓缓地跪了下去，无限哀凄，却没有说话。我走到她跟前，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浑身发抖，颤声道：“你……你……”话未说完，只觉得眼前一黑，竟晕了过去。

醒来时，我已经在真意园自己的屋里。房里灯火通明，屋外的人跪了一地，连管家周益安也在其中。只见东方汐坐在我床边，脸色阴沉，不发一语。忽听得有人道：“王爷……”东方汐厉声喝道：“出去！”门外再没了声音。

我听得那是昭然的声音，闭了闭眼，努力地想要撑起身子，却只能微弱道：“汐……”

东方汐一震，连忙将我扶起来，靠在他身上。我有些茫然，脑子里只剩下子默那张惨白的脸，轻声道：“我……我怎么了？宫主哥哥呢？子默呢？”

东方汐沉声道：“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这个吗？你为何不问问你自己，你怎么会晕倒在宫雪衣的怀里？！”

我一愣，朝他望去，只见他脸色阴沉，双目微怒，不由得心头一跳，顿时不知如何开口。他却将突然抱紧我，抬起我的脸与他对视，恨道：“我到底该把你怎么办？锁在这屋子里？永远也不让任何一个男人接近你？！”

我不住地喘气，却是轻笑道：“汐……你这是怎么了？我刚才贪玩，才跑出去走走，谁知道……遇到宫主，我……”

他双目炯炯，我突然说不出话来，想着不管怎么编谎话，恐怕都徒然。当下不再开口，他只是看我，也不说话。我心中惴惴不安，却听宫雪衣在门外道：“王爷，大夫已经来了，还是先为王妃诊治吧！”

东方汐顿了一顿，只得将我放回床上，唤了大夫进来。我心下黯然，从见到子默那时开始，我似乎觉得身边的人都变得难以捉摸，已经乱作一团。大夫把了脉，轻声问道：“王妃最近身体可有什么不适？”

我一愣，想了想道：“不适？好象没有。就是比较爱犯困。不过我一向都喜欢睡觉，也没什么不妥。”

大夫又问道：“敢问王妃月事已有多久没来？”

我又是一愣，这个……我好象并没有太在意。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好象是挺久没来了，犹豫半晌，方才答道：“我也记不太清了，应该有一个多月了吧。”

大夫笑道：“那真是恭喜王妃了，王妃是有喜了，照现在的情形看，应该快有两个月了，王妃只要注意调养身子，切忌大喜大悲，情绪过于激动，就无大碍。小的为王妃开副安胎药，好好休息就没事了。”

我惊得坐了起来，叫道：“什么？有喜了？”

东方汐闻言已顾不得有外人在场，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喜道：“你有了？大夫，你可确定？！”

大夫笑道：“小的怎敢欺骗王爷、王妃。”

东方汐笑道：“来人，快快打赏！”

我还没转过弯来，东方汐已是喜不自胜，抱着我叫道：“心璃，太好了，你有了！有我们的孩子了！”

我呆呆地看他，从认识他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见他如此喜形于色，想来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缓缓笑道：“你看看你，自己就跟个孩子似的。”

他只是一愣，复又笑道：“那又怎样？”忽又敛了喜色，沉声道：“以后没事不可以再随意出府！你如今有了身孕，可不能再任意妄为！”

我扁了扁嘴，只得“哦”了一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心想着，天啊，我居然要当妈妈了。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地方，现在竟要为人母了。这一切实在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此心无垠》真相（1）

我有喜了，全府上下的人都越发小心翼翼，生怕我再出丁点差错。宫雪衣对东方汐解释说，我只是贪玩跑出去，碰巧被他遇上，估计我是玩得累了，才会体力不支，子默护主不利，已经被宫雪衣囚禁，待我好些了再行发落。

东方汐对宫雪衣的话并不全信，但见我安然无恙，又有了身孕，也不便再追究。只是又拨了四个小丫头来，越发紧地看着我。非烟也过来道了喜，眉宇间虽有喜色，却掩不住一点哀伤。我无暇去顾及她，只想着让珏儿过来问话。

青荷碧叶越发地小心，惟恐我再出错。我便以此为借口，让珏儿可以随意出入我屋里，地位已然与青荷碧叶相当。

这日午饭后，我留了珏儿侍侯，待四下无人，方才问道："怎么样？"

珏儿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来，塞进我的手里，轻轻道："不出王妃所料，子时她便出了院子，在王府左边墙内的一个小洞里放了这个，就回来了。奴婢也不知她放的什么，就趁她走了以后，把这东西取了回来。"

我叹道："你做得好，先下去吧。"

珏儿应声下去了，我方打开那纸条来细细地看，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唤了碧叶去看子默，心想着子默的事必须要先问个清楚才行。

子默被宫雪衣关在她自己的房里，几天来她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乍一见她，脸色苍白，瘦了一大圈，形容极为憔悴，心头的惊恨竟不觉少了一半。我让碧叶到院里守着，不让任何人进来，方才问道："现在还不愿跟我说实话吗？"

子默仍不说话，我不由气道："好，好，好！我阮心璃的武公子，真是胆大包天，不仅找人暗害主子，连主子的命令也背道而行，当真是好得很！"

子默咚地一声跪在地上，低声道：“子默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绝不会害小姐！”

我斥道：“是吗？你敢说那日在路上箭射我轿子的人跟你无关？昨天晚上差点杀了我的人也不是你？”

子默猛地抬起头来，眼中似已有泪，只是低声道：“子默犯下滔天罪行，实不能恕，就请小姐……发落吧！”

我叹了口气道：“你何必如此？我知道你这做这些事必是有原因的。你告诉我，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

子默道：“子默心里清楚，只是……子默什么也不能说，请小姐不要再问了。”

我心头一痛，不由得黯然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么不值得信任之人。算我……白认识了你！”

子默失声道：“小姐！我……我……我该死！”

我缓缓地站起身来，痛心道：“以前不管我有什么灾难，只要想着你在我身边，就总是觉得无所顾忌，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天塌下来，你子默也会替我顶着。可是现在……唉，是我自以为是了，当你是个值得全心托负之人，却没想到……你竟会……背叛于我！”

她没有说话，眼泪却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轻声道：“算了，我的确不值得你付出什么，只会闯祸，屡次害你身陷险境不说，如今还让你这般痛苦为难……你……回去吧！”

子默颤声道：“小姐让子默……回哪儿去？”

我叹了口气道：“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以后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我也不曾认识你！”说着竟也止不住流下泪来。

子默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我转身欲走，却被她抓住衣角，哽咽道：“我不走！我走了，谁来保护小姐的安危？”

我苦笑道：“安危？若有人要害我，何必那么麻烦，我倒是真希望自己死了，一了百了，大家都省了心了！”

子默哭道：“小姐！请你……别这么说！子默之所以做这些事，只是……只是不希望小姐再去追查辽东王旧案！”

我一顿，转身问道：“为什么？”

子默吸了一口气，脸色阴晴不定，缓缓道：“我……真的不能告诉小姐！不过子默绝无加害小姐之心！”

我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并无害我之心，只是……那射箭之人，可是你安排的？”

子默忙道：“不是！子默怎么会那么做？只不过……”

我冷笑一声道：“只不过你根本就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但是你却没有告诉我！”

子默没有说话，我继续说道：“你既然知道他是谁，为何却不愿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他告诉你我在追查辽东王旧案？”

子默猛地抬眼来看我，眼中似有惊异，却是低了头，缓缓道：“是。”

我气道：“那你说，他是谁？究竟是谁告诉你我在查案？又是谁居然□来威胁我不准我再查？你又为何要听他的，也不愿我追查此案？你与此案有什么关系？你说！”

子默动了动嘴，却没有答话。我叹一口气道：“这个人屡屡制造事端，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去查案，甚至不惜加害文昕，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还要维护他！”

《此心无垠》真相（2）

子默望着我，神色却是十分地不安，轻声道：“他加害文昕？不会的。我没有维护他，只是，我知道他也绝不会加害小姐。他曾对我有恩，自然也不会害我。小姐为何说他加害文昕？难道文昕那天受伤……”

我打断道：“受伤之事我不能确定是他安排，但文昕中毒却是他一手造成！”

子默一惊道：“中毒？文昕不是自尽？”

我叹道：“她确是自尽，不过却是他逼她自尽。子默，你说他对你有恩，如果他那么好，为何还要害文昕，你怕是被他利用却不自知吧！”

子默脸色惊疑不定，一直暗暗思量，我见状不禁又道：“你就这么保护他？难道他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不能让我知道？”

子默叹一口气道：“他是什么大人物？小姐，我们可以怀疑任何人，却不能怀疑他，他……不论做任何事，他都只会为小姐好！”

我怔了一怔，为何？他既然对我那么好，为何还要做这么多伤害我的事？当下冷笑一声道：“是吗？找人来威胁我，不择手段来害我身边的人，还算是为我好？”

子默愣了一下，却没说话，我复又道：“到现在你还不肯说他是谁？”子默犹豫半晌，道：“他曾嘱咐我不可告诉你，可是……小姐若执意想知道，告诉你也无妨。他是……老爷。”

我吃了一惊，千想万想，都没有想到居然会是阮修之！这是为什么？当下脱口问道：“是他！他为什么不让我查案？”

子默眼光闪烁，支吾道：“这当然是为了小姐好。老爷是怕小姐惊动了明南王，会……”

我气道：“会妨碍他的‘大事’，是不是？”

子默道：“明南王是手段非常之人，小姐如今是在辅政王府，行事切切要注意小心，万不能有一点疏忽。上次遇刺之事没有想到明南王居然也在轿中，老爷说明南王已经开始怀疑，小姐万万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我冷冷道：“是吗？！就算如此，也不必加害文昕吧？更不必杀人灭口吧？！”

子默不语，我心中暗暗难受，阮修之费尽心机做这么多事，绝不会是怕明南王怀疑这么简单。他似有意在收买我身边的人，不能收买的人，便设计除去。他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我的一举一动，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此心无垠》赠别

心事重重地出了院门，见到宫雪衣站在一旁，不由一愣，自我醒了，还是第一次见他，不由得问道："宫主哥哥在这里等我吗？"

他笑了笑道："是啊，我有些事想跟你说说。"

我低了头，与他慢慢往我的院子走去。宫雪衣轻声道："璃儿……要如何处置子默？"

我叹了一口气，却不知怎么说。宫雪衣又道："璃儿为何要设计抓她？你最近在追查辽东王旧案，又是为何？"

我一惊，复又释然，想必那右护法华祁深见伤了文昕，再也瞒不住，因此才会把我的事告诉他。否则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浣远巷五号院内？这一段时间他恐怕都没有离开京城，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心中一动，怅然道："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疯了。为了一件旧案子，居然害了这么多人，我身边的人，一个个都不再象从前了。"

宫雪衣停下了脚步，眼光淡淡地看向我，无奈道："璃儿……"

我连忙道："宫主哥哥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子默这次只是一时糊涂，她待我并无二心，就算了吧。我觉得很累，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想做。"

宫雪衣走到我跟前，摸出灵通紫玉放到我手中，轻声道："这块玉，是你五岁离宫之时曾向我讨的，我当时并没有答应你。但是，现在我想，你应该还是用得着它。你带在身边，万一有任何事，只需要将它交给通晓殿弟子，我就会立刻赶来。"

我呆了呆，正想推辞，他却笑道："上次你还我紫玉，因明南王在，我不好不收，其实它早就是你的了，除非你不再认我这个哥哥。"

我眼眶一热，恍惚道："宫主哥哥，如果我不是阮家人，你……还会待我这样好吗？"

宫雪衣笑道："傻丫头，不管你是哪家人，都是我的小璃儿，我当然会待你好。"

我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赶紧转过身，不想让他看到。却听他道：“你如今有了身孕，更要好好爱惜自己，不要再任性。我看得出，那明南王虽然深沉，待你却确有情意，他定然不会亏待于你。”

我却是一愣，没有说话。东方汐待我有情无情，我的确没有花太多心思去想，只是这话从宫雪衣的嘴里说出来，却让我觉得有一分的伤感。他待我之心，恐怕就算是傻子也看得出来的吧。只是他是那样一个温和柔软的人，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见到自己身边的人受到半点的伤害。如今我贵为王妃，又有了身孕，他定然觉得，只要我平安在王府里生活，便是大大的幸福。

想到这里，又转头去看他，只觉得他眼中那般坦然，无欲无求，突然觉得如果我一来到这个时空，就遇上了他，是不是就会没这么多的烦恼，可以真正开开心心地过一辈子?

他见我不说话，只是轻叹道：“璃儿，我这次是真的要离开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再来看你。你要好好保重。”

我不由得脱口道：“你要去哪儿？”

他望了望前方，淡淡道：“三个月后，武林中人要在天堑山召开武林大会，推选武林盟主，我是凌宵宫宫主，自然要前去赴会。此次江湖上九门八派齐聚一堂，为的也是重整江湖秩序，惩奸除恶。我这一去，事务繁多，恐怕……”

我忙道：“你放心去，我没事的。宫主哥哥武功盖世，仁泽江湖，定能当选武林盟主。”

宫雪衣笑道：“做不做武林盟主无所谓，只要大家能和平共事就好。”

我只得送他到了府门口，见他的身影慢慢地消失，胸口竟莫明地发闷。来到这个时空以来，所有的人，包括我那所谓的父亲，恐怕没有人象他那样无怨无悔，一心一意地待我好。只是我这一生，竟无法报答他的好，注定要有负他的心意了。

心事重重地回了真意园，忽见青荷坐在院里发呆，不由得一愣。想了一想，吩咐道：“青荷，你去请文昕来。”

青荷恍惚回过神来，连忙应声去了，待文昕进来，我低声问道：“你可查到什么？”

文昕轻声道：“她家住在离京城不远的奇河村，村里有一百三十二口人，如今家里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共四人。”

我沉思道：“哦？最近可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

文昕道：“好象是前几天说是她们家里来了个远房亲戚，送了些东西给他们。”

我问道：“就这样？远房亲戚？可知是哪里人？”

文昕道：“不知道，只是听口音，象是京城人。”

我招手将文昕唤到身旁，轻声吩咐了几句，文昕点头去了。方才叫青荷奉了茶来，似随意道：“青荷你家里在哪儿啊？”

青荷道：“我家住奇河村，小姐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我笑道：“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吧？想不想回家一趟？”

青荷愣道：“小姐……愿意让青荷回家？”

我笑了笑道：“有何不可？给你三天时间，够不够？”

青荷连忙跪在地上，叫道：“奴婢多谢小姐！小姐大恩大德，奴婢没齿难忘！”

我笑着将她扶了起来，道：“哟，不就是让你回个家嘛，至于这样吗？什么大恩大德的，我听着不舒服。你去准备准备，我屋里还有些上好的人参和没穿过的旧衣，你也一并带回去，好不容易回趟家，总要风风光光的才好。”

青荷怔住，眼眶竟有些红了，半晌方道：“小姐这样待奴婢，奴婢……真是无以为报。”

我慢慢地携了她的手，走到院里坐下，笑道：“我那次从火里死里逃生，什么也不记得了，多亏了你，在我身边事事提点，我才能慢慢

好起来。说起来呀，我们俩还算是知心人呢！”

青荷惶恐道：“小姐千万别这么说，那是青荷应该做的。”

我叹道：“当初姐姐说想用朱络把你换回给她，我心里还真有些不太舍得，惟恐你说好，呵呵，幸好你们都不同意，姐姐也无法。”

青荷低了头，没有吭声。我瞧了瞧她的眼色，又道：“说真的，你们几个丫头，就数你聪明伶俐，稳重大方，碧叶心肠直，缺少心眼，远不及你懂得进退。”说罢，拿眼角瞟她，只见她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

我复又笑道：“前些日子可能是我对你关心得不够，看你整天心思恍惚的，只道你是挨了我的骂，心里不舒服呢。如果不是文昕提醒，我竟也猜不出你是想家了。文昕哪，倒是个心细如发的人，说你离家来阮府跟了我也十年了，中间竟一次也没回过家，也难为你了。”

青荷猛地抬起头来，神色极为不安，颤声道：“昕公子……当真这么说？”

我笑道：“是啊！你们算是一起进的阮府吧！在一起长大，在一起生活，感情自然好了，难怪她这般关心你。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可别什么都藏在心里，大可以跟我说。我是最通情理的，只要不是太过份，我自然会为你做主。”说到这里，我直直地看着她，眼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笑意。

青荷呆呆地望我，眼光复杂不安，仿佛挣扎良久，却始终没有说话。

我转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你去吧。好好准备，明天一早回家。”

青荷默默地退了下去。我心中突然有了一股难言的悲凉。我身边的每一个，似乎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在牵着手，企图利用她们形成一张庞大的网，将我围在其中，而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一不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以前还自以为聪明，结果不过是白忙一场。

第二天一早，我让文昕送了青荷出城，又将子默放了出来。她仍然不肯说为何想杀了我所谓的前辽东王府的旧人，我只得罢了，心里却已经有了计较。

晚膳后，天色已黑，我身子犯懒，正想安歇，忽然见周益安急冲冲地赶来，行礼道：“启禀王妃，皇后娘娘急召。”

《此心无垠》宫闱之地（1）

换了宫装出了门，竟然有宫中车辇在等候，我心中万分疑惑，只得上车前行。车辇一路急奔进了飞凤宫，在宫门前停了。我下了辇来，见宫中灯火黯淡，众人皆跪在前殿院中。秋风阵阵拂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心中一阵不安。

引路的宫女将我一路带到后殿暖阁门口，一路上都跪满了人，我不由得暗暗心惊。进了暖阁，只见阮心瑜坐在软塌之上，衣饰素白，极为平淡，脸色却有几分苍白。她身边没有一个人，连紫莲朱络都不在。连忙跪下请安，阮心瑜让我在一旁坐了，才吩咐人上茶来。

我小心地问道："皇后娘娘深夜召臣妾进宫，不知有何急事？"

阮心瑜脸色一黯，半晌方道："朱络……死了！"

我大惊，失声道："朱络死了？出什么事了？"

阮心瑜疲惫地闭了闭眼，方道："我从未想过要在这后宫之中去算计什么，可是又如何？我不犯人，人却要犯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不由问道："朱络到底是怎么死的？"

阮心瑜黯然道："她是为我试了一碗乌鸡汤，被毒死的。谁都知道我吃的东西，必然要经过朱络试过之后才会食用，她居然明目张胆地投毒，分明是意在朱络，而不在我。朱络这丫头心思太多，总想着要为我打算，以至于招惹是非，有人针对她，也不奇怪。"

我有些愤然道："姐姐难道就这样算了？"

阮心瑜眼光一闪，沉声道："算了？她们既然如此不肯放过我，我又何必再客气？"

我心一沉，却没有说话。想起前次进宫时朱络曾对我说阮心瑜心思清淡，从不邀宠，心中颇有些着急。想不到这样一个忠心的丫头，居然也会遭人暗算。那人既然敢明目张胆地对付阮心瑜身边的人，以后便更不会将阮心瑜放在眼里。

当下轻声道："姐姐可知道是何人所为？"

阮心瑜平静道："我心里有数。以前我太天真，以为只需少言慎行，不招摇生事，后宫之中应有一方平静之地。哼！可惜你越是收敛微行，别人反而越是张扬跋扈！"

我叹道："姐姐！"

阮心瑜抬起眼来看向我，又道："你现在可算是明白了，当初我为何劝你不要进宫？！以我这样的性子，尚不能自保安宁，如你那般任性莽撞，在后宫之中岂能善终？"

我愣了一愣，低下头去，想了想道："这件事……皇上可知道了？"

阮心瑜道："他自然是知道。只是让我彻查，并令静妃协助我。"

静妃？便是简颐了。想起百花盛宴时那个穿着粉色衣裳，有几分娇弱羞怯的女子，似乎是对明南王有意。当下淡然道："静妃倒是个沉静之人，想来应该能帮得上姐姐。"

阮心瑜冷哼了一声，笑道："沉静之人？妹妹你太小瞧她了。这后宫四妃之中，如今虽然英妃最为得宠，但此人喜怒皆形于色，凡事都是明刀真枪地来，反而容易对付。而那静妃，就是太沉静，不动声色，你探究不出她究竟在盘算什么，才是真正的暗箭难防！"

我略略一惊，叹道："果真是人心难测！"

阮心瑜道："四妃中绫妃的资历最老，皇上还是太子之时，她便是侧妃，入宫前太子妃薨逝，她本就意属皇后之位，怎奈皇上登基三年未曾封后，她一直心有不甘。我在百花盛宴被封为皇后，她怎会服气？表面对我客气有礼，心里怎么想，那可就说不清了。"

我叹道："她服侍皇上已久，若对姐姐不服，倒还说得过去。"

阮心瑜冷冷道："如今皇上的一子一女皆是她所出，母凭子贵，否则以她的出身，怎么可能封妃？只是她太不知足，如今更妄想爬到我头上来了！"

我心烦意乱，不知能说些什么。朱络一死，显然激发了阮心瑜的争宠之心，她入宫半年多，虽然清淡，却并没有昏庸度日，早已经将

这宫中情形摸得清清楚楚，以她的聪明才智，若要铁了心与人相争，恐怕也没有人可以争得过吧。只是，争过了又如何呢？朱络活不过来，只怕她会失去更多。

想到此，心中不禁有些黯然。难道进了宫的女子，都逃不出这个宿命吗？

阮心瑜长叹一口气，道："我今天召你来，是想让你将朱络的尸身领回去，交给……碧叶安葬吧。我不愿她葬在这宫中，这里……没几块地是干净的。"

我心中一酸，又向她看去，见她眼中竟有一层光影闪动。只见她淡淡挥了挥手，轻声道："你去吧。"

我只得跪安，退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我回头去望她，在昏暗的光影里，阮心瑜象黑夜里一抹浅白幽影，似有似无。我看不清她?上的神情，却能清楚地感觉到她身上的淡淡的哀伤和悔痛。从那哀伤里散发出来的隐约的怒气与恨意，飞扬在黯淡的夜空里，如带有毒素的花香，暗暗绵延，无法扼止。

《此心无垠》宫闱之地（2）

在那一刻，我心里仿佛被重重地一击，我知道，阮府里那个淡然从容的姐姐阮心瑜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

载着朱络的尸体回了王府，我心情沉重，盘算着如何跟碧叶开口。我唤来周益安吩咐他将朱络的尸体停到后院厢房中，好好打点安葬事宜。这才慢慢地回了真意园。碧叶见我回来，她似乎刚刚睡了一觉，眼睛还有些惺忪，打着哈欠道："小姐回来了，奴婢这就给您打水去，先擦把脸吧。"说着端起盆子就要走。

我坐在软椅上，沉声道："不忙。碧叶，你过来，我有话要跟你说。"

碧叶一脸不解，只得走到我跟前，问道："小姐有事吗？可是想问王爷有没有过来？刚才昭然过来说了，王爷今天要阅很多奏章，恐怕没时间过来。让您不必等他。"

我定定地看着她，一时之间竟不知道如何开口。碧叶见我脸色凝重，不由得有些不安，问道："小姐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请大夫过来瞧瞧？"

我闭了闭眼道："不是。好碧叶，你听我说。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要太难过，好吗？"

碧叶一怔，道："出什么事了？小姐，可是皇后娘娘说了什么？"

我低声道："不是。是……朱络……"

碧叶惶然道："姐姐？姐姐怎么了？她……可是犯了什么错？皇后娘娘……"

我狠了狠心，叹道："碧叶，你姐姐朱络……死了……"

"咣当"一声，碧叶手中的铜盆掉在了地上，打了两个转。她脸色刷地变得雪白，双眼睁得极大，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嘴唇半张，抖个不停，却说不出话来。

我见状实为不忍，却只能狠心道：“皇后娘娘召我去将她的尸身领了回来，说是让你将她好好安葬，她临死之前居然也没能见上你一面，实在是……对不起你们。”

碧叶哀叫一声，眼泪汹涌而出。她转身飞奔而去，我吓了一跳，连忙大叫道：“子默！文昕！快去！看着她！”

三个人的身影前后奔去，我心中一窒，却觉得腹中似有一阵隐痛，眼冒金星，连忙坐在软榻上，缓缓地调匀气息。

《此心无垠》祸起边疆（1）

第二天我跟东方汐商量了一下，寻了一块墓地，将朱络安葬了。因我有了身孕，不能去葬礼，只得命文昕、子默陪着碧叶办好后事。

园子里无人，我便调了珏儿进来服侍。东方汐想将昭然调过来服侍我，被我拒绝了。只说过几日青荷回来就好了。三天后，青荷果然如约回来，说了不少谢恩的话，我见她神色之间有了些安慰，也放了心。只是碧叶哀伤之情难掩，每日只是默默做事，也不说话。我也无奈，只得让青荷多加开解。

东方汐近日来突然忙碌起来，有时晚膳也不回来吃。我不能随意出门，颇为无聊。文昕说朝中传出消息来，说是宁西王凤宇赞薨逝，西藩上表，意为世子凤九天继承王位。皇帝准奏，命东方汐拟诏降恩。凤宇赞应该是与东方昱和严维正是一个时代的，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想了想问道："那凤宇赞与其他三王可有来往？"

文昕道："东南西北四王素无往来，也不通婚，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其实也是怕皇上多心，惟恐四王联合，对皇权不利。"

我点头道："也是。凤九天如今做了宁西王，却不知这个人怎么样？"

文昕沉思道："凤九天乃凤宇赞第九子，因排行第九，因此名九天。凤宇赞连得八女，方得此子，自小就骄纵得很。有传言凤九天心狠手辣，冷血无情，是手段强硬之人。"

我心一动，道："比之东方汐如何？"

文昕沉思道："这……不太好说。明南王聪明过人，心思难测，常常出人意料。而那凤九天行事乖张，亦正亦邪，更为残酷。"

我叹了一口气道："他如果这般冷血，以后进京辅政，不知是好是坏。"

文昕道："这……可难说。朝中对四王辅政之事似乎颇有微辞，大臣们有一半的人都不愿意四王干预朝政，只不过这规矩是祖宗定下来

的，要改却是很难。”

我心中一动，问道：“你说朝中大臣多数不愿意四王干预朝政，两党之中的哪一派居多？”

文昕想了想道：“这个……倒没有仔细地统计，不过两派之人，皆有反对之声。”

我又问道：“反对得比较厉害有谁？”

文昕道：“不满之人很多，不过正式提出来的，只有已故的沈韦扬沈大人。沈大人曾上书先帝，言明四王辅政之利弊，提出废除辅政王之位，以内阁替之。”

我不由问道：“后来如何？”

文昕道：“当时虽然附和之人也不少，但因严维正一番慷慨之言，让先帝拿不定主意，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我想了想道：“依你之见，皇帝可是属意废除这四王辅政之制？”

文昕道：“朝中党争古来有之，内阁之中尤为激烈。而辅政王却是平衡这两者关系的关键，皇上既不愿意一派独大，也不愿意一王专权，因此才会让这四王轮流辅政。想来皇上是不太愿意废除四王辅政之制的。”

我暗自思忖，如果皇帝不愿废除这四王辅政之制，那么大臣们意见再多，恐怕也是无法的。那当初陷害严维正之人，必是想废四王之人。如若四王有谋逆之举，必定会让皇帝更为忌惮，那再提废除辅政王，皇帝心思必然会动摇。但沈韦扬已死，却无从得知他会不会是告密之人了。

于是又道：“沈韦扬死后，就再没人提过废除四王辅政？沈韦扬会否是那告密者？”

文昕道：“沈韦扬是一代鸿儒，博学多才，胸怀广阔，并非势利小人，先帝对他甚为器重，恐怕不会是告密之人。”

我顿时没了头绪，心想这事又不能去问皇帝本人，当下觉得十分烦闷，只得暂时罢了。

日子无波无澜地又过了近一个月，天气是越来越冷了，我越发地犯困，慢慢地也不爱出门。东方汐对我日渐紧张，几乎日日都在我真意园中留宿，即使有事要做，也一并搬到真意园来。

只是非烟的身体反而越来越不好了，东方汐只说她过不得冬天，但凡天气一凉，药几乎就没断过。我觉得奇怪，却不知她到底是什么病，不好多问，只是请了大夫日日关照，又拔了两个小丫头去她房里照顾。

过不久宫中传来消息，说是英妃有了身孕，皇上大喜，给了赫连家许多赏赐，一时天威将军府风光无限，人前人后都倨傲不已。我心中隐隐为阮心瑜担忧，后宫中危机重重，只望她能好好地保重自己。

这天东方汐下朝回来，竟没有直接回我真意园，而是在快意园逗留到傍晚才过来，不觉有些奇怪。我见他脸色不似平常那般轻松，仿佛有事发生，犹豫半晌，还是问道："你今天怎么这般不快？可是出了什么事？"

东方汐叹气道："边关探?回报，说月异国最近集结兵力，勤加训练，国王每日在军中巡查，蠢蠢欲动，恐怕边关又不得安宁了。"

我惊道："啊？！难不成要打仗了？"

《此心无垠》祸起边疆（2）

东方汐道：“月异国对我天垠朝虎视耽耽已非一日。十六年前曾联合耀新国集结三十万大军进犯西南边境，战争历时五年，双方久持不下。若非月异国老国王突然驾崩，新王根基不稳，恐怕战事不会那么容易停歇。此次又大肆集结兵力，必定会卷土重来。”

我沉默半晌，自古以来，帝王将相，为了一己之私，而导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百姓不得安乐的，多不胜数。在这些人的眼里，人命轻贱如蝼蚁，为成就天下霸业，就算是尸横遍野又如何？当下心中郁闷，只是不语。

却听东方汐又道：“边关处于我南藩与西藩交界之地，极为麻烦。前日凤宇赞病逝，新晋宁西王凤九天为人残酷，定是主战之派。皇上十余年来韬光养晦，早已加紧练兵，怕也是有主战之心。”

我怔了怔道：“那……汐……是主战主和？”

东方汐轻轻一笑，淡然道：“这个……以心璃之见呢？”

他不答反问，看似不经意，却颇有深意。我不敢贸然回答，恐他多心，只得浅笑道：“我一个小小女子，哪里懂这些军政之事？”

他挑了挑眉，道：“是吗？本王原来也当心璃是个不拘俗礼，胆大妄为的野丫头，可是上次平息凌霄宫与朝廷之事心璃的胆色却真真让本王刮目相看。”

我不禁脸红了，嗔道：“哼，我可懂不得你们那些军事道理，我只是觉得一打仗，倒霉的永远都是老百姓。”

东方汐道：“外兵来犯，我们岂有被动挨打的道理？他若不是存心挑衅，我也犯不着全力还击。有句话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心璃可知？”

我笑道：“这个我明白，若是敌人来侵，还要窝囊投降而不奋进抵抗，自是为人不耻。”

他淡然道：“那日你在地牢之中曾让宫雪衣发下重誓，若国家有难，他凌宵宫必定要随军助力，如今战事当前，不知心璃……可有后悔？”

我一怔，每每有关宫雪衣，他便总是晦深难懂，心思难测，不由得小心道：“有啥好后悔？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东方汐哈哈一笑，将我揽进怀里，突然道：“心璃，你说，给我们的孩儿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我又是一愣，这人变脸还变得真快，怎么一下就转到孩子身上来了，不由得又笑道：“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怎么取名字啊？”

东方汐沉吟道：“不如这样吧，阮相这几天老是说你怀孕了，府中夫人们都十分高兴，想让你回家去看看，你也是该回去看看，顺便问问夫人们，都说是长一辈的人取个乳名对孩子好，看看我们的孩儿到底叫个什么名好呢？”

《此心无垠》归省（1）

准备了一日，方才携了青荷碧叶、文昕子默一同回阮府。我仍然住在静漪园里，夫人、苏纨、我娘、银巧都过来静漪园探望。众人都笑着道喜，说我有了身孕，在明南王府定然长宠不衰。唯有我娘，满脸阴霾，毫无笑意。我知她是为我怀了仇人之子而愈加不快，却也无可奈何。

静漪园里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对面的静气园已经在修复之中，虽然还看不太清楚原貌，园子的大概轮廓已经呈现出来。那静气园的形状与其它三园截然不同，楼阁巍然，气蕴暗流，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心中隐隐不安，却又不知为何。

晚上阮修之回府，设宴为我洗尘。一家人都在座，恍然想起从百花盛宴回来的那晚，也是一家人团坐饮宴，如今独缺了阮心瑜。不由得往身旁的空位上瞧去，只听得夫人道："璃儿这么快就有了喜讯，我们也都放心了。只是……不知瑜儿现在如何。"

前些日子传出英妃有喜，难怪她们会着急了。却听阮修之道："好了，这种事各有天命。今天璃儿回门，我们应该好好高兴一下。"

我浅浅地笑了，却没说话。娘细心地往我碗里夹菜，我却没什么胃口。只吃了一点就不再动筷。阮知秋只是吃饭，整个晚上一言不发。

用过饭后，各自回去休息。娘执意要送我回静漪园去，我无奈，知她必是有心事难宁，只得随她。娘愁绪满怀，轻轻道："你在王府，过得可好？"

我笑了笑道："娘放心，女儿好得很呢。"

娘看了看我的肚子，叹了口气，道："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真不该让你嫁去王府，如今……以后这孩子生下来，可……怎么办？"

我怔然道："娘这是说的什么话！这孩子也是你的外孙，当然有的是人疼他。不如你给他取个乳名如何？"

娘一愣，叹道：“真是冤孽！若是女孩儿，就叫真儿吧。”

我心一动，喃喃道：“真儿？”

娘眼望着远方，似有一点痴了，缓缓道：“是啊，当年你还未出生，你父王就老说你定是个绝色女儿，给你取了个小名就叫真儿。谁知……后来我进了阮府，自然不能再用以前的名字，你若生了女儿，就叫她……真儿吧。”

我似受了一击，真儿，老爸就这样唤我的。在未来的那个时空，我有父无母，在这个时空，我却有母无父。究竟是怎么了？难道这个“我”也就是那个“我”不成？突然脑中想起回真大师曾对我说过那一番话，不觉“啊”地一声叫出声来。

娘见我脸色不定，连忙道：“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

我摇了摇头，轻声道：“我没事。天晚了，娘还是回去歇着吧。你放心，女儿心里有数。”

娘欲言又止，只得道：“既如此，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你爹说，不会让你一辈子这样委屈的。那明南王也不会一直这么风光下去。只要他一倒，就让心瑜求皇上对你从轻发落，再把你接回阮府。”

我一愣，心中一沉，明南王一倒？看来阮修之早有对付东方汐之心。娘又说道：“璃儿，那明南王害你父王满门尽灭，你要记住，绝不能让他安安稳稳地回去南藩之地！”

我眉头皱得死紧，心中盘算着要如何才能让娘明白明南王不一定是我们的大仇人，却见一人慢慢走至跟前，连忙噤了口。那人一身青衣，竟是司杞。只听他恭敬道：“三小姐，老爷让你去波心亭。”

我娘一脸惊异，复又来望我，我只得浅笑道：“好。我这就去。”

随司杞到了波心亭瀑流外，他便知趣了退了下去。我四下张望，心中暗忖子默应该就在附近，当下定了定神，慢慢地走进亭去。

阮修之独自站在亭中，双手背负在腰后，月光照在他颀长的身形上，竟有两分清冷。我轻咳了一声，轻声道：“爹爹唤女儿来有何事？”

阮修之回过头来望我，淡然道：“坐吧。”我只得依言坐下，阮修之在我对面坐了，一双眼隐有利光，深遂难懂。只听他又道：“璃儿在王府过得可好？”

我淡淡一笑，道：“爹爹何必问女儿？女儿过得好不好，爹爹不是很清楚吗？”

阮修之忽然笑道：“璃儿这是何意？爹爹关心你，你倒是卖起关子来了。”

我冷然道：“关心我？不敢当。爹爹关心的恐怕不是我，而是我对于明南王，是不是真的有用吧？”

阮修之眯了眯眼，道：“璃儿应该很清楚，你为何嫁去明南王府！传言东方汐心思缜密，神鬼难测，我与他打了这几个月的交道，知道那传言并不虚。从小爹爹就教你，如何才能让一个男子对你放下戒备之心，你不会不懂。”

我轻笑?：“那真是多亏了爹爹教导有方，否则我怎么会在王府过得这么舒坦？”

阮修之眼现利光，沉声道：“既如此，为何你还要打草惊蛇？”

我淡然道：“爹爹说什么，女儿不明白。”

阮修之冷冷道：“哼！你为何如此卖力地去翻查你父王的旧案？生怕那明南王不知道你是严维正的女儿么！”

我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怨气，脱口道：“因此爹爹竟不惜找人来暗算女儿？”

阮修之微微一怔，站了起来，却没说话，我嘲笑道：“谁也不可能想得到，父亲居然连自己的女儿也信不过吧？”

阮修之叹了一口气，道：“既然你已知晓，就应该明白为父的苦心。”

我哼了一声道：“只可惜你弄巧成拙，万没料到东方汐也在轿内！你警告未果，却是惹来了他的怀疑！”阮修皱了皱眉，微微动怒，我只

得叹道：“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他就算再厉害，也猜不到会是你放的冷箭！”

阮修之道：“你如何得知？是子默告诉你的？”

《此心无垠》归省（2）

我看了他一眼，冷声道：“谁告诉我的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爹爹为何对女儿身边的人都这么感兴趣？”

阮修之一愣，眼中闪过一分狼狈，不安道：“你这是何意？我也是为你好！怕你年轻不经事，沉不住气！”

我淡然道：“不劳爹爹费心。女儿自有主张。”

阮修之一震，居然笑道：“璃儿何时起这般有主见了？是不是跟那东方汐相处久了，学了不少做人的本事？”

我暗暗一惊，只得轻声道：“爹爹说哪儿去了。”

阮修之似不经意道：“我是怕……你对那东方汐日久生情……忘记了灭门之恨。”

我浑身一震，脑子却突然清醒起来。从来到尾都是阮修之在说明南王是我们辽东王的大仇人，可是他有什么证据？他也只是怀疑不是吗？为何这般肯定地要我记住对明南王的仇恨？再说，他阻止我调查辽东王一案，难道真的是怕打草惊蛇？当下犹疑不定地看向他，心中已经转过千百个念头。

却听阮修之道：“璃儿，如今月异国调集兵力，蠢蠢欲动，边关眼看战事将起，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你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任何的差错，明白吗？”

我脸色未变，心中却犹自跳个不停，只道：“不知爹爹所指的机会是什么？”

《此心无垠》党争（1）

阮修之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沉声道：“东方汐此人，远比其他三王难以对付。若我们能一举扳倒他，那其他三王必难再生事端。皇上一直对废除四王辅政之事犹豫难决，若东方汐辅政不利，皇上才能下定决心。”

我心头顿时雪亮，原来阮修之意在废除四王辅政之制，他是内阁首辅，野心勃勃，怎么能让辅政王整日骑在他的头上！废除辅政王，他便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到时候朝中百官竟相巴结，谁人还敢对他不敬，哪里还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党争之事?

想到这里，脑子里顿时清明起来，只听阮修之又道：“璃儿，你可先探探明南王的意思，他对此番边境之事，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

我不动声色道：“这……他恐怕未必会跟我说。我一个女子，怕也是插不上嘴。”

阮修之笑道：“以璃儿的聪明，怎么会揣测不到他的意思？他若是主战，此事必定好办。他若是主和，恐怕就得费些周张。”

我不明其意，仍旧不说话。阮修之道：“你多探探他的意思，为父才好行事。”他见我一直不语，只得叹道：“璃儿，我知道你长大了，凡事都有了主意。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切忌不可任性！难道你不想为你父王报仇吗？”

我不动声色道：“恩，我知道了。”

阮修之微微一怔，面色无波，只道：“你先回去歇着吧。”

我出了波心亭，一路上子默跟在我身后无话。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思索再三，叹道：“子默，你跟了我多久了？”

子默道：“有十年了吧。”

我淡淡道：“十年了，我都没有听过你提起你的家人？”

子默顿了顿道：“子默是个孤儿，没有家人。”

我不由问道：“哦？那你怎么去了凌宵宫？你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吗？”

子默道：“我……父母都死了，是老爷救了我，送我去的凌宵宫。”

我一愣，先前她说阮修之对她有恩，难道就是这件事？却听子默犹豫道：“此事子默从不曾对外人说过。除了老爷与宫主，没人知道。今天告诉小姐，只是……希望小姐不要猜疑。”

我笑着向她看去：“我猜疑什么？子默对我是否忠心，我心里有数。”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不再说话。我慢慢地回了静漪园，娘竟然还在等我。见我回去，担心问道：“你爹找你去做什么？”

我淡淡地笑了笑，道：“娘不用担心，爹爹只是问问我在王府的情况，让我小心谨慎。”

娘想了想，欲言又止，我问道：“女儿有件事一直不明白，娘何以如此肯定，明南王便是我们的大仇人？”

娘恨恨道：“虽然没有证据，但肯定就是他。否则京城之中官员众多，为何皇上却独独召他进京？”

我想了想道：“娘，皇上召他进京，想必是因为他手中有兵，父王当时已有十五万兵马在手，皇上隐有忌惮，怕是服不了众。依孩儿之见，那告密之人处心积虑，设下此等毒计陷害父王，却非一朝一夕的事，此人能在王府中藏匿龙袍御玺，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却不知当年查办此案的官员是谁？”

娘咬牙道：“还能是谁！自然就是明南王！”

我暗暗一惊，却又释然道：“此案已令皇上震怒，欲翻案确实比登天还难！”

娘怒道：“璃儿！你才嫁去王府几月？如今为何处处帮着明南王说话？难不成你当真对他动了情，忘了自己身上的血海深仇？”

我叹了口气，心想这些年来，想必娘被阮修之灌输了不少的仇恨之意，要想让她改变想法怕是很难，于是连忙安抚道：“娘想多了，女儿只是想把这件事彻底地搞个清楚。再说前明南王已经死了，就算他做了什么可恨之事，也与现明南王没什么关系呀！”

我见娘已经勃然变色，心想这种观念古人自然是无法接受的，连忙又道：“娘放心，如果那明南王当真是我们的大仇家，女儿自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娘这才缓了缓脸色，却又愁道：“你在王府，要好好保重。娘只希望你能早一日回到娘的身边来，再不要在那个恶贼的手中！”

我无语，只说夜深了，唤了碧叶送她回凝香园。

第二日用过午饭，方才慢慢地回了辅政王府。东方汐不在府中，周益安只说天威将军请他去府上商议要事，恐怕晚饭不会回来吃了。

昨夜一夜不曾睡好，反复做梦，不由得精神不济，身困心乏。饭也没怎么吃，就睡下了。一觉到天明，东方汐竟然不曾回我真意园，不觉有些奇?。让青荷去快意园中问问，昭然回话说王爷昨夜不曾回府，心中更加疑惑。

直到傍晚时分，东方汐才回到王府，我见他神色之间全无半分异色，难免有些不快，叹声问道：“你昨晚为何不回府？”

他懒懒地倒在软椅之中，闭了闭眼，道：“赫连越拉着本王，非要讲什么攻守之道，一夜未曾睡好，唉！当这个辅政王还真是不易啊！”

《此心无垠》党争（2）

我怔了一怔，脱口道：“当真如此？还没开战呢？天威将军就如此着急了？”

东方汐浅笑道：“朝中党争不断，当然要未雨绸缪。怎么样？你这次回家，可是高兴了？”

我笑了笑道：“恩。娘还说，我若生了个女儿，就叫真儿，你觉得可好？”

东方汐喃喃道：“真儿？好！好！好名字。”

我走到他身边，见他神情似有几分疲惫，略略软了软心，道：“你累了，就先歇歇。”

他半睁双眸瞧了我一眼，却将我揽进怀里，轻声道：“本王见了心璃，自然就不累了。我那岳父大人，可有跟你说什么？”

我不由一愣，淡淡道：“没说什么。只是让我保重身体。怎么了？”

他笑道：“哦？难道就没问你，我待你好不好？”

我笑了笑，道：“你待我好不好，爹爹见了我，自然就知道了。”

东方汐放开我，倒在软榻之上，似不经意道：“战事将起，朝中主战声一片。难得此次众人口径如此一致，想必都是揣测到圣意也是主战。阮相是聪明人，虽然没有表明态度，却定是早有主意。他几次三番跟我说让你回家去看看，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跟你说？”

我心头一跳，连忙道：“这些朝中之事，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主战主和，其实还不是皇上说了算。我操那些心干什么？”

东方汐复又看向我，脸色无波，让人猜不出他在想什么。看了半晌，却忽然笑道：“朝中势力向来是阮相一派，赫连将军一派，自我入朝以来，党争日渐激烈，皇上已经甚为不满。我虽立你为正妃，却从未表示加入党争之列，你若是有空，不如多帮我劝劝岳父大人，不可太过有违圣意，以免惹出祸端。”

他笑意越深，我越觉得心惊。这一番话似乎在明明白白地提醒我，切切不可以为他会与阮修之同一个鼻孔出气。若我插手其间，恐怕是适得其反，更讨不到半点好处。只是他为何会怀疑我？只因为我姓阮吗？还是他早已看出阮修之别有用心，反倒是利用我去提醒他？

他见我没有说话，却轻笑了一下，招招手道："过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慢慢地走了过去，他将手轻轻覆在我的肚子上，说道："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要理，只要好好保重身子，为我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就好。"

我心中微凉，却支吾道："父亲……"

东方汐道："阮相那里，我自然知道怎么办。只是党争越是激烈，皇上就越是烦恼。这烦恼要积到有一天皇上再也受不了，就……"

我一惊，失声道："就会怎样？"

东方汐笑道："就会让它……永远消失。"

《此心无垠》落胎（上）（1）

近几日天气很好，我却心神难安。听那天东方汐说了那样一番话，想必是皇上已经对朝中官员党争之事不满到极点。永远消失……难道皇帝终于忍不住要拿他们开刀了？

不知是不是我想的事情太多，神思恍惚，偶尔会觉得腹部不适，想着怀孕不过三个月，可能是还有些不太舒服适应的缘故，也没太在意。

东方汐还是照旧，每日宿在我真意园中，却再也不提朝中之事。青荷整日里心事重重，心神恍惚，碧叶也不复从前那般直性乐观，终日里只是低头做事，想必朱络之死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只是不知如何去安慰她。比较起来，珏儿倒是越来越贴心，我也慢慢地把一些事情交给她去打理。大夫每隔三日便会来我真意园里问脉，东方汐越是紧张我腹中的孩子，我就越发地不安。这种不安究竟为何，我自己也说不上来。秋日渐凉，人也越来越懒，然而冥冥之中，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一切的平静，很快都会改变。

一日午后，我正歪在榻上打盹，非烟携了璧儿过来探我，我见她气息不稳，步履轻浮，连忙让她坐了，叫青荷奉了茶来。口中轻斥道："姐姐身子不好，不在屋里好好歇着，过来做什么？"

非烟淡笑了一下，轻声道："妹妹如今有了身孕，可要好好保重。我这也是没事，所以才过来看看。前些日子我听说妹妹身子不爽，胎象不是很稳，我还跟王爷说，好在我那儿还有一些百花玉参丸，对孕妇极好，想拿来给你试试。"

我愣了愣，道："这……有劳姐姐费心了。"心中不禁有些疑惑，这百花玉参丸既然是对孕妇好，为何她自己不留着用？当下又道："既是好药，姐姐还是留着吧，有朝一日你有喜了，也用得上。"

非烟一怔，眼中浮出雾色，神色之间哀伤难掩，只是浅笑道："妹妹不必为姐姐操心，我知你是个明白人，不妨实话告诉妹妹，我这身

子……恐怕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

我不由愣住，却见她笑道：“让妹妹见笑了。我十四岁时身子受过大伤，大夫说一生都不会生育，王爷……只是于心不忍，才会将我收进房里。姐姐看得出来，他待妹妹你……才是一番真心，只是……不知妹妹的心……可在王爷身上？”

我不自在地转过了头，心想她在试探我么？只得浅笑道：“姐姐说这话就见外了，你我姐妹都服侍王爷的人，自然应当对王爷尽心尽意。”

非烟轻叹道：“王爷……自幼在王府里长大，看尽了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之事，就算是亲如手足，也免不了互相倾轧，暗地算计。他心思沉重，却不是狠毒无情之人，他对妹妹之心，从不曾有丝毫怠慢，我……只是个半废之人，只盼他身边能有个真正知心知暖之人，也就安心了……”

我垂下眼叹道：“姐姐别这么说。你要这样说，妹妹怕是……无地自容了。我也不是木头，他待我之心，我自是明白的。”

非烟抬眼来看我，竟有一丝宽慰之意，慢慢地站了起来，淡笑道：“这样就好。妹妹好好保重身子，我先回去了。”

我只得唤了碧叶送她出门，心中却不明白她说这些话究竟是何用意，来告诉我东方汐对我是真心？她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哪一丝哪一毫不在说明她对东方汐是多么地痴情真挚！这世上有哪一个女子，可以爱得这么大方，将自己心爱的男子生生地推给他人？！

想到这里，心中竟止不住地悲凉起来。她这样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将一生的情恋，交给一个完全不会对她有半分男女情爱的男人，究竟是痴，还是错？

我歪在榻上沉思，无心做事。青荷见了，只当我是不舒服，连忙道：“小姐身上不爽吗？不如奴婢把这百花玉参丸给小姐服一粒如何？方才璧儿跟奴婢说，这百花玉参丸和温酒服下效果最好，奴婢这就去温一点米酒来，可好？”

我点了点头，青荷方才去取了酒来，我端在嘴边，见那百花玉参丸是一粒琥珀色弹珠大小的丸子，香气扑鼻，倒没有半分难闻的药味，当下神清气爽，十分舒服。正要以温酒送下，却见珏儿站在门口，神色慌张，惊得几乎快要叫出声来，心下一沉，缓缓将酒挪开了一点，她抚了抚心口，似松了一口气。我向青荷看去，见她神色平淡，神色之间却有一分犹疑慌张，不由得淡笑道："这药当真是好呢！真香啊。"说着和着酒浅抿了一口，才又道："青荷，你去请文昕来，我有事问她。"

青荷应声去了，珏儿见她出了院子，连忙跑过来一把将我手中的酒夺了下来，轻声急道："王妃！方才奴婢那样跟您使眼色，你怎么还喝？"

我沉下脸来，疑道："难道这药有什么古怪？"

珏儿急道："药没有，是这酒……哎呀，刚才奴婢见她往这酒里下了点东西，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奴婢才会着急……"

我一惊，看着那酒，腹中一阵绞痛，青荷呀，青荷，我百般厚待于你，想不到你竟然……当下心沉如坠，手竟止不住抖个不停。只是道："好，好，珏儿，你……"

《此心无垠》落胎（上）（2）

珏儿见我神色不对，急得不行，叫道："王妃你怎么了？奴婢这就请大夫去！"

我捂着肚子，喘了一口气，道："我没事，刚才我根本就没吃那酒。珏儿，你听着，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知道吗？"

珏儿急道："王妃！她都这样了，你为何还要袒护她？"

我咬了咬牙道："我不是袒护她，只是时候未到。你去做事吧，就当什么也不知道，明白吗？"

珏儿只得退了出去，过了一会，文昕进来，我叫她在身边，低声吩咐了几句，她神色不安，欲言又止，见我脸色沉重，只得退了下去。

傍晚时，我便说身上不舒服，东方汐连忙请了大夫来，大夫说是怕是吃了些大凉之物，故胎象不稳。东方汐微有薄怒，将青荷碧叶珏儿叫来细细地询问，我只得假意道："也没有什么大碍，你何必如此兴师动众？"

东方汐沉声道："你们是王妃身边最亲近的人，平日里吃的用的，哪一样不经你们之手？为何还这般不小心？说，今天王妃到底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过了半晌，方才听青荷轻声道："小姐每日所吃之物，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今天烟夫人过来，送了小姐几粒百花玉参丸……"

东方汐疑道："非烟？那百花玉参丸是养胎之物，应该并无不妥。"众人都不说话，东方汐又道："来人！去请烟夫人过来。"

我连忙道："不必了吧。姐姐好意来看我，赠我药丸，怎么会有害我之心？"

东方汐道："药丸呢？还有吗？"青荷忙将剩下的药丸拿了出来，东方汐仔细地查看，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不吭一声，起身便走。我心一惊，忙道："珏儿，跟去看看。"

过了半晌，珏儿来回话，只说东方汐在如烟阁问了烟夫人几句话，神色十分凝重不快，烟夫人哭了半晌，他也没理，便自走了。

我叹了一口气，呆坐了一会儿，便推说身上不适，闭门早早地歇了。只让碧叶在门外守着，若是东方汐过来，只说我不舒服睡下了，惊动不得，让他回去快意园去。

睡至半夜，悠悠地醒了，心头却似压着一块千斤巨石，闷得慌乱。走到那后窗边上，望着那窗外黑暗的池塘发呆。却恍然见有暗影一闪，心中一动，连忙换了衣服，出了内室唤道："碧叶！"

碧叶应声而入，我轻声道："换衣服，随我来。"碧叶不解，只得随我出了院门，却见文昕立于门口，我皱了皱眉，文昕见我出来，吃了一惊，连忙道："外边寒，小姐怎么出来了？"

我冷冷道："你见她出去了，为何不报？"

《此心无垠》落胎（下）（1）

文昕沉默一会，忧心叹道：“小姐要保重身子，何苦如此？”

我闭了闭眼，叹气道：“走吧，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否则谁也控制不了了。”

文昕无奈，只得随我出了门。走到左边院墙，仔细观察，果然有人翻墙出外的痕迹。碧叶文昕小心带着我出了院墙，一路追踪，越走我越心惊，竟到了阮府后院外的一处小山亭后。

文昕与碧叶到了此处，不敢再前行，只找了一处隐蔽之地，藏身屏息，仔细观察。我心下正在疑惑，却忽然听到一人道：“我不是告诉你，没有大事，不必非来见我吗？”

我大惊，竟然是阮修之的声音，却听一女子道：“老爷……我……我想来跟老爷请辞！”那是青荷，虽然我已然有数，却仍然心中一痛，捏紧了文昕的手，文昕向我看来，眼中忧色又增。

阮修之道：“青荷，你可是忘了八岁进府时跟老爷我说过什么？”

青荷半晌方道：“青荷没忘。只是……家中父亲年事已高，恐怕时日无多，青荷……青荷实在不孝，想在他老人家跟前再多尽尽孝心。”

阮修之冷冷道：“你若是真有孝心，就不该跟我说这样的话！你要清楚，你一家人能不能过得好，就全在你……”

青荷惊道：“老爷！求老爷放过他们，他们不过是平凡百姓，对老爷您……根本就一无用处！”

阮修之道：“你这是做什么，我又没把他们怎么样！只要你好好帮我做事，我自然不会亏待他们！”

青荷似已有哭泣之声，颤声道：“老爷让青荷做什么，青荷自当从命。只是奴婢……愚钝，不明白老爷的良苦用心。那日老爷让奴婢带小姐去千荷丽景，险些要了小姐的性命，后来，又让奴婢写了遣退令给昕公子，说是送她回凌宵宫才是上策，却又差点害死了昕公子，如今……”

阮修之喝斥道："如今怎样？你不用理那么多，总之我让你做什么，你照做就是！"

青荷低泣道："老爷！小姐如今有了身孕，胎象一向不稳，奴婢怎么能……万一有个闪失，奴婢有何颜面，去见小姐！"

阮修之道："你怎么就这么糊涂？！我这样做，无非也是为了璃儿好！那非烟一日不除，璃儿如何能独宠？今天之事，我没怪你自作主张，你倒是反问起我来了！"

青荷急道："老爷！小姐腹中的孩子，也是老爷的亲外孙啊！您怎么下得了手？烟夫人温婉贤良，从来就不跟小姐争什么，老爷……"

阮修之断然喝道："够了！我不需要你来教我做事！总之这次失了良机，你必需再找机会，不然……你就不要怪我……"

青荷没有说话，隐有哭声传来，我心中巨痛，手已在微微颤抖。却听得青荷痛道："老爷，青荷没用，求老爷您将我卖了也好，送走也好，怎么都好，总之青荷再不愿做这些害人之事！青荷……真的下不去手！"

阮修之气道："你！你好大的胆子！难道你当真就不顾你父母兄弟？"

我忽然听到一声尖锐的利器划破空气之声，心中顿时生起一股不祥之兆，已经顾不得藏身，连忙往声音那方看去，只见青荷拔出一把匕首，比在自己的胸前，眼神之中竟然已有必死之意，只听她凄然道："老爷若执意如此，青荷……只有一死……"

我心中大惊，失声叫道："青荷！"

众人见我冲了过去，均大惊失色，我已经顾不得其他，想一把抓住青荷手中的匕首，青荷反身一转，避开了我，"扑"地一声，匕首已然刺入她的胸前。

我又惊又痛，连忙将她扶在一旁，文昕与碧叶已经快步冲到跟前，围在我身边，我抓住青荷的手，鲜血从她的胸前汩汩而出，令人触目惊心，我泪眼模糊，已经语不成声："你……你为何这么傻？"

青荷喘息道：“小姐……奴婢对不起你！不能……再服侍你……你要多多保重！你对奴婢的……大恩大德，奴婢来世做牛做马，一定报答！”

我哭道：“你别说了，我们去找大夫，你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青荷紧紧地抓住我，拼着最后的一口气道：“不……小姐……奴婢求小姐答应一件事……一件事，帮我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眼泪不停地下掉，止不住道：“好，好，我答应，我担保他们都好好的。”

青荷手一松，已然断了气。我木然呆住，又悲又怒，猛然抬起头去看阮修之，已经全然掩不住浓浓的恨意，用尽力气吼道：“你！你逼死了她！”

《此心无垠》落胎（下）（2）

阮修之面无表情，只冷冷道：“没用的东西！动不动就寻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已经掐进肉里，一步一步地走到他的跟前，咬牙切齿道：“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阮修之厉声道：“璃儿！凡成大事者，不能拘小节！她既不为我所用，死不足惜！”

我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恨恨道：“你千方百计，要我嫁进明南王府，然后又不惜动用卑鄙的手段，控制我身边的人，究竟为何？你既然不相信我，何必又要我嫁给明南王？”

阮修之双目如电，死死地看着我，缓缓道：“为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璃儿。你难道忘了自己背负着什么吗？”

我冷冷喝道：“够了！我不想再听你那一番复仇之论！”我面对着他，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压低嗓音，恨恨道：“从头到尾，都只你一人在说明南王是我的大仇人！可惜当年告密之人是谁，根本就无从定论！你所做的一切，根本就是你为了满足你自己个人的野心！何曾真正把我当成女儿在看待？”

阮修之微微怔住，眼中已有怒气，只声道：“璃儿，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嗯？越来越不把爹爹放在眼里！”

我转过头，不再看他，冷冷道：“那女儿敢问爹爹一句，爹爹何时曾真正将女儿放在心上？爹爹做任何事，可曾真正为女儿着想？”说着，我猛地回头看他，逼问道：“还是爹爹为了你所谓的大事，根本就只是当女儿是一颗任你摆布的棋子？”

阮修之忍耐半晌，似在平复怒气，忽然笑道：“璃儿怎么这么说？你是爹爹最疼爱的女儿，爹爹怎么会不为你着想？你别想太多，赶紧回去休息。免得被王府中人发现，不好交待。至于青荷，我会找人将她安葬，你就说已经让她回家侍奉双亲，也有个交待。”

我不置信地看着他，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当前，居然可以这么冷酷无情！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我直直地看着他，几乎快要将牙齿咬碎，却听他沉声道："文昕，碧叶，今晚之事，不可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对你们小姐，有害无益！明白吗？"

文昕碧叶没有说话，只是看向我。阮修之见状，似已按捺不住愤怒，正要说话，我长叹一口气，慢慢地走到青荷身边，那匕首仍然插在她的胸前，鲜血已经将她的衣衫染红，那张漂亮的脸苍白无比，一双明眸浅浅地垂着，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神采。想起我在这个时空醒来那个夜晚，初见她时的那种明媚，她是那样聪慧伶俐，温暖可人，一心一意地待我好，不由得心如刀绞，痛彻心肺。手抚向她的脸颊，眼泪再也止不住。

文昕见状极为不忍，将我扶了起来，我极力忍住眼泪，沉声道："文昕，你将青荷好好安葬，再想个办法去通知她的家里人，只说是得病不治，多给些钱安抚。"

文昕点了点头，红着眼没有说话。我复又看向阮修之，一字一句地说："你听好，如果你不想我以后什么都跟你对着干，你就不要再去骚扰她的家人。否则，你不当我是女儿，我也不再当你是父亲！"

说完，我直直地走了，走了三步，却再也没有力气，倒了下去，只觉得腿间有一股热流漫延开来，听得碧叶一声惊叫，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此心无垠》秋意浓

醒来时，真意园里灯火通明，透过半透明的屏风，屋外人来人往，全然没有半点声音，隐隐只觉得众人皆是战战兢兢，仿佛出了天大的事。我闭了眼，想起青荷，心中不禁一阵巨痛。动了动身子，只觉得全身乏力，仿佛散了架一般，腰股间酸痛难受，不由得心中一惊。

却听见东方汐道："醒了？！"

我睁开眼来，东方汐站在我床前，背对着烛光，我眼神昏恍，几乎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到他身上散发着隐隐的怒气与哀痛，不由得一呆。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他慢慢地走到我跟前，凑上前来看我，我见他脸色沉重，双眼如刃，直直地看着我，不发一言。我惶然道："怎么了？"

他敛了眼神，站直了身子，缓缓道："你……小产了。"

我悚然一惊，拼尽力气坐了起来，急声道："怎么会？不会的。不会的……"伸手去摸自己的肚子，只觉得身下热流如注，心中一痛，又跌在床上。

东方汐只是看着我，动也没动，神情平淡，仿佛毫无知觉。我连忙朝他看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连声急问："不会的，不会的，你骗我！你骗我的！"

他叹了一口气，竟然转过身去走开，沉声道："我骗你做什么？难道……我会希望自己的孩儿……没了？你……为何如此不知爱惜……"说到最后一句，他语气顿凝，仿佛只是一瞬间，他又淡然道："大夫说你身子受损，需好好静养，你还是歇着吧。"

我浑身颤抖，低头道："汐……对不起……"

他忽然转过身来，直直地看向我，硬声道："为何要说对不起？是因为非烟？"

我一惊，连忙抬头去望他，摇头道：“不，不，不关非烟的事，是我……是我……”

他复又慢慢地走到我跟前，沉声道：“是你？你怎么了？”

我突然觉得压迫逼近，似有些喘不过气来，只得小声道：“是我不好，是我……太不小心，都怪我……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这样。”

他欲言又止，只深吸了一口气，道：“自从你进了王府，我对你百般迁就，纵容宠爱，你喜欢出门玩耍，就随你去，你要救宫雪衣，我陪你去，你要如何，我可曾说过半个不字？我只当你是年幼贪玩，慢慢好了，自然懂得收敛。本以为你有了身孕，就当更加谨慎自爱，可是万没有想到……”

我颤声道：“汐……我……”

他脸色微变，严厉道：“你如何？你究竟有多少事瞒着我？你屡次深夜出门，竟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就算你对我没有半分顾忌，难道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好好珍惜你腹中的孩子？”

我内心惶然难受，喃喃道：“我……我没有……”

他目现精光，沉声道：“没有？要不要我一一为你列数？你何时瞒着我悄悄出门？你以为有青荷碧叶、文昕子默替你隐瞒，我就当真一无所知？阮心璃，你把我东方汐当什么人！”

我心中惊痛难当，顿时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是啊，我当他是什么人，我怎么会以为他对我纵容迁就，就不会怀疑我的行为？他是明南王东方汐，是世人眼中心思最为难测之人，况且这里是辅政王府，我怎么会以为我的那些小把戏就一定能瞒得过他的眼睛？阮心璃啊阮心璃，你自以为聪明，原来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愚蠢的人！

当下心头痛楚汹涌，竟止不住惨淡地笑了，以为父亲居心叵测，用心狠毒，只当我是一颗棋子，却没有想到，更厉害的原来是日日睡在我身边的人！我喘着气去瞧他，见他脸色阴晴不定，只是盯着我看，于是慢慢地躺回床上去，闭了眼，轻声道：“王爷请回去歇着吧。心璃心里明白，我对王爷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

“你！”他神色一变，怒气难忍，却只平复了半晌，方才沉声道：“既如此，你就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我会叫昭然过来侍候你。你只需在王府内好好修心养性，不准再有事没事就四处乱逛！”

他转身走了出去，那背影竟然有几分绝决。我直直地躺在床上，睁着双眼，直到天色发白，东方渐亮。眼泪似乎已经干了，脸上没有一点湿。

大夫每日进园问诊，药没断过。我的身体渐渐恢复，只是心里伤口却是永远地烙下了。非烟只要能走，就会过来瞧我，陪着我说话。她神色忧郁，欲言又止，我只是淡淡地笑着，反倒去安慰她不必担心。

自那晚过后，东方汐一步也没再踏入我真意园。我只对周益安说青荷家中父母年事已高，故遣她回去侍奉，他神色淡然，并未追问。这王府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训练有素，从没有多余的半句话，我心中不禁喟然。昭然果然第二天便搬来了我的院里，她事事得体，谨守?份，倒没有半分不适，只是我知她来真意园的真正缘故，因此总不得我心。碧叶却是越来越沉默了。经过了这么多事，这丫头越发地沉稳内敛，当初那些天真率直已经不见了一半，我暗暗忧心，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秋色渐浓，天气越发地冷了，枝头竟不知不觉地枯委了起来。树叶在院里落了一地，厚厚地铺在地上，踩上去吱吱作响，仿佛是一曲悲凉的挽歌。几个小厮在院子里不停扫，嘴里还在抱怨那落叶落得太快，总也扫不完。我让他们停了下来，任那些落叶每日堆积，没过多久，院里便落叶满地，仿佛秋天的山间荒地。每日无事，我便只在那落叶上缓缓地走来走去，看着那些枯叶一点点地被我踩碎，随风四散。偶尔抬头望望远处灰蒙的天际，心中隐隐有些落寞。

文昕怕我难过，每天紧紧地看着我，我望着她，心中渐渐有了些回暖，淡淡笑道：“你别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搞得我紧张。”

文昕低了头，叹道：“我倒宁愿小姐和以前一样任性好玩，也好过象现在这般寂寞无助。”

我失笑道：“寂寞无助？文昕怎么会想到这种词？现在挺好啊？清清静静地，没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

文昕道：“小姐！不如文昕给宫主传个信，让他来……”

我断然道：“不行！他如今在天堑山推选武林盟主，哪能说来就来？再说我又不是要死了，干嘛要他来？我好好的，不能让他分心。”

文昕叹了口气，道：“只是小姐每日这样郁郁寡欢，文昕看了，心里着急。以前还可以陪小姐四处走走散散心，可如今……王爷不让你出门……”

碧叶不知何走了过来，端着一碗汤药，轻声道：“小姐，该吃药了。”

我皱了皱眉，接过那碗，心中一阵作呕，复又将那碗递回去，淡淡道：“放在那儿吧。”

碧叶连忙道：“那怎么行？小姐还是趁热喝了的好，身子要紧。”

我微微气道：“行了，你几时也变得这么罗嗦了？先放那儿，我一会再喝就是。”

碧叶无奈，只得回身欲将药碗放在案几上，却被昭然接了过去，她轻轻地走到我跟前，浅笑着看向我，道：“王妃，这药凉了就不好喝了，大夫也说，药要热服，方才会对身子有益。还是先服了吧。”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她轻叹一声道：“王妃就算心中不快，也万万不能拿自己的身子出气。这世上，纵有万千繁华，万般宠爱，都及不上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子来得重要。”

我略略一惊，抬头去看她，只见她面色无波，仍然淡淡地瞧着我，眼中却并没有半分怜惜之意，她见我目不转睛地看她，复又淡笑道：“王妃，还是先服药吧。您若是不服药，王爷可又要怪我们这些人服侍不周了。”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道：“他有什么好怪你们的？如今他还管我服不服药吗？”

昭然笑道：“您是他的王妃，是我们明南王府名正言顺的主子，王爷怎么会不管？只有您的身子快些好起来，这府里的每一个人才放得下心。”

我没有说话，只伸出手来，将她手中的药碗接了过来，慢慢地将那药汁倒在一地的枯叶上面，手一松，碗摔在地上，碎成三片。

《此心无垠》痛定（1）

众人见我摔了碗，皆不敢说话。我沉默半晌，方道：“我做什么，不劳你们操心。若王爷定要怪罪，只往我身上推。你们下去，我要一个人呆一会儿。”

众人无奈，只得出走了出去。见她们出了院门，心中一阵绞痛，扶在案几旁边，站了半晌，方才调匀气息。想起自己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个时空，更是莫名其妙地成了明南王妃，可笑的是，自己居然还真的以为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结果却不过是权利斗争中一枚小小棋子。想起原本那个世界里疼爱我的爸爸，想起自己要好的同学朋友，想起那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不禁潸然泪下。不知道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不见了我，我那可怜的爸爸是怎样一个人孤单度日。如今我是回也回不去，留着又伤心……眼眶里微微有些发热，冷风阵阵袭来，不禁瑟缩了一下。

“你一个人在风里走来走去做什么？昭然碧叶呢？”

我回头一望，东方汐不知何时站在院子里，他一身浅灰的衣袍，在风里微微四扬，依然是那样丰神俊朗，神色淡然，仿佛没事一般。

我心头一酸，怎么？他终于想起要过来看我了吗？不由得涩然地笑了笑，轻声道：“王爷今天怎么会得空过来瞧我了？你不是很忙么？我没什么，只是无聊，在这里走走，我嫌她们烦，所以让她们出去了。”

东方汐慢慢地走到我跟前，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淡淡道：“哦？她们怎么烦你了？就为了让你吃药？”

我怔了怔，转过头去不再看他，冷声道：“我吃不吃药，什么时候吃药，干她们什么事？”

东方汐的手轻轻抚上我的肩，我禁不住轻微一颤，却听他叹气道：“心璃为何还这般任性？自己的身子，应当好好爱惜才是。”

我不禁有些赌气道：“我爱不爱惜自己的身子与你有何干？你那么忙，管我做什么？”

东方汐皱了皱眉，道：“心璃这可是在跟本王赌气？”

我忽笑道：“赌气？王爷想到哪里去了？心璃怎么敢？心璃不过是在后悔……”

东方汐沉声道：“后悔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慢慢地在那落叶上一圈一圈地走，和着那清晰的吱吱声，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只是在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不知天高地厚？！”

东方汐直直地看着我，似在研究，却又忽然敛了眼光，沉声道：“你不要想太多，好好保重身体。你既然已经嫁进明南王府，这一辈子便是注定的明南王妃，无论你怎么想，怎么做，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我浑身一震，心已经沉了下去。注定？！是啊，那桃花树下的一番阴差阳错，已经注定我逃不掉这明南王妃的宿命！再或者说，在翠微山上，从他出手救我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无法再摆脱与他之间的种种纠缠。我来到这里，注定会遇上他，注定会与他交集。

我抬起头来看他，眼中禁不住的一阵哀伤，为什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对他动了情？他不是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他也从来不曾真正纵容过我，他从头到尾宠爱着我，却又处处留心着我。他决定要我，但却并不全然信我，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对他动了心？

他见我幽幽地看他，眼光微闪，袖袍轻动，却没有动作。我黯了眼色，轻轻叹道：“王爷说得对。我是注定的明南王妃。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你放心，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只想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呆一会儿。你……请回吧。”

说完，我直直地往屋里走去，胸口的疼痛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沉重。我死死地撑着，一步步地往前跨，眼看着那门槛就在眼前，却终

于撑不住，眼前一花，脚下虚软，连忙扶住那门框，闭了眼，轻轻地喘气。

他的手伸过来，扶住了我的胳膊，我缓了一口气，慢慢地挣脱他的手，定了定神道："妾身想歇着了，王爷请回。"

他没有作声，也没有动。我撑着一口气，独自走到软榻边坐下，抚着胸口，喘了两下，方才唤道："碧叶！"

碧叶应声而入，见了东方汐，连忙行礼，他看了我两眼，淡然道："好生伺候，让王妃按时服药！如果有半点差错，你们……就不用再侍候了！"说完，不待我发话，转身而去。

我迷迷糊糊地睡去，仿佛又看见阮心璃在园子里写诗，却见阮修之立在一旁，眼光闪烁不定。娘也死死地看着我，心事重重。突然之间，那阮修之拿起一样药丸，放进娘的嘴里，我惊惶难安，想叫却不叫不出声，急得一身是汗，挣扎了半天，猛然醒了，只见窗外夜凉如水，一室冰冷。

我一会迷糊，一会清醒，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只觉得日光在床前慢慢地游移，从东往西。恍惚间听到昭然与碧叶在争论?碧叶急道："不行，小姐再这样下去，就算是铁打的身子也会受不了的！我们还是赶紧报告王爷吧！"

昭然道："你疯了吗？王妃现在这个样子，告诉王爷，你我还有活命吗？"

碧叶惶然急道："那可怎么办？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

昭然道："如今也实在没法，王妃，可不要怪奴婢得罪了！碧叶，你来，帮我把王妃扶起来！"

碧叶走过来将我扶了起来，不住地道："你仔细点，别伤了小姐！"

昭然一只手扣住了我的下颌，逼我张开了嘴来，轻声道："我知道！你别紧张啊！先让她把药吃了，待会儿再弄点汤来！"

一股清苦的药灌进了我的嘴里，我皱了皱眉，一声轻咳，将药尽数吐了出去。碧叶一声惊呼，连忙不住地在我胸前擦拭，轻斥道："你怎么搞的，叫你小心点。"

昭然愁道："这可怎么办？喂也喂不进去，难道真是天要亡我了？"

我用尽力气睁开眼来，微弱道："你们在干什么，出去！"

碧叶急得抓着我的手不放，哭道："小姐这是怎么了？小姐有什么气，只管打奴婢出气就是，为什么这样糟蹋自己？小姐再这样下去，奴婢也是不想活了！"

我闭了闭眼，将她推开，叫道："叫你们出去！没听见吗？！"

碧叶昭然站在床前面面相觑，只是垂泪，却没有动。却听见门吱呀一响，走进一个人来，气势昂然，行路带风，厉声喝道："这是怎么回事？！"

碧叶昭然吓得立即跪在地上，不敢作声，他直扑到我床前，将我抱了起来，我知是他，却没有睁眼，只觉得他胸膛起伏不定，似已动怒，喝道："你们是怎么伺候的？竟敢把本王的话当成耳边风？！"

昭然颤声道："奴婢该死！奴婢该死！请王爷饶了奴婢吧！"

东方汐沉声道："你的确该死！本王调你来真意园时，千叮咛万嘱咐，不能让王妃有半点闪失！如今你倒是做了些什么？！"

昭然泣不成声，说不出话，东方汐的手在我的脸上轻抚，冷冷道："既然你这般愚钝，留着也是无用，来人……"

我悚然一惊，不由自主抓住了他的衣袍，喘息道："王爷！"

《此心无垠》痛定（2）

东方汐将我抱在怀中，低声道：“你醒了？可有什么不适？要不要我传大夫来？”

我睁开眼来，见碧叶与昭然跪在地上，只是发抖，珏儿站在一旁，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喘，只拿眼偷偷地瞧我，一脸的焦急惶恐。我皱了皱眉道：“怎么了？我怎么一觉睡醒，就这般模样了？”

东方汐眼光闪了闪，道：“她们伺候得不好，自是该罚！”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淡淡笑道：“王爷别错怪她们了，是我自己懒，不想让她们来烦我。你别怪她们……”

东方汐阴沉着脸，看了我半晌，方才说道：“你……当真无事？为何一天两夜不吃不喝？”

我撑起身子，看着地上的碧叶与昭然，木然道：“妾身只是……贪睡。王爷不必这样。”

东方汐脸色微变，沉声道：“就算如此，她们见你情形不对，就该及时来报，不仅知情不报，还刻意隐瞒，便是死罪！”

昭然大惊，伏身哭道：“王爷饶命！”

我心中略有不忍，叹道：“王爷不必动怒，她们不报，是……我的意思。”

昭然一怔，抬起一双泪眼来看我，我转过头去，淡然道：“妾身只是觉得，王爷日理万机，没有必要为了这等小事，去麻烦王爷。”

东方汐声色未变，只眼色略略一暗，道：“当真？就算是这样，她们也难辞其咎！”

我抬头望他，见他神色淡然，一条人命就在他手上，他却全然没有半分在意。不由得微微气道：“你若真要追究，就追究我好了。她们是我屋里的人，做什么事自然是听我的吩咐，你何必要迁怒于人？”他只是看我，没有说话。我气苦道：“你要是对我不满意，大可以直说，不必如此拐弯抹角，拿她们出气！”

他微微一愣，站起身来，走到昭然的身前，缓缓道：“犯了错就是犯了错，就该受罚，否则有了一次，便会有第二次！不过，她如今既然是你屋里的人，本王就交给你处置。”他转身看我，眼光明亮，只声道：“你要如何处置，本王……都没有意见。”

我深吸一口气，闭了闭眼道：“好吧。那就罚她们替我抄三次金刚经，算是赎罪。昭然碧叶，一人三次，明天日落之前，抄好交给我。”

二人连忙叩头谢恩，东方汐站在一旁，眼睛直看向我，半晌方道：“传饭来，本王与王妃一同用膳。”

珏儿应声去了厨房，东方汐走到我床前，握住了我的手，轻声道：“你……何苦如此？想叫本王难受才罢休吗？”

我抬起头来望他，忽然觉得自己傻得可笑，我这样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搏他一丝关心么？还是真真在后悔自己做了一个傻瓜？我真的是疯了，别人不当我是宝，难道连自己也不当自己是人了吗？于是浮出一个浅笑，道：“是心璃不对，整日里纠缠一些前尘旧事，倒叫王爷担心了。”当下扶着他站了起来，直觉得头重脚轻，四肢发软，不由得自嘲道：“呵，看来我还真是虚弱，不过一天没吃饭，就好象快要死了。”

东方汐将我抱进怀中，皱眉道：“胡说什么！你看看你！站都站不稳，还想逞能！不用出去了，我让他们将饭摆进来用吧。”

当下扶了我坐在案几边，精致的菜肴一盘盘地端上来，我没有什么胃口，却强逼着自己拼命地吃，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东方汐也不说话，只在一旁看我吃个不停，直到嘴巴都有些发酸，方才停了手，舒了一口气。

昭然将膳食撤了，青荷奉上茶来，我歪在软榻上闭目养神。过了一会，昭然又将药端了上来，我端着那药，竟止不住手微微发抖，心中仍是作呕，叹了一口气，挥了挥手道：“你下去吧，我自己来。”

昭然应声退下，我望着那药发呆，想着已经小产的孩子，心中却是怔怔发苦。东方汐走到我跟前，道：“怎么了？不想吃药？”

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他，心中一阵悲凉。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可以宠我纵容我，也可以怀疑我冷淡我，而我，为何又要那样在意他看我的眼光？他见我不说话，伸手将药碗拿了过去，扶起我的身子，轻声道：“不吃药不行的，你身子还没好。听话，乖乖吃了。”

我喘了一口气，只得狠了狠心，将药一口吞了下去，不知是不是吃得太急，心中一阵反胃，猛咳三下，竟然又全数吐了出来，乌黑的药汁倒在他浅白的衣袍上，染了一大片。他一惊，连忙抱住我，不住地拍抚我的背，道：“怎么喝得这么急？怎么样？好些没有？”

我有些想笑，却恍惚地哭了，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淌。他脸色微变，抚着我的脸道：“这是怎么了？究竟是哪里不舒服？昭然！快请大夫来！”

我带泪笑道：“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得很，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这样清醒！王爷，妾身……真的很好，很好。”

《此心无垠》我不是我

那天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值得我去寻死觅活地折磨自己。任谁都可以不当我是人，但我自己不能。我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严希真，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

我每天积极地吃药，积极地吃饭，身体很快就恢复过来。碧叶文昕见状，总算是大大地松了口气。昭然因那日我出言相保，似乎对我也尽心了些，但我心里清楚，她是东方汐身边最得力的丫头，对我远不如对东方汐忠心，所以对她仍然处处保留，不敢轻信。

王府中的每一个人对我小产之事只字不提，东方汐隔三差五仍往我真意园来，只是每次在面对他的时候，我的心已经不能再象以前那般自在坦然。自我发现自己对他有了情意，便愈加束缚自己的心，不愿再在他面前露出半点心事。

慢慢又过了一月，已经是冬天了，天气已经冷得我只愿窝在房里取暖。这天文昕急冲冲地赶来找我，一见我便急道："小姐！我听闻宫中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无聊地拨弄着手中的暖炉，心不在焉地说："又出什么事了？"

文昕道："英妃疯了，绫妃被废，已经贬入冷宫！"

我心中一惊，连忙问道："怎么回事？皇后呢？"

文昕沉吟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只是听闻英妃无故落胎，刺激过深，精神失常了。没过多久就查出是绫妃所为，皇上大怒，已经将绫妃贬入冷宫，她所出的一子一女，如今都已经交给皇后抚养。皇上似乎还要彻查与此事有关之人，如今后宫之中人心惶惶，凡与绫妃有过交往之人皆怕被其连累。"

我心中暗惊，难道是阮心瑜已经开始动手了？深思半晌，沉声道："你去唤碧叶来，随我进宫。"

文昕道："小姐，如今是风雨交加之时，这时进宫，恐怕不妥。"

我叹道："我一个明南王妃，与后宫有何相干？我只是担心姐姐。况且自我病了这么久，也一直没去看她。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无动于衷？你别说那么多了，随我入宫去。"

文昕无奈，只得唤了碧叶来侍侯我更衣进宫。一路进了飞凤宫，想起上次进宫来就不见了朱络，心中略有些难过。碧叶也是一路无话，到了宫门，领路的宫女前去通报，我站在宫门口望着宫墙内一片萧瑟之意，不由得心生感慨，景物依旧，可惜已物是人非。

过了半晌，竟见文阑走了出来，见了我恭敬施礼："文阑见过明南王妃。皇后娘娘在寒梅园里陪皇子、公主练字，请王妃随我来。"

我微微笑了笑，随她慢慢往后殿走去。绕过三重宫殿，方进了一处雅致的园子，园子不大，却种满了梅花，花未开，却隐有芳香沁脾。阮心瑜坐在阳光里，跟前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一旁专心致致地画画写字。想必就是皇上的大皇子与二公主了。

大皇子不过七八岁，生得眉目清朗，与皇上倒有几分相像。二公主最多也不过四、五岁，粉妆玉琢，十分可爱。两个孩子虽然年幼，却是端庄尊贵，一身的皇家气派。连忙走上前去，盈盈拜倒道："臣妾明南王妃见过皇后娘娘、大皇子、二公主。"

阮心瑜虚扶一把，浅笑道："都是自家人，妹妹何必如此多礼？快起来吧。"

大皇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有几分好奇。那小公主还小，却并不拘礼，跑到我跟前来仔细地看我，一张小脸笑嘻嘻地，煞是可爱。脆生生道："你是王妃吗？你长得真好看！"

我不禁失笑，这么小的女娃，也知道看美女了。当下连忙哄她道："臣妾哪有公主好看？公主这般玉雪可爱，长大了，定然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儿！"

阮心瑜笑道："行了，她还小呢，你就跟她讲这些。天莹，乖，母后和王妃有话要说，你跟皇兄到外边玩去，可好？"说完，吩咐紫莲将

两个孩子带了出去，方才让人奉了茶上来，与我坐在梅花树下，慢慢品茗。

我犹豫半天，始终不便相问宫中之事，阮心瑜却道："妹妹好久没来了呢！前些日子，我也听说妹妹有了身子，却又没了，不知是何故？"

我一愣，苦笑道："有劳姐姐挂心，是妹妹自己不小心，怨不得别人。"

阮心瑜抬起头来望着我，眼光颇有几分忧心，竟自叹了一口气，道："你呀！自小就任性贪玩，如今已经做了明南王妃，怎么还这么不知轻重……真是……叫我说你什么才好呢？"

我低了头，没有说话，心中却禁不住伤感。如果阮心瑜知道了阮修之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会有何感想？却听她又道："璃儿，你不要怪姐姐说你，在这个世上，女子没什么可以依靠的。如果膝下有了一子半女，可能此生还能有一丝安慰，如若一无所出，将来红颜渐老，色衰爱?，就只有凄凉寂寞了。"

我禁不住抬起头去看她，心中微动。却是笑道："姐姐想太多了。妹妹是什么样的人，能过什么样的日子，心里清楚得很。倒是姐姐，在这后宫之中，要早想好日后之路。"

阮心瑜淡笑了一下，轻声道："日后之路？难道本宫还有得选么？"她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梅花树下，望着那已经开始结苞的梅花，淡淡道："进了后宫的女子，只有两个下场，要么高高在上，要么死无葬身在地，无一例外。"

我想了想道："姐姐，妹妹最近听说宫中出了事，有些担心……"

阮心瑜平静地看向我，轻笑道："原来妹妹是为了这个才进宫，本宫还以为……妹妹不用担心，就算是后宫翻了天，姐姐我，也不会有事。"

我呆了半晌，不知她意，只是试探道："英妃受害，果真是绫妃所为吗？"

阮心瑜面色无波，平静道：“这个，皇上已经定论，不是你我所能左右。”

我低下了头，叹道：“后宫……真无宁日啊！姐姐……要小心才是。”

阮心瑜忽笑道：“妹妹在担心什么？别说本宫没什么心思去害人，就算本宫有心，也决不会用这等低劣的手段！”

我猛然抬头，连声道：“姐姐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阮心瑜望向远处，淡淡道：“本宫明白。你是担心本宫。我们身为女子，生来就被注定会被男子所左右。命运如何，由不得自己全然掌握。只不过，什么都可以交出去，唯独一颗心，要为自己保留。否则，伤得最深的，永远只是自己。”

我浑身一震，不由自主向她看去。阮心瑜站在梅花树下，身影娉婷，面色沉静，贵不可言。她是那般从容自在，仿佛世间的一切都不能影响她，也不能左右她的心。我忽然觉得自己居然还算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竟然连一个古代女子也不如！

当下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浅笑道：“姐姐今日一番金玉良言，让妹妹茅塞顿开。姐姐这般豁达开朗，胸襟宽广，真令妹妹自愧不如。”

阮心瑜笑道：“你这会儿嘴巴怎么就跟抹了蜜一样，这样的甜？”

我低头笑道：“妹妹是真心之言。不过妹妹也有一句话，想跟姐姐讲。不错，我们的确身为女子，有许多禁忌之事，身不由己。但是，我们也一样是人，既然是人，就和所有的男子一样，有七情六欲，有怨恨奢望。我们不是不能选择，我们也可以选。我，阮心璃，从现开始，这一辈子，只想选择为自己活着。如果……身边的人不信你，不爱你，不选择你，那么……我也可以一样不信他，不爱他，不选择他。我绝不会因为某些世俗之念，就囚禁自己的一生。我的心是自由的，也许现在我是没有办法选择什么，但总有一天，我的整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

阮心瑜定定地看着我，我坚定地笑着，来到这个时空，仿佛总是被人牵着走，从今天开始，我再不是那个我，我只是我，原来的我。

她终于缓缓地笑了，上前握住我的手，道：“好妹妹，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因为你……马上就会明白，你要经历的是一场更难打的仗！”

《此心无垠》不知君心（1）

阮心瑜没有明白的说，什么是那一场更难打的仗，我没有追问，因为心里已经有新的目标，一切都无所畏惧。回了王府，东方汐不在府中。最近这一段日子，他变得异常地忙碌，总是有朝中官员来请他前去赴宴，彻夜不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时常几天看不到他的人影。

王府里只除了快意园中的泽栖阁，别的地方对来说都可以随意进出。泽栖阁是东方汐的书房，也就是工作室，平日里除了他的贴身侍卫武玄、武吉和阁内的侍从周俊安以外，不准任何人进出。

我连日无事，四下行走，渐渐地把王府中的地形的已经摸了个熟。府中除待卫以外，上上下下共有六十一人，也见得差不多。我恢复了周益安每日早上来我屋里汇报府中事的规矩，慢慢将王府中所有的事接管上手。

我主事之后，慢慢对快意园上了心。昭然走后，快意园里便是若织管事，若织比昭然略小，资色中等，却比昭然更为沉着平淡，进退得宜，每日安守本分，没有半点错处。珏儿初去跟着她，心中很是舍不得我，我知她心意，百般劝解，反复强调让她留在东方汐身边实更是为了我好。她于是收了心，专心呆在若织身边。她越来越懂得分析厉害，察颜观色，笼络人心，也不枉我细心栽培。

冬天的王府中四处萧索，各人各事，每日各施其职，却也相安无事。我每天上午在真意园听管家管事汇报工作，安排事宜，下午无事，便独自在府中散步。不知何时开始，我慢慢喜欢上了散步这件事，在缓慢的步行之中，仿佛思路才会越发地清晰。望着这一园子的冷清，我暗暗地下定决心，终有一天，我要摆脱这里的一切。

走得久了，便在一旁的小桥边歇歇。我无聊地绞着丝帕，一个不慎，居然将帕子掉入流水中，不由得一愣。那丝帕原是青荷绣的，她死后，我什么也没留下，只有这丝帕，用得习惯了，舍不得扔。当下

急忙跑到桥下，想将那丝帕捞起来，却没留意到脚下一滑，居然一只脚踩进冰冷的水中，刺骨的冷一下子漫延开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只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叫道："王妃小心！"手臂已经被人拉住。

我转头一看，竟然是个穿着青衣的小丫头，生了一张小圆脸，有着讨喜笑容。我怔了怔，见那丝帕已经随着水流往前漂去，忙道："快帮我把那丝帕捞起来。"

"是，王妃。"那小丫头脆生生地应了一声，竟也不急着下水，只是四下里打量，跑到一旁拾了一根长长的树枝，沿着那流水走了几步，轻轻一挑，丝帕被她挑了上来，只听她轻轻道："王妃，帕子湿了呢，您的鞋也湿了，可要奴婢去请碧叶姐姐来？"

我细细地打量她，她年纪不大，最多不过十六、七岁，面色平静，却聪慧贴心，心中不由得一动，浅笑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园子的？"

她恭敬道："奴婢绿冬，是恩意园的。春芽姐姐吩咐我到厚意园去找琪儿姐姐借个鞋样儿，所以奴婢才会经过这儿，可巧就遇到王妃您……"

我似不在意道："哦，你们园子里如今没有主子，你们倒是清闲得很。"

绿冬笑道："是啊，前些日子春芽姐姐还说，趁着如今主子还没进园，我还可以清闲两天，过些日子等主子进了园子，可有得我们忙了。"

我略略一惊，见她一脸天真，仿佛煞有其事，不由得皱眉道："你听谁说有主子要进你们园子？"

绿冬脸色一怔，见我似有不快，连忙低下头去，支吾道："这个……奴婢也是听其他园子的姐姐们讲的，过不了多久，王爷要纳侧妃，我们园子里就会有新主子了……奴婢……"

我眼光闪动，沉声道："你听谁说的？"

绿冬小心道：“王妃，奴婢只是听几个园子里的姐姐们都在说，所以……”

我喘了一口气，站了起来，见她神色慌张，惴惴不安，只得叹了一口气道：“你下去吧。今天遇到我的事，别跟任何人说。”

绿冬忙应声去了。我的鞋袜已湿，在冬天的微风里，只觉得刺骨地冷。慢慢地走回真意园，却见碧叶站在门口不停地张望，一见我便道：“小姐可回来了。王爷等了你好久了。”

我淡淡地“哦”了一声，走进院子里坐下，方道：“碧叶先去拿鞋袜来，我的鞋子刚才不小心弄湿了。”碧叶这才看到我的鞋子竟是湿的，连声道：“小姐怎么这么不小心？得赶紧打点热水来泡泡，这大冷的天，可别着了凉！”说着她连忙喊了个小丫头去打水，却忽然听见有人道：“不必了。”

我抬头看过去，见东方汐已经走到我身边，低头看了看我的鞋袜，不发一言，忽然将我抱起往屋内走去，边走边道：“昭然，你在门口守着，没有召唤，不准进来。”

我不知他意，只得任他将我抱进屋内，?了内室左侧的屏风内，我方才明白过来，刚才居然忘了这里还有温泉，连忙挣脱他，淡淡道：“我自己来。”坐在池边，将鞋袜缓缓地脱了，把脚放在池里泡着。那双脚已经冻得麻木冰凉，突然遇了热水，顿时如针刺一般难受，我不禁打了个哆嗦，抱住了双腿。

东方汐揽住我的肩，缓缓地揉着我的腿，叹道：“你呀，总是这样不会善待自己。”他温柔地看着我，我恍惚间又看到了那个新婚之夜的东方汐，连忙转过头去，轻声道：“王爷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府了？”

东方汐眼色微暗，沉声道：“你叫我什么？”

我怔了一怔，浅笑道：“汐……今天怎么这么闲？”

《此心无垠》不知君心（2）

他叹了一口气，将我抱进怀里，抬起我的脸，直盯着我看。绿冬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我知道。但他不说，我也不问。只是盯着他看。

半晌方听他叹道："王府太大，我又时常不在府中，心璃可觉得寂寞？"

我笑道："有什么关系，我已经习惯了。人嘛，总要慢慢习惯的，习惯了就好了。"

东方汐淡淡地看了我一眼，道："最近朝中官员为了拉拢本王，使尽了浑身解数，本王也是烦不胜烦。本王也知道有些事，一再拒绝也不是办法。不过……还是应该和你商量。"

我心中一沉，却笑容未变，道："哦？王爷有什么大事要和我商量？"

东方汐站起身来，走了两步，道："我明南王府妃位空缺众多，各位大人都在为本王操心呢！心璃以为如何？"他散漫地看向我，似毫不在意一般。

我气往上涌，却是笑道："既然大家都这么好，迫不及待要送给王爷如花美眷，王爷就受了吧吧！"

东方汐站起身来，专注地看着我，道："心璃难道不介意本王纳侧妃？"他面色平静，毫无波澜。

我终还是忍不住气，沉声道："介意？王爷是在问妾身的意见吗？妾身有资格介意吗？如果妾身说介意，王爷是否就不再纳侧妃？"

他忽然淡笑，握住我的手道："心璃当真介意？"

我深吸了一口气，漠然道："王爷爱纳多少侧妃，妾身都没意见！"

他微微一怔，叹了一口气道："你这又是何必？不过你只管放心，不管本王有多少妃妾，你在本王心中，永远都是最特别的。"

我心中一痛，淡淡的苦涩漫延开来，用力抽出被他握住的手。特别的？有什么用？你怎知道我要的不是特别而是唯一？眼眶不觉微热，连忙转过头去，不想看他。

他复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道："心璃生气了？本王不妨告诉你，纳侧妃……也只是权宜之计。边关局势紧张，我若是将朝中官员尽皆得罪，反而难以成事。"

我咬住嘴唇，恨道："都有谁？"

他愣了一愣，方道："天威将军的侄女，此女乃皇上亲姑姑宛公主所出，连皇上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自然是不能拒绝的。另外，护国将军的侄女，乃当朝一品戚成曦的独生女儿，当然也不能委屈她。"

我闭了闭眼，道："还有呢？"

东方汐将我揽进怀中，笑道："没有了，本王暂时只答应了这两个。"

他坐在一旁静静地看我，嘴角微微带笑，却不说话，我恨得牙痒，手握成拳，却只能拼命地憋住。他越是悠闲自在，就越是显得我无足轻重。不，我不能这样让他看了笑话。当下喘了几口气，努力平静道："既然王爷已经答应了，还来问妾身做什么？王爷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妾身不敢有违。"

东方汐收敛了目光，浅浅道："既然你没什么意见，就让益安把厚意园和恩意园好好安置一下，等选好了日子，就迎她们进门。"

我死死地拽住衣角，再也忍不住，回头瞪着他，问道："王爷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

他目光平淡地看着我，仿佛没有看到我的怒意，只是平声道："日子也不是本王一个人说了算，皇上说，要和皇后娘娘商量，毕竟清音是宛公主女儿，算是皇族，虽然本王只是封她为侧妃，但也怠慢不得。"

我呆了一呆，皇后娘娘？原来阮心瑜所说的一场更难打的仗是指这件事！她早就知道了，只是不忍心跟我说。我长叹一口气，闭了闭

眼，道：“原来还是天之骄女，自然是怠慢不得了。堂堂公主之女，居然愿意屈身为王爷的侧妃，妾身真应该恭喜王爷得此良妃了！”

东方汐神色不定，忽然笑道：“你……唉！算了，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说。”

我冷冷道：“不会是王爷突发善心，改变了想法，愿意将一干美眷统统娶回王府吧？要是这样，王爷只管去定日子，我叫益安将所有的园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众位姐妹入府！”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却道：“那倒不必，你只需将祥意园打扫出来，我打算让非烟住过去。她跟了我这么久，总该有个正式的名份才是。”

我一愣，听他提及非烟，心中却又是一痛。那个女子，才是真正爱他的人，爱得痴，爱得执着，爱得无怨无悔。一股忧伤顿时弥漫心中，吁了一口气黯然道：“她知道了吗？”

他望了望我道：“我还没跟她说，明日你让她搬去祥意园，再跟她说吧。等清音和若翩进了门，再一并造好名册上报。”

我心中刺痛，苦笑了一下，抬直眼来直直地?向他，恨恨道：“清音？若翩？叫得这么顺口，已经很熟悉了吧？王爷是否早已经动了心？”

他走上前来，欲抚上我的脸，我不由得偏过头去，避了开来。他叹了一口气，道：“不管怎么样，心璃在本王心中，始终是最特别的一个。”

我终于忍不住叫出声来：“够了，我不想再听！我要什么，你根本不懂！”

他目现锐光，沉声道：“那你要什么？告诉本王！”

我双眼一热，竟止不住流下泪来，连忙收敛泪眼，笑道：“我要什么？可笑！你居然问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吗？我要的是真心！真心！你有吗？”

他眸光闪动，却是一暗，半晌方道：“心璃口口声声要本王的真心，可是你的真心呢？可曾真正给过本王？”

我呆住，他已经转过身去，走出门外，唯有声音远远地传来：“三天后府中宴请朝中重臣，有女眷光临，你好好准备一下。”

《此心无垠》夜宴（上）（1）

什么都可以交出去，唯独心，要留给自己。

从遇到他开始，我一直是被动的。被动地被他算计成了明南王妃，被动地嫁进了王府，被动地接爱他的宠爱。我只当这个身子根本就不是我的，所以只是跟着命运走。我天性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从来没对任何人任何事真正用过心。

可是我动了情。在发现他其实不曾真心爱我的时候，我动了情。我为何那么傻，居然去向他索要真心？可是他又是为了什么，竟然又要索要我的真心？他有什么资格？他左拥右抱，风流快活，凭什么要我的真心！

我越想越气，一夜不曾合眼。早上起来，双眼浮肿，精神不济。碧叶见了，只是叹气道："小姐！王爷要纳侧妃，是迟早的事，还是想开些吧。"

我冷冷道："不错，男人三妻四妾，本来就稀松平常得很，女子若对自己的丈夫有二心，倒是天大的罪孽了！这个世道，何曾真正把女人当人！"

碧叶连忙轻声道："我的好小姐！如今不比从前，说话还是小心些好！"

我看了她一眼，正欲发作，忽见昭然走了进来，只得收了话，淡淡道："昭然，你去叫周管家来，我有事吩咐。"

昭然应声去了，碧叶方才服侍我更衣梳洗。周益安进了园子里来，我刚刚用完早膳，喝了茶。见他恭敬立在一旁，方道："王爷说三日后要宴请朝中重臣，你可知道？"

周益安拿出一本小册递过来，答道："是，小的已经知道了。今天正是拿了宾客的名单，请王妃过目。"

我接过来懒懒地翻了一下，见阮修之的名字也赫然在册，不由略略一愣。吩咐道："既如此，你就去准备吧。有什么开支用度，需要安

排，细细列个表来，我先看看。”

周益安应声去了，文昕跟着进了门，见我拿着名册发呆，不由得问道：“小姐在看什么？”

我回了回神，叹道：“三日后府中大宴宾客，父亲也要来。不知东方汐想干什么？”

文昕神色一顿，似有不安，半晌方道：“我听说……王爷有意要纳侧妃……可有此事？”

我冷了眼神，没有说话。文昕只得又道：“朝中官员欲巴结王爷的人数不胜数，王爷侧妃之位一直空缺，谁人不眼红，巴不得能有个佳人，得以与王爷结亲。此番设宴，恐怕便是与侧妃有关。”

我顿了一顿，疑道：“哦？宴客……是为侧妃之事？昨天他跟我说，侧妃人选已定。是宛公主之女和戚大人之女，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人？”

文昕道：“原来王爷已经定了人选。既如此，想必是想借宴客之机，向众人示明，省得再有人前来献美吧。”

我冷笑道：“侧妃虽定，可还有侍妾呢！谁舍得错过这个机会？”

文昕道：“侍妾算不得主子，朝中官员皆是有身份地位之人，自然不肯委屈自己的女儿做一个侍妾了。”

我沉思半晌，定了两位侧妃，加上晋了非烟的位，那四侧妃之位就只剩一个了，那些人恐怕会加倍争夺，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复又去看那宾客的名单，内阁八人，加上天威、护国两位将军，十个人，个个都是朝中的一线人物，任何一个都不能随意得罪。看来东方汐是准备要对此事有一个了结了。沉声道：“文昕，除了我们家以外，你去查查另外九个人，将他们府中凡适合婚嫁年龄且没有婚配的女子，不管是沾亲还是带故，统统报来。”

文昕叹了口气，应声去了。傍晚时分便来报说，此九人沾亲带故的亲戚之中，适婚女子共十七人，已婚配或是许婚的有十二人。也就

是说，还剩下五人，尚有可能成为明南王侧妃。那两日后的夜宴，无疑必将会成为明南王东方汐一个人的选妃盛宴。

我倒在软椅上，闭了眼，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中却在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要沉住气。这一场硬仗，恐怕远远比我想象的要难打。

经过三日的准备，快意园的泽披阁已经焕然一新。泽披阁是快意园最靠外也是最大的楼阁，占地达一亩多，按照现在的算法，也有将近一千平米，是作为辅政王的主要宴客之地。泽披阁往内便是泽栖阁，再往内方是东方汐的寝阁泽云阁。当晚泽披阁四周布满了护卫，只有从王府大门至园门一路通畅，其它地方均有严兵把守。因为来的皆是朝中的重要人物，因此戒备森严。女眷们则从侧门进入，先入我真意园来拜见。

《此心无垠》夜宴（上）（2）

我坐在主阁屋内，吩咐碧叶让座奉茶。此次一共来了七个女子，皆在我意料之中。赫连清音，皇上亲姑姑宛公主之女，父亲是天威将军的赫连越的弟弟，爵位虽然不高，但贵为附马，却不容小视。戚若翩，当朝一品戚成曦的女儿，母亲是护国将军燕北翎的妹妹。这二人是东方汐已经定下的人，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那赫连清音生得端庄明媚，虽然不张扬，却掩不住一身傲然之气，身份不比常人，众女也颇有恭敬之色。戚若翩则人如其名，身段窈窕，翩翩若仙，清雅秀丽，她面容沉静，似不爱多话。另五人，环肥燕瘦，或娇媚，或妖娆，都颇具姿色，不是俗物。当下心中冷笑，嘴上却是笑道："众位妹妹今天光临王府，真令舍下蓬筚生辉呀！"

却听一人道："王妃娘娘谬赞了！谁人不知王妃娘娘乃是天京第一美人，风姿绝代，岂是我等能比的？"我循声望去，心中微微一愣，那女子脸色平淡，竟有几分熟悉。只听文昕在一旁轻声道："那是易铭志大人的侄女，易珠。"

易珠？乍一听见这个名字，我心头一亮，原来是易珮的堂妹，难怪有几分眼熟。连忙笑道："易珠妹妹，不知你姐姐易珮可好？"

易珠脸上微微变色，却浅笑道："有劳王妃娘娘挂心，姐姐一切都好。"

易珮在宫中百花盛宴上曾经拒绝入明南王府，想必众人都十分清楚。听我突然提起她，众女脸上都免不了略略一惊，我淡淡笑道："众位妹妹都是头次来舍下作客，若有招待不周，还请多多包涵！"

众女连忙客气应对，大约坐了一刻来钟，若织来报，说是王爷请众位姐妹到泽披阁赴宴。我方才起身，带了众女眷一同过去。

夜色渐临，泽披阁里灯火辉煌，绮丽无双。东方汐坐在主位之上，底下左右分各有五位客座，女眷的座次则在我的主位之后。见我

进了泽披阁，众人皆客气上前相见，东方汐携我坐在他身旁，我定了定神，侧头见到阮修之坐在左侧首位之上，神色安然，平淡如常。

众人坐定，方听东方汐举杯道："诸位大人今日光临我辅政王府，实是我王府之福，本王先敬各位大人一杯。"众人忙客气应对，我抬眼去望他，忽然想起他曾对我说他是从不饮酒的，不由得心中渐疑。见他的眼光不经意瞥来，连忙又转开眼去。

东方汐又道："今日本王有幸与众位大人在此齐聚一堂，实为难得。在朝堂之上，你我同为一殿之臣，有意见相佐，不与为谋之时，在所难免。可如今在这宴席之上，却大可不必过于拘礼，只论朋友之谊，如何？"

只听一人道："王爷如此礼贤我等，才是我等之福啊！"另一人应道："燕将军说得是啊！"我抬头望去，说话之人脸阔方圆，浓眉大眼，一脸英气，听人唤他燕将军，想必是护国将军燕北翎。众人闻言皆称诺，上前来一一敬酒，东方汐不动声色，照单全收。轮到阮修之上前，只是淡淡笑道："王爷！璃儿在府中没有给您添麻烦吧？"

我微微一愣，抬眼望去，淡声笑道："爹爹这是说的什么话，女儿就那般不中用吗？"

东方汐浅笑道："阮相多虑了，本王亲自选的爱妃，当然是独一无二的。"

《此心无垠》夜宴（下）（1）

夜宴（下）

我心中不快，猜不透阮修之用意为何，只得不露声色，却听燕北翎道："哎呀，阮相，谁人不知王妃娘娘与王爷乃是天作之合，你还担心这个！"

众人皆是浅笑，阮修之却道："我这个女儿呀，我最清楚，从小娇生惯养，任性惯了，我都管不了她。好在她母亲教养严厉，总算不辱妇德。"

我脸色暗沉，他这是什么意思，在向别人暗示就算东方汐纳一堆侧妃我也应该笑脸应承么？哼！果然是个老狐狸，这见风使舵的本领可真是炉火纯青啊！

东方汐暗暗地握住我的手，轻笑道："阮相的女儿，本王的王妃，谁敢说不好？"

我不露痕迹地抽出手，举杯笑道："让各位大人见笑了，小女子无德无能，有幸成为明南王妃，实在是王爷对小女子太过厚爱了。今日各位大人大驾光临，小女子不胜荣幸，在此敬各位大人一杯，请！"

众人连忙称谢饮酒，我喝了一口，蓦然惊觉那酒入口甘甜，竟毫无酒味，下意识地往东方汐看去，他只是面带微笑，神色坦然，并无半分异色，心中疑虑又生。

酒过三巡，我身后的女眷们方才陆续前来敬酒，我面色微冷，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第一个上前的是赫连清音，她虽是公主之女，但并无封号，见了东方汐和我，也需恭敬行礼。只见她稳步上前，规矩行礼，朗声道："小女子赫连清音，见过明南王、王妃娘娘。"

东方汐笑道："清音不必多礼，以后都是一家人，你大可随意些。"

席下听得这一句“以后都是一家人”，竟有轻微的抽气之声，显然还有人并不知道她已经是内定的明南王侧妃。不少人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之色，我心中一动，笑了笑道：“妹妹不如就坐我旁边吧，我们也可以说说话。”

赫连清音微微一愣，却向东方汐看去，东方汐面色含笑，未置可否。她犹豫道：“这……恐于礼不合。”

我笑道：“这有什么？既然王爷已经当妹妹是一家人，你我姐妹坐一块儿说说话有何不妥？你过来坐。”她只得依言坐下，神色却已掩不住喜悦，眼光不时往东方汐瞟去。我心中了然，唤过昭然道：“你去瞧瞧，烟夫人为何还没来？”

昭然应声去了，我方叫碧叶将赫连清音的杯盏取了过来。众女见她换了座，皆脸色微变。戚若翩也上前敬了酒，神色之间却是平淡之极，只有目光接触到东方汐时，面色略略一红。众女一一上前敬酒，眉目含春，情波流转，东方汐皆含笑以对，并不多话。我看在眼里，心中渐沉，却依然面带笑容。远远地看到一个削瘦的身影过来了，连忙站起身来，赫连清音不知就里，也只得随我站起来。

我拉着非烟走回主席，东方汐微微一愣，轻声道：“你怎么来了？身子不好就好好歇着。”

非烟浅笑道：“今日府中大喜，我怎能不来？”我遣人让座，她连忙转身道：“妹妹不可，我还是到那边坐吧。你知道我一向没有什么凑热闹的兴致，这里我可坐不了。”

赫连清音不知她身份，一直默然不语，只是不停地上下打量她，见她衣饰平常，颇有些不以为意。只是我与东方汐都对她十分客气，她不由得略略留了些心。

非烟见她一直在我身旁，浅笑问道：“这位是……”

我轻笑道：“这是赫连清音，再过几日，我们便要以姐妹相称了。”

非烟连忙福礼道：“原来是宛公主之女，非烟真是失敬了。”赫连清音见她如此恭敬，更加确定了她身份不高，当下只是平平道：“有礼了。”

我见东方汐眼中闪过一丝不快，却听他笑道：“以后你们平起平坐，不分尊卑，何必如此多礼。坐下吧。”

赫连清音闻言一惊，不由自主朝非烟望去，非烟却轻声道：“王爷快别取笑妾身了，我还是去后头坐，自在些。”说完扶了璧儿往后边客座上去了。

众女见东方汐对她礼遇有加，不敢怠慢，连忙客气行礼。我也就随她去，只让昭然多多留心。这些女子，无一不是在看东方汐的脸色行事，唉！世态炎凉，大概也就如此。

宴席已渐入佳境，只听得燕北翎突然笑道：“真是良辰美景，可惜无人助兴啊！不知哪位能出个乐子来，让大伙也高兴高兴？”

却听阮修之笑道：“燕将军这一说，老夫倒还真有一人，可以助兴。”

燕北翎喜道：“哦？当真？想不到阮相还带有节目来，好，好，好！还是阮相有心啊！”

阮修之向东方汐问道：“王爷，老夫带了一人来助兴，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东方汐淡笑道：“还是阮相有心，本王当真是?激之至。既如此，就请吧。”

阮修之站起身，缓缓击掌三下，忽闻笛音幽幽轻起，仿佛从月光深处慢慢地飞出一个人来，身形飘飘，恍至眼前，竟是个身轻如燕的女子。她身肢柔软，一身白纱胜雪，轻纱覆面，明眸生辉，风波流转，所到之处，尽皆神魂颠倒。她随乐轻舞，柔若无骨，左右飘忽，恍如仙子。四周所有在座之人，仿佛瞬间黯然，唯有她，明媚娇艳，清丽无比。舞至三刻，笛音忽弱，悠扬绵延，琴鼓渐起，刚柔并济，

强弱得宜。她身形忽变，飘忽缈缈，快叠纷飞，意形四扬，令人心神俱醉，惊叹不已。

一曲舞罢，盈盈下拜，口中道：“小女子容罗，见过众位大人。”

众皆抽气，只听有人叹道：“原来是广寒舞仙容罗，难怪舞姿胜仙，优美绝伦啊！”

我惊疑难定，不由得回身欲问，却突然发现文昕不在身边，一时不知问谁。忽听一人道：“我等有幸能见到容罗仙子的舞姿，实在大饱眼福。传言容罗仙子以从不肯以真面目示人，但舞姿绝艳，无人不赞。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东方汐问道：“哦？容罗仙子为何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此心无垠》夜宴（下）（2）

容罗走上前来，福身道："回禀王爷，幼时父亲曾让小女子发下誓言，此生能第一个见到小女子真面目之人，便是小女子的如意郎君。后虽不幸家道中落，小女子不得已以舞为生，但不敢有违此誓，故以纱蒙面，望王爷见谅。"

众人释然，东方汐叹道："原来如此。容罗舞姿绝艳，的确技惊四座，令本王这泽披阁蓬壁生辉！来人，赏银千两！"

容罗忙下拜道："多谢王爷！"接了赏银，执起酒杯来，斟满一杯酒，慢慢走到主席跟前，跪拜道："多谢王爷、王妃赐赏！容罗不胜感激，愿以此薄酒，敬王爷、王妃，以聊表心意。"

东方汐站起身来，走至她跟前，伸手将她扶起，笑道："容罗仙子请起！本王早闻你仙名，只是一直不得相见，想不到今日竟得偿所愿，实在荣幸之至！"

容罗眼波流转，轻轻笑道："让王爷见笑了！就请王爷满饮此杯，小女子感激不尽！"

东方汐神色未变，只将那酒杯缓缓拿在手中，眼光在容罗脸上流转，笑道："最难消受美人恩，仙子如此美意，本王若不领情，岂不是太不解风情？"说完，竟将那酒一饮而尽。

容罗盈盈拜倒，喜道："多谢王爷！"他二人就在跟前，我看得真切，那容罗秋波含情，分明有倾慕之意，不由得脸色微变，正要说话，却见她躬身往后退去，不料一脚踩中舞裙，一声惊呼，向后倒去。东方汐眸光微闪，袖袍轻拂，将她拉进怀中，在一跌一转之间，她脸上的轻纱倏忽而落，一张丽颜正好俏生生地映在东方汐的眼前。众人惊呼，似都呆了。半晌方听燕北翎叫道："恭喜王爷！恭喜仙子，这可真是天赐良缘哪！"

众人方才回过神来，有人连声道喜，也有人面色不屑。容罗早已羞得满脸通红，急忙挣开东方汐的怀抱，站立一旁，不发一语。只听

东方汐柔声道：“你没事吧？仙子方才所说之誓言，可是当真？”

容罗回眸望他，已是柔情万种，娇羞道：“此等重誓，岂能有假？若王爷不嫌弃妾身……不管刀山火海，是生是死，妾身都愿誓死跟随！”

东方汐未置可否，只是朝我看来。此时众人的眼光不约而同都向我望来，我闭了闭眼，心中已经冰凉一片，深吸一口气，慢慢地站起身来，沉声道：“恭喜王爷得此如花美眷！”

《此心无垠》冷战

夜宴依旧。

众人各怀心思，上前道贺。我朝阮修之看去，他面色如常，眉宇之间却掩不住喜色。他与燕北翎一唱一和，分明就是有备而来。我防了所有人，竟然忘了防他！我心中刺痛，再也忍受不住，借口天色太晚，体力不支，起身离席。众女见我离去，皆起身相送。东方汐忽然道："爱妃身体不适？可有大碍？"

我冷冷道："有劳王爷挂心，妾身无碍，只是有些乏了，想先去歇着。若扰了王爷的雅兴，还望王爷恕罪！"

东方汐走上前来握住我的手，不动声色道："既如此，本王就先送王妃回园。有劳各位在此稍候！"

我一愣，来不及发话，已被他牵着走出泽披阁。欲挣扎着将手抽出，却更被他死死地握住。一时间，只觉得他手掌冰凉，异于平常，不由得暗暗一惊。他不发一言，只是拉着我前行，我几次想说话，碍于昭然碧叶、武吉武玄皆在跟前，不得不隐忍不发。

进了我的院子，方听他沉声道："守着门口，任何人不得入内！"

武吉武玄应声立于我屋子门前。昭然碧叶则在院门之外守候。进了屋内，他才放开我，缓缓坐在软榻之上，凝神静气，不发一语。我心中惊疑不定，不由得开口道："你……"

他也不答话，只闭目运功，只两三分钟就见左手指尖滴出水来，我上前细看，那水竟有一丝酒味，正在疑惑，却听他轻声道："你看什么？"

我一怔，连忙站到一旁，疑声道："你怎么了？"

他神色如常，缓缓站起身来，轻声道："本王可告诉过你，本王从不饮酒？"

我皱了皱眉道："你是说过，不过……你刚才可没拒绝。最难消受美人恩。美人在抱，王爷饮个一杯半杯的酒算什么？"

他轻笑道：“是啊，刚才是情势所逼，不得不喝。”说罢伸手来拉我，我却是一闪避了开去，只听他又道：“心璃刚才不是也在恭喜本王么？现在……可是后悔了?”

我冷笑道：“后悔？我有资格后悔吗？一园子的人都看着我，那容罗分明是蓄意为之，我若是不允，她岂会善罢甘休？她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招，受辱毁容呢，还是羞愤自尽？我没那么傻，把自己的后路毁绝。反正王爷都要纳侧妃，多一个半个有什么区别？”

东方汐凝神看我，轻笑道：“既然如此，心璃为何突然离席？”

我走到软榻旁坐下，淡淡道：“妾身累了，想歇着了。王爷还是赶紧回去吧，免得让客人久等。”

东方汐揽我入怀，叹道：“让他们候着吧。你呀，可又是生气了？容罗之事，确在本王意料之外。”

我努力吸气，平复心中之怨。我深知我越是表现得在意，他便越是对我轻视。男人只有对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趋之若鹜，对于太过于容易到手的，哪怕是真心实意也会弃之如敝履。当下站起身来，走至门口，果断打开大门，门外的武吉武玄皆是微微一愣，我朗声道：“王爷请回席吧！”

东方汐看我半晌，只得慢慢起身，不发一言，走了出去。看他的背影渐渐消失，我心中禁不住涌起一阵失落，却甩甩头，叫道：“碧叶！唤文昕来见！”

碧叶应声去了，我方折回内室，见床榻前方才东方汐由指中逼出的水滴滴在地毯上已有些干涸了，连忙用手指去抠了一点，放在鼻间细闻，果然有酒味。心中正在犯疑，文昕已进了门，问道：“小姐传我何事？”

我招手让她靠近，伸出手指道：“你闻闻，可是有酒味？”

文昕细闻了一下，道：“似有一丝酒味，怎么了？”

我轻声道：“东方汐曾对我说他从不饮酒，我就奇怪，方才他在宴席之上所饮之物也不是酒，却喝了容罗敬的酒。我说要回来，他佳人

在抱，却执意送我回园，又从手指中将这酒逼出体外，却不知是为什么？”

文昕沉吟道：“如此说来，他必是在修练空灵门的上乘内功。”

我心中一惊，内功？问道：“练什么内功竟然连酒都不能喝？”

文昕道：“我还在凌宵宫时，曾听分管通晓殿的右护法提过，南藩边境蓝族的空灵门有一种上乘内功，叫做浮尘经，修练之时不能饮酒，否则容易走火入魔。若练成此功，全身经脉通络，穴道可自由移位，运气如浮尘，飘缈劲绵，深不可测。明南王乃空灵门第十三代掌门蓝其山的关门弟子，他修练此功，也不奇怪。”

我坐在软榻之上，沉思半晌，道：“你是说他不能饮酒是怕练功走火入魔？若是不小心喝了酒会怎么样？”

文昕道：“若喝得不多，自然可以用内力逼出，若喝得太多，恐怕会功力尽失。”

我叹了一口气，难怪他手掌冰凉，进了门就运功，竟然还有这些缘故。忽然想起，又问道：“方才你去了哪里？怎么不在我身边？”

文昕低了头，小声道：“小姐在王爷身边宴请贵客，我……虽是女子，却是男装打扮，不便在一旁侍侯。”

我呆了一呆，知她心意，只得叹道：“你……算了。我有一事问你，你可认识容罗？”

文昕道：“容罗？可是人称‘广寒舞仙’的容罗？”

我冷冷道：“正是！她在宴席之上，公然将自己成功推销给东方汐，想来不久就能入府成为正式的明南王侧妃了！”

文昕微微一惊，叹道：“她……她竟然愿意做明南王侧妃？容罗以舞姿绝艳名动天京，但却心高气傲，多少王孙公子她都不屑一顾，没想到……”

我冷笑道：“你没想到的还有呢！容罗，是父亲带来的！那些高官的亲眷们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欲引起东方汐的注意，以望能进入

明南王府，居侧妃之位。可惜啊，千算万算，这最后的一个名额，竟被阮修之占去！”

文昕惊道：“老爷！这怎么可能？容罗乃京城名妓，怎么会与老爷有牵扯？”

我站起身来，走到那后窗边，打开窗户，望着那暗夜中的池塘，轻声道：“世事难料，我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不是真的能走得出这个牢笼！”

文昕欲言又止，我闭了闭眼，道：“夜深了，你去歇着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文昕只得下去了。我站在窗边，不由自主想起了青荷，心中隐隐作痛。想到不久以后王府中将侧妃成群，不知要增添多少是非烦恼。那阮修之如此处心积虑，更不知还有多少阴谋算计，我一个小小女子，要逃脱这一切的纠拌，真是谈何容易！

远处泽披阁中依然灯火璀灿，东方汐想必正左拥右抱，倚红拥翠，乐不可支吧！可笑我刚才见他那般模样，心中竟然还有一丝担忧！可笑啊，可笑。

自那日夜宴之后，我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周益安每日来请示汇报，只在院内告知碧叶昭然，再通报于我。东方汐几次欲进真意园，都被我不软不硬地挡了回去。如此这般折腾之后，他也不复再来。我得以安安静静在园中过了几天清闲的日子，每日只是看书写字，修心养性，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想要让自己能够坚强地去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更多的未知之事，便要将自己的心无限制地沉淀下去。

三天后，明南王纳侧妃之日终于定了下来。赫连清音、戚若翩、容罗都定在七天之后进门，而非烟的晋位定在三侧妃进门后的第二天。我让周益安将四个园子收拾安置好，每个园子又配了四个小丫头、二个小厮进去。非烟在我一再劝说之下，终于先进了祥意园内安置，其他三园，皆收拾妥当，等待新主子入住。

不久宫中传来消息，说是静妃触犯龙颜遭贬，已降为静仪，皇后得帝隆恩，宠冠后宫。我心中喟然，阮心瑜历经心劫，此番终于扬眉吐气了。

《此心无垠》隐情（1）

思索半日，我终于还是决定进宫一趟。

主要还是有点为阮心瑜不安，但我不否认我的确生了好奇之心，不知阮心瑜是如何将简颐给扳倒的。另一点，东方汐纳妃已经既成事实，我如果以后想要尽快实施我的大逃亡计划，恐怕还需要阮心瑜的帮助。

更衣后携文昕子默进了飞凤宫，宫中景物依旧。门口的小宫女见了我便笑道："皇后娘娘方才还念着王妃呢！可巧王妃就来了。"

我微微一笑，跟着她进了宫门，直进了后殿暖阁内，见阮心瑜坐在软榻上歪着看着什么，连忙跪下请安。阮心瑜让了座，紫莲奉了茶来，遣了人下去，只留我们姐妹二人说话。阮心瑜拉我坐在她身旁，眼中充满了探究之意，轻声道："妹妹今天得空来看我，可别是有什么事吧？"

我笑道："姐姐如今宠冠后宫，妹妹可是来恭喜姐姐的。"

阮心瑜眸光微动，叹道："宠冠后宫？妹妹何出此言？我不过是想过些安稳点的日子罢了，哪敢有什么非份之举？"

我轻笑道："姐姐贵为皇后，如今又得皇上宠爱，这后宫之中，恐怕已是无人能及了吧？"

阮心瑜望了我一眼，道："树大招风！我若是能选，倒宁愿不要这恩宠。你……可知那静妃为何被贬？"

我愣了一愣，道："静妃……这个妹妹怎么会知道？"

阮心瑜淡淡道："英妃失常，绫妃被废，此事之中，最为得利者，本是静妃。皇上怜她性子温婉柔弱，却不知她的心事。"

我垂下眼，暗自思索。忽听子言在门外道："皇后娘娘，嫌犯已带到，现在可是要审？"

我不由自主朝门口望去，却听阮心瑜道："妹妹在好奇么？这个嫌犯，就是静妃被贬之关键！"说完，朝门外叫道："带他进来！"

门帘一掀，子言押着一个人走了来。乍见之下，我顿时大吃一惊！所押之人乃是一个七尺男子，头发散乱，五官英俊，面貌竟与东方汐有六、七分相似。我不住地打量他，心中惊疑难定，却听阮心瑜道："你还是招了吧，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她就会没事？"

那男子跪在地上，眼中尽是倔强之色。阮心瑜冷冷道："你以为你不说话，本宫就拿你没辙了？本宫不妨实话告诉你，就算你一个字不说，本宫要定她的罪，也轻而易举！"

那男子头猛地抬起头来，望着阮心瑜的眼光，竟有一分悲愤之色，但仍然紧闭双唇，一言不发。我心中黯然，忽然明白了这其中原委。百花盛宴之上，连我都看出来简颐对东方汐有意，更何况冰雪聪明的阮心瑜？这个人，与东方汐竟如此相似，却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与简颐扯上关系？

只听阮心瑜又道："你对她有这一番心意，却不知她对你是如何？她如今虽然已被贬为静仪，可却无时无刻想着夺回皇上的恩宠，早已将你抛在脑后！你对于她，不过是个替代品，还当她当真对你有情意？你若是不信，大可以问问明南王妃，我说的，可是真话？"

我心头一怔，万没料到阮心瑜竟会扯到我的身上来，却见那男子不由自主地朝我望来，我凝住神色，没有说话。他却意外开口道："皇后娘娘不用说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过是淑宁宫一个小小的护卫，静妃娘娘是小的的主子，仅此而已！皇后娘娘要定小的什么罪都行，小的绝无怨言！"

阮心瑜沉默半晌，叹道："想不到你还算忠心。只怕你的主子，对你却是无心！下去吧。"

子言押了他下去，我呆坐半晌，心中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叹气。只听阮心幽幽道："女子最堪不破，惟有一个情字。任你是贫贱丫头，还是官门贵妇，只要沾了这个情字，便会万劫不复了。"

我抬头向她望去，竟见她神色之间颇有些落寞，不由得一呆。阮心瑜一向淡然，对任何事都不曾真正上心，这般神情，却是为何？难

道她也……当下笑道：“姐姐怎么伤感起来？他不招认，也说不定真的并无此事。”

阮心瑜向我看来，恢复了平静之态，淡淡道：“有或没有，都已经不重要了。皇上已经起了疑心，静仪要想东山再起，怕是难上加难！”

我小心道：“既然如此，姐姐……不如就此作罢！”

阮心瑜叹道：“我也是有此意。只不过……父亲……”

听她提起阮修之，我心头一跳，连声问道：“父亲……也过问此事？”

阮心瑜望着我，轻声道：“朝堂之争，表面上与后宫无干，却从来都与后宫息息相关。如今后宫中只余我与云妃稍得圣意，父亲……当然不想他们有机会东山再起。”

我皱眉道：“可如今她对姐姐早已经没有?何威胁，又何必赶尽杀绝！”

阮心瑜神色一怔，望向窗外，没有说话。我小心察看她的神色，不敢再妄言。半晌方听她道：“本宫听说明南王又纳了四位侧妃，妹妹你……”

我低下头，苦笑道：“他要纳妃，难道我就要跳河上吊不成？姐姐不是早就提醒妹妹，有一场硬仗要打么？”

阮心瑜眉头微皱，叹道：“妹妹也不必太担心，明南王所纳四位侧妃，除了赫连清音与非烟，其他人，可算是与我们阮家都是交好的，应该不会太为难。”

《此心无垠》隐情（2）

我冷笑道：“那倒是，父亲在这件事情上，远远要比我想得周到！”

阮心瑜道：“父亲也知道，明南王要纳侧妃，势在必行。与其让别人占了先，倒不如让给自己人，好歹也算是有个照应。妹妹可不要辜负了父亲一片苦心。”

我心中翻腾，咬紧嘴唇，没有说话。阮修之是什么用心，我清楚得很。自青荷死后，我几乎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他担心我不受他控制，才会处心积虑把自己人送进明南王府，明为帮我，实则在监视我，关键的时候，他是绝不会以我为念的。如今，他不仅要我在明南王府替他做事，竟然还插手后宫之事！看来这阮修之当真是居心叵测！他明知我得皇上喜欢，却偏偏不愿意我与阮心瑜都进宫来，想必是因为阮心瑜才是他的亲生女儿，而我不过是罪臣之女，若我真在皇帝身边，搞不好还会对他不利！但我进了明南王府，则是大有可为。他一再利用我对明南王的“仇恨”，时刻提醒我要将明南王扳倒，至于我是死是活，对于他来说，都无足轻重！关键时候，就算是牺牲我，也是大有可能之事！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抬头去望阮心瑜，心中却是百转千回。姐姐啊，你待我虽好，却远远跟不上阮修计的算计之心！若有朝一日，父亲要你杀我，你是否下得去手？

阮心瑜见我神色飘忽，惊疑不定，关切道：“妹妹怎么了？身体不适吗？还是……在生父亲的气？容罗之事父亲先没跟你商量，的确是父亲考虑不周，不过……不管怎么说，父亲也是为你好……”

我连忙低下了头，轻声道：“姐姐别说了，这件事妹妹心里有数。”

阮心瑜走上前来握着我的手，目光在我的脸上打转，似要洞犀什么似的，叹道：“妹妹，你有心事。你我姐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你告

诉姐姐。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叹了一口气，浅笑道：“我能怎么想？再过三天，侧妃便要入府，个个如花似玉，身份一个比一个高贵，我还能怎么想？若姐姐一定要妹妹选，妹妹宁愿当初嫁了个普通平民，简简单单地过日子，永远也不想去沾染这些繁华之气！”

阮心瑜默然不语，手却微微一颤，她慢慢走回软榻上坐下，幽幽道：“那样的日子，我们只能下辈子再过了。”

我眸光一闪，沉声道：“姐姐说下辈子，妹妹却不那么想！妹妹这一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一定要为自己活着。若有一日，妹妹有求于姐姐，姐姐不要推脱就好。”

阮心瑜凝神望我，却没有说话。我们对望良久，心意已然点点相通。缓缓向那窗外望去，天空灰蒙浅白，飞絮飘飘，才蓦然惊觉，下雪了。

《此心无垠》四晋侧妃（1）

今冬的第一场雪，接连下了三天，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之中。王府内银装素裹，积雪深厚，园子里的丫头小厮们都高兴得很，只说是已经很久不曾见到过这么大的雪。瑞雪兆丰年，可惜在我的眼里，却是冷酷的开始。

纳侧妃之日，天气意外地晴了，阳光金灿灿地照在白雪之上，刺得人眼花。三顶大红的轿子从王府侧门而入，一路进了快意园。虽然只是纳侧妃，但因妃子的身份都不是寻常，因此王府之内也是热闹非凡。泽披阁内张灯结彩，喜红遍地，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东方汐一直站在院内，招呼不时光临的贵客。自夜宴之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十多天来，我始终避他不见，他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今日得见，他满面喜色，一颗心恐怕早已飞到新来的美娇娘身上去了，眼里哪里还有我这么个人?

我心中微冷，暗里却不断地提醒自己振作。于是坐在暖阁之内，闲看来来往往的人，懒得动。三位新娘子进了快意园来，先到我跟前拜见，我也懒得说话，只吩咐将他们送进各自的新房去，方才缓缓进了宴客厅。

宾客满座，看在眼里却是是凄凉繁华，美味珍馐，吃在嘴里却味同嚼蜡。我坐在主席之上，沉静地看着每一个满脸堆笑的人，突然觉得好笑。想我枉为现代人，居然也要去遵循这些古人的陋习旧制，还要做出一副大方得体的娴淑模样！当下冷了心，起身欲走。忽然听到有人叫道："皇上驾到！皇后驾到！"

我略略一惊，那日进宫并未听阮心瑜说皇上今日要来，怎么这么突然? 只得站起身来，与东方汐走入院内，众人连忙躬身恭迎。皇帝携了阮心瑜走进院内，朗声道："今日是明南王大喜，不必如此多礼了。都平身吧。"说罢进了宴客厅首位坐下，众人才各归其位。

我心中还有些疑惑，禁不住朝阮心瑜看去，她神色淡然，也朝我看来，我心中略安，却没说话。只听阮心瑜道："本宫还没有好好恭喜明南王，又得三位良妃呢！"

东方汐笑道："不敢。多谢皇后娘娘！"

皇帝的眼光不时地朝我瞟来，我正襟危坐，只当不见。他淡淡道："明南王妃位已满，当真是可喜可贺。恐怕再过不久，朕怕还要来讨一杯满月酒喝才是了。"

东方汐笑道："皇上要向臣讨满月酒喝？恐怕臣要先向皇上讨才是！"说着往阮心瑜望了一望，众皆笑了。

阮心瑜笑道："明南王这一张嘴呀，倒叫本宫无话可说了。对了，新娘子呢？怎的不见？"

我连忙答道："回禀皇后娘娘，三侧妃均已送入洞房之中了。"

阮心瑜上前来拉着我的手，笑道："是吗？妹妹怎么跟姐姐这么客气？今日是本宫的妹夫大喜，也是妹妹之喜，便是本宫之喜了。妹妹可别跟姐姐如此拘礼！"

众人见她口口声声称我妹妹，都微微一怔。她明摆着在对众人说，如今明南王虽纳侧妃，有她这个皇后在，我这个正妃可是不容轻视的。我心头一热，阮心瑜原是来为我打气的，她如此良苦用心，当真让我有些感动。

忽听皇帝道："都是一家人，也就无需太客气了。王妃坐吧。既然新娘子都已经入了洞房，大家就在这里热闹热闹，也是一样。"

皇帝这句"都是一家人"可当真令厅堂之内不少人脸色微变。阮心瑜如今宠冠后宫，风头无人能及，我不过是她亲妹，都受到皇帝如此重视，阮家势力风光无限好，怕已经有不少人的牙齿快要咬出血了吧。

我心中暗笑，拉着阮心瑜正要走到一旁坐下，却听皇帝道："瑜儿过来，王妃也过来，坐在朕的身边吧。"

这无疑又是投下了一枚炸弹，人群之中已有惊叹之声。皇帝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当众向阮家姐妹示宠，如何了得？我只得应了一声“是”，却是暗暗叫苦起来，皇帝这也似乎有些过了，如此这般关照我，岂不把我竖成了某些人憎恨的靶子？

心中还在思索，却被阮心瑜拉着坐在了皇帝的身旁。我有些忐忑不安，众人上前恭喜，也是虚应以对，不敢多话。阮心瑜神色自若，倒是没事一般。宴席当真是难熬，好不容易过了一半，碧叶来报，说是祥意园里的非烟好象有什么不适，我总算得以找了个借口抽身，退了出来，往祥意园去。

进了院门，只见璧儿立在门口，我连忙问道：“你家主子怎么了？”

璧儿连忙将我让进屋内，口中道：“王妃来了，烟夫人正等着呢！”

我见非烟坐在软榻之上，披着厚厚的棉袄，怀里煨着一个暖炉，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我，并无半分不适之态，不由得一愣。只听她轻笑道：“我呀，是无聊，想找妹妹来说说话。倒叫妹妹担心了，实在是过意不去。”

我怔了一怔，笑道：“姐姐?找我说话，我正求之不得呢！”

非烟淡淡道：“你是个明白人，我知道你必不爱在那宴厅里坐着陪笑，所以才想了这个法子，妹妹可别怪我自作主张。”

我心头一热，笑道：“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姐姐有这份心意，妹妹当真感激得很。我也正发愁怎么才能不用在那儿坐着，可巧姐姐就想着我了，姐姐可是真心疼妹妹呢！”

非烟叹道：“这些事，是女子就得受。就算是一般人家，也是免不了的，更何况他贵为王爷……”

我轻轻道：“姐姐别说这些了，多扫兴啊！明日你也能晋位，我是真心高兴。姐姐待我之心，我心里清楚得很。你别想那么多，只需好好养好身子。”

非烟向我看来，忧心之色难掩，轻声道：“好妹妹，自我第一眼见你，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可知道，王爷为何即位多年，都不曾纳妃？”

《此心无垠》四晋侧妃（2）

我冷了脸色，没有说话。非烟叹了一口气，道：“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他的性子我最清楚。若不是真心喜欢，他必不愿过多立妃纳妾，而招惹是非。只是见了你之后……”

我打断道：“姐姐别说这些了，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昭然去帮你弄点来？”

非烟怔了怔，敛了眼光，涩然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个，咳咳……只不过我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我怕哪天我要是真的不在了……他……咳咳……”

我连忙扶住她，璧儿递了茶来，给她啜了一口，顺了顺气，我方才说道：“你呀，就是操太多心！值得吗？你这般为他，可他呢？”

非烟闭了闭眼，叹道：“他……也有苦衷……”

我听不下去，沉声道：“他有苦衷，难道你我就没有？算了，好姐姐，如今先顾好自己才是。其它的事，你就别管了！”

非烟见我不愿多说，也是无奈。我让璧儿侍侯她服了药，歇下了，方才出了祥意园来。本想自回真意园去歇着，但想了想，阮心瑜还是宴厅之上，还是回快意园去打一个招呼的好，免得怠慢了帝后，不太好看。于是打发昭然回真意园去安置，只携了碧叶往快意园走去。从后门进了园子，刚走了不过十多米，却见皇帝独自站在梅花树下，若有所思，心头一跳，连忙上前请安道：“臣妾参见皇上，皇上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皇帝锐目微敛，碧叶知趣地退出了园门外，皇帝方道：“厅堂之上，人多气杂，朕想出来透透气，再说……朕若不在，他们自然喝得更自在些。”

我笑道：“想不到皇上竟有如此体恤之心，臣妾真为各位大人感到高兴。”

皇帝凝神朝我看来，眼光意味深长。我微微一怔，心想差点忘了这皇帝与阮心璃还有旧情，连忙躬身道：“皇上恕罪，臣妾要回去宴厅了，告退！”

皇帝忽然道：“你急着要走，难道就这么不愿意和朕呆在一块儿？”

我惶恐道：“臣妾不敢。皇上折煞臣妾了！只是……”

皇帝冷了声音：“只是什么？你是不是又要提醒朕，如今你我的身份？”

《此心无垠》暧昧

我听他口气不悦，连忙答道：“臣妾不敢。”

皇帝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我低了头，不敢去瞧他，过了半晌只得打起精神道：“皇上，方才多谢皇上对臣妾的厚爱。”

皇帝走到我跟前，淡淡道：“你……你有什么委屈，大可以跟朕直说。那明南王……”

我连忙道：“臣妾能有什么委屈？皇上多虑了。”缓缓地退了一步，神色极为恭敬。

皇帝叹了一口气，闭了闭眼，道：“你……唉！你为何总是这般倔强？你的性子若有心瑜一半的柔软，也就……”

我急忙道：“皇上圣明！姐姐心地好，性子更好，能母仪天下，是我朝之福！”

皇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沉声道：“她可是你为朕挑的好皇后！朕是不是应该好好嘉奖于你？”我微微一愣，不知他为何会提起这件事。当下沉默了一下，暗自思索。却听他唤道：“璃儿……”

我浑身一震，不由自主抬眼去望他，只见他眼中竟有无奈之色，却是一呆。他自嘲地笑道：“朕贵为一国之君，却连一个心爱的女人……也留不住！你说，是不是天大的笑话？”

我连忙低下头，不敢再看他。心中思绪万千，难以平复。这皇帝怎的如此痴情？当真令人不解。近来我越来越少作梦，对于阮心璃的记忆，似乎已经停止恢复。然而从头到尾都没有一次梦到过与皇帝有关的事情。对于他二人如何定情，根本全然没有印象。

正在胡思乱想，却听皇帝又道：“当初我只当你是年幼不懂事，只要进了宫，慢慢就能适应。哪知你……我以为你不喜欢宫中生活，原想让你先回家，再另选个机会宣你入宫，谁知，你竟然会如此狠心，离我而去！”

我听他自称“我”，而非“朕”，当真是吃了一惊，连忙道：“臣妾不能进宫，其中缘由早已跟皇上说得清清楚楚，绝没有半点隐瞒！”

皇帝脸色一变，沉声道：“璃儿，你真是越来越大胆！连朕也敢随意欺骗！不要以为朕真心疼你，就会相信你爱上明南王那一番鬼话！”

我惊得连连后退，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惊吓之中，哪里还顾得上去看脚下？后退不及，竟然“咚”地一声撞到一棵树，后背一阵激荡，痛得我脸皱到一块儿。

皇帝脸色一变，身形微动，我离他已有六、七米远，却在眨眼功夫，已被他拉进怀中。以前曾听文昕讲过皇帝武功高强，想不到刚才他情急之下出手，速度竟并不比东方汐慢。我一时呆了，忘了自己在他怀里，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瞧。

他眸光闪动，深情再也难掩，一手揽着我，一手在我背后轻抚，轻声道：“你呀，总是这么莽撞！怎么样？撞痛了没有？倒是朕不好，吓到你了？”

我蓦然回过神来，连忙挣脱他的怀抱，站在一旁，连声道：“没事。我没事。”无意间抬头一望，竟见东方汐站在不远处的廊沿下，面无表情，一双眸子却是冰冷。

我的心顿时沉到谷底，却只得低下头，思前想后，不敢作声。皇帝叹道：“璃儿……”

我急忙道：“皇上！您别说了。你我……有缘无份。就当璃儿对不起你，皇上若是真心替璃儿着想，就请你……好好善待姐姐，把璃儿忘了吧！”

皇帝身形一顿，却没有说话。我急声又道：“皇上！我看得出姐姐待皇上，是真心一片！姐姐才是皇上应该好好珍惜之人！万万不可辜负了姐姐的一片痴心哪！”

皇帝黯了眼色，叹道：“事到如今，朕……还能如何？”

我急忙拜道：“皇上，臣妾离席太久，恐姐姐担心，臣妾先行告退了！”

皇帝冷笑道："你是怕明南王担心吧？你不用怕！你好歹也是皇后的亲妹，朕的小姨子，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我暗自着急，不知那东方汐站在廊沿下看了多久，惟恐生出什么事端，只得道："皇上！我总是这府里的主人，怎么能怠慢了客人？臣妾真的要回去了。"

皇上嗯了一声，只得说道："好！你随朕一同回席！"

我暗暗叫苦，却又不得不随他进了泽披阁内。众人见我与皇帝一同进了泽披阁，皆是一愣。却见东方汐坐在宴厅之内，神色平淡，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略有些不安，只得挨了阮心瑜坐了，心瑜关切道："妹妹怎么去了这么久？那烟夫人有大碍么？"

我轻声道："没有。只是有些不舒服，已经服了药歇下了。"

阮心瑜没有再问，我低头敛目，自顾不停地想着心事，全然没有发觉皇帝的眼光一直在我身上打转。众人又坐了一会，帝后见时候已经差不多，便起驾回宫了。众人见皇帝皇后都已经走了，慢慢地也了。我只觉得头昏脑涨，吩咐周益安善后，扶了碧叶回真意园休息。

回了园子，让昭然关了院门，不再见外客。刚刚换了衣袍，坐了一会，喝了两口茶。就听见昭然来报："王妃，王爷来了。"

我叹了一口气，心想该来的总要来，唤碧叶为我披上外袍，就见东方汐径直走了进来，连忙福身淡淡道："妾身今日还没有恭喜王爷呢！王爷大喜！"

东方汐面色平静地看着我，沉声道："你们下去！"

昭然碧叶应声退了出去，我见他面无表情，眸光发冷，心中微微不安。只得浅笑道："王爷！春宵一刻值千金，这大喜的日子……"

他眼光微动，沉声道："你叫我什么？"

我心一跳，连忙努力浮出一个笑容，叹道："你瞧，我都忙昏了头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别生气！"

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地走到我跟前，用力将我扯进他的怀里。我惊喘一声，正要说话，却被他低头狠狠地吻住。我只得不住地推

他，却哪里推得动？他紧紧地将我抱在怀中，只顾索吻，一只手牢牢地掌住我的后脑，强迫我仰起头来回应他。一会功夫，竟将我的外袍脱了下来，我禁不住打了个冷颤，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压倒在床。

我吓了一跳，自与他认识以来，还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狂野。抵不过他的力气，只得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袍，几乎快喘不过气。好不容易他才放开我的唇，竟又向我的颈窝吻去。他双手微微用劲，毫无空闲，转眼间已将我的衣衫脱去了大半，我心中又急又愤，只得叫道："你……你做什么？快放开我！你不要忘了，今天我可不是你的新娘子！"

他身形略顿，手上动作却并未停下，微温的大掌已经伸到内衣里。我惊得浑身一颤，连忙捉住他的手，喘息道："住……住手！你再不住手，我……我可就……"

他眸光微暗，沉声道："你要如何？"

我气得无法，眼泪竟然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怔了一怔，不由得停下了动作。我泣声急道："我能如何？王爷你要怎样便怎样！我……能如何？"

他叹了一口气，只得将我抱起来，揉进怀里，一只手在我发间轻抚，神色不定，半晌方轻轻道："心璃，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来望他，那一张俊脸如此完美无瑕，双眼欲火未褪，直直地看着我。我心头一颤，深吸了一口气，不知如何开口。忽听到门外昭然道："王爷！周管家来请示，王爷今晚要歇在哪个园中？"

我心中一冷，忽然回过神来。转眼四望，只见我衣衫凌乱，泪光盈盈，他却整齐规正，丝毫无犯。心中不由一痛，我这是怎么了？这么容易就自乱阵脚？当下连忙整了整衣衫，站在一旁，冷声道："王爷请吧。忙了一天，妾身也累了。众位妹妹们都等着呢！恕妾身不便相送！"

他收敛了眼光，站起身来拍了拍衣衫，不发一语。看了我半晌，取过外袍披在我身上，哑声道：“天冷，小心着凉。”

说完他转身走了。我捏着那外袍的衣角，终于止不住，流下泪来。

《此心无垠》争宠（上）（1）

昏昏沉沉睡了一夜，早上醒来时，屋外的雪已经开始化了。融化的冰雪滴成水，四处都有些湿漉漉的。

碧叶服侍我梳洗更衣后，方才出了内室。却见周益安立在门口，问道："王妃！小的有事禀报！"

我闭了眼，坐在软椅上养神，叹道："进来吧。"

周益安恭敬走到门口，拿出一本册子来，小心道："王妃，此乃府中众侧妃之册，以后王爷每夜所幸之人，均要记录在此。王妃可要过目？"

我微微一愣，碧叶已将册子接了过来，递到我的手里。我慢慢地翻开，赫然见到昨夜的记录上，写着赫连清音的名字。心口隐隐一痛，关了册子，淡淡道："行了，我知道了。这册子你就好好记着吧。"

周益安连忙接过去，又道："祥意园的烟侧妃今日正式晋位，王妃娘娘可有什么训示？"

我叹道："不必了。烟侧妃身子不好，让她好好养着。你去跟她说，没有什么大事，不必日日过来请安。祥意园再拔两个丫头过去，好好服侍。要用什么可让璧儿直接去你那儿要去，你要小心侍候，不要有半点闪失。"

周益安连忙应了，我挥了挥手让他退下了。昭然传了饭来，我也没多少胃口，简略地吃了两口，便停了筷子。刚撤了饭，就见戚若翩与容罗进了院门来。

我安静地坐着喝茶，昭然领了她二人进了屋，恭恭敬敬地放了软垫，向我叩头行礼。我冷冷地看着，淡淡道："起来吧，大家都是姐妹，何必如此拘礼？以后可别再这样了。你们都是木头啊，还不赶紧把你们的主子扶起来？！"

她二人身后的丫头这才连忙将她们扶起来，在一旁坐了。只听容罗道：“妹妹初进府，若有不周之处，还望姐姐多多提醒！”

我抬头朝她望去，她今天穿了一件桃红的衣袄，绣着浅白的梅花，依然是风姿绰绰，明艳动人。昨夜东方汐宿在赫连清音的厚意园里，她们新婚之夜，竟不得见到自己的夫君，今日一早，还要来向我这个正妃请安，此番还能如此神色自若，谈笑得宜，当真不是一般的贤淑大方，谨慎得体！

当下冷笑道：“不敢当。我虽然比你们早进王府，却也早不了几天。两位妹妹淑贤得体，倒是我这个姐姐要向你们学习才是。”

容罗面色微红，却是正色道：“姐姐千万别这么说！如今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妹妹若有不是，姐姐尽管教训！”

我暗暗冷笑，好一个一家人哪！这分明是在提醒我，她已经是这王府里正正经经的主子了！教我不得不正视她！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只向那戚若翩看去。她自进了我屋门，就没有开口说话，见我望她，淡淡地笑了笑。我不由得问道：“戚妹妹昨夜睡得可好？”

戚若翩微微一愣，随即笑道：“多谢姐姐关心了，若翩睡得很好。姐姐以后唤我若翩就好了，不必如此客气！”

我笑了笑，缓缓地执起茶杯来喝茶，却见东方汐携了赫连清音走进院来。地面湿滑，他执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走着。我的目光落在他们相执的手上，微微刺痛。不由得敛下眼光，低头望着自己的手。他曾经也是那样拉着我的手，还对我说什么，这辈子我的手只能由他牵。可是如今……想到此，眼眶竟然微热，连忙振作精神，抬起头来冷冷地看着。

他二人进了门，戚若翩与容罗连忙上前见礼。东方汐这才放开她的手，慢慢走到我身旁坐下，笑道：“你们两个倒是来得早，都坐吧。”

丫头取了软垫来，赫连清音跪在我跟前，恭敬行礼，没有半分不周。我叹了一口气，道：“起来吧。你不必如此了，坐着说话吧。”

赫连清音道："是。姐姐是正妃，这礼数万万是不能废的。"说罢，与戚若翩和容罗相互见了礼，方在一旁坐了。我冷眼旁观，不发一语。

只听东方汐道："皇上体恤本王新纳三妃，故此放了本王三天假。这几日不必进宫，倒可以好好轻松轻松了。"

容罗笑道："还是皇上有心。王爷每日为国事操劳，理应歇歇。"

赫连清音喜道："我听说翠微山上有梅花开了，那仙女湖边温暖如春，竟然都没有积雪，梅花居然也会开。世人都说是奇景呢！不如我们去瞧瞧如何？"

我抬眼向她望去，她面含春色，眉目带喜，分明是一副春心荡漾，得意开心的样子。昨夜三位侧妃同时入府，而东方汐独独选了她共度春宵，难怪她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心中不由得失笑，如此喜形于色，难道就不怕竖敌吗？

翠微山……如果当初我没有在翠微山遇到他，是不是人生的轨迹就会改变？不由自主地朝东方汐望去，他一双明眸正淡笑着望着我，眉头一皱，淡声道："还是王爷决定吧！"

东方汐笑道："清音若想去，那我们就去瞧瞧好了。"

赫连清音满面喜色，却见容罗脸上闪过一丝不快。我只声道："既如此，你们去准备准备，待会儿就出发如何？"

众人连忙拜别，各自回园去了。我转过头去望着东方汐，道："王爷不回快意园去吗？"

东方汐看着我笑了笑，道："本王不需要准备什么，你准备好就行了。"

我冷冷道："我说过我要去吗？王爷一路好走，务必玩得尽兴！妾身在府中备好晚饭，等王爷与众位妹妹回来！"

东方汐眸光微冷，却轻笑道："这是怎么了？又生气了？"说罢，伸出手来握我的手。

我抑止不住心头的怨气，将他的手甩开，径直走了出去，冷然道：“妾身没那个功夫一天到晚地和王爷生气。我要去看非烟姐姐，王爷请吧！”当下不再理他，径自唤道：“碧叶！随我去祥意园！”直直地走了出去。

傍晚东方汐与三女回府时，容罗竟是被东方汐抱回来的。只说是在山上不小心崴了脚，走不得路。连忙传了大夫来看，容罗的脚的确有些肿了，她眼中含泪，似乎痛楚不堪。东方汐坐在她身旁，说了些安慰的话。赫连清音似有些急道：“都是怪我不好，要不是跑得太快，也不会害容妹妹扭了脚！”

《此心无垠》争宠（上）（2）

东方汐叹道："好了，这事怨不得任何人，只是意外。你们都回去吧，玩了一天也累了。"

赫连清音欲言又止，只得扁了扁嘴，怏怏地走了。戚若翩也说了两句安慰的话，离开了和意园。我留了昭然在和意园里照顾，安排了些事，便自回了真意园休息。当晚东方汐宿在和意园中，不曾离开。

东方汐三天休假，在三人房中各住了一夜，似乎没有对谁特别。众女只当是舒了口气，却仍然在暗中较劲。我越来越乐得清闲，每日深居简出，有时不高兴，连每日上门的请安也一并省了，让她们自己玩去。慢慢地我有些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东方汐入朝之后，我几乎连院门都懒得开，不管是谁来，一律挡驾，只推说身上不舒服，谁也不见。如此又过了一月，东方汐渐渐已不来我园中，周益安报来的册子上，赫连清音的名字出现最多，看来她是三人中较为得宠的一个。

我将自己对他之心，慢慢地收了起来，开始筹谋自己的逃亡计划。我找不到那块古怪的牌子，便无法离开这个时空，但我可不想真就一辈子呆在这个所谓的王府之中。只是天下太大，我又不知去哪儿，况且自己又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头痛。我这个人一向散漫惯了，从来不喜欢去计划筹谋，可如今却不得不要为自己打算了。王府的支出用度掌握在我手里，我便利用自己的权利，悄悄地存了一些钱，让文昕藏了起来，我已经吃了太多的亏，这一次终于学会了不再莽撞任性，只是沉住气，寻找合适的机会，没有万全之策，绝不轻举妄动。只希望有朝一日既能安全地逃脱这个大牢笼，又能不让东方汐有任何疑心。

新春将近，京城里的喜庆之气渐浓。每逢新春佳节，皇帝都会在除夕前一日，于春熙宫大宴群臣。但凡朝中重臣及家眷，都要进宫饮宴。我是明南王正妃，自然是要去的。按理侧妃不必出席，但因赫连

清音身份不比寻常，因此也蒙恩进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赫连清音掩饰不住小小的得意，我却又见容罗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

这三人虽然争宠争得不动声色，却并非安安静静。只因我一律不管，她们反倒有些茫然，不知该如何顾忌。三人之中，赫连清音出身最为高贵，心思却比另二人更为单纯，常常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心事。可能做惯了天之骄女，并未将其他人放在眼里。她原本有些顾忌我的身份，但自她三人进门之后，东方汐一次也不曾宿在我真意园中，慢慢地她便不再当我是个顾忌。表面上虽然客气，但眼神中却已然倨傲难掩。我懒得理她，任由她去。

戚若翩也是高官之女，我只是奇怪她为何不去百花盛宴，反倒愿意做一个明南王的侧妃。她性子内向，话语不多，但看向东方汐时，眼光却是柔情万种，分明对他已是情根深种。她总是一副淡淡柔弱的样子，老是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简颐，心里难免有些在意。至于容罗，不如戚若翩淡然，也不如赫连清音高傲，她时喜时怒，仿佛心事很重。她得以进了王府，乃是用计得来，因此患得患失，也是情理之中。

我与她们皆无交往，淡然处之，暂时也算是相安无事。渐渐地与非烟走得近些，她经过细心的调养，身子慢慢地好些了。因她生病，深居简出，与三女更无往来。这日她来我真意园中闲坐，我拿了些新做的梅花糕给她尝，正聊着，却见容罗进了院门来，笑道：“我说姐姐怎么老是不见客，想来是和烟姐姐躲着吃好的呢！”

《此心无垠》争宠（下）（1）

争宠（下）

我淡淡笑道：“容罗来了，坐吧。我哪有什么好的招待烟姐姐，不过是些小糕点，你既然来了，也尝尝吧。”容罗谢了坐在一旁，我让昭然奉了茶来，方才问道：“今日怎么过来了？王爷不在你那儿吗？”

容罗似不在意道：“王爷在快意园里，哪有空去我那儿？我实在无聊，才想来找姐姐说说话。今天还是难得，烟姐姐居然也在呢！”

非烟笑道：“我也是难得出趟门。今天身上好些，就过来看看妹妹。”

容罗道：“前些日子皇上赐了些赏赐给王爷，王爷说了，喜欢什么只管去挑，二位姐姐没去看看？”

我微微一愣，前几天周益安的确来汇报过此事，只不过我当时正忙别的事，就没把这当回事，竟然已经忘了。非烟却淡笑道：“哦，王爷知道我不方便出门，已经差人送了些过来。我也得了，妹妹不必挂心。”

容罗笑道：“我说呢，怎么没见姐姐去，原来王爷这般细心，早为姐姐想到了。我还只怕……算了，既是如此，倒是妹妹多心了。”

我沉了眼，只当作没听见，却只容罗又道：“那赏赐里，听说有一颗月异国进贡的夜明珠呢！在夜里的光芒比月亮还要明亮百倍，不知姐姐可见过？”

非烟微怔，淡淡道：“这个……皇上将它赏给王爷了吗？我倒是没见过，听是听说那可是一件稀世奇珍。”

容罗道：“可就是个奇物呢！王爷本想把它放在泽栖阁里，可惜……有人见了就巴巴地要了过去！”

我心微微一动，忽然明白了容罗来我这里的目的。却是淡淡一笑，没有作声。非烟道：“哦？王爷给了谁了？我倒是想去见识见识！”

容罗目光微闪，道：“姐姐想看，只有去厚意园看了。”

非烟笑道：“原来是给了清音妹妹。王爷对她倒是十分宠爱。”

容罗哼了一声，道：“只怕我们想看，人家不给看哪。”边说边拿眼光来瞧我，又道：“姐姐不想去看看那稀世奇珍？”

我看了她一眼，心想不就是个夜明珠么，值得这样吗？当下笑道：“有什么好看？你若是想看，尽管去就是。我乏了，你们散了吧。”

非烟一双明眸朝我看来，似乎别有深意，笑道：“老实说我也想看看呢，妹妹就当陪我去，如何？”我微微一愣，却被她牵过手去，淡淡道：“走，看看去！”

容罗脸上闪过一丝喜色，站起身来朝院外走去，我正欲拒绝，却被非烟挽住了手，轻声道：“好妹妹，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陪我走一趟，不成么？”

我叹了一口气，只得随她进了厚意园。众人连忙上前请安。赫连清音与戚若翩正坐在屋内闲话，见我进来，连忙让了座，我暗自冷笑，叹道：“今儿可真是齐了！比过年还热闹！”

非烟道：“清音，听说你得了一颗稀世奇珍夜明珠，我们可都是羡慕得紧呢！不如拿出来给我们姐妹开开眼界！”

赫连清音一脸骄傲之色，笑道：“让姐姐见笑了，王爷不过是暂时把这东西放在我这儿，不过，也的确是一颗稀世奇珍！琪儿！去拿出来，给众位姐妹瞧瞧！”

琪儿取出一个锦盒来，赫连清音打开盒子，露出一颗弹丸大小的珠子，圆润通透，晶莹夺目，散发着耀眼的光辉，众人皆惊叹不已。赫连清音道：“这是月异国进的贡品，只得两颗，一颗皇上赏给了皇后娘娘，这一颗就给了王爷！”她只差没说一句“王爷就给了我”！众人脸上却已微微变色。我仔细地看了看那颗珠子，心想这玩意的确是无价之宝啊，可惜不能带出去换成钱，不然的话……

正在想着心事，却听一人道：“今儿怎么这么齐？都在这儿？”

众人一声惊呼，叹道：“王爷！”

我心头一跳，只得缓缓地站起身来，望向自门外翩翩而来的身影。

东方汐进了屋，众人连忙行礼。他的眼光淡淡地扫过，在我身旁的位置坐了，方才笑道：“怎么如此多礼？都坐吧。”

众人才各自坐了，他才问道：“今天怎么都在这儿？可是有什么大喜事？”

容罗笑道：“可不是喜事！清音姐姐得了一颗稀世珍宝，我们都是来瞧热闹的。”

东方汐神色未变，只是笑道：“哦，可是那颗夜明珠？既然你们都喜欢，就轮流拿去玩玩，玩够了，送回王妃那里去就行了。”

众人脸上皆是一惊，尤其是赫连清音，张大了嘴却没有说话，复紧闭双唇，似有难堪之色。方才她在我们面前炫耀了半天，如今这颗珠子却不归她有，她如何下得来台？却听非烟道：“王爷这?法子好，免得有人说王爷您偏心，厚此薄彼！”

东方汐哈哈笑道：“好，既然这样，这珠子先放在王妃那儿，你们谁想要拿去玩，就管王妃去要！”说罢，朝我看来，眼中笑意满满，我却是一惊，正要说话，只听他又道：“难得人这么齐，今天就都在厚意园用膳吧！”

众人连忙应了，传了饭来。我坐立不安，食不知味，东方汐今天这一番话，分明是把我推到风口上来了，以后哪儿还会有清静的时候？不由自主朝他看去，却见他正好也看了过来，神色淡然，平静无波，心中微怔，只得低了头，只顾吃饭。用了饭，奉上茶来，却听东方汐道：“难得有此良辰美景，你们又都在，早闻清音唱功了得，可愿献上一曲，为大家助兴？”

赫连清音愣了愣，却是微微一笑，清了清嗓子，轻唱起来。那歌声果然悠扬悦耳，清新动人，时而绵远悠长，时而低柔宛转，动听非常，让我想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佳句。她这样的嗓子，要换在二十

一世纪，恐怕也是天后级人物了吧！一曲唱罢，众皆喝彩。她方才笑意盈盈，今日之尴尬总算尽数化解。

我看在眼里，叹在心里。东方汐的手段，岂是她们能抵挡得住的？却听她浅笑道："我等素闻姐姐是天京第一美人，想必定有惊世之才，不如姐姐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我皱了皱眉，想拿我开心？你还嫩了点。当下懒懒道："我哪有什么才能？不过是靠这张脸搏了个虚名罢了！不如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好了，今天饭也吃了，茶也用了，曲也听了，我也乏了。各自散了吧。"说着站起身来欲走。

众人略惊，却只得站起身来，唯有东方汐没动。我转身福了福身，道："王爷累了一天，也歇着吧。妾身告辞了。"

他脸色一暗，沉声道："周益安！记下，本王今日宿在真意园。"

众女脸色愕然，我更是一惊，来不及说话，竟被他拉着走了厚意园。他走得极快，我几乎跟不上他的脚步，不一会便已气喘吁吁，只得叫道："停！停一下！"

《此心无垠》争宠（下）（2）

他顿了一顿，终于还是放开了我。我才舒了一口气，慢慢地往真意园里走去。他跟在我身边，几次欲伸手来拉我，却被我故意闪了过去。他叹了一口气，道："心璃，你这口气，还要跟本王赌多久才消？"

我笑道："王爷在说什么呢？心璃不懂。赌什么气？我哪有什么气好赌？"

他停下了脚步，眼中似已有忧色，淡声道："既然没有赌气，为何不见本王？"

我敛了笑容，淡淡道："王爷想多了。我不过是觉得府中来了这么多位新主子，王爷恐怕会忙不过来，所以不敢去打扰王爷。"

他凑到我跟前，微微笑道："哦？你如此知书达礼，当真令本王感动。今天本王定要好好疼你才是。"说着将我拉进怀中，便要吻上唇来。

我惊得连忙推开他，急声道："你干什么？"

他眼色一暗，沉声道："这句话应该本王问你才是！"

我后退两步，转过头去，狠心道："妾身今日身上不适，不能侍侯王爷，请王爷往别处去吧！"

他脸色微变，眼中似已有怒气，却是笑道："好！好！好！别人是巴不得本王的宠爱，你却是一个劲地把本王往外推！你可真是好！"说完转身就走。

我忍住不去望他的背影，只在心中狠狠暗叹："东方汐，从你有了别的女人那一天起，你就休想再碰我一根手指！"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东方汐。年关将至，府中为置办年货，日渐忙碌。我每天在真意园里，看周益安报来的各项表报，已经是头昏脑涨。至于那几个侧妃要如何明争暗斗，根本就更加懒得去管。一开始各人倒是经常到我院里来走动，只不过我实在心烦，总是

避而不见。加之东方汐根本就没踏进过真意园，她们也就慢慢地不再来了。但凡有什么事，统统托周益安转告。

唯有戚若翩与众人似有不同，她每隔几日便来我园中问候，我推说不见，她也不恼，第二日又来，我无奈，只得偶尔见上一见。她来通常也没什么大事，无非就闲聊几句，或是拿一些绣样来给我瞧，一副典型的良家妇女的样子。渐渐地我也习惯了，只得随她去。东方汐对她的宠爱似乎并不及赫连清音与容罗，但她沉静自若，反倒更显得从容自在。我一见到她，老是会不自觉地想到简颐，心里便一阵地不舒服。

没过多久，宫中传来消息，太后身体抱恙，静仪为太后祈福，竟不吃不喝，诵念佛经不止，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竟至晕倒，后查出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太后身体渐愈，感叹静仪孝感动天，又念其怀了龙种，复奏请皇上，晋为静嫔。我心中微微一叹，这后宫之中，真是风波不断，危机重重啊！不知阮心瑜当日一时心软，会不会造成日后无穷的祸患?

春熙宫大宴之日就要到来，各人都在积极准备。这天我正在园中休息，文昕进来，满面春风，似有高兴之色，见我便喜道："小姐！有好消息！"

我笑了笑，道："什么事你高兴成这样？"

文昕笑道："宫主已被推选为武林盟主！皇上降旨，许他参加今年的春熙宫年终大宴呢！他马上就要进京了！"

我心一动，笑道："宫主哥哥果然不负众望！他要进京了？何时能到？"

文昕道："也就这几日吧！我听通晓殿弟子说，宫主在武林大会上，力挫群雄，无人不敬，无人不服，我们凌宵宫已经当之无愧成为武林第一大派！"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一）

春熙宫大宴群臣之日，宫中守卫森严，为保安全，凡赴宴之人皆不得带随从。我只得与东方汐、赫连清音三人一同乘车前往重华门。赫连清音一路开心得不得了，总是说个不停，东方汐只是含笑听着，也不搭话。我心里还有些惦记着宫雪衣，不知他怎么样了，一路也是无话。进了重华门，便下车步行，前往春熙宫的路上，不时见到前来赴宴的群臣及家眷。天色渐晚，华灯初上，整个春熙宫张灯结彩，华丽非凡。

皇帝宴客之地便在百花园。春天时我与阮心瑜就是在这里，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决定。如今宫中景物依旧，明月当空，难免心生感慨。进了百花园，只见一人白衣胜雪，正笑意盈盈地朝我望来，不禁大喜过望，连忙走上前去，笑道："宫主哥哥，好久不见！"

宫雪衣微笑着望着我，柔声道："璃儿，你还好吗？"

我笑了笑道："我很好啊！听闻宫主哥哥在武林大会力挫群雄，做了武林盟主，璃儿真是恭喜宫主哥哥！"

宫雪衣宠溺地抚了抚我的头发，笑道："你呀，还是象个小孩子！最近有没有闯祸？"

我佯做气道："你怎知我就会闯祸？我乖得很，你就会乱操心！"

宫雪衣失笑道："是。你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我走了这三个月，你也发生了不少事，文昕已经跟我说了。璃儿……"

我怔了怔，叹道："我没事。好得很呢。宫主哥哥不必担心，我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有数。"

宫雪衣深深地望着我，没有说话，我忽然有了一丝不安，却听一人道："雪衣？你也来了？"回头一望，竟是阮修之与夫人。

宫雪衣笑道："阮相有礼了。雪衣得蒙圣恩，来此春熙宫群臣大宴，实在是荣幸之至。"

阮修之笑道：“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气？你勇夺武林盟主之位，皇上也甚为欣慰。有你坐镇，想必武林定能井然有序，一派祥和。”

宫雪衣道：“阮相过奖了。这里是春熙宫，尊卑有别，你我还是注意些好。”

阮修之笑了笑道：“你说得也是。璃儿，你在这里陪宫主坐坐，我先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待会儿再跟你喝几杯。”说着往内走去，宫雪衣望了望他的背影，却不觉叹了一口气。我不知宫雪衣对阮修之的为人到底了解多少，思索再三，还是决定不开口。

宫雪衣看了看不远处，说道：“那位可是明南王新纳的侧妃，赫连清音？”

我一愣，朝他看过的方向看去，只见东方汐与赫连清音站在一棵树下，正与天威将军赫连越说话。赫连清音今天穿着一身浅粉的宫装，俏丽动人，满脸娇羞，想必是正在开她的玩笑了。连忙低了头，叹道：“正是。她是宛公主之女，身份非比寻常。”

宫雪衣叹道：“王公贵族，内眷关系向来错综复杂，明南王如今新纳四妃中，唯有此女与你父亲不属同一势力，璃儿……你虽贵为正妃，却不得不防。”

我微微一愣，他总是这样，事事为我操心，不由得失笑道：“宫主哥哥要我防什么？我可没那个精神一天到晚地跟她们争什么宠！我这个人，只想吃好睡好就行了，越清静越好，越没人烦越好！”

宫雪衣深深地看我，眼中竟有一丝忧虑，犹豫半晌，终于说道：“璃儿……你告诉我，你……过得好吗？真的好吗？”

我眼眶微热，却强笑道：“挺好的呀！宫主哥别问那么多了。要开席了，我们去那边坐吧。”正要往前面走去，却被人一把抓住了手。我蓦然一惊，回头一望，竟是东方汐。只听他笑道：“凌宵宫主，本王还没恭喜你做了武林盟主，号令群雄，天下无人不服啊！”

我想甩开他的手，无奈他抓得死紧，碍于宫雪衣在跟前，挣了半天挣不脱，又惟恐他生了什么别念，只得由他抓着。只听宫雪衣淡淡

道："明南王过奖了。雪衣一介布衣，怎么敢当？承蒙皇上开恩，才有幸来此，实是雪衣之福。"

东方汐道："皇上深谋远虑，自有他的打算。不过今日大家既是来赴宴，当真该只谈风月，不论其他才是。"

宫雪衣道："明南王说得极是。请。"

东方汐微微一笑，拉着我入了席。我无法，只得随他坐在右首席上，却不得不皱眉问道："清音呢？怎么不见她？"

东方汐也不看我，只淡淡道："她非正妃，不能坐主席。"我哦了一声，四下打量，寻找那一抹白色的影子。客席所坐之位皆是按官阶品级来排序，东方汐是辅政王，当之无愧坐了首位，而宫雪衣无官无品，却不知坐在哪里。东方汐见我四处张望，眸光微变，冷冷道："你在找什么？你不要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微微一愣，抬眼朝他望去，笑道："妾身自然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我不过是在瞧父亲，许久不见了，方才都没跟他说几句话！"

东方汐道："阮相的坐席就在我们对面，你找什么？"

我面色微窘，想不到谎言这么快就被揭穿，只得低了头，不再作声。坐了约十多分钟，才听人道："皇上驾到！"

众人连忙起身恭迎，皇帝一人走在前面，阮心瑜与云妃竟扶了太后走了进来，直上了主席坐了，皇帝方才说道："众卿家平身吧。"众人这才各归其位。皇帝笑道："今晚是国宴，也是新春盛宴，各位卿家不必过于拘礼，随意些好，都坐吧！"

众人方才谢恩坐下，皇帝一人坐在正中，太后在他右侧，再往右方是阮心瑜与云妃，主席两旁还坐有渭王、汝王以及他们的正妃。除此以外，主席上居然还坐了两人，仔细看过去，那女子年纪约有三十多岁，与赫连清音有五分相似，心中不由纳罕，暗想莫不是宛公主？可是公主向来都不参加这种宴会，今日怎会出现？

正在疑惑，忽听阮心瑜道："皇姑姑可别客气，您是长辈，有什么尽管跟本宫说。"

我离主席近，听得真切，心中释然，果然是宛公主。却听她笑道：“皇后知书达礼，是我朝之福啊！本宫也没什么特别的需要，只是……有一事，希望皇后恩准！”

阮心瑜笑道：“皇姑姑太客气了，有何事尽管说就是。”

宛公主道：“唉，就是我那个刁蛮女儿，没办法，他父亲从小就把她宠坏了，她想挨着我坐，我也知道这于礼不合，她如今毕竟已经是明南王侧妃……”

阮心瑜笑道：“这有何难？难得她有这个孝心，本宫这就传她便是。”说完唤来紫莲吩咐了两句，我看在眼里，心中冷笑，这后宫盘根错节，当真是令人烦不胜烦。转眼却见赫连清音走到宛公主身旁坐了，连忙转开眼去，正好看到阮修之若有所思地朝我看来。

我低了头，只是看着面前的杯盏发呆。忽听得皇上道：“瑜儿，过来我身边坐。”众人皆是略略一惊，阮心瑜面色微红，却向太后看去。太后轻笑道：“你去吧，你是皇后，坐在皇上身边是应该的。”

阮心瑜无奈，只得移位至皇帝身边坐了。皇帝满脸含笑地望她，一转眼，却不经意地朝我望来。我连忙转开眼光，当做不见。却听阮修之道：“皇上，如今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我朝得皇上圣君，共享繁华盛世，臣感怀万千，请容臣敬皇上一杯。”

皇帝笑道：“修之有这番心意，朕心领了。只不过……太平盛世，切不可轻忽大意，凡事需得未雨绸缪，方才是社稷之福。”

众人皆称皇上英明，皇帝龙颜大悦，与众人共饮一杯。我禁不住朝那主席上看去，阮心瑜笑意盈盈，看向皇帝的眼光里已然有了情意，当下心中喟然，却忽然忧虑又生，不知她这一番情意究竟能否得到珍爱，思来想去，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却听东方汐道：“爱妃何故叹气？”

我微微一愣，浅笑道：“王爷多虑了。妾身不过是感慨罢了。”

东方汐道：“感慨？爱妃在感慨什么？感慨皇上身边所坐之人，竟不是你么？”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二）

我愣住，一股怒气却不由自主升上眉梢，当下冷冷笑道：“妾身怎敢有那种痴心妄想？妾身只不过在感慨上次来这春熙宫之事，如今……物是人非而已！”

东方汐看了我一眼，眸光深沉难懂。我也不想理他，自顾吃着眼前的东西。他忽然伸出手来，轻轻抚去我嘴角的残渣。我微微一颤，愣愣地盯着他。却听他轻笑道：“干什么吃那么快？又没人跟你抢。”

我吞吞口水，不知道说什么。忽听一人道：“明南王与王妃当真是恩爱情深呀，简直是令本将军嫉妒！”我抬眼一望，赫连越不知何时已走到跟前，他眉宇英挺，身材高大，是典型的习武之人。他满面带笑，只是望向我的眼光却毫无笑意。

东方汐笑道：“让天威将军见笑了。本王敬将军一杯。”

二人举杯共饮，忽见赫连清音端着杯子走了过来，站在我面前，嫣然笑道：“姐姐，妹妹敬你一杯。自妹妹入府，多亏了姐姐帮助照顾，妹妹不胜感激！”

我知道她这笑容分明是给东方汐看的，口里说着谢我，眼光却不住地往东方汐看去，心中暗暗冷笑，却只淡淡道：“妹妹何出此言？姐姐可当不起。如今辅政王府谁人不知妹妹最得王爷欢心？哪里还需要我照顾？”

赫连清音面色微红，却掩不住喜悦之色，只是说道：“姐姐别取笑妹妹了，若是看得起妹妹，就请喝一杯吧！”

我敛了眼光，举起杯子来喝了一口，那酒竟然全无酒味，心中了然，却并不作声。赫连清音看了看东方汐，轻声道：“王爷，你陪我去母亲那里坐坐可好？父亲也在，我们应该给他们敬杯酒才是。”

赫连越笑道：“正是。清音自入王府，得蒙王爷眷爱，我赫连家真是感激不尽呢！”

东方汐笑道："哪里哪里，清音聪慧温柔，善解人意，是本王有福。"

赫连越哈哈笑道："既如此，就更应该好好喝一杯了！走，走，走！"说着拉着东方汐往主席走去。

赫连清音笑意盈盈望了我一眼，眼中却掩饰不住一丝得意。端起桌上的一盘紫芋香糕轻声道："哎呀，这可是王爷最爱吃的呢！姐姐不介意我拿过去给王爷吧？"

我知道她意在向我挑衅，冷冷一笑，故作不介意地伸手一拂，口中道："不介意，妹妹拿好。"她没料到我会伸手过去，只是一愣，香糕翻下几块，正好掉在她的鞋上。她脸色一变，正待发作，我冷冷笑道："还不快去！王爷在等你！"她恨恨地看了我两眼，转身走了。

东方汐被赫连越拉着坐在宛公主席边，说笑不止。我低了头，暗自叹气。却见阮心瑜的眼光瞥来，似有话要说。我只轻轻地摇摇头，淡淡地笑了笑，她只得罢了。一转眼，却见阮修之走了过来，笑道："璃儿为何在此独坐？"

我淡淡道："父亲不是看得清清楚楚？何必来问女儿？"

阮修之叹道："璃儿就是太软弱啊！你是堂堂正妃，如何让一个侧妃随意骑在你的头上？"他眼光深沉，已颇具深意。

我冷笑道："女儿不如爹爹懂得手段，自认没什么本领去谋划争宠！"

阮修之意味深长道："璃儿不愿争宠，可惜并不见得别人就一定会放过你！难道你不知道，早已有人觊觎你这正妃之位？"

我抬眼看向他，心中烦闷不已，冷冷道："爹爹去别处坐坐吧，女儿想安静一会儿。"

阮修之敛了眼光，叹道："你不明白为父的苦心啊！好自为之吧！"说完朝一边走去。酒过三巡，前来敬酒的人不少，有些我见过，也有些没见过，渐渐地觉得心烦意乱，终于找了个借口，出了席来。

独自一人慢慢地走着，不觉已走到百花园南面的人工湖背后，这里灯光渐弱，月色清明。对面宴席上的喧哗之声不时传来，有一种隔世繁华之感。

我坐在湖岸边上，呆呆地望着湖水发愣。却忽听一人道："这里寒，你为何独自坐在这儿？"我抬头望去，竟是宫雪衣，不由喜道："宫主哥哥，你怎么来了？"

宫雪衣道："璃儿，你一个人离了席，就为了跑到这里来吹冷风？小心着凉，快回去吧！"

我摇了摇头，叹道："没事，我只是想在这里清静清静。宫主哥哥坐在哪里？方才我都没瞧见！"

宫雪衣缓缓走到我身边坐下，轻声道："我无官无品，自然少有人管。倒是自在得多。"

我低了头，叹道："是啊！有时候璃儿真的很羡慕宫主哥哥，自由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快意江湖，多好！"

宫雪衣笑道："小丫头，江湖不是那么好玩的。你这样的性子，怎么能去闯荡江湖？"

我淡笑了一下，没有作声。他竟轻轻地叹息一声，我禁不住抬起头来望他，想起初次见他时，也是在这样的月明之夜，他一身白衣胜雪，站在月光里恍如仙子，看得我都呆了。他永远都是这样一副温润如玉的样子，令人心折。

他见我只是看他，不由得轻抚上我的脸，轻声道："璃儿，为何我每次遇到你，都不是时候？我第一次见你，你才三岁，还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第二次遇到你，你已经婷婷玉立，却成了明南王妃，为何？为何我总是不能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你？"

我怔住，却说不出话来。相逢却不是相知时，人生真是何等的无奈！

他放开手，继续轻声说道："璃儿，你告诉我，你真的过得好吗？跟我说实话，别隐瞒。你长大了，有很多事不愿意跟我讲了。你知不

知道，你事事对我隐瞒，会令我……很难过？”

我又是一怔，叹息道：“宫主哥哥……对不起。我知道你待我好，可是……有很多事，不能跟你说，你明白吗？不是我不信你，只是……我也有苦衷。”

宫雪衣一双温柔的眸子，在我的脸上打转，叹道：“可是你并不快乐。璃儿，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都在说明，你很不快乐。为什么？你告诉我！”

我眼眶微热，低了头，不再说话。他轻轻握住我的手，叹道：“你为何不肯说？是因为明南王？他……待你不好吗？”

我苦笑了两声道：“好，好，好得很。没什么不好。他是他，我是我，他要怎样，根本就不关我的事！我只想清静就行！”宫雪衣的眸光在我眼中探寻，却掩不住一丝忧虑。只是叹气，却没有说话。我强笑道：“宫主哥哥别想那么多，璃儿没什么的。”

宫雪衣站起身来，慢慢道：“璃儿……你……爱上他了，是吗？你对他已动了心，对不对？如果你对他当真毫无感觉，眼里怎么会隐藏着痛苦？”

我咬住嘴唇，没有说话。我不想否认，在他的面前否认这样的事真的很累。我的心事已经太满，满到自己的心已经快要承受不起。我也很想找一个人来倾诉，来了解。而在这个世上，也许只有他，才有能力来了解，来承受我随时可能崩溃的情绪。如果我是自私，就让我自私一回吧，就这一回，只是想喘一口气而已。

我仰起脸来看他，泪光已经在眼里打转。他轻叹一声，伸手将我揽进怀里，柔声道：“这是怎么了？我说中了你的心事吗？别哭！我的小璃儿小时候最爱哭了，怎么如今长大了还这么爱哭呀？”

他越是这样说，我的眼泪反而越是收不住了，就象是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他似乎也有些慌了，连忙用衣袖拭着我的眼泪，不住道：“好了，好了，别哭了。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好吗？”

我吸了一口气，拼命地止住了眼泪，淡淡笑道：“我不哭了，不哭了。我真是没用，就会哭。宫主哥哥，我小时候真的很爱哭吗？”

他轻笑道：“是啊，只要谁稍稍惹了你，你就哭个没完。唉！真是拿你没有办法。”

我低了头，似乎有些累了，不想再说话。却听他轻声道：“你大了，璃儿。我不能再象你小时候一样抱着你，哄你了。可是我想跟你说，不管怎么样，我都永远在你身边。”

我闭了闭眼，禁不住感动万分，却有些自责起来。他这般待我，我为何还要利用他？利用他对我的这一片痴情，却无视他也会伤心？当下挣脱他的怀抱，笑道：“宫主哥哥，我知道，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哥哥！”

《此心无垠》春熙月夜沉（三）

宫雪衣闻言眼色微黯，却淡笑道：“是啊，我是你的好哥哥，永远都是。”

我心中一痛，不自在地别过了头，轻轻道：“宫主哥哥，你还是赶紧回去吧，你离席太久，恐怕不妥。”

他微愣，叹道：“也对。这里凉，你也赶紧回去。时间长了，明南王怕会担心。”

我冷冷地笑道：“他会担心？你以为他会担心我吗？如今他担心的，是那主位上坐着的赫连清音！他哪有空来担心我？”

宫雪衣叹了口气，欲言又止。我只得又笑道：“好了，这些事宫主哥哥就不必为我操心了。璃儿再不济，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能做，还是分得清的。你快回去吧。”

宫雪衣沉默半晌，望着我眼光依然温和，却有太多的无奈。我不忍心再看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又想扑到他怀里去寻找温暖。只得转了身，望着湖水中的月亮发呆。他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走远了，声音淡淡地传来：“早些回席，别着凉。”

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慢慢地消失了，胸口闷闷地生疼。为何我爱的人不是他？如果我爱他，就可以抛开一切，跟他快意江湖；如果我爱他，就可以享受他无尽的温柔宠溺，厮守到老；如果我爱他，就能与他执手一生，相看两不厌；如果我爱他……是的，只是如果……如果我爱的人是他，他不会痛苦，我也会幸福。

可是这个世上，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所以他会痛苦，我也不幸福。

我闭了眼，努力忽视那胸口无尽的疼痛，力气仿佛都已经快要用尽。忽然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道：“这不是明南王妃吗？这么巧。”

我猛然一惊，连忙回头望去，来人一身浅粉的衣裳，眉目清秀，却冷淡至极，竟是简颐。我愣了一愣，心中突然生出一股不自在来。

只得淡淡道："原来是静嫔，有礼了。"

她望了望对面的宴席，眼中生出无奈的落寞，却没有说话。今天的大宴，只有妃以上的后宫主子，才能得以出席。她虽已晋为静嫔，但仍不够资格。难怪她在此流连，却失落难掩。

她见我只是打量她，敛了眼光，淡淡道："明南王妃不在宴席上饮宴，怎么独自在此？"

我笑了笑道："我也只是嫌那里闷得慌，才出来走走。"

她神色一顿，眼光忽然闪过一丝厌恶，硬声道："有些人，握在手里的东西不以为是，却不知是别人心中之痛。"

我皱了皱眉，这还是百花盛宴上那个娇柔的简颐吗？怎么大半年的宫中生活将她变成了一个如此刻薄之人？一想到那个酷似东方汐的侍卫，心中顿时更加不舒服，当下冷冷道："静嫔请吧！我也要回席了，恕不奉陪。"

她直直地朝我望来，目光复杂。有嫉妒，有憎恨，也有不甘心。我心中一窒，只得避开她的注视，转身欲走。却听她道："听说明南王如今又纳了四位侧妃，王妃觉得她们如何？"

我顿住了脚步，笑道："她们好得很，真是有劳静嫔娘娘操心了。连明南王纳侧妃这等小事，也让娘娘记挂着。可真是不敢当。娘娘有空还是多操心一下皇上吧！"

她目光忽然变狠，直盯着我，嘴唇动了两下，却没说话。看了半晌，她一言不发，转身就走。我冷哼一声，也没理她，径直朝湖的另一边走去。走到一半，忽然觉得背后有人一推，我毫无防备，竟站立不稳，扑通一声倒进湖里，沉下去的刹那，我恍然见到一抹浅粉的衣裙，在我的眼前闪过……

初春的湖水冰冷彻骨，我虽然也学过游泳，可惜只懂一点皮毛，乍然跌进湖里，身上的衣袍又十分厚重，突然就心慌起来。挣扎了几下，却没有什么力气。这人工湖离宴会厅颇有一段距离，四处没有别的人，要想等人来救我，恐怕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湖水寒冷透骨，

我挣了几下，却是徒劳，只得眼睁睁地慢慢地沉进湖底，使劲地憋住一口气。望着黝黑的湖底，我心底突然间冒出个怪念头来，如果我就这样死了，会不会就能回到二十一世纪去？心头一动，便伸展四肢，瘫在水中不再挣扎。渐渐地意识已经模糊，恍惚之中好象有人托在我腋下，直往上冲，哗地一声冒出水面。

那人将我直拖上岸，急声唤道："璃儿！璃儿！你醒醒！"

我意识微弱，朦胧中见他一身白衣，想必是宫雪衣，当下放宽了心。他将我倒过身来，轻拍我的背，我哇哇地吐出几口水，胸口一松，空气进了肺里，头脑忽地清醒过来。连咳数声，方才睁眼去看他，果然是宫雪衣。他焦急地看着我，眼中竟微有薄怒。我不禁一呆。微风阵阵吹来，我冷得浑身发抖，犹如风中落叶。

他只得将我紧紧地抱进怀中，口中不住道："璃儿！你为什么做傻事？你疯了吗？"

我愣了愣，难道他当我是投湖？不会吧？正要说话，却见一大群人赶到跟前，一人严厉喝道："怎么回事？王妃怎么会落水？"

我闭了闭眼，听出那是皇帝的声音。阮心瑜急道："快，快送去牡丹园！快传太医！快！"

我浑身发颤，四肢无力，软在宫雪衣的怀中，根本说不出话。宫雪衣抱起我欲走，此时却伸出一双手来，将我抱了过去，我落进一个熟悉而强有力的怀抱之中，心却莫明地安定下来，他紧紧地抱着我，手掌竟微微地颤抖，掌中不断传送热力，我仿佛也已经没那么冷了。

牡丹园是离宴会厅最近的园子，饶是如此，他一路疾奔，还是走了约有十多分钟。一进屋，我就被放到软榻之上，屋子里煨了三个火炉，有人来帮我脱下已经湿透的衣衫，柔软的锦被覆上身子，我还是觉得冷。

屏风外好象站了不少人，皇帝冷冷的声音响起："明南王，你的王妃为何会落水？"

东方汐半晌方道："臣不知。"

皇帝怒道："好个不知！她是你的王妃！"

众人见皇帝发怒，都不敢说话。过了半晌，才听阮心瑜道："怎样？太医来了吗？"有人战战兢兢应道："回皇后娘娘，已经来了。"皇帝沉声道："快去瞧瞧，若有半点闪失，朕要你们的脑袋！"

太医进来，一只手搭上我的脉，我只觉得眼皮沉重，牙齿都在打战，根本说不出话。却听皇帝道："怎样？"

太医连忙道："回皇上，王妃受了惊，又在湖水中受了寒，因此神思恍惚，臣这就为王妃开药，王妃需要好生静养，若是后半夜发了高热，怕是要几天才能好转。"

皇帝沉声道："还不快去！赶紧煎药来！"

太医应诺而去，一只手已经握住了我，她连连唤道："璃儿！璃儿！你快醒醒！"我听得那是阮心瑜的声音，却没有力气睁开眼睛。只听得她声音焦急万分，似有哭泣之声，我心中难受，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其间仿佛有只手在我的脸颊上轻抚，那般温暖柔和，令人无比眷恋。我突然想起方才是宫雪衣救了我，他的衣衫也是尽湿，不知有没有事，不由得喃喃叫道："宫主……哥哥……"

那只手在我脸上立时顿住，忽地抽离。

昏睡，我一直昏睡，只觉得头脑发涨，神思恍惚。忽然又听到皇帝的声音："王妃怎么还没醒？都是废物！要你们何用？"

阮心瑜道："皇上！璃儿怕是在发高热了。她浑身发烫，呼吸困难，怎么办？"

皇帝道："你别担心！朕在这儿呢！璃儿不会有事。"

阮心瑜急得无法，只是低低啜泣。皇帝似乎在小声安慰她。我暗自叹气，似乎皇帝待心瑜之心要尽心多了。迷糊中却听宫雪衣道："皇上，不如让草民用内力为王妃驱寒？"皇帝道："不可，璃儿身子弱，内功怕会有损她的心脉！"

众人又沉默良久，渐渐地没了声音。忽然又有人来脱开我的衣衫，拿着软巾为我擦拭身体。然后又加了一床锦被盖在我身上。一会又有人来喂我吃药，我迷糊之中胡乱地喝了几口。我昏沉恍惚，大汗不断，如此反复折腾，等到我终于能睁开眼睛时，窗外竟然已经大亮了。

《此心无垠》问案（1）

我努力撑起身子，只觉得头脑发昏，四肢无力。身旁趴着一个宫女，想必是照顾了我许久，已经累趴下了。正想唤人，眼前白影一闪，转眼我已经被拥进一个温暖的怀里。他低低地问道：“你醒了？”

我惊喜道：“宫主哥哥！”他却“嘘”了一声，伸手在宫女身上轻轻一点，方才转眼来看我。我连忙道：“你没事吧？”他神色复杂地看着我，全然已没有了一贯的温柔和蔼，我不觉笑道：“怎么了？”

他凝神问道：“你为何落水？”我低了头，思索着如何回答才能息事宁人，却听他又道：“你纵然有万般不快，也不能随意轻贱自己！”

我连忙道：“宫主哥哥，我没有。我只是……不小心而已！”

他眼光忽然变得凌厉，冷声道：“不小心？璃儿，为何到现在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我见你许久没有回席，不放心回去找你，你早就死了！我在水中发现你时，你根本毫无知觉，若是不小心落水，怎么可能不挣扎呼救？！你……根本就是……想死！”

我怔住，凌宵宫主宫雪衣，性情温和，从不与人动怒。为何他的眼神是如此痛苦如此生气？是为了我吗？我眼眶一热，却笑道：“宫主哥哥，你别这样。我不是想死，我只是没力气挣扎，那湖水……真的太冷……你……别生气！”

他神色一顿，目光已经不复凌厉，只是定定地看着我，犹豫不定，半晌方道：“璃儿，跟我走吧！我带你走！你想去哪儿我就带你去哪儿！”

我呆住，心中的震惊已经无法形容。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我用情之深，已经超出我的想象。我说不出话，眼睛却已经湿了，他拥着我，温柔地看我，却忽然神色一顿，朝我使了个眼色，伸手在那宫女身上一拂，瞬间已飘出窗外。他身形之快，更在东方汐与皇帝之上，心中不禁喟叹，凌宵宫主武功盖世，果真是名不虚传。

不一会屋外传来脚步声，阮心瑜走了进来，我连忙拍了拍身边的小宫女，她睡眼惺忪地望了我一眼，顿时醒了，大声叫道："王妃你醒了？"

阮心瑜疾步走到我床前，拉住我的手，眼眶含泪，说道："你总算是醒了，真是吓死姐姐了。"我感慨万千地望着她，她那样一个镇定从容的人，为了我，却也是这般惊慌失措，心中不由一酸，连忙笑道："都是妹妹不好，让姐姐担心了。"

阮心瑜松了口气，忙让人端了汤药来服了，上了些清淡小菜，我吃了才恢复了些力气。阮心瑜遣退了身边的人，方才仔细地看我，疑道："妹妹，你老实跟姐姐说，你为何会落水？"

我叹了一口气，想了半晌，方道："我……是被人推下水的。"

阮心瑜犹疑不定地看着我，皱了皱眉，问道："是谁？春熙宫守卫森严，外人是断断进不来的。如果要查，只能查前日宴席上之人。""

我想了想道："姐姐，那夜，你可留意到赫连清音中途可曾离席？"

阮心瑜略略一惊，微怒道："她……好象是离开了一会儿。难道是她……好大的胆子！"

我连忙道："我不能肯定是她，此事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姐姐切不可打草惊蛇。"

阮心瑜沉了脸色，却没有作声，过了半晌方向我看来，道："你这次落水，家里人都知道了。母亲和三娘都担心得不得了，直想进宫来看你。我怕她们伤心，一律推了，只说你在宫中静养，待好些了，再去看她们。"

娘？我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一件事来。直直地往阮心瑜看去，说道："姐姐，我生平当你是一知己，世上之人，唯有姐姐与我心意相通，我对姐姐信赖之心，犹如皓皓明月。却不知姐姐……"

阮心瑜凝神望我，眼中温柔万千，轻轻叹道："我待妹妹之心，自然就如妹妹待我之心一样。妹妹若有心事，不妨和姐姐直说。"

我认真地望着她，目光无比真诚，定定道：“求姐姐让我见皇上一面，妹妹有极为重要之事，想问皇上，但……求姐姐不要告诉任何人，任何人！包括……父亲！”

阮心瑜微怔，目光在我脸上打转，仿佛在寻找什么。犹豫半晌，她似下了决心，说道：“好。我答应你。你在此稍候，我去请皇上来。”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缓缓地躺下。这一步走得太快，一不小心就怕多生枝节，只是情势所逼，恐怕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我也只能赌上一赌。

约摸过了两刻钟，隐隐听到有脚步声传来，四周静悄悄地，想必阮心瑜已经将所有的人遣退。我闭了眼，感觉他慢慢地走到我床前坐下，叹道：“璃儿，你可是醒了？”

我睁了眼，挣扎着想要坐起，却被他按住，道：“你不必起来，有什么话躺着说吧。”

我喘了一口气，道：“皇上，我是不是要死了？我觉得我好象喘不过气来了。”

他微微一怔，道：“胡说什么！你不会死！你只是受了寒，太医开了药给你，你会好的。”

我见他神色柔和，并未动怒，想了想道：“臣妾今天请皇上来，是有一事……想请皇上答应臣妾……”

他转过身来望我，叹道：“可是要朕善待你姐姐？”

我正色道：“臣妾相信皇上对姐姐……并非无情。”他微微一愣，却没说话，我继续道：“臣妾心中有一事，想问皇上，若是不问，就算是死，也是死得不明不白。”

他脸色一变，沉声道：“何事？居然值得你去寻死？”我喘气不止，似要昏厥，他连忙上前来扶住我，口中叹道：“你这是何苦？有何事对朕说便是。”

我气弱道：“皇上……要先答应臣妾，不管臣妾问任何事，皇上都不能追问臣妾因何而问！求皇上……答应……”

他只得叹道：“好！朕答应你便是。你要问什么？”

我定了定神，道：“臣妾想问，十七年前严维正谋逆，先帝下旨抄家之前，可曾召见过谁？”他脸色一顿，直直向我看来，眼光里平静之极，却令我心生不安。他淡淡道：“你想问的就是这个？朕可以告诉你，先帝召见之人是……前明南王东方昱。”

我暗暗一惊，连声道：“只他一人？”

皇帝道：“不错。”

《此心无垠》问案（2）

我黯然失色，闭目不语。半晌方听皇帝道：“璃儿是否想问，当年告密之人，是谁？”

我顿时一惊，抬眼去看他。只见他立于我床前，一双利眼直直地看着我，似要将我看穿。我一呆，却是说不出话来。他却忽然敛了眼光，慢慢转过身去，淡淡道：“朕当真是有些好奇，你为何对这件旧案如此感兴趣？就算是死，也要追问清楚？”

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颤声道：“皇上……知道告密者是谁？”

他沉思半晌方道：“不错，朕的确知道。”

我心中一阵激动，急得几乎跨下床去，却只能紧紧地抓住被子，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问道：“是谁？他是谁？”

皇帝淡淡地看向我，却深叹了一口气，道：“璃儿，朕……不能告诉你。”

我一惊，急声道：“为什么？”他沉下眼去，低声道：“因为……朕曾经答应过他，不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我连声道：“皇上就这么相信他？难道皇上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严维正可能是被人陷害？如果严维正本身并无谋逆之心，那这告密之人居心叵测，恐怕才是我朝之大患！”

皇帝抬眼朝我看来，已有一分惊疑，却淡淡道：“严维正是否冤枉，早已有定论。当年东方昱审此案时，朕也在旁。严维正对所犯之罪并未否认，只是上表请求先帝饶过他的家人。”

我心头一痛，气息顿凝，几近难以承受。一直以来，我始终觉得严维正是被人陷害，可是皇帝的话中，却处处指认严维正是罪有应得。我一时之间无法转过弯来，只是不住地喘气。皇帝似有不忍，慢慢地坐到我床前，叹道：“璃儿，虽然朕答应你不追问你为何要问此事，但……严维正一案重罪已定，你最好不要再追问。”

我缓了一口气，平复下来，方才问道：“那……他的家人，真的都死光了？”

皇帝沉声道：“谋逆是何等大罪？！先帝开恩，并未诛连九族，他严氏一门，仅严维正一家被诛，已是天大的恩赐。”

我心中一动，又问道：“我父亲与严维正有八拜之交，都未曾受到半分牵连？”

皇帝一愣，目光闪动，却是叹道：“阮修之与他私交虽笃，但并未参与谋反之事。先帝怎么会不问是非，一概论罪？”

我沉下了眼，心中惊疑难定。先帝何以得知阮修之定然没有参与谋反之事？如果真如皇帝所言，阮修之与严维正私交甚笃，那严维正筹谋这等大事，阮修之怎么可能毫无知觉？除非……突然一个大胆的猜想冲进我的脑子里，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胸口猛烈跳个不停，惊得喘不过气来。抬眼又去看皇帝，他低头凝神，正在沉思。当下小心道：“皇上！臣妾对此案只是有些好奇，并无其他。严维正与父亲有八拜之交，父亲与臣妾都不想他冤屈枉死。所以……”

皇帝抬起头来，眼中闪过一丝怀疑，道：“你来问案，是阮修之的意思？”旋即又沉下眼来，道：“璃儿，此案其中曲折，天下间你父亲最为清楚，你大可不必再来探问于朕！”

我见他神色不定，心中已有了三分肯定，手却抑止不住地颤抖。如果我的猜想属实，那他……处心积虑这么多年，布下如此多的机关陷井，就为了谋夺权位？为什么？难道在他的眼里，人的情感、生命、信义，都远远及不上一点点权位所带来的诱惑？

《此心无垠》无常（1）

我心中巨痛，抓紧了被子说不出话。皇帝见状却只是叹了一口气，不由自主抚上我的肩，正要说话，却突然听人在门外道：“启禀皇上，明南王求见！”

我微微一愣，回过神来。皇帝已走到屏风跟前，说道：“传！”不一会便见阮心瑜与东方汐一起走了进来，二人见过皇帝，阮心瑜才走到我床前坐下，只听东方汐道：“皇上，既然王妃已醒，臣想将她接回王府静养。”

皇帝一愣，却向阮心瑜看去，阮心瑜复又向我看来，淡淡道：“璃儿刚刚才醒，身子还弱。依本宫看，还在是宫中静养几日，好些了再回王府吧。”

东方汐道：“回皇后娘娘，宫中虽然样样都好，但毕竟不比府中熟悉自在。况且皇上、娘娘诸事繁忙，恐怕也无空闲照料王妃。还是让臣接她回王府，派专人照料，好得快些。况且……”

阮心瑜道：“况且什么？”

东方汐道：“况且留她一人在宫中，臣看不到她……总有些不放心。请娘娘恕罪。”

我心中一动，抬眼去看他。他神色平静，却似有一丝急切，不由得叹道：“姐姐，我还是回王府去吧。反正我高热也退了，应该没什么大碍，老在宫中打扰，诸多不便。”

阮心瑜看着我，有些探寻的意味，我笑着点了点头，她只得浅笑道：“好吧，你若是愿意回府，就回去养着。若有什么事，大可以差文昕子默来回话。”

我应了一声，皇帝起驾回龙吟宫，众人连忙躬身送别。阮心瑜唤人来替我更衣，东方汐则到殿外等候。出了宫门，头还是有些发晕。东方汐扶着我，上了轿辇，我身虚气弱，闭了眼养神。他只是将我抱在怀里，一路无话。回了真意园，碧叶昭然、文昕子默都在院内候

着，见了我都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赶紧将我扶回屋内安置。我见她们一个个都紧张得要命，不由得轻笑道：“这是怎么了？我还没死呢！别都垮着个脸！”

碧叶急道：“小姐！奴婢们这几天都担心死了！小姐如今还拿我们开心！”

我见她眼睛都红了，心中一软，不由得感叹道：“好了，是我不好，倒叫你们担心了。别这样了，我不是好好的吗？这次只是意外，又不关你们的事。别想太多，去歇着吧。”

文昕子默只得退下了，碧叶去厨房张罗药汤，我闭了眼躺下休息，却听东方汐道：“昭然，你去外面候着。”

我一惊，回来只顾着说话，差点把他忘了。他怎么还在我房里？心中微叹，却只是闭了眼没动。他慢慢走到我床前，只听见一阵悉索的脱衣之声，心头一沉，睁开眼来，却见他已躺在我身边，长臂一伸，将我紧紧地抱住。

我这会儿没有力气跟他挣，闭了眼也不说话，只是僵直了身体，由他抱着。他微微叹息，一只手在我脸上轻抚，我心头一震，这种感觉为何有点熟悉？却只是皱了皱眉，没有睁眼。却听他轻声道：“心璃……”

我挪了挪身子，却被他抱得更紧。只听他闷声道：“心璃还在怨本王吗？为何不说话？”

我低声道：“你别吵，我现在只想好好睡一觉。”

他也没再说话，只是抱着我不肯松手。我沉沉地睡了也不知有多久，感觉他将我扶起来服药，仿佛还问了我要不要吃东西。我吃了药，越发睡得沉重，一觉醒了，竟然已经是第二日晌午了。

下意识往身边一摸，身旁竟然空空的。东方汐不知何时走的，我全然没有印象。呆了一呆，唤了碧叶进来梳洗更衣，用了饭，忽然见文昕进了屋来。她一脸忧愁，似有心事。我不由得问道：“文昕这是怎么了？有事吗？”

文昕叹了一口气，道：“边关终于要开战了。”

我一惊，问道：“开战？月异国来犯了吗？”

文昕道：“正是。此次月异国国王亲领二十万大军，已经在国都发兵西进，西南边境告急。他北面的耀新国虽然还没有动作，但也在暗中集结兵力，恐怕不久也会西进，战事将起，祸事连连啊！”

我忙又问道：“何时传来的消息？”

文昕道：“今日凌晨，王爷已经应召进宫，与皇上和众位大臣商议对策去了。”

我沉思道：“文昕，此次边关告急，是否两国开战之事，势在必行？”

文昕道：“月异国对我朝屡有进犯之心，百余年来战事不断。当今圣上睿智圣明，深谋远虑，早已经养精畜锐，恐怕开战之事，一触即发。”

边关即将开战，东方汐更加忙得不见人影。三天之内，他只来我屋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又进了宫。其他园子，他连进都没进。十天之后，众人终于忍不住，陆续来我屋里抱怨。饶是戚若翩那样沉静之人，也免不了来?问试探，更不用说赫连清音，几乎每天都来我屋里说上几句。原本在这王府之中，她自恃得宠，可如今半月不曾见到东方汐，就算是性子再好，也有些急了。我烦得要死，只推说要打仗了，皇上留他在宫中商议对策，其他的事一问三不知，后来索性关了院门，一律不见。

宫中终于传来消息，朝中主战者居多，皇上已经决定派兵西伐。我有些忧心宫雪衣，他曾在皇帝面前发过誓，若战事一起他凌宵宫必将随军助阵。如今他又做了武林盟主，恐怕是更难逃从军之责。几次想让文昕去通晓殿传信让他来，但想到那日在宫中他对我所说之话，又犹豫再三，顾虑重重。

《此心无垠》无常（2）

这个新春佳节过得可真是人心惶惶，转眼之间，天气已经开始慢慢转暖了。我恢复了周益安每日的请安，翻看东方汐每日宠幸之册，他果然已经半月没有踏入各个妃子的园子。不是不在府中，便在快意园中歇息。我叹了一口气，让他们退下了，独自在院子里呆坐。今天难得有明媚的阳光，院子里的树又开始发芽了，新冒出的嫩绿在阳光里显得无比的清新动人。我呆呆地打望，想起去年秋天时树叶遍地的凄凉之景，心中不由得感慨顿生，叹了一口气。忽听一人道："今日阳光灿烂，春意满园，爱妃何故叹气？"

我微微一动，浅笑道："王爷怎么有空过来了？"

东方汐走到案几另一旁坐下，淡淡道："战事已定，本王就算是神，也该歇口气。"

我收敛了眼光，没有说话。却听他又道："朝中主战声一片，可……独独阮相，见解独到，真令本王始料不及呀！"

我心头一跳，不由得朝他望去，只见他神色平淡，双眸微眯，似在享受阳光。想了一想，还是问道："父亲……有何见解？"

东方汐头也没抬，低低道："阮相说战事一起，生灵涂炭，百姓遭殃，实非天下之福。若能和平解决，以谈判论处，方是上策。"

我微微一愣，心头已转过千百个念头，阮修之为何要与朝中众大臣唱反调？以他的为人，绝不会做出如此触犯众怒的事。况且皇帝早有主战之心，他也不是不知呀！心中犹豫难定，却只能勉强笑道："父亲这么说，倒也有他的道理。"

东方汐道："哦？他这么说，本王倒是突然想起，心璃也曾跟本王说过，不喜欢打仗。"

我假作笑道："我一个女子，哪里懂得了那些？打不打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东方汐抬眼看我，正要发话，忽听周益安在门外道：“启禀王爷，护国将军来访！”东方汐皱了皱眉，道：“不见！你就说本王外出，还未回府。”周益安应了一声，忽听他又叫道：“回来！今天不管是谁，来了一律不见！”

我暗自思索，这朝中官员频频求见，不知为何？却听东方汐笑道：“唉，战事已定，主帅却未定。皇上这是要给本王出一个大大的难题呀！”

我不由自主朝他望去，见他闭目沉思，仿佛心意难决。主帅未定……唉，这等差事，怕是两党争夺的关键吧。出兵之事，迫在眉睫，也难怪他心烦了，却不知皇帝心意属谁？正在思索，却忽听他轻声唤道：“心璃……你过来。”

我怔了一怔，却没有动。他睁开眼来，直直地看向我，声音却无比温柔：“你过来。”我只得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他身边。他将我扯进怀里，我顿时僵了身体，仍是没动。他轻叹了一口气，唤道：“心璃……你可知本王的心意……”

我愣了一愣，淡淡道：“王爷心思聪敏，世人难测，岂是我这种愚笨之人猜测得到的？”

他平静地看着我，嘴角竟有一丝笑意。不觉已抬起我的脸来，目不转睛地看我。我略略不安，想挣脱开去，他眼色微暗，一只手已紧紧揽住我的腰，不让我再动。我心头一跳，连忙浅笑道：“王爷，妾身有些口渴了，想去喝点茶。”

他看了我半晌，犹自没动。我心中已有些急了，欲起身便走。他却反身将我压在软椅之上，柔声道：“心璃……叫我的名字……”我略略慌乱，他眼神暧昧，分明是在暗示，但我怎么能接受？！正在犹疑不定，忽然又听到周益安在门外叫道：“王爷！不好了，赫连侧妃刚才在厚意园里不心摔了头，王爷快去瞧瞧吧！”

我心中一冷，硬起心肠推开他站了起来，说道：“清音妹妹怕是摔得不轻，要不然周益安不会如此慌张，王爷还是赶紧去瞧瞧吧！”

《此心无垠》诉情（1）

他身形微顿，脸色已平淡如常，看了我一眼，走出了院门。我心烦意乱，叫道："碧叶！倒茶！"碧叶连忙奉了新茶来，将冷茶换掉，小心察看我的脸色，轻轻道："小姐，别操太多心。要不……我让昕公子过来陪你说说话？"

我闭了闭眼，正想说不用，却见文昕走了进来，叹道："小姐又在生闷气了？战事一起，不知宫主……唉！"

我暗暗一惊，思索半晌，还是低声道："文昕，当初我曾在皇上面前要他发下重誓，如今竟一一应验了。你去通晓殿传话，我想见宫主一面。越快越好！"文昕应声去了，我独自坐了一会儿，忽见赫连清音的丫头琪儿在门口打望，神色不定，说是王爷请我过去。我本想推说身上不爽，不便前去，打发了了事。只让昭然过去问问。

不一会儿昭然便来了，口中颇为不屑道："赫连侧妃伤得不不算太重，就赖着自己受了伤，拉着王爷不让走。真是的！王爷今晚怕是会歇在厚意园了。"我心中冷笑，那更好，方便我行事。

傍晚时文昕回来，说是已和宫雪衣约定，今晚二更天，在王府后面的山谷口相见。入夜后天气仍有些寒意，我换了衣服，因怕人起疑，只带了文昕悄悄出门。到了山谷口，果然见到宫雪衣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情复杂，留了文昕在前面等候，独自慢慢地走到他身边，唤道："宫主哥哥，你来了多久了？"

宫雪衣轻轻地笑了笑，说道："璃儿约我来见，可是想对我说什么？这几天我一直没去找你，就是想……让你好好地想清楚。"

我咬了咬嘴唇，愁肠百结，不知如何开口。想了半晌方才笑道："宫主哥哥，边关要打仗了，你……可是要随军出征？"

宫雪衣微微一怔，淡笑道："璃儿在担心这个吗？我是否出征，只在于你一句话。"

我闻言一愣，不由自主朝他看去。他目光温和，却万分坚定，望着我的眼神却是柔情万种。我心中一痛，却只能低下头来，轻声道："上次璃儿曾让宫主哥哥在皇上面前发下重誓，若战事一起，你凌霄宫必定会随军助力。如今……"

他叹道："你不用担心。国家有难，我凌霄宫随军助力，本也是应该。只是……我今天来见你，只想知道……璃儿……你可愿意跟我走？"

我心慌意乱，犹豫着如何开口才能不伤害他，却听他又道："我一生忍让，凡事都不愿强人所难。可是这一次，我不想再容让下去。璃儿，你可知我这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放弃了你？！"

我震惊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来，他慢慢走到我跟前，温柔地看着我，轻轻说道："跟我走，璃儿。大不了我不做这凌霄宫主，你想去哪里我带你去，天涯海角，自由自在，永远远离这一切，好不好？"

这一瞬间我忽然被定住，心思竟在瞬间动摇。天下间任何一个女子，恐怕都无法拒绝象他这样的男子如此温柔的示爱吧！他轻轻地抱住我，我几乎快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只想在这个温暖的怀抱中无限制地沉沦下去。可就是在这一瞬间，他神色忽变，轻声道："有人！"

我的理智被强行拉了回来，脑子里顿时清醒过来。心头一跳，低声道："哪里？"

他没有动，仍然抱着我，不动声色，只淡淡道："璃儿，你出府时可有人跟踪？"

我愣了一下，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连忙挣脱他的怀抱，狠了狠心，叹道："宫主哥哥，我……不能跟你走。"

宫雪衣浑身一震，只是怔怔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我强笑道："对不起，璃儿今生只能负你了。我不能跟你走。"

他黯了眼光，低声道："为何？"

我努力忍住眼里的泪光，笑着说道："你现在，不仅仅是凌霄宫主了，你还是武林盟主。我若真的跟你走了，凌霄宫怎么办？凌霄宫数

以千计的弟子怎么办？你，天生就是要担负重任，大仁大义的一个人，难道你当真能舍得下他们？至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如果是因为你我，而导致凌霄宫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你于心何安？我又于心何忍？我不能跟你走，我不能让你成为遭人唾骂的罪人！我怎么能那么自私，让你为了一个女子而身败名裂？”

宫雪衣怔住，看向我的眼光已经掩藏不住痛苦。

我深吸一口气，说道：“我永远都当你是我的好哥哥，这一生，都不会改变。璃儿……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你……”我狠下心转过身去不再看他，说完这一番话，仿佛已经将我全身的力气用尽。原谅我，宫雪衣，如果我不这么做，你永远不会死心，就会永远被笼罩在东方汐的阴影之下，难保哪一天他不会费尽心机地来对付你。我从一开始，就当你是亲人一般，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只有你对我死了心，才有机会去爱别人?你原谅我吧，如果真的有来生，我绝不会再负你！

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已经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宫雪衣长叹一口气，喃喃道：“下辈子……璃儿，我们真的有下辈子吗？”

“下辈子，她也不会属于你。”

听到这个声音，我如遭雷击，心里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东方汐站在十米之外，一双冰冷的双眸直直地看着我。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却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怒气。宫雪衣长身玉立，表情冷淡。二人只是站着，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我心里一阵紧张，手心已经捏出汗来。想了半晌，终于还是走到宫雪衣身前站定，轻轻道：“宫主哥哥，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宫雪衣温柔地望向我，恢复了他一贯的柔和平静，淡淡道：“你说。”

《此心无垠》诉情（2）

我正了神色，直声道：“不管你是否从军，我都要你好好活着！不论任何情况下，你都要活着！答应我！”

他微微一怔，却是淡淡笑了，柔声道：“好！我答应你。一定好好活着。”

我心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知道他那般坚韧的一个人，定然会履行诺言，当下轻松地笑了笑，方才叫道：“文昕！我们回去。”

东方汐一脸阴沉，将我一把抓住，一言不发，只是快走。一直进了真意园，昭然碧叶见状，都是一惊，连忙进屋来侍候，却被东方汐沉声喝道：“出去！”二人只得唯唯退下。他方才放开我，让我在一旁喘气，我定了定神，说道：“王爷今日不是歇在厚意园吗？”

他眼光凌厉，直望向我，沉声喝道：“你当然希望本王在厚意园！你说！为何深夜私会宫雪衣？！”

我冷笑道：“想不到王爷还有跟踪人的本领，妾身今日可算是领教了。”

他一把抬起我的脸来，怒极反笑道：“你如此胆大妄为，三番四次私自出府，不将本王放在眼里！我问你！你究竟居心何在？”

我哼了一声，冷冷道：“我能有何居心？就算我私自出府，却从未做过任何苟且之事！我与宫雪衣光明正大，行得正，坐得直，不怕有人乱说！倒是王爷，贵为当朝辅政之王，竟然也会使出跟踪这等下流的手段！”

“你！”他已然怒极，反手一扬，将我摔在地上。我哪里经得起他的力气，慌乱之中手肘着地，疼痛顿时漫延开来，当下吸了一口冷气，却只能死死地憋住。

东方汐喘息声不停，似在努力平复怒气，半晌方道：“好！好！你既然这般不识好歹，就不要怪本王心狠！”说完，他拂袖急步而去，边

走边叫道：“来人！将真意园锁了！没有本王的吩咐，这园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准踏出园子半步！”

《此心无垠》探病（1）

那晚之后，我被东方汐禁足，一步不许出真意园。我的手肘被摔伤了，破了一大片皮，幸好只是擦伤，并未伤及筋骨。碧叶昭然都吓坏了，连忙找来伤药替我敷好。文昕子默看在眼里，虽然没说什么，担忧之情却溢于言表。他们越是紧张，我倒越是静下心来，东方汐这次发了这么大的火，并不在我意料之外。只是他明明在厚意园，为何却会跟踪我出府，忽然想起那日琪儿曾在我院门外鬼鬼祟祟，难道是她?

仔细想来也的确可能。琪儿是厚意园的丫头，又是赫连清音贴身的人，她若去告密，赫连清音怎么会放过这个打击我的机会？否则东方汐怎么会掐得那么准，一路跟踪我到了山谷口？当时春熙宫夜宴之上，阮修之别有用心地提醒我有人觊觎我这正妃之位，莫不就是她?

我原本有些害怕东方汐会与宫雪衣起冲突，却传来了宫雪衣已经回了凌宵宫的消息。说是皇上决意西伐，命他回去准备，随军助阵。得知他已安全回到凌宵宫，我方才松了一口气。

我被禁足之后，自然不会再有人来我真意园请安，周益安每日的请示也一并省了。日子虽然单调，却也清静，我每日在院里闲坐，绞尽脑汁地想着摆脱这一切的万全之策，

这天突然见碧叶神色不安与文昕在院子里谈论什么，一见我立刻噤了声，却又立刻强笑道："小姐怎么出来了？"

我心中一动，沉声道："发生什么事？"

碧叶文昕面面相觑，却没说话，我心头一沉，喝道："到底什么事？说！"

文昕沉默半晌，方才支吾道："没什么。只是听说阮府来人，说是桂姨娘病重，想让小姐回去瞧瞧。可是小姐您被王爷禁了足，人……就让周管家给挡回去了。"

什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如遭重击，心里慌作一团，只是喃喃道："娘病了？不行，我要回去看看！"

文昕连忙将我拉住，连声道："小姐别急！我们这样出去肯定会被拦住，不如等王爷回府，向他禀明情况，他应该不会不讲理，定会同意小姐回府的。"

我急得跳脚，叫道："等他回府？！他几时回府？万一他三天不回府我不是要等三天？我能等我娘不能等！万一他不让我回去怎么办？"三人正在拉扯之中，忽见昭然走进院来，皱眉轻声道："王妃，王爷已经回府了。"

我心中一喜，急声叫道："那……快去通报。"

昭然低下了头，避开了我的眼光，轻声道："奴婢刚才正想去，却被拦住了，周管家说王爷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已经打发人去阮府了，王妃你……还是不能出真意园。"

我怔住，喃喃道："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不，不，昭然，你去……去通报，我……我要见王爷！"说着便要往外冲。

昭然连忙拉住我，忍不住叫道："王妃！别去了！王爷不会见你！方才奴婢已经求了周管家好久，他说了，王爷有令，任何人都不见！尤其是……王妃你！"

我顿住身子，闭了闭眼，手指发颤，却说不出话来。他果然心狠，他不是将我禁足，而是存心将我终身幽禁在此！我心中巨痛，几乎站立不稳，文昕见状赶紧将我扶住，急声道："小姐你别这样！他不让你出去，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

我定了定神，急切地望向她，叹道："有什么办法？这里布满了王府的侍卫，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如何出得去？"

文昕四下张望一下，将我扶进屋内，方才轻声道："小姐别急，我叫子默来，大家再想想办法。等天黑了，以子默的身手，总能找到办法出去的。"

是啊，还有子默，我这才稳住心神，耐心等到天黑。傍晚时昭然打听到东方汐已出府饮宴去了，这才唤来子默，计划逃出府去。昭然见状，忧心忡忡道："王妃，你这样出去，奴婢怕……王爷会大发雷霆，到时候恐怕会更难收拾。"

我皱了皱眉道："你放心，到时候他要杀要关，随他便。你一会儿只需待在自己房里别出来，问你什么你一概都不知情。他若要罚你，有我挡着。"

昭然眼中隐有泪光，欲言又止，送我出了院门，方才小声道："王妃小心！最好能赶到王爷回府前回来，免得再生事端。"

我点了点头，拍了拍她的手，随子默、文昕出了门。子默轻声道："我去引开侍卫，文昕带小姐找机会走。"我连忙道："你小心点。"子默点了点头，飞身上了房顶。不一会儿便听到有人叫："什么人？"侍卫们都往西边涌去。文昕见四下人已散，扶住我的腰，施展凌波微步，转眼间便出了真意园。

东方汐因将我禁足，因此真意园四周布了不少侍卫，其他地方的侍卫反倒少了许多。我们几乎没有遇到多少阻碍，小心翼?出了王府。只是王府离阮府还有一段距离，靠步行赶路，十分费力。但我心中记挂着娘，也是一路疾奔，约摸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阮府。叩开府门，阮开吓了一跳，连忙去禀报阮修之。我也来不及说话，一路直奔凝香园去。

进了我娘的屋里，只见她躺在床上，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头发凌乱，呼吸微弱，心头一痛，扑了上去，连声叫道："娘！娘！你怎么了？我是璃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惜人连忙将我扶在一旁，连声道："三小姐！三小姐你别着急，桂姨娘刚刚吃了药睡了，你回来就好，桂姨娘一直念着你呢！"

我这才定下神来，在一旁坐了，连声问道："娘得了什么病？到底怎么回事？"

惜人叹了一口气，道：“前些日子老说心口疼，她一直不太在意，奴婢劝她找大夫来瞧瞧，她只说是老毛病，不肯麻烦。哪知……没过两日，就下不了床了。老爷请了不少大夫来瞧，始终没什么起色……”

我一惊，问道：“怎么会这样？娘有心口疼的毛病吗？我怎么没听她提过？”

惜人低了头，轻声道：“姨娘这毛病的确有些年了，只不过时好时坏，大夫也瞧过，说不上什么问题，就……拖着了。”

我又转头去望我娘，心中惊疑不定。忽然想起有次做梦，梦见阮修之给她吃什么药丸，当下心头乱跳，手心捏出一把汗来。却忽听一人道：“璃儿回来了？”

门帘一挑，阮修之走了进来。惜人连忙福了福身，我站起来，直直看着他，试图找到答案。他却是神色平淡，走到我娘床前坐了，方才问道：“药吃过了？”

《此心无垠》探病（2）

惜人道：“刚刚吃过了。”

阮修之转头向我看来，叹道：“下午辅政王府来人说你不便回来探望，怎么又回来了？”

我吸了一口气，淡淡道：“女儿不放心，还是回来看看的好。”

阮修之打量我几下，让下人都出去了，方才走到我跟前，探究道：“璃儿因何被禁足？”

我一愣，我被东方汐禁足，王府中人都不敢随意提起，他如何得知？心中疑惑，只是默不作声，却听他又叹道：“璃儿是聪明人，为何总做傻事？你不稀罕做明南王妃，却有无数人盯着你的位置。你不愿意犯人，人却要犯你！”

我只是沉默，不愿开口，他见我一直不说话，只得又道：“你娘整日为你担心，已经累出病来，难道你当真就忍心……”

我忽然打断道：“你别说了。若是爹爹真心为女儿着想，不如跟明南王商量商量，干脆让他休了女儿，女儿不就能时时陪在娘的身边？!”

阮修之一愣，皱了皱眉，沉声道：“难道事到如今，璃儿居然想打退堂鼓了吗？”

我冷笑道：“既然有那么多女人想抢女儿的位置，不如女儿大方点，就让给她们好了。”

阮修之双眸微眯，似隐有怒气，沉声道：“我以为你长大了，凡事已学会权衡利害，谁知你居然越发地不知轻重！边关战事将起，朝中局势瞬息万变，你不思筹谋，反倒因小失大，让东方汐对你信任全无！你有何面目来见你娘？！”

我怒气上升，冷冷道：“爹爹教训得是！女儿的确不擅筹谋，当不得爹爹的棋子！”

阮修之怒道："我多年来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你抚养成人，你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比瑜儿好？可是你呢？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敛了眼光，沉声道："爹爹是在要女儿报答养育之恩么？"

阮修之平复半晌，叹道："璃儿，你不明白为父的苦心不要紧，难道你就忍心让你娘如此伤心难过吗？"

我不由得抬起头直直望向他，说道："让她伤心难过的人，是你吧？！如果不是你执意要我嫁去明南王府，如果不是你口口声声要我去报仇，怎么会有今天？"

阮修之大声喝道："璃儿！"顿了一顿，方又叫道："司杞元丰，去守住院门，不许任何人进来！"有人在外面应了，四周顿时静了下来。

阮修之别有深意地看了我半天，我不明他意，只能在心中暗暗盘算，过了半晌，方才听他似不在意地说道："璃儿，你变了。你变得不象你了。你……究竟在想什么？"

我心中微怔，却淡淡道："我在想什么，父亲应该很清楚。我只不过……不想再在那个王府里呆下去。"

阮修之道："你不想？难道你就想让你娘去死吗？"

《此心无垠》乾方坤圆（1）

我又惊又惧，抬头向他望去，他目光锐利，充满狠意。我下意识问道："你……你是什么意思？"

他忽然敛了眼光，只声道："你娘的病，你应该清楚。你若不能及早将东方汐除去，回到她的身边，我怕……她是熬不下去的。"

我心头乱跳，手心已经沁出汗来。难道我在梦中所见，竟是事实？当下惊疑难定，只是望着阮修之发呆。他见我不语，沉声道："这些年来，你娘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如今你又身在贼人之手，你叫她如何能安心？你只要与为父联手，除去东方汐，我们一家也好早日团聚！如若不然……你与你娘，怕会……天人永隔。"说完这句，他目光深沉，已经是狠意绝决。我心中惊痛，已然明了。闭了闭眼，叹道："父亲……当真如此绝情？就算女儿不孝，娘与你夫妻多年，也有情分……"

阮修之断然道："成大事，必不能拘于儿女情长！总之你记要住，你若想你娘能颐养天年，就要听为父的话，不要再自作主张！"

我深吸一口气，咬牙道："女儿明白了。只是东方汐心思难测，要除去他，谈何容易？"

阮修之道："为父一早就告诉过你，不可事事有违君意。以你的美貌才情，要得他宠爱，又有何难？璃儿……只怕是你从未用心吧？"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用心？恐怕是用心过度吧。阮修之又道："你若能得他宠爱，卸下他的防备之心，他自然不会事事隐瞒于你，如此……你便好行事。"

我心中一动，问道："行事？如何行事？"

阮修之道："到时候为父自然会告诉你。你若有难决之事，或想要人帮手，大可以去找容罗。她虽不是为父的人，但也会帮你。当务之急，是你要尽快得到东方汐的信任！"

我心中一惊，原来如此。沉思道：“容罗如此能干，父亲为何还要女儿……”

阮修之断然道：“这个你不必多问。总之你记住，七天之内，朝廷便要定下西伐的主帅人选。如果这七天之内你再不能得到东方汐的信任，你娘，恐会有性命之忧！”

我惊得站了起来，正要说话，忽听司杞道：“老爷！明南王来访！”

阮修之与我惊得对视一眼，他如何知道我已回阮府？却听阮修之沉声道：“来得好快呀。璃儿……”

我皱了皱眉，狠下心道：“爹爹要女儿办的事，女儿自当尽力。不过……女儿也有条件。我娘若有三长两短，爹爹不要怪女儿翻脸无情。另外，请爹爹去跟明南王说，女儿要照顾娘，今晚不回王府了，明日起，女儿要去宝光寺为娘祈福，三日之后再回王府。”

阮修之沉默地看了我半晌，我见他不说话，冷冷道：“如果爹爹连这点小事也做不了，如何让女儿去帮你办大事？”

阮修之转身出了门，淡淡道：“璃儿不要忘了今日之言，为父会静候佳音。”

夜色渐浓，我坐在娘的身边，心事沉重，一夜无眠。不知阮修之用了什么方法，东方汐竟然答应了让我去宝光寺祈福，三日后再回王府。第二天一早，我让文昕回王府叫上子默，顺便让她将上次无生大师交给我的银盒带上，一起前往宝光寺。那银盒是无生的遗物，想来想去，我留着无用，还是还给回真大师比较好。

宝光寺香火依然鼎盛，我心事重重，无心理佛。之所以想要来这里，一来想静下心来仔细地理一理我的思绪，另外，心中还抱有一线希望，不知回真大师这次能否为我指点迷津。进了普航禅院，一切依旧。引路的小师父将我带到禅房门外，便离开了。我推了门进去，回真大师依然坐在蒲团之上，神色安定，仿佛我上次来见他就是一刻钟以前的事。

当下深吸了一口气，在蒲团上跪了，缓缓拜倒。回真大师睁开眼来，微微笑道：“你来了？”

我淡笑道：“是啊。大师有礼了。小女子又来打扰大师，实在是不好意思。”

回真大师道：“施主一向可好？”

我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大师以为呢？小女子如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已经无路可走了。”

回真大师淡然道：“以为无路，其实有路。四方皆不通，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一愣，不明其意，连忙道：“大师！小女子直说吧，今日来，就是求大师为小女子指一条明路！”

回真大师道：“路就在脚下，为善为恶，只在一念之间。你去吧！”

我呆住，百思不得其解，正欲再问，回真大师却已经闭目不语。只得行了礼，走到门口，忽然想起那个银盒，连忙掏出来，说道：“大师，这个是无生大师的遗物，上次没有机会交还给你，所以小女子特地带来了，请大?收下吧。”

回真大师没有睁眼，只淡淡道：“此物与我佛门无缘，与你却有缘。无生交给你，它便是你的，你带走吧。”

我又是一愣，犹豫半晌，只得出了门来，回了别苑休息。文昕子默见我手里拿着银盒，皆是一愣。文昕道：“小姐，这盒子回真大师不要吗？”

《此心无垠》乾方坤圆（2）

我将盒子放在桌上，叹道：“是啊。回真大师说此物与我有缘。唉！这是无生大师的遗物，虽然他临死之前交给了我，但我拿来也没什么用啊！”

文昕沉思道：“无生生前杀人无数，用毒与易容之术，天下无双。这盒子……可能有什么机巧也不一定。”

我心中一动，不由得疑道：“这盒子有机巧？无生大师临死之前的确说这盒子是他毕生的心血……难道有什么秘笈不成？”

文昕子默对望一眼，略有惊异。见我拿着那盒子想要打开，却被文昕一把按住，“小姐！不可！无生用毒之巧，防不胜防，不可以莽撞行事！”

子默道：“如果这盒子里装的真是秘笈，说不定凌宵宫的《百草经》也在其中！”

我愣了愣，道：“不是说《百草经》已经被毁了吗？”

子默道：“《百草经》虽然被毁，但无生却是天下间唯一记得住《百草经》全文的人，难保他不会再默一份出来。”

文昕道：“子默之言不无道理。如果《百草经》真的在里面，那对凌宵宫来说可算是天大的喜事了。只是，不知这盒子如何才能打得开。”

我沉默了一会儿，既然回真大师说此物与我有缘，便是我的了，如果能找回《百草经》交回给凌宵宫，倒的确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只是……如何才能打得开？突然脑中灵光一闪，那无生临死之前，曾经让我记住，要打开此物，必须……当下失声叫道：“乾方坤圆！”

文昕子默惊异地对望一眼，我连忙道：“无生临终之前曾跟我说，要打开此物，乾方坤圆！只是……不知是何意！”

文昕拿起银盒来仔细地查看，那银盒上方的盖子上镶了一块圆形的翠玉，四周刻有一圈圆形的镶边，十分精致。文昕将盒子翻转过

来，盒底没有玉，却有一个方形的镶边。大小与盒盖上的圆形镶边差不多。文昕思索道：“如果如无生所说，要打开此盒，必须得乾方坤圆才对，那盒盖应为乾，盒底应为坤，但这盒盖与盒底的图案却正好相反，不知是何意？”

我皱了皱眉，将那盒子拿在手中，仔细地查看那图案。边看边用手去掰，口中疑道：“难道还有机关不成？”文昕大惊，阻止道：“小姐不可！小心中毒！”

我笑了笑道：“哪有那么多毒啊！”文昕伸手来夺，我不耐烦地挡开她，一争一夺之下，却听见细微地啪一声，文昕脸都白了，不敢再动。

我细看之下，那盒盖上的圆形镶边，赫然已经移动了一块！

《此心无垠》绝世之作（1）

银盒上的镶边居然暗藏玄机，我们都万万没有想到！

文昕见那镶边有一小块已经移动了位置，连忙拿起来仔细地查看。半晌方才喜道："小姐！这银盒果然另有乾坤！你看！这上面的镶边原来竟是盒子的暗锁！"她小心翼翼地在镶边四周使力，那些镶边果然移动起来，总共分为十二块，移动之下，竟然可以连成各种图形，直线、圆、方、三角、甚至曲线。我不禁暗暗惊叹，这上下两块镶边，简直就是两道密码锁，如果密码对不上，不要说打开盒子，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尤！

文昕叹道："这无生心思之巧妙，世上真是无人能及。他若是不告诉小姐开盒的秘密，我们恐怕一辈子也休想将它打开。"

说着，她已将盒盖上的镶边组成了一个正方形，盒底的镶边组成了圆形，正好应了乾方坤圆这句话。只是如此做好以后，那银盒依然毫无反映，我们不由得又愣住了。文昕自语道："奇怪，为何没有反应？难道还有什么机关？"说着拿着那银盒翻来覆去地瞧，那盒盖上的翠玉映着光线刺花了我的眼，我心中一动，将那银盒拿在手里，手指往那翠玉上摸去。

那块翠玉冰凉刺骨，却有些隐隐的松动。我心中暗喜，微一使劲，它居然往下微沉，只听见"嗒"地一声，银盒应声而开！

文昕子默大喜，叫道："还是小姐聪明！想到这里还有个开关！"

我将银盒小心地打开，好奇地查看。盒里果然放了两本手抄小册，另有两张皮子一样的东西，薄如蝉翼，却不知是何物。

文昕翻看那两本小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连声道："小姐！此书真的是《百草经》！"

我好奇道："是吗？你见过《百草经》？"

文昕道："我只见过一次，不过这书中所记载的各种药草之性能、用法详尽无比，应该是《百草经》无疑！"她看了一会儿，又疑

道："不过，有一点奇怪。如果是《百草经》，为何每条记载下面都有简短的补充和说明？"翻看到最后，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叹道："真是奇才！"

我正在好奇地翻看那两张薄薄的东西，听她说到奇才二字，不由得问道："谁是奇才？"

文昕道："千手观音苗一岚！这本书是《百草经》没错，可是很多药草的记录下面都更为详尽的描述补充，这本书比《百草经》更加珍贵！想必是苗一岚从凌宵宫逃出后，将《百草经》默出，又加以仔细地研究，才得出这一本更为详尽的《百草经》！"

我暗自叹道："难怪他说这是他毕生的心血。唉！文昕，这本书还是还回凌宵宫吧。当初他杀了凌宵宫那么多人，这本书，就当是还债好了。"

文昕应了一声"是"，才又拿起另一本书来，仔细地翻看，看了一会，惊叹连连。叹道："苗一岚真是用毒的高手。这里面记载了很多用毒的方法，以及各种毒物相生相克的药理。世上恐怕再没有人写得出如此详尽的用毒方法了。嗯，有些毒药，竟是凌宵宫秘制的，也有记载……天呐……幸好这本书不曾流落出去，不然凌宵宫恐怕会有灭顶之灾！"

我皱了皱眉，叹道："这种害人的东西，还是不要的好。"

文昕道："小姐，此话不然。用毒固然是害人的，但是也有救人的。毒物之间的相生相克，便是解救之法。此书既能害人，亦能救人！你看，这里记载的一种伏涎草，本是剧毒之物，但它毒性极为缓慢，通常几天才会发作。但是如果与我们凌宵宫的符魂散混用，人立刻全身麻痹，呼吸心跳全无，就和死人无异。七天之内，再用伏涎草灌入人体内，毒性则自行消解，人则复活如初……天啦，这真是太神奇了。"

我心头乱跳，假死？！回真大师说置之死地而后生，难道……当下将那书拿过来仔细地查看。书上所记载的伏涎草有图样为例，看上

去倒不是十分特别。抑制不住心中的狂跳，问道：“文昕！你知不知道哪里有这种草？”

文昕看了看道：“看这种草的样子倒不是十分罕见，悬壶殿应该能找到。”

我心头一动，连声道：“好。你拿灵通紫玉去，让他们把这种草找来。”

文昕应了一声“是”，又继续翻看那书册。我则拿起那两张薄薄的皮子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不由得喃喃道：“这又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倒是精巧。”

子默拿起皮子来仔细地瞧，眉头微皱，叹道：“这是人皮面具，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这世上竟然有这么精巧的人皮面具！”

我一呆，人皮面具？难道是人的皮做的？却听文昕惊道：“苗一岚的人皮面具？”连忙拿过那皮子仔细地看，叹道：“果真是人皮面具！我只听说这种面具制作极为复杂，都是从真人身上活扒下来，再用七七四?九种药物浸泡，得以百年不腐，鲜活如真人。想不到……今日居然亲眼见到！”

我皱了皱眉，心想这苗一岚生前果然心狠手辣，居然活扒人的面皮来做面具，当下叹一口气，顿时对那面具失了兴趣。叹道：“这东西……也太残忍了些吧。”

文昕道：“小姐有所不知，苗一岚精通易容之术，扮男扮女，无人能识破，就全靠这人皮面具。若是戴上它，就算是老爷站在小姐跟前，也未必认得出小姐是谁！”

我心中一动，连声道：“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借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文昕道：“当然！当年千手观音苗一岚纵横江湖，无人识得他的真面目，在悬壶殿杀人之后，又能十年不被凌宵宫发现，都是全仗着这人皮面具啊！”

《此心无垠》绝世之作（2）

我感叹道：“这苗一岚当真是个奇才！”

大家沉默半晌，都没有说话。苗一岚与凌宵宫有深仇大恨，如今虽然死了，一切都尘归尘，土归土，可是看到这些东西，却难免令人感慨。

只听文昕又道：“小姐！无生这些遗物，究竟如何处置？”

我愣了一愣，沉思道：“你先收起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找个恰当的机会，再交给宫主。”

文昕应了，将面具、书册重新放进银盒中收好。各自休息，一夜无话。

我在宝光寺中住了三日，始终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阮修之的“任务”，如今他以我娘为要挟，要我做为内应，替他去扳倒东方汐，却不知我已然失宠，如今连东方汐的面都见不着，如何能再博取他的信任?

文昕见我整日愁眉不展，甚是着急，几次欲言又止。我只得浅笑道：“文昕有什么话就直说，你可是我最信任之人。”

文昕想了半晌方道：“小姐如今在王府中的处境十分不妙，虽说小姐不喜争端，但王府情况复杂，需要早做筹谋。”

我叹了一口气道：“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我根本就不想在王府呆着。我倒想让他休了我最好，实在不行，也只能……逃跑了。”

文昕急道：“不可！我们每次秘密出府，都瞒不过东方汐的耳目，那辅政王府，恐怕远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我苦笑了一下，却听子默忽然道：“小姐！王府中有暗哨。”

我一愣，连忙问道：“暗哨？什么意思？”

子默道：“王府中各园各岗均有侍卫站岗，此为明哨。其实还有一些人隐藏在暗处站岗，此为暗哨。我们秘密出府，以为躲过了侍卫就不会被发觉，其实早已经有暗哨盯上我们了。”

我吃了一惊，细想之下，也的确可能。我自入王府，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东方汐的眼睛，他在王府中布了暗哨，一为保护，二则为监视。想到此，心头不禁一阵慌乱，幸好没有盲目地乱来，否则我恐怕还没出天京城就会被他抓住。况且……如今娘还在阮修之的手中，纵然我能易容改装跑掉，那我娘怎么办？到时候昭然碧叶、文昕子默、凌宵宫、甚至阮府恐怕都会受到牵连。想到此，心中暗沉，愁绪满怀。

走到山脚，便见武吉备了车一旁等候，见了我便恭敬道："王妃！属下奉王爷之命来接王妃回府！"我回头定定地看着山顶处的宝光寺，闭了眼，终于决定将自己放下。今日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得到明日重生的自由吧！

《此心无垠》邀宠（一）（1）

回了王府，东方汐不在府中。我径直回真意园安置，一切如故，没有丝毫改变。那天我回了阮府不过才一个多钟头，东方汐就得知消息过来，这王府之中，机关重重，恐怕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如果我想万全地逃出去，还需要从长计议。

想起我娘，心中烦恼又生。我之所以处处受制于阮修之，就是因为他笃定我不可能置我娘于不顾。这一步棋，恐怕早在十七年前他就已经算好。如今我不能随便回阮府，又不知我娘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可如何是好？只得唤了文昕过来商量，叹道："想不到阮修之居然拿娘来要挟我，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他没人性呢？还是太老奸巨滑？"

文昕惊道："老爷果真如此？可是……"

我望了她一眼，苦笑道："世人都只道阮修之疼爱我这个女儿，却不知他只当我是颗棋子！他要我尽快取得东方汐的信任，唉！如今，娘在他手中，我倒是处处忌惮。"

文昕沉思道："老爷心机如此之重，恐怕就算我们将桂姨娘救出府来，也未必能救得了她的命！"

我心头一惊，是啊，如果只是抢人出府，有子默就够了，他不可能想不到。复又想起那次做的梦，心头乱跳，沉声道："文昕，我娘身边的丫环，可是叫惜人？"

文昕道："正是。惜人十岁就跟着你娘，你有多大，她就跟了你娘多少年。"

我想了想道："你想办法找人混进府去接近她，了解清楚我娘到底是什么病！"

文昕走到门口，转身欲言又止。想了半晌，方道："小姐，如今想要得回王爷的宠爱，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如果实在不行，不如……"

我长叹了一口气，道："我心里有数。你去吧。我吃的亏还少吗，总之这一次没有万全的把握，我绝不会挺而走险。"

文昕无奈，只得去了。自顾在院子里想了半日，唤了碧叶进屋，道：“碧叶，如今你可出得了这园子？”

碧叶道：“只要周管家同意，我有个缘故，还是可以出去的。”

我立刻拿出剪子，剪下一小缕头发来，碧叶吓了一跳，惊道：“小姐！你这是做什么？”

我用丝线将那头发扎好，找来笔墨，思索半天，方才写道：“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用丝绢将那头发与纸签细细地包好，交给碧叶道：“你找个机会将这个交给珏儿，让她瞅准时机交给东方汐。”

碧叶愣了一愣，却是没动。我笑道：“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不是老劝我不要跟王爷呕气？我这个是和解书，他看了自然就明白。”

碧叶看了我两眼，叹了一口气道：“王爷待小姐如何，奴婢一直看在眼里。要说王爷对小姐无情，却又不是。只不过……如今府中主子多了，是非就多了。小姐再是心宽气广，也该为自己筹谋打算。”

我心里一动，叹道：“好碧叶，我知你是一心一意为我好。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一切重新开始，你……可愿意跟我走？”

碧叶略略一惊，却是四下张望了一下，方才轻声道：“小姐去哪里，奴婢就去哪里。别说什么重新开始，就算是刀山火海，奴婢也一定跟着小姐去！”

我心头一热，握住她的手道：“好！你有这份心，也不枉我们好一场。你先去将这件事办了，再去看看文昕回来没有，若已经回来了，立刻来见我。”

碧叶应声去了，我整了整妆容，心中暗暗给自己打气：“阮心璃，这一次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不一会儿便见文昕进了院来，见了我，低声道：“已经办妥。”我方才松了一口气，道：“去把我的琴拿来。”

文昕略略一愣，笑道：“小姐好久不曾抚琴了呢！”说着将我的琴取了出来。我回了回神，仔细回想那些梦中所练之曲，慢慢地抚来。文昕凝神听了半晌，方才说道：“小姐久未练琴，技艺倒不曾生疏。那原本定在百花盛宴所弹之曲，小姐倒是记得流畅如初。”

我顿了一顿，往事又涌上心头。当初我千方百计，不想让自己成为后宫嫔妃，却阴差阳错，成了明南王妃。只是如今在这辅政王府，又与在后宫有多少区别？！当下停了手，叹了一口气。

抬眼一望，见碧叶走了进来。淡淡道：“小姐好久不曾弹琴了，奴婢这次又饱了耳福了。”我凝神望她，见她微微带笑，知道事已办妥，心头却是万般滋味，感慨丛生。见天色已晚，让昭然传了饭来，用过之后，遣了她们下去，独自一人坐在院中。我不能保证东方汐今晚一定会来，但也只能赌一赌。

虽然已经立春，夜里仍然有些凉意。我也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绪竟然有些乱了。定下心神，轻轻抚琴，在这清冷的夜里，琴声悠扬婉转，令人心弦颤动。我努力摒除杂念，却掩不住一丝忧愁。一曲弹罢，心中惆怅，愣愣出神。却忽听人道：“怎么不弹了？”

我心头一跳，慢慢地站起身来。东方汐一身月白的锦袍，正站在院子里，目光如常，神情平淡。我动了动嘴，却没说话，半晌只得低头轻轻叹道：“妾身扰到王爷清静了？”

他慢慢地走到我跟前，手指在古琴上轻轻拔动，发出悠远的清音。只听他叹道：“本王还是第一次听心璃弹琴。想不到你的琴艺如此精湛，真是令本王惊叹。”

我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凝神望向我，轻声道：“心璃还有多少惊奇，是本王不知道的？”

我淡淡笑道：“让王爷见笑了。妾身小小的技艺，哪里入得了王爷的眼。”抬眼去望他，我知道自己此时的眼光定然柔和万分，三分愁绪是真，三分情意是真，三分作秀，也是真。唯有一分心事，深深地隐藏。

《此心无垠》邀宠（一）（2）

他眸光微闪，却是转过身去，边走边道：“夜深露重，你早些歇着吧。”

我微微一愣，他已经出了院门。心头思绪混乱，只得坐在琴桌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夜浅眠，仍然猜不透他为何突然离去。早上起来用过饭，刚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忽见容罗带了个小丫头走了进来。不由得一愣。我被禁足，任何人都是进不了这园子的呀，正在疑惑，却听她笑道：“恭喜姐姐了！王爷今日一早就撤消了姐姐的禁足令呢！”

我怔道：“王爷已经不再将我禁足？我怎么不见通报？”

容罗笑道：“昨天夜里王爷就跟我说，让我来通报的。周管家那边也已经吩咐过了。要不妹妹我怎么进得来真意园？”

我心中一沉，昨天夜里？莫非昨夜东方汐宿在和意园里？却不动声色，叫道：“那可真是谢谢妹妹了。碧叶，倒茶来！”

容罗道：“姐姐不必客气了，我也只是来传个话。以后姐姐有用得着妹妹的地方，就尽管开口。”说着，眼光直直地向我望来，别具深意。我知道阮修之必定是已经传了话给她，当下也不作声，只点了点头，不经意往她身边的丫头看去，那丫头圆脸青衣，竟是绿冬。

她淡淡笑道：“如此，妹妹就先回去了。”

我让碧叶送她回和意园，却见绿冬有意向我瞥来，由中一动，叫道：“碧叶，我这里有一罐皇后娘娘赏的新茶，你跟我进来拿，送给容侧妃以做谢礼。”

容罗笑道：“姐姐太客气了。”我口中道“应该的”，让碧叶跟我进了屋，方才轻声道：“她身边的绿冬，你找机会跟她说几句话，问她昨夜东方汐可是宿在和意园。”

碧叶应声去了。不一会儿便回来说，东方汐昨夜的确去了和意园，不过没坐多久就走了。正在发呆，周益安又进园来请安，说王爷

吩咐，从即日起恢复我的管家之权。我翻看被禁足期间东方汐的宠幸之册，各人得幸都仅有一次，没有什么特别。

入夜后，我照例独自坐在院子里抚琴，清夜弦悠，别有一番风情。如果不是心有所系，当真是风月无边啊！抚到一半，却见一个浅白的影子慢慢地走了进来，心头微动，惆怅顿生……

《此心无垠》邀宠（二）（1）

邀宠（二）

他轻轻地走到我身旁站定，却没有说话。我自顾抚琴，一曲弹罢，方停了手，静静地坐着。半晌方听他轻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能几回闻。心璃……你……叫本王如何放得下你？”

我缓缓地站起身来，抬眼望他，目光淡定，不带一丝波澜。面对东方汐这样的人，你的痕迹越多，破绽就越多。我只是一动不动，看着他出神。他终于忍不住轻叹一声，伸手将我揽进怀里，轻声道：“你说，你是不是我命里的克星？你一再地挑战我的耐性，无视我的存在，可是我……为何却放不下你？”

我微微一怔，却没说话。他的手在我的发间轻抚，眼光中已然情意渐生。我低了头，让自己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前，叹道：“汐……”

他浑身一震，却没说话。我抬起头来微微笑了笑，拉着他走进屋内。他恍惚有一瞬间的怔忡，竟然没有反应，由着我拉他进了内室。我让他在软榻上坐了，自己坐在地毯上，将头埋在他的腿上，害怕被他看去过多的情绪，轻轻道：“汐……心里还在怨我么？”

他的手停留在我的发间，复又游移在我的脸上，却没有作声。我只得叹道：“你不信我吗？我与宫主哥哥，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一直……都把他当亲哥哥一样看待。在我心里，只有你……”

他的手忽然顿住，我忍不住抬起头来看他，他眸光复杂，深涩难懂，却只是怔怔道：“心璃心中，当真有我？”

我低了眼光，轻声道：“当然。除了你，再没有别人。”

他抬起我的脸来，目光在我的脸上打转，手指在我的唇角轻抚。我止不住轻轻颤抖，连忙别开头去，颤声道：“你若是不信我，也没关系。”

他叹息地将我拥进怀中，柔声道：“我信。天下间我谁都不愿相信，只是你……却由不得我不信。”

我心中暗喜，轻轻地抱住他，他身子微震，却没有再动。半晌我才低声道："夜深了，我们……可要安寝了？"

他沉默半晌，轻声道："心璃……我……今晚不能住在这儿……"

我心中一沉，连声道："为何？汐，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

他眉头轻皱，看向我的眼光却有三分无奈。只是叹道："怎么会？我没有怪你。不过……"

我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说道："既然如此，那你走吧。"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轻叹了一声，走到门口。我心中略略一慌，急声叫道："东方汐！"眼眶已经微红，泪光在眼里打转。他回头一望，心中已然软尽，闭了闭眼，叫道："好，好，我不走了。"走上前来抱着我轻声哄道："你别哭。你这么倔强的一个人，认识你这么久，还真是少见你哭呢。"

我收敛了眼泪，浮出一个笑容来，说道："谁说我哭了？我才没有。"

他笑道："唉！你呀，倒叫我把你怎么办才好？"

我没有说话，只是瞪着他瞧。他忽地轻笑了一下，拉着我回来床榻边，轻声道："你先睡吧。我还有奏章要看。"

我只得"哦"了一声，他才转身出门，唤来周益安吩咐几句，又折回内室。我迷迷糊糊地睡了，朦胧中感觉他好象抱了我一下。早上醒来时，昭然笑意吟吟地进了门，叹道："王爷待王妃可真好呢！临走前还吩咐奴婢们不要吵着王妃！"

我一愣，问道："他几时走的？"

昭然道："天刚亮就走了，皇上宣王爷进宫呢！"

一整天我有些心不在焉，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但又说不上为什么。好象全府上下的人都知道了东方汐昨夜宿在我真意园中，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不约而同地跑来我屋里问安。天气转暖，非烟的身体已经好得多了，她一脸的安慰，仿佛是松了一口气。赫连清音虽然没说什么话，神色之间却颇有一些嫉妒之色。戚若翩倒是平淡如初，没

有什么反应。唯有容罗，心事重重，目光复杂，看向我时竟有几分闪躲。

我也心事重重，没有功夫去细想她们几个的反应。临走时容罗轻轻走到我身旁低声道：“阮相要你力保赫连家挂帅出征。”我一惊，来不及问，她已出了院门。

傍晚时正在屋里用饭，却见东方汐走了进来。我微微一愣，问道：“王爷回来了？可曾用过饭了？”东方汐在我身旁坐了，方才说道：“还没。本王忙了一天，好不容易才得空回来清清静静地吃个饭。”我连忙让昭然又去厨房传些菜来，东方汐却道：“不必了，随意吃吧。”

我什么也没问，两个人默默地吃了饭，才奉上茶来。他轻叹一口气，闭了眼养神，神色疲倦至极。我心中疑惑，却没有开口询问。坐了一会儿，想了想，方才轻声说道：“王爷这几天在?什么，这么累？”

半天不见他答话，不由得朝他望去，只见他双目紧闭，全然没有反应，心中一惊，难道睡着了？东方汐不可能是这种警惕性这么差的人，随便就能睡着。当下心中惊疑不定，犹豫再三，还是从内室取来薄毯，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

毯子刚沾上他的身，手却被他闪电般抓住。我手腕一痛，忍不住“啊”地叫出声来。东方汐脸色一变，眼中利光瞬间敛去，急忙将我拉进怀中，皱眉叹道：“怎么了？我弄痛你了？”

我咧了咧嘴，浅笑道：“不碍事。”

《此心无垠》邀宠（二）（2）

他抓起我的手细细地查看，不料却看到前次摔伤手肘的旧疤。我急于想掩饰，却被他抓得更紧，他眼光微动，轻轻道："这……可是上次弄伤的？"

我点了点头，他忽然将我抱紧，用几乎低不可闻的声音说道："对不起。心璃，我……控制不住自己。我保证，以后再不会这样……"

我怔了怔，他居然在向我道歉？！为什么？他待我一向若即若离，时冷时热，为何见我受伤，会这般歉疚？心里千头万绪，一时怔了，不知如何开口。

他胸膛起伏不定，只是抱着我喘息，我心中一慌，与他在一起多时，当然知道他这般反应是为何。当下不敢再动，他却只是抱着我，平复了半晌，方才缓缓地放开了我。

我神色不定地看着他，疑道："汐，你很累吗？要不要心璃侍候你休息？"

他浅笑道："不用了。你若是乏了，就先去睡。"

我不明他意，只得轻轻"哦"了一声，进了内室休息。他一直在外面不知看些什么，直到我终于抵不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无话。又至第二天醒来，他已经不在。昭然说王爷出了府办事，一大早就走了。我心头疑窦丛生，却不得正解。

如此三天，他都宿在我真意园中，却从头到尾没有碰过我一下。我思前想后，总觉得事有蹊跷，虽然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魅力无边，但夜夜对着我，他竟然可以秋毫无犯，却不象是个正常男人的行为。

直至第四天，文昕来报，说府中来了一位南藩的客人，东方汐大喜过望，与他在泽栖阁中呆了一天方才出来，此人名叫曲方舟，蓝族人，是空灵门中的四大护法之一，按辈份，应该算是东方汐的师兄。

至傍晚时分，东方汐应召进宫去了，曲方舟则被安置在快意园北苑客房中。入夜后，我正准备歇下，忽见东方汐快步进了院来。他一

脸喜色，似乎心情极好，我让昭然奉了茶，遣了众人下去，方才问道：“汐，何事这么高兴？”

他笑意吟吟地望着我道：“哦，师兄从南藩来看我，当然高兴。皇上刚才召我进宫，西伐的主帅人选也已经定下，本王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心头一跳，浅笑道：“原来是这样。西伐，主帅已定了么？”

东方汐笑着望向我，眼光深沉，轻声道：“心璃也关心国家大事？不过本王今夜什么都不想说，只想……与心璃共度良宵。”

《此心无垠》邀宠（三）（1）

邀宠（三）

一夜春宵，东方汐似乎情难自禁，急切缠绵。我只得曲意承欢，将疑惑掩藏起来。

清晨醒来，他居然抱我在怀中，凝神细看。只得浅浅地笑了，问道："汐，在看什么？"

他轻叹一声，手抚上我的脸，笑道："看心璃，一辈子也看不够。"

我心中微冷，却只是笑道："王爷这话跟几个人说过？"

他脸色一变，却道："你叫我什么？"我怔了怔，没有说话，他凝神叹道："天下间女子何其多，可唯有你一人，有资格叫我的名字，这一辈子，也只许你叫。"

我当即笑道："那你母亲不是叫你的名字吗？"

他轻笑一声，道："母亲唤我小名，不叫我大名。"

我双眼放光，问道："小名？你还有小名？叫什么？"他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只是笑，却不答话。我不依地叫道："你快告诉我！不然以后我不叫你名字了！"

他叹道："你呀！为何总是叫我拿你没有办法？好吧，告诉你也无妨，我小名叫彘儿。"

我不解道："志儿？哪个志？"他执起我的手掌，用手指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写下一个'彘'字，我忍不住笑道："是这个'彘'？就是小猪了？！"

他故作气道："你居然敢骂本王是小猪？！"

我嘻嘻笑道："不是小猪是什么？彘儿！"

他手指微动，在我身上挠痒。我笑得喘不过气，只得抓住他的手，连连讨饶。他轻声斥道："本王还是不是小猪？"

我喘气笑道："不是，不是。是……大猪！"

“你！”他微微一愣，却忍不住笑出声来，道：“天下也只有心璃，才敢这样跟本王说话！”

我喘匀了气，望着他发愣。他难得笑得如此开怀，如此纯净没有杂质。一双明亮漆黑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我，我的心几乎快控制不住地狂跳起来。定神问道：“你母亲为何给你取了这么个小名？”

他叹了一口气，轻声道：“母亲怕我长不大，所以小名越贱越好。”

长不大？他贵为王子，养尊处优，吃喝不愁，还有一大堆人侍侯，怎么会怕长不大？忽然想起日前非烟曾对我说，王府之中，即使亲如手足也难免互相算计，东方昱共有六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因为从小聪明过人，招人嫉妒也是可能的。那长子沂立为世子，十岁便夭折，难怪他母亲怕他长不大了。他心思这般沉重，想来与自小的生活环境有莫大的关系。

当下心中微沉，沉默不语。却听他笑道：“怎么了？心璃没有小名吗？”

我愣了愣，道：“母亲都叫我璃儿。父亲……也这么叫。习惯了，就当是小名了。对了……你母亲为何会怕你长不大？”

他的眼色微微一黯，半晌才叹了一口气道：“我七岁时出了一件大事，差点没命。母亲抱着我去师父门前跪了一夜，师父才答应救我，但要我拜他为师。从那以后，母亲就时刻担心我会没命，我为了不让她担心，只能拼命练功，学会保护自己。”

我埋头不语，他说起来云淡风清，却不知当时那一件“大事”是何等的惊人！抬起头来望了望他，却没说话。只听他笑道：“怎么了？吓到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心璃不必担心。如今……已经没有人能要得了我的命！”

我心中一惊，他说这句话时，眼光已经恢复成惯有的平淡深沉。这个男人心机之深，远在我所能估计之内。要想卸下他的心防，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敛了眼光，淡淡笑道：“汐，你今天不用进宫吗？”

他正要说话，忽听周益安在门外道：“王爷！宫里又来人了！”

又来人？难道已经来过一次了？转眼去瞧他，他淡声道：“知道了，你去回话，本王即刻进宫。”

周益安应声去了。他方才在我的唇上轻轻一吻，叹道：“唉！皇上真是不想让本王有一刻清闲啊！心璃……我，还真舍不得走呢！”

我心头一跳，连忙推他道：“汐，还是快去吧。皇上来催了两次，必定是有重要的事。”

他懒懒地站起身来，披上衣服，笑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无非是要定下西伐主帅，拟旨颁诏。唉！”

我故作不经意道：“西伐是如今朝中头等大事，皇上当然重视了。尤其是这主帅，更加轻忽不得。”

他淡淡地笑了笑道：“心璃此话说得倒是在情在理。不过主帅已定，如今只需拟诏。再过几日，天威将军怕就要挂帅出征了！”

我蓦然一惊，果真是赫连家挂帅！心中?头百转，又去看他，却听他道：“等忙完这一阵，我陪心璃出去走走？”

我欣喜道：“当真？汐，可不许食言。”

他低下头来，抚着我的脸，又在我唇上一吻，轻声道：“当然！等我回来。”

我面色微红，见他含笑出了内室，我方才收了脸色，兀自发呆。直到碧叶进来唤我，我才回过神来。连忙起床梳洗，刚收拾妥当，便见文昕走了进来。

《此心无垠》邀宠（三）（2）

我淡笑道：“今天怎么早就过来？可是有什么事？”

文昕道：“日前我去通晓殿调查曲方舟，有了结果，想跟小姐说说。”

我“哦”了一声，让碧叶去门口守着，方才问道：“如何？”

文昕道：“曲方舟还是婴孩时就被蓝其山收为弟子，所以他虽然年纪比明南王小，入门却更早。据说他的体质并不适宜练武，蓝其山传他的乃是奇术。”

我皱了皱眉，道：“奇术？什么意思？”

文昕道：“奇术是蓝族人的说法，简而言之便是医术和卦术。他对药理和万物相生相克之法门尤其精通。摆阵之术更不在凌宵宫武公子之下。”

我低头吸一口气，道：“这么说他也算是个人才，只是突然来了京城，却不知为何？”

文昕道：“他来京城，也许与西伐有关。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已属意天威将军挂帅，不日便会起程西伐。而京城内，则由明南王总揽西伐之所有事务。”

我笑道：“文昕的消息倒是来得挺快，昨夜才定下的主帅，你今天一早便知道了。”

文昕没理会我的笑容，倒是忧心忡忡起来，叹道：“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曲方舟此行必有什么目的。他不会武功，只研究药理和卦术。前些日子我曾留意明南王，他面色倦怠，异于平常，恐怕有什么别的事。”

我心中一跳，忽又想起那日他在我房中睡着的事情，连忙道：“我也觉得他脸色不对，只当他是太忙，所以才会疲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前几天他……的确不太正常！”

文昕道：“哦？有何不正常？”

我脸色红了红，想了想，还是说道：“他曾在我房中留宿三日，但……一次也没碰过我。”

文昕一愣，不自然地别过头去，半晌方道：“他……三日都不曾碰你？现在还是？”

我叹道：“不，昨夜不是。”

文昕回过头来，皱眉道：“昨夜……昨天曲方舟到了王府……难道与此事有关？”

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文昕也没什么头绪，只得散了。午后周益安忽然来请示，说是赫连清音连日来身体不适，怕有什么不对，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看。

我略略一愣，便答应下来。思索半晌，还是唤了碧叶一同去厚意园瞧瞧。进了屋，只见赫连清音歪在软榻上打盹，琪儿侍立在一旁。见了我，连忙起身让座。我浅笑道：“听说妹妹身体不适，可有大碍？”

赫连清音懒懒道：“也没什么，就是犯懒，贪睡。”

琪儿笑道：“说不定侧妃娘娘是有喜了呢！有不少人有喜了就是贪睡犯懒，算算日子，侧妃娘娘的月事也迟了好多天了！”

我的心，顿时沉到了谷底。